

情劍劫 (仗劍走江湖俠情故事) 伴霞樓主・著

親愛莫如親情，恩愛莫如夫妻，偏是天涯劍侶，千里不共嬋娟，情海生狂瀾，母女、夫妻、情侶之間，瀰漫着浩浩之愁，遭逢茫茫之劫。天若有情天亦老，仗劍走江湖。

$3.00

1014

編者話

「情劍劫」是今期選刊的巨型小說，作者為素享盛譽名家伴霞樓主，他的作品久已深受讀者喜愛，文筆秀麗，描述細膩，刻劃入微，栩栩如生。是篇故事情節啣接「天涯劍侶」，內容充滿俠情仗義、兒女私情，恩怨前仇氣氛，曲折哀艷，感人肺腑，各位欲要知道「天涯劍侶」未了之情，如何發展下去，切勿錯過「情劍劫」

＊＊　　＊＊　　＊＊

馮嘉的司馬洛故事「黃金美人」今期終結，過程驚險絕倫，殺機頻佈，陷阱詭奇，動作場面，活然紙上……馮嘉為了投合讀者愛好刺激閱讀之興趣起見，在下期裡，相繼推出另一司馬洛故事巨著「鐵黃蜂」，屆時敬請先睹為快！

＊＊　　＊＊　　＊＊

青年作家龍乘風君今期又有新作獵刀奇俠故事「金爪煞星」刊出，本故事中人物，個個標奇立異，性格不同，加上作者嶄新手法結構，爽朗描述，諧趣情節，令人捧腹！但緊張之氣氛也令人動魄。

「秘密方程式」將在下期刊出，這是一部國際特警巨型故事，題材背景，風格別創，趣味雋永。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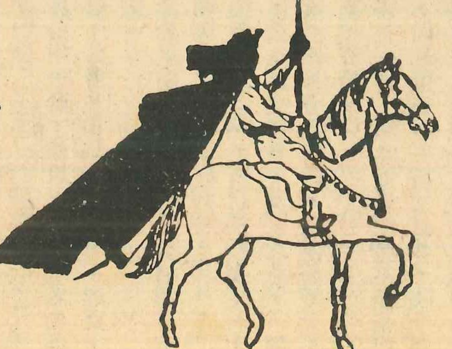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72.00
一年港幣	$14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77.00
一年港幣	$15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90.00
一年港幣	$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1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詹天佑（清文宗咸豐十一年－民國八年，西元一八六一－一九一九）

詹天佑，字眷誠，廣東南海人。幼年醉心於機具器械之學，年十二膺選我國首批出洋學生，赴美就學，旋入耶魯大學，習土木及鐵路工程，以優異成績畢業。返國後，先後任鐵路公司工程師等職，對鋪路架橋，獻替良多。嗣以清廷自建京張鐵路，受派任會辦、總辦兼總工程師。初鐵路沿線，山嶺崎嶇，聞者難之。天佑精心設計，曲折其徑，車逆斜上，及至完工通車，中外人士驚服其才，嘆為觀止，為國人自行承建鐵路之第一人。今平綏鐵路青龍橋站，立有詹氏銅像，以為紀念。

閻沁恒敬撰

卞鐘石拜書

仗劍走江湖故事

伴霞樓主·文
子　成·圖

情劍劫

楓冷灞橋故人來

北地秋早渭水寒，楓葉紅似二月花的季節。

這一天，灞橋的酒家樓頭，來了一個書生，不但衣衫破舊，那塞滿了一頭亂髮的頭巾，也殘舊得變了形，憔悴的顏面看來巳是三十開外了。

那是午後的時刻，酒樓上冷冷清清，他在可以遠眺渭水的近窻處，找了個座兒坐下，好半晌，才有酒保慢騰騰走來，走來却抄着手，倚着欄，只顧向他打量。

以酒澆愁，豈僅愁更愁，却因酒入了愁腸，倒會化作相思淚，他原也不急於買醉，但酒保旣然來了，便道：「取兩壺好酒來，菜却就便取兩味來就是了。」



嘿！好大的口氣，要兩壺酒不說，還要好酒。

酒保從肩上取下抹桌布，只覺向他打量，開門做買賣的酒家菜館，常會碰到白吃白喝的來光顧，吃飽喝足了，拍拍屁股走路，要錢，沒有，要打嗎，他倒先躺下來，打罷，打死了他，你可得打人命官司，打傷他？好哇，你賠了酒飯錢，還得賠點湯藥費，打官司？可更妙了，你得賠時間人工上衙門，他倒幾天不愁沒飯吃，總之，餓極了就窮兇。

那酒樓菜館碰上了這種白吃白喝的，除了在他屁股上踢一脚，罵兩聲快滾，還眞沒法兒，只有自嘆晦，當然，眞正晦氣的是酒保，誰教他不長眼睛，可有幾天罵好捱了。

那酒保把這窮書生從頭打量到脚，本巳準備好的一聲冷笑，却又忍住了，因爲他再從脚上打量到頭上，却好，也眞怪，這窮書生，倒有一塊上好的玉抹額，雖然那玉上也滿了風塵，大槪也是值這麼兩壺酒錢，正是陰天打孩兒，閒着也是閒着。

酒保把抹桌布往肩上一搭，走了。

書生嘆了口氣，這酒保，他還依稀認得，這臨窻的位兒，也是當年坐的，但當年的對酌人呢！人悄，天渺渺，眼前景物依舊，江水滔滔東流，却添了漫山紅葉。

他一聲長嘆，吟道：騎馬踏紅塵，長安重到，人面可仍似花好……

「改得好，」忽聽有人說，而且接着吟道：「未成雲雨夢，巫山曉，千里斷腸，關山古道，回首舊情似天杳，滿懷離恨，都付與落花啼鳥……」

書生繼續吟道：「故人何處也，青春老。」

原來眞有人在和他同聲吟哦，正因他有滿懷離恨，也吟出了滿腔的感懷，他的吟哦之聲拖得長了，人止他未休，豈會聽不出來，何況獨他加上一聲長嘆。

是誰？他一回身，敢情隔着一張桌子，一個中年人巳在對他含笑拱手，道：「公子可是舊情未展，又添新愁麼？何悲愴乃爾？」

書生一怔，這人好生面善，偏他一時想不起來，不，這人巳不是中年了，那顏面倒似中年，但兩鬢巳見斑白，少說也在五十開外了。

書生也忙拱手，道：「一時感懷，有擾雅興，老先生休怪。」

原來那人頭戴逍遙巾，衣披鶴氅，清矍而超然出塵，旣然和他同聲吟哦，可知亦是位儒者。

那老先生招手道：「旣然獨酌添新愁，公子何不請來共飲。」

書生才遲疑，那老先生又道：「公子最是酒脫不過，何倒拘泥了？正所謂同是天涯人，相逢又何必曾相識，何況你我也曾有緣。」

書生心中一動，他原巳覺得這老先生好生面善，分明曾相識，當下更不遲疑，移座過去。

那老先生喚來酒保，這番那酒保可奔得脚底朝天，忙不迭添來杯箸。

老先生嘆道：「正所謂佛要金裝，人要衣裳，公子惜老憐貧，濟人之急，一擲千金，這酒保却有眼無珠，難得公子大人大量，毫不介懷。」

這書生一怔，顯然這老先生不僅是似曾相識，而且對他生平所知必多，咦！那闋「感皇恩」，這老先生豈僅是順口吟哦，分明知他心下感懷甚麼！

書生拱手道：「尙未請敎老先生尊姓大名？」

老先生巳替他滿斟一杯，笑道：「旣然相逢何曾相識，明日你我又各東西，又何必問姓名，不瞞公子說，老夫稍識相人之術，以公子的氣度看來，知非貧賤下愚而巳，而眉梢愁聚，睹景物而悵然感傷，顯見公子心中離情萬縷而巳，不過幸而言中，公子休要多疑，來來，請飲此杯。」



書生道：「原來老先生相人有術，失敬了。」

兩人對乾了一杯，老先生道：「公子亦想問前程麼？雖說相由心生，然種蘭因，必收絮果，亦非不可卜，老夫一見公子，就知公子光明磊落，一生行事，無不可告人者，一吐心中悒鬱，或可消得胸中塊壘。」

老先生早又替他滿斟了一杯，書生兩杯下肚，才嘆了口氣，道：「江湖落魄，四海浪迹，早巳勘破了利鎖名繮，還有何前程可言。」

老先生點頭、含笑，道：「以公子高才，取功名如拾芥，旣不困塲屋，腰中多金，又不爲隔宿糧愁，那必是爲情而苦惱了。」

書生一怔，從氣度談吐，可知其人出身學養，那亦不奇，這老先生怎知他腰中多金？

是了，這老先生亦曾說他一擲千金，想必在前途巳有所遇，曾見他濟困扶危，怎生他却毫無印象？

老先生呵呵笑道：「公子不必多疑，老夫還知公子有一身非常武功，長安人氏，姓姜名問天。」

書生愕然，道：「便是一見老先生，亦覺似曾相識，老先生端的如何稱呼？」

老先生道：「老夫姓名，公子日後自知，我還知道：公子你生不逢辰，那時國事日非，廟堂之上，腐朽爲官，殿階之下，禽獸食祿，令尊耿耿忠心，倒賜歸林下而僅以身免，也就難免無語問蒼天，故爾也就替公子取名問天……」

老先生擺了擺手，不讓他開口，又道：「當時有一位大將軍，亦知主上昏庸，國事巳不可爲，掛冠封印而去，從此隱姓埋名，却爲令尊座上常客。」

書生道：「你是說那髯子叔叔？」

老先生道：「世人不知其名姓，只見他繞腮好一部虬髯，京畿之地，俠踪常現，是以人皆以虬髯客相稱，也就是令師了，公子也盡傳了他胸中文學，一身絕世武功。」

書生道：「前輩你……」

老先生忙不迭搖手道：「公子休如此稱呼，老夫可當不起，我也知道，公子初出長安，即和一位姑娘共過生死，那姑娘姓崔名芙蓉，當眞人如其名，芙蓉如面柳如眉，美絕人間，武功傳自她娘黑魔女。

「黑魔女，其實是一位女菩薩，當年秦中一塲大浩刦，她活人無數，眞個是救苦救難，她那姑娘美慧又純眞，與公子一雙兩好，又且心心相印，一個非郎不嫁，一個非卿不娶，却不料……却不料……」

却是這老先生一聲長嘆了，道：「老夫竟不知何故，本是一對無雙劍侶，不羨仙的鴛鴦，突然間……突然間……」

那書生當眞姓姜名問天，身世也眞如那老先生所述，這姜問天先是驚疑，漸漸頭兒低垂，他原巳心有所感，舊地重遊，景物依舊，倍思舊情，何況酒更添愁，更何況老先生說起他的傷心事來。

原來這老先生竟也有不知道的。

姜問天的頭抬起來了，却是凝眸那東逝水，渭水流，滔滔流水，一去不回頭。

一片楓葉從窻前飄過，姜問天目送楓

葉逐流水，遠去的楓葉，一點滴的暗紅，多像傷心的血淚啊。

「突然問……」他不自禁，接口說下去了，「突然問，情天風雲變色，來了一個芙蓉，她姓胡，名蓉，其實她無父又無母，被一個大和尚從水中救起，把她收養大的，一天，來到一株芙蓉花下，便給她指花爲姓，指花爲名，多巧啊，兩個姑娘同名芙蓉，而又長得那麼相似，除非細看，才分辨得出來，只不過一個更成熟，一個便純眞。」

「我知道，」老先生又開了口，說：「而且我還和那大和尚是多年方外之交，醉菩提，醉不迷，鎭日酒入穿腸過，心中有佛，佛却在心中坐，說下去……」

又一片，又一片楓葉在窗前飄落，遒勁的北風，又把那似血淚的楓葉，付與那滔滔東逝水。

姜問天也不回頭，似在夢中，那夢囈的聲音，喃喃說道：「正是那位姑娘，却與我相識在先，初相識，在長安酒家樓頭，她是那麼美，偏又獨上酒家樓，怎會不引來浪蝶狂蜂，我眼見她懲責了不少江湖邪惡之徒，才知她身懷絕技。」

老先生又開口了，說：「有其師必有其徒，大和尚遊戲風塵，這姑娘也有樣學樣。」

老先生在點頭，姜問天却沒回頭，目送又一片飄落的紅葉。

「我先是驚佩，又好奇，」姜問天又說了：「直到她打了黑山君的兒子黑三郎，惹下了彌天大禍，我又替她担心了，因爲黑山君歹毒無比，黑石山莊人多勢衆，我立即發現有人在跟踪着她，而她却絲毫不覺。」

老先生嘆了口氣，道：「那是秦中的一場浩刧，死人無數，死屍上總有一朶血芙蓉。」

姜問天的聲音仍似夢囈一般，說道：「初時，便我也以爲是她所爲，後來才知是黑山君殺人嫁禍。一來死無對證，二來秦中武林道，多人中了他的劇毒，除去黑山君不難，但被他暗算的人也會沒命了，是以她和我，遲遲不敢動手，却不料……却不料……」

姜問天夢囈的聲音，有些兒抖顫了，可知他心下甚是激動。

「却不料來了黑山君的女兒。」老先生接着說道：「就是那絕世無雙，天眞又純潔的崔芙蓉姑娘。」

「不，」姜問天說：「其實，她不是黑山君的女兒，她娘受了黑山君的暗算之前，肚子裏已有了她，她娘也在她很小的時候，就帶着她上了崆峒山，只不過姑娘却不知情，仍以爲黑山君是他的爹。」

「黑山君却怕他的惡行被她娘知道了，」老先生說：「因爲他只怕一個人，就是黑魔女，所以要殺她，也因她去救你，於是你們兩人都遭了毒手。」

姜問天的聲音不再像夢囈了，頭也轉過來了，說：「你，全都知道！你是…」

「我知道，」老先生說：「知道你們被大和尚救上白雲崖，一個人稱無憂叟而有重憂的老頭兒，把你們救活了，在那渺無人迹的雲海孤峯之上，是天作之合，也是人作之合，她是非你不嫁了，在你的心目中，她也已是你的小妻子了，我不知道的，是你們本該是一雙神仙眷屬，忽然之間，一夜之間，你們這一雙劍侶，却各在天涯。」

「你你……老先生，」姜問天更驚疑了：「你端的是誰？」

「說。」老先生說：「說出來，是我在問你，你還沒答我。」

「因爲，」姜問天目不轉睛地望着他，說：「我們下了白雲崖，崔姑娘即落入黑山君手中，黑山君可不殺她了，因爲她娘黑魔女，就快來到了，崔姑娘在他手中，那麼，黑魔女怕他傷害她的女兒，也就不敢難爲他了，就在那一晚，在一個小橋流水的農家裏，我不過喝得幾杯酒，啊：你……可是……」

「你說甚麼？」老先生道。

姜問天搖搖頭，說：「不是，你不是那老人家，那農家只有一位老人家，我喝了他幾杯烈酒，竟然就醉了，我醉了酒，就來了崔姑娘，那面貌，那衣衫，都是崔姑娘，不料……」

他把臉埋在手裏，再也說不下去了。

老先生却替他說了，道：「不料一覺醒來，竟成了醉芙蓉，成了大和尚的徒弟胡蓉，我明白了，她們兩人原也有幾分相似，若然她穿上了和崔姑娘一樣的衣衫，醉眼也更難分辨了，於是，當崔姑娘知道了，氣極之下，就一去不回頭，從此，你們這一雙劍侶，就各在天之涯。」

「這些年來，五年了，整整五個年頭。」姜問天的頭抬起來了，拉長了苦臉，說：「我也尋遍了海角天涯，但人海茫茫，芳跡杳杳，了無踪迹。」

「於是，」老先生說：「騎馬踏紅塵，長安重到，楓冷灞橋，故人重來，我也知你必會重來，我再問你一句，却爲何孤劍影單，那醉芙蓉亦不在你身邊？」

姜問天一聲嘆息，說道：「因爲我一知道全是醉芙蓉的詭計安排，我醉非無因，她巧扮崔姑娘是有意，怒而痛責，她是羞老成怒，也就……」

「也就走了，」老先生說：「我原也不信公子竟會如此薄倖，原來其中有這麼多緣故，好好，我也該走了。」

姜問天急道：「老先生，請留步，你還未告訴我，你端的是誰？」

那老先生已離了座，回頭道：「我先走一步，既然公子非薄倖，我得趕快前去，一刻也不能停留，晚就來不及了，老夫有始有終，當知我是誰了，長安不遠，相見有日。」

那老先生一揚手，話未說完，已匆匆下樓去了，姜問天大急，不料他才推座，不但一人已攔在身前，而另一隻手也伸到了他面前，說：「好哇，吃飽喝足了，不給錢，想溜。」

原來是酒保，他指望那老人家會付錢的，不料倒是走了，他可急了，搶了上來，把姜問天攔個正着。

却是酒保這一攔住，他倒不追趕了，有始有終，那是甚麼意思？爲何明白他非薄倖，他倒得趕快走了，晚就來不及了？

酒保在他面前，他却視若無睹，一雙眼睛亮了起來，忽然朗朗大笑，道：「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酒保却大叫起來，說：「好哇，吃飽喝足，不給錢，倒打人，你裝瘋賣傻，今天也非給銀子不可。」

原來酒保聽他朗朗一笑，心說：「那話兒來了，裝瘋，下一步就是，撒腿就跑，好小子。」

酒保伸手就抓，想把姜問天的破頭巾抓到手，因爲那頭巾上的玉抹額，是這窮酸身上唯一値錢的東西，却不，姜問天雖不瞧他，那一身功夫，已到了自生反應的境界，伸手一搭，只是那麼輕描淡寫的一格，酒保却已跌了個仰面八叉。

姜問天一怔道：「你這是做甚麼？」

可不是賣傻了麼，酒保跳了起來，打倒了人，還問人家做甚麼，裝瘋不成，就賣傻，嘿！說甚麼也不讓他溜，嚷道：「不給錢，你跑不了。」

姜問天心情寬敞，笑了，說：「原來你是要酒飯錢，酒保，再送兩壺來，燒兩味可口的菜來，一併算還給你。」

酒保氣極了，吃喝了的酒菜錢尚沒着落，倒又要酒要菜，直是春秋大夢。

但酒保尚未罵出口來，姜問天取出一錠銀子來，怕不有五兩重，說道：「這銀子拿去吧，餘下的賞給你。」

可不是雪花花的銀子，且慢，這窮酸準是會變戲法，一個衣食不周的窮酸，身上會有五兩銀子，餘下的倒賞人，要不，八成兒是假的。

酒保遲遲疑疑，接過去一咬，啊喲！他認定是假的，用勁大了，差點沒把牙齒咬掉了。

姜問天那有工夫理他，倒又落了座，他明白了，不怪這老人家似曾相識，原來是無憂叟，是了，是了，拔除了骨髓中玄寒之毒，老人本精醫理，既能起死回生，當年把他和崔芙蓉死去亦救活過來，還能不返老還童麼。

姜問天從那一句有始有終，終於醒悟過來，認出無憂叟，當年無憂叟白髮蒼蒼，而今反而微見兩鬢斑白，不怪分明面善，却認不出他來了。

原來這無憂叟當年採藥北海，（即今蘇俄境內的貝加爾湖），受了玄寒之毒，侵入骨髓，任他醫術通神，亦受了多年寒毒的熬煎，後因救了崔芙蓉姑娘一命，始得黑魔女允借藍田火玉，盡除骨髓中的寒毒，却不料他那寒毒一除，連蒼蒼白髮也黑了許多，可是姜問天萬萬想不到的，況又隔了幾個年頭，如何還認得出來。

有始，當年他和崔芙蓉同生共死，雖說天作之合，但亦是無憂叟的人謀，作了月下老人，存心撮合，是有始了。

他行前怎說？有終，明白了姜問天非薄倖，他要有始有終，豈不是要再爲他們撮合，要有情人終成眷屬！

姜問天心下一喜，無憂叟必知崔芙蓉在何處，不，西去是長安，長安不遠，相見有日，他再見無憂叟之日，那必也是劍侶相逢之時。

姜問天倒不急着了，無憂叟行前又怎麼說呢？再晚就來不及了，是以匆匆走了，必是去追趕崔姑娘，把他留住，替他分辯、解說，那麼，崔姑娘未釋前嫌，回心轉意，他即刻趕去，倒會壞事了，她若再躲藏，連無憂叟也迴避了，那時，人海茫茫，他向何處找尋。

正因五年浪迹，天涯漂泊，好不容易才芳踪乍現，他怎敢不珍惜，怎敢不聽無憂叟的吩咐，按捺下性子。

酒送來了，咄嗟間，連菜也又送了上來。

姜問天道：「多謝酒保哥。」

他怎不該多謝，若不是酒保那麼一攔阻，只怕他已追下去了，說不定已壞了大事。

酒保一怔，又是尷尬，這窮酸……不，人家出手就是五兩銀子，酒菜錢五錢銀子也不到，怎還是窮酸，心說：這人客敢情不是裝瘋賣傻，八成兒半瘋半傻，要不然怎麼不惱他，倒謝他。

他可不是半瘋麼，姜問天目注那斟滿了酒杯，不飮，忽然長嘆了一聲。

其實姜問天從清澈的酒杯中，瞧見了自己憔悴的顏面，不禁一聲浩嘆。

正是：長安誰問倦旅，羞見衰顏借酒。窗前又一片楓葉飄落，又見暗紅逐水流，又何曾載得愁去，非是歲月無情，暗消年少，亦非于病酒，而是千遍陽關，離情萬縷，都緣個愁字了得。

長安市上現芳踪

自文王起西岐，武王以爲根據而伐紂，至東周列國紛紛起，秦得關中山川之利，終得一統天下，以迄劉邦先入咸陽爲皇上，這咸陽長安，已久爲帝都之地，雖光武中興東遷，在位已十有九年，那伏波將軍馬援新平交趾，斬徵側徵貳，國勢日盛，天下太平，長安三街六市，又復熙來攘往，盈耳笙歌，處處管弦，那西大街的慶豐樓，更是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正是走江湖、賣唱的好去處。

這日午末未初時候，一個携琴的老兒帶着他的閨女，上得樓來，江湖老眼一掃，便逕趨一個獨酌的少年公子座旁。

老兒說道：「我兒，快來侍候公子一曲。」

不由分說：一聲叮咚，便操起琴來。

那姑娘唱道：

「俏人兒，悶無聊，忽見那情人來到，不怪燈花爆，喜鵲兒噪，連日裏，在何方，你的容顏憔瘦了……」

琴聲倏止，老兒道：「我兒，你好不曉事，下俚之曲，豈不汚了公子尊耳，還不換一曲文雅的來。」

姑娘說：「是，爹爹操起琴來。」

唱道：

「騎馬踏紅塵，長安重到，人面依然似花好，舊情才展，又被那新愁分了，未成雲雨夢，巫山曉……」

那少年公子果然動容了，只聽有人說道：「好曲。」

原來是位老人家，竟老實不客氣，走來在少年公子對面坐了。

酒家樓頭，有空位兒，原本人人坐得，少年公子也不以爲異，姑娘却又唱了，唱道：

「千里斷腸，關山古道，回首高城似天杳，滿懷離恨，休與落花啼鳥，故人何處也，青春老。」

「好曲，」老先生又道好來：「老夫

一日兩回聞，何其巧也，却是姑娘唱得更好，令我亦欲斷腸了。」

老兒道：「我兒，難得老先生喜歡，還不快再侍候一曲。」

姑娘展唱喉，吐鶯聲，又唱道：

「洞房記得初相遇，便只合，長相聚，何期小會幽歡，變作了別離情續。」

老先生連聲讚好，示意那走來的酒保稍待。

姑娘繼續唱道：

「一場寂寞憑誰訴，算前言，總輕負，悔不當初留住，一日不思量，也攢眉千度。」

老先生道：「酒保添三副杯筷來。」隨對那賣唱的父女兩人道：「你父女也坐了，老夫不但喜聽曲兒，你們江湖來去，穿州過府，必多江湖見聞，這位公子獨酌，必不嫌我等聒噪。」

酒客賜飲，乃尋常事，那老兒謝聲未出口，姑娘却已瞟了公子一眼，腰肢兒一扭，已坐了下來，只見那公子眉兒微微皺了皺，也不言語。

老先生吩咐酒保多取酒菜來，姑娘的眼角兒，却只顧向那公子面上瞄，倒把那公子瞄得有些兒靦覥起來，可也難怪姑娘，皆因那公子任你走遍天下，也是罕曾見的佳公子，豐神俊美，不但芙蓉如面，且眉兒彎彎，好一個美少年。

老先生持壺在手，道：「有道是，五百年修來同船渡，今日同席，信有前緣，這位公子，老夫敬你一杯。」

賣唱的老兒道：「我兒，還不替公子和老人家斟酒。」

姑娘接過酒壺，應了一聲是，斟得滿了。

老先生道：「好好，老夫也就不客氣了。」不住勸酒勸菜，可是罕見的平易隨和，那姑娘却不住替三人斟酒，也不住抿着咀兒笑。

因爲那公子何曾飲了，只不過抿得那麼兩口，就已臉兒紅紅，眞像粉臉兒上抹透了胭脂。

却幸老先生和老兒的話箱子打開了，說過不休，亦不再理會他。

只聽那賣唱的老兒道：「要說江湖上的奇人，而又稱得上人物的，近年江湖之中，倒有一位，不但武功奇高，且仗義疏財，稱得上今世的孟嘗，提起來，好生令人敬佩，不瞞老先生說，我父女知道得更清楚不過。」

老先生道：「老夫閒來無事，除了喜歡和人喝兩杯，就是喜歡聽稀奇古怪的故事兒，公子多金，疏財不奇，若眞武功極高，那可奇了。」

老兒道：「可不是奇麼，更奇的是，那公子看來分明是個文弱書生，多厲害的綠林盜魁，遇上了他，那公子一伸手，就非死必傷。」

那姑娘插咀道：「爹，那公子從沒殺過人，你可別……」

「我胡說，我眞該死，是我說溜了嘴。」老兒說：「據說那公子武功雖然高不可測，却心慈面軟，強梁遇上了他，也只是廢了那人的武功，却是惡霸他最不輕饒。小老兒我就親眼見到。」

「爹！」姑娘又插嘴了，說：「你又來了，咱們要是親眼見到，還用遠道巴巴的跑到長安來麼？」

老先生瞧了姑娘一眼，似乎一怔。那老兒已道：「人家的閨ㄆ替老子臉上貼金，嘿！好丫頭，你却專挑我的眼兒，剜我的眉兒，丫頭，我問你，金老頭和綠珠可是遇上了，他們親口說了，不也等於我們親眼見了麼。」

姑娘嫣然一笑，說：「爹，那是親耳聽到。」

老先生呵呵一笑，連那少年公子也笑了。

老先生說：「原來兩位是衝着那人來的，難道那個甚麼公子來到了長安？」

「長安公子。」姑娘說道：「那公子既然人稱長安公子，自是早晚要回到長安來。」

此言一出，那少年公子的眼兒陡然睜得大了，細細彎彎的眉兒，也豎了起來。

老先生也一怔，道：「原來你們說的是他。」

賣唱的老兒道：「原來老先生亦知有這位公子？」

老先生搖手道：「不不，老夫那會曉得，不過數年前，這長安也有一位公子，時在酒家留連，也曾懲過一些邪惡之徒，因無人知其名姓，故以長安公子相稱，可惜神龍見首，不久，就不知所踪，老夫倒想認識，可惜緣慳一面，若然這番長安重到，老夫倒要會上一會。」

賣唱的老兒道：「可不是來了麼，我父女一路追踪，從瓜州到江州，一直追踪到開封府。」

姑娘道：「爹，你說漏了，從夏口又轉荊州，還到過許昌。」

賣唱的老兒道：「丫頭，虧你還是賣唱的，這就是有話則長，無話則短。」

老先生奇道：「兩位一路追踪那長安公子，這麼說，可眞是萬里迢迢了，端的所爲何來？」

那老兒未語先嘆，道：「老先生這一問，小老兒倒得訴說從頭了。」

老先生道：「姑娘，替你爹斟上酒，老夫閒來無事，倒要聽你說個端詳。」

姑娘啊喲一聲，也怔了一怔，她不替她爹斟酒，目光倒落在那少年公子的杯酒上，因爲瞧不見，那公子竟已把杯中酒喝乾了。

只喜得那姑娘眉開眼笑，先給他斟了，道：「公子再飲一杯。」

待她替兩個老人也斟了，賣唱的老兒一仰脖子，倒乾了大半杯，道：「老先生，小老兒與那金老頭兒，都是鳳陽人氏，正合了花鼓歌兒唱的，十年倒有九年荒，我這閨女出生那年，光武爺已登了基，却仍兵連禍結，加上連年乾旱，沒奈何，只得流浪走四方，這丫頭的娘也就埋骨異鄉，已十有三年，小老兒無一技之長，人又老了，無奈何，只有教了這丫頭幾隻曲兒，仍然賣唱渡生涯。江湖浪蕩，老先生，我這閨女已老大不小啦，小老兒亦要落葉歸根，但賣唱生涯，僅堪糊口，有時更難免凍餓，如何能回轉家園。」

姑娘也悽然低頭，道：「爹，偏是金老爹和綠珠姐有幸，運遇到了恩公。」

賣唱的老兒嘆了口氣，道：「老先生

，這不是同人不同命麼，那父女兩人，一般江湖浪迹，一般賣唱渡生涯，偏遇上了那個長安公子，只因爲綠珠姑娘長得有分姿色，正是十七八歲無醜女，自也楚楚可人，那日在瓜州，不幸遇上了一個土豪惡霸……」

姑娘插嘴道：「正是金老爹和綠珠姐萬千之幸，怎麼你倒說不幸啦。」

小老兒道：「有幸的乃是遇上了長安公子，那惡霸未把你綠珠姐搶刦到手，倒被長安公子廢了他一條腿，爲地方除去一害，老先生，這可是任誰也萬萬想不到的了。」

老先生說道：「那長安公子既有一身絕頂功夫，行俠仗義，除暴安良，又有何奇？」

小老兒道：「奇的是，那公子容顏憔悴，衣衫雖不襤褸，却已見殘舊，見金老兒父女可憐，竟取出一個金錠兒相贈，算換成銀子，怕不有百二兩，別說他有棺材本兒，後半世無憂，便是姑娘的嫁妝也有了。」

老先生溜了那公子一眼，道：「那也不奇，這長安公子據說乃是貴公子，腰中多金，又有何奇，却是公子多金，武功又高絕，怎生衣衫破舊，容顏憔悴呢，那才眞個奇了。」

姑娘又插嘴了，說道：「我那綠珠姐姐心細如髮，那長安公子知道雖懲了惡霸，却有好多爪牙，是以送了那父女一程，一路之上，愁眉從未稍展，吟哦的不離愁句。」

小老兒道：「那姑娘好生聰明，一路之上，記下了不少公子吟哦的曲兒。」

「爹，」姑娘說：「是詞兒，不是曲兒。」

小老兒道：「適才我這閨女侍候兩位的那一闋便是了。便是姑娘記下，又教了我這閨女。小老兒只會些下俚的曲兒，那能教得出典雅的詞句。」

姑娘道：「綠珠姐說：可知那長安公子是個傷心人，更是個多情的公子，必是爲情所苦，直恨得我那綠珠姐切齒咬牙，說：眞不知是怎麼個狠心的姑娘，恁般鐵石心腸，這樣的多情公子，如意的郎君，眞是打着燈籠，走遍天下也找不到的，却害得人家長安公子神魂顚倒，愁鎖眉梢，鎭日借酒澆愁。」

老先生嘆了口氣，道：「敢情這長安公子爲情所苦，不怪江湖浪跡，獨客時吟愁句了。正是天若有情天亦老，教他怎生不憔悴。」

「不不，」姑娘說道：「綠珠姐說：長安公子走遍海角天涯，在尋找那位姑娘，而且還知道，那姑娘姓崔，芳名兒叫芙蓉。」

那年輕又俊俏的公子陡然一震，老先生分明看在眼裏，却急忙掉開頭，假裝不見。

小老兒說道：「皆因那長安公子向金老兒父女打聽如此這般一位姑娘，美若天仙不用說了，要不，又豈會令公子神魂顚倒？」

姑娘嘴兒一噘，哼了一聲，說：「任她美若天仙，也是個蛇蝎美人，八成兒她心腸是鐵石做的。」

「不然，」老先生怎生又瞟了那個俊俏的公子一眼，說道：「老夫想來，這長安公子和那崔姑娘之間，必有甚麼重大誤會，公子既然多情，又恁地情有獨鍾，這樣多情的郎君，當眞世間罕有，和那崔姑娘豈不是一雙兩好麼，若非誤會重重，那姑娘豈會避不相見，任那公子尋遍海角天涯。」

小老兒道：「那崔姑娘豈僅美若天仙，且還是個俠女，長安公子說道：姑娘不但武功好，兵刃也特別得很，名叫甚麼……甚麼……」

「瞧你這記性，」姑娘說：「爹，那崔姑娘用的兵刃，名叫生死判。」

「生死判，」小老兒一拍大腿，說：「我記起來了，還說姑娘也用短劍，左手劍，右手劍，好生了得。」

拍的一聲響，老先生驀可裏一拍桌子，道：「我可也記起來了，有這麼個姑娘，打灞橋往東，有個楓林渡，事隔多年，那鎭上人仍津津樂道。說那姑娘不但美若天仙，且還會飛，你去那酒樓，酒保更是指點到如今，說那姑娘一伸手，就打跑了華山寨兩個當家的，好生了得，正是一手生死判，一手短劍，伴着她的，正是一位佳公子，想必就是長安公子，那鎭上人誰不說好一對神仙眷屬，這麼說，可眞是那崔姑娘的不是了。」

「誰說那姑娘不是了。」俊俏的少年公子忽然開了口，說道：「那姑娘原是非他不嫁，不料……不料他……他却移情別戀，原來是個薄倖的兒郎。」

老先生啊了一聲，說：「敢情公子倒曉得。」

俊俏公子瞟了那賣唱的姑娘一眼，對小老兒道：「誰說他形單影隻，他身邊不是有個妖嬈的女子，名叫醉芙蓉的麼？」

小老兒道：「沒有的事……」

姑娘道：「那長安公子和金老爹父女才分手，我們就遇上了，你可別冤枉人家，綠珠親口說的，那還假得了。」

小老兒道：「那公子其實孤單一人，他眞要是個移情別戀的薄倖兒郎，身邊有那麼個妖嬈的女子，他倒會容顏憔悴，鎭日借酒澆愁麼？」

「那長安公子若不是對那崔姑娘情有獨鍾，」賣唱的姑娘道：「他倒會江湖漂泊，走遍海角天涯，尋訪那崔姑娘麼？」

老先生點頭道：「兩位說得有理，這位公子，想亦有如那崔姑娘一般，誤信了傳言。且慢，你兩位既是一路追踪那長安公子，可是他已來到長安了。」

小老兒搖頭道：「忒怪，我父女已在此尋訪兩日了，尋遍了長安大大小小的酒家樓頭，總沒見人，亦未聽人說起。」

「爹，」姑娘噘了嘴，說道：「誰教你一出潼關，就急忙忙趕來長安，八成兒咱們走在前頭了。」

小老兒嘆了口氣，說道：「可也怨不得我心急，打從瓜州起，無論咱們追趕得有多快，那長安公子不也總在前頭麼，老先生，你是不知道，說來也許你也不信，一路之上，那道上的行人絡繹不絕，通都大邑，更是茫茫人海，咱們總打聽得出這長安公子的行踪來。」

賣唱的姑娘道：「若不是我，爹，你

能打聽得出來麼？每到一處，走不到三兩家酒樓，我就打聽出來了。」

小老兒眉頭一揚，道：「老先生，說起來，我這閨女還是眞聰明，眞還是她想到了，說：這長安公子走遍海角天涯，雖說到處行俠仗義，主要的却是尋訪那位崔姑娘，那酒樓之地，聚的是南來北往客，東行西走的四方人，崔姑娘不在江湖上現身則已，一現身，必有傳聞。何況是長安公子每到一處，少不免要借酒澆愁，酒樓自也是他必去之地，是以咱們輕輕易易就打聽了出來。」

姑娘也嘆了口氣，說道：「可惜，待得我們打聽出來，那長安公子又上了路，從沒在一個地方停留到兩日。」

小老兒道：「我這閨女倒有見識，到了開封府，打聽出長安公子往西來了，我這閨女就說道：咱們不用打聽了，逕去長安，必能尋到。」

姑娘不是說，是唱：「騎馬踏紅塵，長安重到，人面依然似花好。這不是說他重回長安，尋訪那似花好的崔姑娘麼。」

老先生讚道：「姑娘端的有見識，這麼說，長安公子便還沒來，早晚也會到的，是了，是了，那楓林渡乃是他初識崔姑娘，亦是他與崔姑娘分手之地，自也是他的傷心之地，豈不會舊地重遊。」

他一面說着，那一雙眼睛，却不住在那俊俏的公子面上瞟，連那賣唱的兩父女也覺出來了，也都瞧起那公子來。

老先生忙一轉話題，問道：「却是你們父女爲何萬里追踪那長安公子，必有緣故。」

此言一出，那姑娘已先低了頭，小老兒一聲長嘆，道：「我父女原是四海爲家，到處賣唱，正如曲詞兒唱的！南京好耍南京走，北京好耍北京遊，南北二京都走過，賣唱又來到老先生你這貴碼頭。」

老先生點頭道：「正是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處處是青山。」

小老兒搖頭嘆道：「可惜我父女不是遊山玩水，我這閨女老大不小了，賣唱生涯，如何是個了局。」

老先生道：「我明白了，你是見那金老兒父女因禍得福，遇到了長安公子。」

小老兒道：「世上好心人雖有，老先生，可有第二個像那長安公子一般的好人麼。」

老先生一笑，道：「原來你不過是想落葉歸根，你這姑娘也想不再拋頭露面。你說的也是，世上又豈有第二個慷慨的公子，啊啊，老夫失言了。」

拍的一聲響，那小老兒面前桌上，已擲落下黃澄澄的一錠金子，那俊俏公子，細細的眉兒一挑，哼了一聲，道：「這金錠兒怕也換得出百十兩紋銀來。」

老先生道：「你父女還不謝過這位公子，好教我們曉得，世上慷慨好義的公子，又豈僅長安公子一人。」

那父女兩人驚喜過望，老先生也取出一錠約莫十兩重的銀子來，道：「這銀子也足夠你父女路上盤纏了，拿去吧。」

父女兩人千恩萬謝，不料橫裏伸出一隻手來，那老兒大叫一聲噯唷，手裏的銀子已拋了起來，被人接了去，跟着一把摺扇一落，在桌上一敲，那金錠兒也跳了起來，眨眼間，亦被人接去了。

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相公，一身錦繡，只不過粗眉大眼，在這已涼天氣未寒時，他手中倒拿着一把摺扇，分明是假充斯文。

是這相公先在小老兒手背上一擊，就轉向桌面敲落，眨眼間，一錠金子和一錠銀子，都被他接了去。

變生頃刻，那俊俏的公子一怔，還未明白是怎麼回事，老先生却端坐捋鬚，竟微微含笑。

小老兒捧着手，道得一聲啊，姑娘也變了色，往她爹身後躲。

只見那相公身側又多了兩人，一般粗眉大眼，一臉邪笑，一個一跨步，到了那公子身側，眉頭挑得高高的，指着那公子道：「好小子，你也不打聽打聽，這是甚麼地頭，我家相公面前，你這小子竟敢擺闊，充慷慨，八成兒你對人家姑娘不懷好意。」

奇怪，面對着這三人氣勢洶洶，兇神惡煞，那麼個俊俏年少公子竟也像那老人家一般，端坐不動，氣定更神閒。

那相公咧嘴揚眉，指着小老兒道：「本相公惜老憐貧，好心收留你父女，你這老兒後半世不愁吃穿，你這閨女也不用拋頭露面，好大胆，竟敢不識抬舉，倒又跑出來賣唱。」

另一個漢子一手叉腰，一指戟指着那老先生，道：「你這老兒好不曉事，竟敢叫杜公子的人陪酒，可是吃了老虎心、豹子胆。」

那俊俏年少的公子一怔，道：「這這……這是怎麼回事，喂！你這人是誰？」

三人齊聲大笑，刷的一聲，那相公揚頭輕搖摺扇，公子身邊那漢子道：「敢情這小子有眼不識泰山，連頂頂大名的杜家公子也不認得。」

小老兒噗通一聲，向那杜相公跪下了，顫聲道：「杜相公高抬貴手，我父母終身感激不盡。」

那俊俏的相公道：「你姓杜，啊，我認得了，那涇關的杜剛，可是你爹。」

兩個漢子登時一聲喝斷，一個漢子喝道：「杜老太爺的大名，也是你這小子叫得的。」

那老先生呵呵笑道：「妙啊，長安公子遇上惡霸，手下不留情，不料這位公子慷慨不輸長安公子，倒又即時送了個惡霸來。」

那公子冷笑一聲，道：「杜剛養子不教，小的長大了，也不見是好東西，竟敢來長安稱霸。」

他身側的漢子才怒喝一聲好小子，說：「你是活得不耐煩了。」才伸手抓來，不料那公子身子陡地一縮身，眼不見已到那漢子身後，早是一掌拍落，登時桌上的碗盞碎裂，漢子的臉上已開了花，那公子已溜溜溜一轉，姓杜的一腿掃去，却被那公子接個正着，只一扭，那麼大一個漢子，便推金山、倒玉柱，仆倒在樓板上了，那公子却俏生生，跳上櫈子，這一來可苦了那姓杜的，一條腿仍扭在那公子手中，他的頭臉可着地，只那麼一掙扎，倒像殺猪般叫了起來。

說時遲，那時快，老先生在另一個漢

子肩上一拍，說：「給我乖乖的站住。」

那漢子還是眞聽話，仍然張嘴，怒目、前撲，却已是動彈不得。

那邊廂，公子對那躲在一旁發抖的小老兒說：「那長安公子遇上惡霸，絕不輕饒，是不是？」

却是那老先生呵呵笑道：「公子好記性，廢了他一條腿，瞧他還敢不敢橫行作惡。」

公子說道：「好吧，那就也饒他的狗命。」

姓杜的一聲慘叫，公子一拋手，那姓杜的不但腿斷了，而且暈了過去。

說來遲，其實那不過三兩句話工夫，樓中酒客本已嚇得亂了，不料突然之間，反倒靜了下來，已離座的已站定了，站起身來的酒客也只是張口結舌。

那老先生站上櫈子，說道：「各位休驚，這姓杜的作惡多端，各位最是清楚不過，今天惡有惡報，與各位無關。」

那滿樓的酒客先倒是驚，現下可都喜形於色，竟沒一人走的。

老先生却已向他身邊那漢子背上一拍，喝道：「公子饒了你的狗命，還不揹他快滾。」

那漢子早已魄散魂飛，扛着那兀自暈厥的杜相公，跌跌撞撞，逃下樓去了。

只見那公子衝着老先生拱手說道：「老人家好精湛的點穴功夫，敢情眞人不露相。」

老先生呵呵地笑道：「彼此彼此，不料公子功夫更俊，家學淵源，果然不同凡響。」

那公子一怔，道：「老人家你……你知道我……」

老先生呵呵笑道：「我知道你和那長安公子一般，救人必救徹，送佛送到西，那杜剛若不是寵壞了他這不肖子，長安地豈容他爲惡稱霸，這父子三年前已舉家來長安居住，你打了小的，還怕老的不出頭麼，我可不是說怕了那杜剛，但鬧市之中，動起手來，却諸多不便，何況這是有王法的地方，何況……」

老先生竟揚了眉頭，笑道：「只怕那杜剛見了公子，更多不便，你帶他父女快去吧，我在東門外等候。」

公子道：「老人家你……」

老先生道：「我稍遲一點便去，公子懲了惡霸，若然我等吃喝了，又打壞了人家的東西，就這麼走了，不也成爲惡霸了麼，豈可不向店家交待。」

那公子也才不言語，招呼那賣唱的兩父女，老先生又呵呵笑道：「怎麼，你這老兒連棺材本不要，敢是連姑娘的嫁妝也不要了？」

他伸出手來，手中托着的，竟是那一錠黃金，和那一大錠銀子，竟不知怎麼到了他手。小老兒又再千恩萬謝，顧不得驚訝，忙忙地隨那公子下樓去了。

姑娘道：「爹，咱們還有包袱在店裏，難道不要了麼？」

小老兒道：「幾件破衣，不要也罷，倒不成要勞煩公子爲幾件破衣走一趟。」他連使眼色，那意思是說：「你這丫頭要命，還是幾件破衣。」

那公子在前，不多一會，出了東門，行不到三里地，驀見樹後轉出一人來，笑道：「三位，才來呀！」

小老兒大驚，慌忙撲前便拜，道：「老先生，原來是老神仙。」

老人家呵呵笑道：「休要胡說，你父女去吧，不用匆忙，也不用害怕，有這位公子和我在，任他是誰，也不敢留難你父女了，去吧。」

這父女兩人千恩萬謝，再拜而別，那公子等不及兩人走遠，道：「老人家你端地……」

老人一聲呵呵道：「今兒你已是第二個人恁地問我了，你且仔細看來，我不過鬍鬚黑了些，難道就眞不認得我了麼？」

西斜的太陽照在他臉上，自比酒樓中加倍明亮，「不過鬍鬚黑了些」，還會提不醒他麼，那公子忸怩又驚喜，道：「原來是返老還童的老仙翁，我認得了，不怪總覺得好生面善。」

老先生大笑呵呵，說道：「你該說：原來是眞正無憂的無憂叟。」

多情却似總無情

無憂叟，果然趕去正是時候，非是他的巧安排，但冥冥中却已有了巧安排，遇上了那賣唱的父女兩人，倒是他以話引話，故意誘這父女兩人說出長安公子來。

原來無憂叟身邊父女兩人落在同一店中，也從這父女兩人的談話中，得知長安公子已西來了，且知這傷心人已憔悴了，往日的顏面，和他的慷慨俠義行。

無憂叟前來長安，豈是無因，得知有情人竟不能成眷屬，豈會不耿耿於懷，他堅信姜問天早晚倦旅必還，更不信那崔芙蓉從此永絕芳踪，或早或晚，怕她不在長安重到。果然給他等到了這一日，而且不是一個，眞似冥冥之中，已有巧安排，他發現崔芙蓉扮那個讀書兒郎，出現在長安市上於先，她在那慶豐樓頭，已是接連兩日買醉，醉翁之意，顯不在酒，而是似是有所待，哈哈，無憂叟竟從這賣唱的父女口中，得知了長安公子西來，他也就迎了去，果然在灞橋迎個正着。

無憂叟捋鬚呵呵笑道：「姑娘認不出老夫，却也難怪，但任你巧粧扮，老夫都認出你來，却是尚未問候，令堂可好。」

那公子竟是崔芙蓉，忸怩道：「但我亦兩年沒上崆峒了，正是要去看娘親。」

無憂叟點頭道：「不怪老夫上崆峒，送還火玉，竟不見姑娘，原來果眞不在山上。」

崔芙蓉揚了揚眉梢，道：「這麼說，你一直疑心我在山上了，哼，若在山上，難道我見不得人不成，可眞笑話了。」

無憂叟呵呵笑道：「姑娘這脾氣，倒眞一些也沒改，却是我有一言，姑娘的生死判下，務請留情，這老兒雖養子不教，他本身倒也無多大過惡。」

言尚未了，只見打長安那面奔來四五個漢子，當先一個鬍鬚已花白了，拽着盤龍銅棍，當先如飛趕來，只聽後面一人叫道：「就是那小子，兀那小子站住了！」

無憂叟道：「都是那些助惡之徒，便不該死，却休輕饒，數年不見，姑娘的功夫更是一日千里，老夫袖手了。」

崔芙蓉道：「不勞你出手，且教他識得我是誰來，這老兒養子不教，我心中餘恨仍未消除。」

原來這杜剛尚家住涇關之時，崔芙蓉下崆峒，與杜剛父子二人同落在一個店中，杜剛的大兒子一見崔芙蓉，驚爲天人，嘿，竟不知這朵芙蓉花兒有刺，夜半溜進姑娘房中，被她揚手一刺，把那小子刺於判下，連哼也沒哼一聲，就往鬼門關報到去了，而今又打傷了杜剛的小兒子，雖未喪命，却一腿已廢了。

來人早到，杜剛一揮手，四個手持銅棍的人，立即把崔芙蓉圍住了，而且隨着杜剛滑步挪殺，圍着崔芙蓉轉動起來。

崔芙蓉說：「喲！好傢伙，老人家你瞧，還擺出棍陣來了。」

那暴怒杜剛脚下更慢了，分明怔了怔，顯然沒料到竟是個俊俏又年少的公子，齒白又唇紅，非但手中無兵刃，而且把兩手在胸前一抱，氣定又神閒，已被他們圍上了，不露怯也罷了，倒語帶譏諷。

這杜剛在秦中，自從數年前那塲浩刼之後，藍田的柳丹青再不露面了，馬嵬坡的蕭元龍更老了，數英雄人物，就得算他稱尊，要不，他那不肖子又豈能惡霸長安，何況自他大兒子死後，一身功夫已盡傳了那不肖子，却也打遍長安無敵手，不料被人家廢了一腿。

「就是這麼個小子？」杜剛說。

「就是他！」那個遠遠站着，滿臉開花的漢子說：「杜老太歲，這小子有點邪門。」

崔芙蓉雖已二十歲出了頭，但姑娘扮成小子，看來總要更年輕些，嘿！就憑這麼個乳臭未乾的小子！

杜剛站定了，銅棍一指，喝道：「那來你這個臭小子，你姓甚麼。」

雖在盛怒之下，但說甚杜剛也有年紀了，既然也有眞實功夫，自也有些見識，是以雖未露怯，心下却已暗暗吃驚了。

崔芙蓉冷冷地說道：「我是誰，看來你這雙老眼更昏花了，仇人見面，你竟也認不出來，不料你養子不教，大的該死，小的也一般邪惡。」

「你你……」杜剛霍地退了一步。

因爲崔芙蓉揭下頭巾來，那滿頭青絲登時飄散開來。

那同來的漢子也盡皆一怔，敢情還是個妞兒！杜剛可眼紅了，仇人見面，豈有仍然認不出來的。

「是我！」崔芙蓉說：「你認出來了，是不是，你家姑奶奶。」

杜剛怒吼道：「今天和你拚了！原來又是你這個丫頭。」

「不錯，又是我。」崔芙蓉說：「當年楓林鎭上手下留情，饒你不死，你這老兒不去躲起來思過，倒搬去長安縱子稱霸爲惡，上啊，你不是要拚命麼。」

她緩緩掃了一眼，那包圍着她的餘外四人，可都在往後退，原來這四人當年也在楓林鎭上，親見杜剛三招不到，已兩番險險命喪人家姑娘的生死判下，人家那時可還是個小姑娘，那四人亦已認出她是誰來，那會不胆落。

無憂叟一聲呵呵，飄身而前，伸手一托，不但扶住了杜剛，那條銅棍也到了無憂叟手中。

無憂叟道：「好了，好了，回去吧，你那兒子斷了一條腿，却沒斷了你杜氏門中香烟，從此他不再爲非作歹，倒是好事，否則要是遇上別人，只怕今天已經沒命了。」

想想杜剛那條銅棍有多少斤重，杜剛連人家的人影也沒看清，銅棍却已到了人家手中，一個崔芙蓉他已自知不是人家的對手了，何況再加上這一個武功高不可測的老人，但仇人在眼前，那口氣如何嚥得下去，嚥不下也出了，登時身子一幌，險險地暈了過去。

無憂叟把銅棍向地上一插，入土不下兩尺，絲毫不着痕迹，推移得杜剛倚在棍上，道：「你們即刻回轉，用我這藥敷治，你那兒子的斷腿只怕還能接得上，你這一大把年紀，該也有些見識，該明白道理了，憑你們這麼幾個人，是想向崔芙蓉尋仇，還是來送命？」

崔芙蓉道：「老人家你你……」

無憂叟道：「我這藥雖不能生死人而肉白骨，接續斷腿却能見功，得饒人處且饒人，姑娘，走吧。」

無憂叟把藥包向杜剛手中一塞，向崔芙蓉一招手，再不理會杜剛等人，往東走了。

那崔芙蓉又豈是心狠手辣的人，冷笑一聲，追上無憂叟，道：「老人家，去那裏啊？」

無憂叟緊走，脚下不是放慢，而是加快了，道：「姑娘反正無事，到了前途，自有分曉。」

怎麼身後沒了脚步聲？他回頭一瞧，崔芙蓉非但沒跟來，且往北去了，前面已可見江水滔滔。

無憂叟追到江邊，才把崔芙蓉攔住了，但她一錯身，却又往東，啊喲，她怎麼往東？但一回身，無論她往西還是往南，無憂叟好快的身法，總是阻在她身前。

氣得崔芙蓉一跺脚，索性站定了，把腰兒一叉，氣鼓鼓地說道：「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你憑甚麼攔阻我的去路。」

無憂叟呵呵一笑說：「可惜沒有獨木橋，只有滔滔江流，崔姑娘，你不但絕頂聰明，而且是個又多情，又好心腸的姑娘，今日那父女兩人所說的，你已聽得明明白白，你和他本是天作之合，爲了些少一點誤會，他已被你磨折了這麼些年……」

崔芙蓉停住脚，道：「誰是他，好笑得緊，我和誰也不相干。」

無憂叟已無數向東來的大道上眺望了，急得亦要跺脚，姜問天總不見來，計算時刻，他是早該來到的了。

崔芙蓉豈不知無憂叟一聲不响，帶着她往東走之故，說眞的，聽得那父女兩人說姜問天浪蕩憔悴，天涯海角，到處尋訪她，如何會不動心，但醉芙蓉大姊姊已是他的妻子了，姜問天也點頭承認了，即使姜問天沒變心，也是大姊姊的人，與她何干，想起來她不僅怨恨，而且惱。

崔芙蓉眼珠兒直轉，無憂叟道：「你們這一雙喜歡寃家，原該喜歡的，倒偏成了寃家，姑娘，老夫當年撮合你們，實非私心，而是你們兩人眞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不料情海生波，跑出個醉芙蓉來……」

崔芙蓉哼了一聲，借這一聲哼，已背過身子去了，盯着岸邊一株大樹，樹上，一根斷枝垂到了地面。

無憂叟只道提起醉芙蓉，她自是不快，忙道：「姑娘你怎不想想，他要是個薄倖無情之人，他會走遍天涯海角去尋找你麼？他心中要是有那醉芙蓉，他會孑然一身，四海漂泊麼？爲何你避不見他，不聽他解說？」

「不聽不聽！」崔芙蓉叫道：「我和誰也不相干，我也不要見誰。」

她一旋身，無憂叟以爲她要往南，不料他縱過去，崔芙蓉竟在空中一斜身，原來她已暗中掣劍在手，手起劍落，斬斷那斷枝，抖手向河中一擲，待得無憂叟知道上了當，她已落在那浮出水面來的斷枝上了。

那斷枝比手臂還要粗，約有兩丈長，她人小身輕，提一口丹田氣，不多一會，斜刺裏在下流頭登上對岸。

只瞧得無憂叟目瞪口呆，不料她小小年紀，已練成了踏波飛渡功夫，明知是無法追趕的了，不由長嘆一聲，說她無情？當那父女兩人說起姜問天憔悴凄苦，她分明已然動容，但現今明知長安公子便到，她却又如此決絕，她這一去，還從何處尋找，好不容易兩人即可見面了，這一來，必然又是天各一方。

他又是一聲長嘆，看來他要有始無終了。

忽聽身後岸上，有人說道：「果然是前輩，爲何在此長吁短嘆？」

姜問天，哼！無憂叟忍不住有些惱怒了，道：「好小子，你是存心和我作對。是不是，爲何你不早來一步？」

姜問天一怔，無憂叟以小子相稱，這還是第一遭兒，且怒形於色，道：「前輩可是怨我來晚了麼？難道……」

心中一動，無憂叟望着那遙遙彼岸而嘆，從灞橋的酒家樓頭匆忙而來，他早已猜出無憂叟是爲崔芙蓉而來的了，豈有不知他爲何嘆息的。

無憂叟怒道：「不怨你來晚了，我怨誰去，眼看你們這一對歡喜寃家，即可相見了，偏你這時才尋來，罷了，你這小子不但自誤，且辜負了老夫一片好心。」

姜問天道：「前輩，可是崔姑娘她……剛才還在此地……」

說着，也跺脚一聲長嘆，道：「這麼說，可是天意了，天意不讓我和她見上一面。」

無憂叟聽他話裏有因，道：「說甚天意？難道你遇到了意外？」

「正是，」姜問天道：「老前輩，說來你也許不信，我竟被一個小小的孩兒纏住了，竟會脫身不得，甚至現在，連我也迷惑，甚至也不信了。」

無憂叟奇道：「你是說，纏着你的，是一個小小孩兒？」

姜問天道：「是，看來只怕僅得四五歲。」

原來，姜問天在酒樓中坐立不安，估量無憂叟走了莫約半個時辰了，有這個工夫，見到了崔芙蓉的無憂叟，再多誤會亦可替他解說了，何況又沒約定地方相見，雖知無憂叟必在前途相候，也該是上路的時候了。

不料才離街口，身後來了兩騎奔馬，像是衙門裏的官差，姜問天忙閃在路旁。

那長安還是帝都之時，灞橋原是傷別之地，道旁原多綠楊垂柳，驀見垂柳蔭裏，竄出個小孩兒來，粉粧玉琢，煞是可愛，在他前面不足三丈之地，身後來的奔馬，却已到了身側，近京都的大道雖然寬闊，能行得車馬，但這兩騎奔馬顯然是官差之故，目中無人，竟駢轡而馳，偏是那孩兒無知，竄到路中，竟然站定了。

只聽有個女子的聲音，在道旁山坡上叫道：「杏兒，你又淘氣了，還不快點回來。」

說時遲，奔馬如何能即刻收得了韁，眼看就要撞倒那孩兒，那八隻馬蹄，別說踏中了，便碰着了也是死，馬上的兩個差官有些着慌，齊聲吆喝，姜問天也嚇壞了，那敢怠慢，跺脚一掠而出，脚尖只一點地，抓住那孩兒的胳膊，早到了大道那一面，却又不是橫掠，而是竄前不下三丈。

也幸是竄前，否則左面的那匹奔馬踏不中他，右面的一匹也會連他也撞中了，眞個驚險萬分，因爲姜問天從馬鼻前掠過，落在那面道旁前面，却是那馬從他身後掠過了。

驀聽呼的一聲，姜問天一低頭，呔！那馬上的差官險險把這孩兒撞倒踏壞，他倒有氣，打從姜問天身後掠過的瞬間，竟一鞭向他和那孩兒抽來。

但他是姜問天，脚尖才點地，低頭已上步，早已旋身，堪堪躲過那一鞭。

不料拍的一聲响，躲得馬鞭的抽擊，姜問天臉上已着了一掌！

竟是他所救的那個孩兒，身子兒一躬，不但從他手中彈了出去，也在那瞬間，在他臉上打了一巴掌。

姜問天一怔！摸着火辣辣的臉，說：「你！怎麼倒打我！」

甚至愕然而驚，小小孩兒，手上竟那麼重，且竟能從他的掌握之中脫出不說，脫出的瞬間若不轉身，豈能打得中他！

且慢，那孩兒蹦出去，有一丈多遠，非但沒跌壞，竟兩脚釘在地上，倒像本就站在那裏一般。

嘿！那孩兒兩手倒叉腰，倒氣得腮幫子鼓鼓地，小眼兒瞪得又圓又大。

姜問天說：「你怎麼打我，你！倒打起我來了！」

那孩兒氣道：「我本是要打那兩人，誰教你多事，不該打麼？」

姜問天兀自摸着臉，竟不料小小孩兒，掌下這麼重，那臉還在痛，說：「我……我……多事？」

「怎不是你多事。」孩兒氣道：「那兩人是壞人，道上多少行人，竟駢馬橫衝直撞，不該打麼？」

「甚麼！」姜問天說：「你是故意竄此踏中，你！要打那兩人？」

若是先前，說甚麼他也不會相信，但現在，他不但信了，而且相信這孩兒必能打得着，想想他也捱了這孩兒一巴掌。

坡上落來的女子已到了近前，道：「杏兒，你又淘氣，你又想討打了。」

是一個姑娘，年紀不過十七八歲，可

不像是孩兒的娘，可不是語不帶驚恐麼？若然這孩兒適才眞驚險萬分，她倒不急急趕來，語氣倒會這麼鎭定平和麼？

姜問天更驚奇了，就算吃奶也練功夫，這孩兒也只得這麼一點點大！

孩兒說：「你告訴娘我也不怕，娘最恨這樣的壞人。」

姑娘道：「那你爲何打這位先生，人家好心好意。」

孩兒氣道：「他不讓我打壞人我就打他，喂！你幫壞人，你一定不是好人。」

姜問天不自覺退了一步，因爲那孩兒說着，已一蹦跳前，那姑娘喝道：「杏兒，你敢，不准胡鬧。」

她在打量姜問天，他也在打量那姑娘，這麼小的孩兒已如此了得，這姑娘必也有一身功夫？不料秦中竟有這樣的人家。

那姑娘目光落在姜問天面上，却怔了一怔，竟轉頭望望孩兒，隨又轉過來望他，道：「先生休怪，杏兒淘氣，先生你大人大量。」

姜問天忙道：「却是活潑可愛，小小年紀，竟已有這麼好的身手，姑娘貴姓，可是居住在近處麼？」

人家一開口，他已聽得出來，這姑娘分明是本地口音。

姑娘道：「我家主人便在河那面居住，今日帶他出來划船玩耍，竟又跑上岸來淘氣，却是先生好功夫，青蜓三點水練來不難，但似先生這般造極登峯，可罕見得很。」

小孩兒一嘶咀，道：「有甚麼稀奇，比起娘來，他可差得遠了。」

姑娘喝聲道：「胡說，杏兒，你敢再胡說，忘了你娘是怎麼吩咐你來，不可提起……」

孩兒道：「是你先提起，你說我們在河那面居住，你也提起娘……」

姑娘喝道：「你再說，可是眞想討打了。」慌慌忙忙，拖了那孩兒就跑下河邊去了，果見岸邊柳樹下，繫着一隻小舟，尙隔着兩丈多遠，那姑娘竟抓住孩兒一扔，她也縱身，雙雙落在舟中，小舟立即滑入河中，姑娘操起槳來，才回頭來望，一見姜問天也在望她，立即運槳如飛，向對岸駛去了，渭水在灞橋，正是涇渭兩河滙合之處，水流湍急，那姑娘單槳划來，小舟竟筆直駛向對岸，不到一刻工夫，小舟已靠在對岸了，但令姜問天大驚的是，那姑娘跳上岸，把小舟也拖上岸不說，而且扛了起來，不，是兩手把小舟擧了起來，只見那孩兒一縱身，跳上那朝天的船底，不不工夫，已被岸樹隱去了。

姜問天驚得目瞪口呆，孩兒年紀幼小，這姑娘的年紀可也不大，不料臂力竟如此驚人，而那孩兒的娘却是她的主人，必然更了得了。

「不料秦中有這樣的人家，這樣的人物。」姜問天道：「前輩居住在此，可也有所聞麼？」

無憂叟直搔頭，把頭上的逍遙巾推得差點掉落下地，他也不覺，道：「竟有這樣的人物居住在近處？旣是過河來玩耍，當然住處也近岸了，怎生我竟沒聽說過？你說那姑娘力能擧舟，却還是個婢女？非是那孩兒的娘？」

姜問天道：「是，那旣能乘得兩人，舟雖不大，少說也有五七百斤。」

無憂叟道：「你說，那孩兒只得四五歲？」

姜問天道：「那孩兒聰明得很，又頑皮，看來怕不比平常人家的孩兒高大些，看來不祇四五歲，只不過這樣一個孩兒，若是已五七歲了，怎生話會說得不清不楚，五歲的孩兒，口齒不會那麼不清的，所以我猜，只得四五歲。」

無憂叟道：「數年磨折，公子倒更老練了，可見觀察入微。」

姜問天嘆口氣，道：「却是這一來，我倒來遲了，六個年頭的苦相思，已然相距咫尺，竟又失諸交臂。」

無憂叟口中的小子，又成了公子，自是不惱他了，道：「不過，你放心，崔姑娘雖似絕決，但已明白你這些年來的淒苦奔波，知道你非薄倖的兒郎，其實顯見她亦動了容。」

當下把他趕到長安，在西大街豐慶樓頭，遇上了崔芙蓉，以及那賣唱的父女，所說的一席話說了。

無憂叟說着，忽然心中一動，道：「今日我只說長安再見，不說地頭，是因我雖發現了崔姑娘的行踪，却非準知她仍會前去豐慶樓，却不料她先在了。」

姜問天道：「長安的酒家樓，可要數豐慶第一家。」

無憂叟道：「爲何她一連三日，日日前往那酒家樓？分明有所待。」

無憂叟眼睛亮了，又道：「不瞞你說，自從得知你們這雙有情人未成眷屬，這三年來，我也時在長安來去，亦有所待，心知倦客必返，越是傷心地，傷心人越會重臨，可不是等得你長安重到麼？那崔姑娘心下便作惱怒，只怕脚亦不由心，那長安不也有你的家園在麼？」

姜問天道：「雖是門庭冷落，倒還有一個蒼頭看守門戶。」

無憂叟眉頭揚了，道：「是了，是了，她知你長安有家，必會返來，再說，公子你任俠慷慨，揮金如土，可也沒帶着金山走路，身上金盡，怕你不回來麼。」

姜問天愁眉一展，道：「前輩是說她已回心轉意？是來長安尋我？」

無憂叟道：「若不是，怎生數年踪跡毫無，忽然來到長安，又日日獨酌在酒家樓頭，是了，是了，姑娘性傲臉却嫩，一時變不過臉來，何況得知你踏遍天涯海角尋訪她，其實你形單影隻，身邊並無醉芙蓉，快去，尋到她，只要哀哀一求，怕她不盡釋前嫌，誤會冰消麼，恭喜公子，崔姑娘重投你懷抱，已是指日可待。」

姜問天亦喜了，道：「前輩說她已踏波過河去了？」

無憂叟一指對岸，道：「她能折枝飛渡，你豈不能，正要欣賞公子那青蜓三點水的輕功絕技。達摩一葦渡海，崔姑娘斷那樹枝渡江，且看公子你又如何飛渡這滔滔江流。」

姜問天道：「晚輩非敢獻醜，實因刻不容緩，尙請前輩賜教。」

說着，早拾了一把枯枝在手，一根抛出，姜問天也已向江中縱身落去，身子未落，第二枝又已出了手，眞個算計得恰到

妙處，那抛出的樹枝莫不是才冒出水面，姜問天已借那上浮之力，又已縱前了，眨眨眼間，已落到對岸去了。

夜黑荒山聞鬼哭

崔芙蓉，你在那裏啊？

崔芙蓉嘆了口氣走了，落到山溝裏。

她嘆氣，因爲她以爲無憂叟會趕來的，但隔着渭水她仍可望見佇立在岸邊的無憂叟，江風吹得他衣袂飄飄，她看得見。

但無憂叟並未追來。

她後悔麼？也許有一些兒，但她不承認，甚麼怕被無憂叟見到她過了河，又後悔了。

無憂叟是否見到她在山頭上望？旣然她能望得見他，人家當然也能望見她，於是，她一跺脚，走了，越過山。茫無目的地又越過一座山，江北岸童山濯濯，雖也在山脚下有些樹木，但已葉落枝禿，北地秋早，不料一江之隔，江北岸更早。

她只想找個隱秘些，樹木多些的地方坐下來，她得想一想，但她心裏亂極了，她必須靜下來，靜一會，才能想一想。

這樣，她落到這山溝裏了，那山溝裏的樹木還是眞不少，有一條小溪從山溝裏穿過，半乾涸的小溪裏只細細的水流。

其實她越過江邊那山脊，她已把脚步放慢了，她不承認有所等待，但脚步沉重起來。不料她才又嘆了口氣，驀見東面山口有個高大的影子一幌。

她跳起來，躲去樹後。

一定是無憂叟追來了，她的心兒也跳起來了。

但她失望了，那景象更令她驚奇。

一個比她小了幾歲的姑娘，兩手擧着一隻小舟，船底上坐着一個小孩兒，從山口那面走來了，進了山溝。

崔芙蓉怔住了，她若是在這姑娘一般年紀時，能擧起那小舟，再托着一個孩兒麼？

也許能够，不過一定很吃力，小舟連那孩兒，怕不有四五百斤，何況又已濕了水。

忽聽那姑娘道：「杏兒，你眞是個不安靜的小猴兒，要是再弄破了衫兒，休想我再替你補。」

她只顧瞧那姑娘，這時才發覺舟底上那小孩兒不見了，必是跳到樹上去了，她們也剛來到一株大些的樹下，可眞像個小猴兒，她看到樹上有個影兒幌動，再瞧又沒了，只有樹枝兀自在幌動。

忽聽蓬的一聲響，水花濺起好高，是那姑娘把小舟翻落溪中，小溪在她脚邊處，滙集成了一個小小的水潭，小舟也立即滑出潭中去了。

「杏兒，你這小猴兒，」那姑娘仰面叫道：「快下來，該回去了。」

崔芙蓉轉出樹後，因爲和那水潭之間，相隔着三五丈，又隔着些疏落的樹木，她想看得更清楚些，眞令她驚奇，這姑娘好臂力，那小孩兒又多小啊，竟像小猴兒一般溜上樹，眨眼就不見了。

「杏兒！」姑娘又叫道：「小猴兒，快下來，我可不和你捉迷藏兒，你娘若是曉得，你過了河，瞧她不打你一頓，回去晚了，你娘一定猜得到。」

只見她一縱身，好俐落的身子，脚在那潭中的小舟上一點，人舟便已經到了對岸。

原來她是去把小舟藏在對面樹下的岩洞裏，水邊的垂枝剛好把小舟掩蔽住了。

啊喲！崔芙蓉往前一跳，回轉身來，却不見人，但適才分明有人在她頭頂上拍了一下。

一定是那小猴兒，那個叫杏兒的小孩兒，怎麼樹上不見人呢？

水溝不當風，却近水，是以落葉不多，但林子原已疏落，崔芙蓉一眼，就可看清楚了。好個小猴兒，她小時候也是個淘氣的姑娘，如何瞞得過她，假裝東張西望，連聲叫怪，其實眼兒瞟着頭頂上。

崔芙蓉霍地一低頭，說：「小猴兒，下來吧。」抓住那孩兒再又拍落的小手，只一帶，早把倒掛在橫枝上的孩兒拉了下來。她却怕跌壞了他，把他接住了，却不料小猴兒變成了小蝦兒，彎腰，倏地一蹦，脚尖兒已踏在崔芙蓉胸上，登時從她懷抱中彈了出去。

啊喲喲！崔芙蓉身子一幌，連退了兩步，總算被身後的樹木擋住了，才沒有跌倒。

那姑娘早已搶了過來，喝道：「杏兒，又是你淘氣，好啊，今兒可教你遇到個厲害的啦，瞧你還敢不敢再淘氣。」

姑娘雖然在喝斥那孩兒，一雙眼兒却只顧在崔芙蓉身上打量，微露驚訝，顯然料不到這麼個錦衣俊俏的少年公子，有這好身手。

小孩兒一蹦上前，也打量起崔芙蓉來，那崔芙蓉也才看得明白，孩兒粉粧玉琢，好生可愛，她不過被這孩兒出其不意在胸上踏了一脚，瞬間失了平衡而已，她索性把兩手在胸前一抱，倚在樹上，也含笑打量起兩人來，也不掩飾目光中流露出來的驚訝。

姑娘叫道：「公子小心！杏兒，別胡鬧。」

崔芙蓉叫道：「啊喲！」明明見到小孩兒跳起身子撲來，她不是讓，倒一低頭，拍的一聲響，好清脆的一聲響，那孩兒一掌擊中了她的頭頂，借力一翻滾，也落回原地去了，落地無聲。

崔芙蓉摸着頭，哎喲哎喲連聲，却對那姑娘笑着，搖搖頭，說：「好痛。」

小孩兒叉着腰，揚着臉兒，說：「痛啦，那就饒你一遭兒。」

那姑娘噗嗤一聲，怎麼她也哎喲起來，說：「人家倒不痛，只怕有人的小手兒痛的緊。」

小孩兒瞪大了的眼兒裏，眼珠子在骨碌碌轉，可不是在瞧他的手掌。

原來崔芙蓉知道這孩兒適才沒打中她，不服氣，她小時候又何嘗不是，她不也是個從小任性的姑娘麼。好罷，就讓他打一下。

她低頭已翻腕，其實她的大手掌接了孩兒的小手掌一下，痛的自然不是崔芙蓉，不料這姑娘却瞧出來，也給她說破了。

崔芙蓉一笑，把那孩兒拉到懷裏來，說：「小哥兒，告訴我，你姓甚麼，難爲你這一身功夫，是怎麼練的。對了，你叫

杏兒，準是喜歡吃杏子，是不是。」

「我姓胡。」小孩兒說。

「不是杏兒，」那姑娘說：「他叫恨兒。你說，這猴兒一刻也不安寧，不是令人惱恨麼？」

崔芙蓉只道她是說笑，那杏與恨原也其音近似，尤其是西南一帶的口音，更是杏恨不分。道：「小兒哥，你爹一定是個了不起的大英雄，尊姓大名？告訴我。」

「我沒爹……」小孩兒說。

那姑娘霍地拔起身來，不下三丈多高，落下地來，面上的恐懼還殘留未退。

崔芙蓉一怔，怎麼問起這孩兒的爹，姑娘竟面露驚恐，小孩兒又說沒爹。

那姑娘搖手道：「公子請走吧，這裏窮山惡水非遊玩之地，亦不通南北，方圓十數里地，甚至沒有人家，快往回走。」

姑娘却又拖着那孩兒，急忙忙走了，走了兩步，又回頭道：「往東往西，都有渡頭，千萬別往北。」

轉過林子，急忙忙去了。待得崔芙蓉上到高處一望，却見兩人正是往北而去，不大工夫，已轉過一座光禿禿的山頭，不見了。

崔芙蓉大奇，這姑娘力大，身輕，也還罷了，那孩兒更是淘氣可愛，怎生這麼一點點年紀，竟已練得這麼好的身手。

凝望着兩人的去處，崔芙蓉好奇之心大熾，不，那姑娘說那孩兒名叫恨兒，不是杏兒，說得認眞，不像是說笑。偏是問起那孩兒的爹，姑娘就面露驚恐，急忙忙走了，而且分明怕被人聽到了？

沒有爹？即使那孩兒從小死了爹，何至提起來就令那姑娘驚恐？

崔芙蓉雖覺奇怪，但更好奇的，倒是這兩人的一身功夫，那姑娘一再提及孩兒的娘，可見兩人的功夫，都是孩兒的娘教的了，秦中竟會有這麼個武功高強的女子，怎生從沒聽人說起過？不用說，必是當世的一位奇女子了。

崔芙蓉的一身功夫，已到了不把秦中羣雄看在眼裏的境界，得知有這麼個奇女子，如何會不好奇。

姑娘要不那句「千萬別往北」，那也罷了，哼！那姑娘顯然的好意，倒令她不服氣了，她，崔芙蓉，可是怕人的，可有甚麼地方，是她不敢去的。

她本無目的，尚沒打定主意，那脚却已不自覺地，往北走了。

那料轉過前面那座山頭，前面又是一模一樣的一座山，童山濯濯，山也不高，奇怪，左右亦是一模一樣地兩座童山，她繞行了一山又一山，竟是山山相似，再也分辨不出來，而且無窮無盡，轉來轉去，都是一樣的山，那天又密雲欲雨，沒有陽光，可就連東西南北都辨不出來了。

崔芙蓉心下急起上來，也心慌起來，那天色却黑下來了，糟了，她早該上到高處去望的，高處遠望，一定分辨得出方位來，但天黑了，雖沒黑盡，却已暮色四合，陰雲密佈，天上又沒是星。

天黑了，竟然轉了約三個時辰，亦轉不出這方圓十數里之地，悔不該不聽那姑娘的話。

但她是這麼好強、任性，坐下來，只歇了一會，心想：沒有星，難道見不到燈光，就算這方圓十數里之地無人居住，遠些難道也沒人家麼。

果然，跑上山頭，她看見燈光了，右前面的山脚下，隱隱有閃爍的燈光。

好了，有燈光，有人家，不就能借宿，亦可問出路來。

迎着那燈光奔去，原來還隔着一個山溝，其實不近，却不料到了近處，那燈光倒不見了。面前却見了樹木。

在那兩三個時辰中，她豈僅未見有樹木，那像土饅頭一樣的濯濯童山，連枯黃了的草亦不多見，而這裏却有樹木，樹林裏必有人家。

原來樹林裏是個庵堂。依稀認出門上的三個大字：水月庵。

這樣的地方竟會有庵堂，她倒不奇，這一帶雖無崇山峻嶺，不也人跡罕至麼，避世出世的出家人，建庵於此，必也不是世俗的出家人。

庵中不見燈火，崔芙蓉打了幾下門，亦無人應聲。不，一定有人，這裏分明就是先前在高處所見的有燈光之處。

她繞到後面，原來還有個小小的水潭，被一片黑壓壓的樹木遮掩住了。

她也見到燈光了，原來潭邊有一戶人家。燈光是從那人家發出來的。尚未走近，她已聽到了人聲。是一個姑娘的聲音。

崔芙蓉心中一動！分明就是今日遇到的姑娘的聲音。

一定是她，要不是跟踪兩人，她也不會迷失在饅頭山中了。

崔芙蓉好奇之心又熾了，那年輕的姑娘和那孩兒，不也奇麼。

她悄悄溜了過去，才知是那人家的後園，沒牆，亦沒籬笆，房屋在樹木圍繞中，屋前是那水潭。

「睡了，」是那姑娘的聲音說：「淘氣了一天，怕他不倦麼。」

她一定說的是恨兒。

「娘，」那姑娘的聲音又傳來了，說：「恨兒的娘怎麼還沒回來？」

崔芙蓉走近了些，隱在山坡上的樹林裏，其實天黑了，無月無星，她也不用隱藏，人家也不會發現她，她却可清楚見到簷下的兩人，原來簷下有個大窗，人在窗裏，那姑娘和一個中年婦人對坐在窗前。婦人在燈下做針綫，姑娘手撑頭，手肘搭在窗檻上。

夜那麼靜，連一絲風也沒有，不怪她的話聲遠處也能聽到了。

她叫那婦人甚麼？對了，娘，原來兩人是兩母女。

那婦人抬起頭來，瞪了女兒一眼，說：「你叫胡姑甚麼？孩子，做人千萬忘不得本。」

姑娘噘了噘嘴，說：「我叫甚麼，難道她不是恨兒的娘麼，我又不是不尊敬她。却是我算是她的甚麼人？奴婢不像奴婢，教我練功夫，却又不收我作徒弟，對我們雖沒喝斥責罵，却鎭日冷冰冰。」

婦人道：「胡姑不當我們作奴婢，那是她厚道，我可當她作主子。」

「我眞不明白，」姑娘說：「她對我們究竟有甚麼大恩大德，住在這裏，眞悶死人，我可不是貪圖甚麼富貴榮華，只是不願住在這與人世隔絕的地方，娘，難道

咱們要老死在這裏不成。」

婦人嘆了口氣，道：「對我來說，這幾年，自從胡姑來了後，我可上了天堂了，不但不愁吃穿，而且吃得好，穿得好，比起先前那些苦艱的日子來，這幾年眞是在享福，唉……」

婦人嘆了口氣，才又說道：「住在這裏，有甚麼不好，孩子，別忘了，娘又不是在這裏土生土長，若是在外間人世活得下去，也不到這裏來了。」

姑娘道：「當眞當初娘是怎麼到這裏來的？」

那婦人放下手中針綫，凝眸那黑暗的夜空，幽幽一聲嘆，說道：「傷心事，我總不願提起。好罷，今日趁胡姑出去了，我都對你說了罷。」

姑娘道：「娘能讀書寫字，一定是大家閨秀，我悶在心裏好久好久了，娘怎生到這庵堂裏來。」

婦人道：「娘不但是好人家的女兒，還是官家閨秀，你外公在平帝時候，乃是涇陽縣令，你爹奉詔入太學，爲博士，娘怎會不識詩書。」

姑娘顯然大吃一驚，說道：「娘，怎麼你落得……我外公和爹呢？難道都沒人了？」

婦人道：「不但傷心事，娘不願提起，說出來也徒惹人家恥笑，是以總沒對你說。」

婦人又浩嘆一聲，才又說道：「只因新莽篡了漢，登基不過十來年，那十數年中，西征匈奴，南征西南夷，連年用兵，已是民不聊生了，就在你出生不到三歲那年，劉玄的綠林軍攻入長安，殺了新莽，自立爲王，繼後樊崇的赤眉軍又攻到，殺了劉玄，這秦中之地，十室九空，生靈塗炭，你爹……何況你爹和你外公，皆是新莽爺的人，怎能倖免，全死於亂軍之中，連屍骨也尋不到，其實，誰還會尋找，也不能，那時你不過才三歲，隨着逃難的人羣，逃出長安，若不是我抱着你混在逃難的人羣中，只怕也不能倖免，奔了兩日，才過了灞橋。」

姑娘說道：「原來爹和外公都是做官的。」

那婦女急搖手，道：「我之所以不告訴你，就是怕你不懂事，無意中洩漏了出來。」

姑娘一怔，道：「現在天下太平已久了，亂軍早已肅清了，還怕甚麼？」

「可知你不懂事了。」婦人道：「其實也不怪你，因你不懂的事，還多得很，現在是後漢光武爺的天下了，凡是新莽爺的人，被捉到了，都殺無赦，雖然你爹和外公官不大，我母女可仍是罪臣家屬。」

姑娘道：「是以……是以娘就躲到這裏來。」

那婦人又嘆了口氣道：「這裏倒眞是一個好藏身處，但是躲得來的麼？天可見憐，我母女那日倒在路邊，眼看已快成餓殍了，你已哭得聲嘶力竭，天幸來了水月庵這師太，把我母女救來庵中，從此也就長伴古佛青燈，至到師太五年前圓寂。」

姑娘道：「師太可眞是好人，偏是好人不長壽。師太坐化那日，我還記得清清楚楚，我一點也不怕。」

婦人道：「爲娘的却怕極了，師太在日，尚能出外募化，那麼多年，全靠師太募化得來養活我母女，師太死了，存糧不足一月食用，這地裏又長不出糧食來，眼看我母女糧盡了，却來了胡姑。一夜之間，不知她從那裏弄來足够我三人一年也吃不完的米糧，繼又弄來了日用之物，我母女才能活下來。」

姑娘道：「娘難道現在仍不明白，胡姑姑一個來回，不用一個更次，別說胡姑姑了，便我現在也辦得到。」

婦人道：「難得的是胡姑雖然沉默寡言，對人總是冰冷冷的，却沒把我母女當作下人看待，只不過從小督促你練功夫時，嚴厲了些。」

姑娘道：「後來，後來恨兒就出生了，原來她是躲到這裏來養孩兒的。」

婦人道：「初時我也担心，生怕她生了孩兒就走了，不料她却留下來了，還教你練功夫。」

「娘，」姑娘說：「今而後你再不用發愁了，即使胡姑姑走了，我也能養活你，原來師太在生時，教我打坐練氣，對練功夫還有這麼大的好處，我可沒說過，胡姑姑也不知道，要說兩臂上的臂力，我眞不比胡姑姑小。」

「胡姑讚你聰明，」婦人說：「她說：初時只不過隨便指點你幾招，練來防身，不料無論教你甚麼，你却一學就會，力大又身輕，有甚麼是能瞞得過胡姑的，她一開始就覺得奇怪了，後來問起我來，我老老實實說了，她也才認認眞眞教你練功，胡姑說，將來你的成就，一定不下於她的。」

「噯呀！」姑娘說：「原來娘早對她說了，不怪胡姑姑多一句也沒問過我。」

「胡姑，胡姑姑，」崔芙蓉在心下想：「姓胡，恰好是五年前，生下個孩兒取名恨兒，這其間，有沒有關連？」

若然是今日之前，她是不會這樣想的，但現在，她知道醉芙蓉並不在姜問天身邊，醉芙蓉不也姓胡麼，若眞眞只有一夜夫妻，那自然空留餘恨的。

會不會……會不會就是她？

「胡姑說，」那婦人又說了：「這師太一定是位內家高手，而且是位有道的神尼，要不怎會跑到這樣的地方來建庵堂，和人世間隔絕，也絕了人世間香火。」

「我記得。」姑娘說：「所以胡姑姑不願污了那庵堂，另在庵後建了這屋子，在這屋子裏生下恨兒來，娘，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從此你再不許我到庵裏去，胡姑姑在裏面却一關就是大半天。」

婦人說：「因爲胡姑不願人家打擾她，我是這麼猜，她在裏面閉起門來練甚麼功夫，本來娘甚麼也不懂，這幾年見得多，也聽你們說得多了，我也多少懂得一些了。」

姑娘在點頭，說：「娘說得是，胡姑姑一定在裏面練什麼功夫，她一個人關在裏面，我却時常聽到怪異的聲響，乒乒乓乓，倒像她在拆庵堂，我時常也奇怪得想溜進去瞧一瞧。」

「你沒有，是不是？」婦人說：「胡姑不許的。」

「我沒有，」姑娘說：「你知道，我

多怕胡姑姑，娘又一再叮嚀我，娘，你還記得不，那天，天快黑了，胡姑姑突然出現在庵門口，嚇得我大叫起來，眞怕人，她生下個恨兒這麼可愛，怎生她却那麼醜，像鬼怪一樣，來去也像鬼怪一樣，一點聲音也沒有，娘還記得不，我害怕了好久好久，若不是在娘身邊，我見了她，就躲得遠遠的，尤其是夜裏，最初那兩年，夜裏我終不敢離開你，娘，你想，胡姑姑鎭日關在庵裏，我倒敢溜進去麼，躲開她還來不及。」

崔姑娘吐了一口長氣，原來不是醉芙蓉，若然她醜得像鬼怪一樣，人家也不叫她醉芙蓉了，這名兒本就是江湖中人叫開來的。

她在山裏轉了半天，又累又餓，正要走出去，那婦人又說了，道：「我猜你也不敢，不過，你現在再也不怕了，我也再叮嚀你一聲，不准你溜進去，胡姑不高興的。」

姑娘霎了霎眼兒，道：「娘，但若恨兒頑皮呢？看不住他進庵去了，我要不要去捉他出來，娘你知道，他眞像個小猴兒一樣，一刻也不安靜的。」

這姑娘一定溜進去過了，崔芙蓉想，只是瞞過了她這老實的娘。

「倒是去瞧瞧恨兒，」婦人站起來：「夜涼了，瞧他把被子踢開了沒有。」

「不用瞧，」姑娘笑道：「我們只要一轉背，他巳把被子踢開了，娘不用担心，即使是寒冬腊月，他也着不了涼的，這小猴兒的身子，眞像是鐵打的，他倒會乖乖的蓋着被子麼？」

婦人在收拾針綫，姑娘也站起來了，崔芙蓉正要出去，不料那姑娘一滑步，道：「娘，我先去瞧瞧。」

說甚她和這姑娘也有個一面之緣，糟糕，不料她說走就走了，崔芙蓉這麼一遲疑，那婦人竟關了窗，眼前登時一黑。

忽聽耳邊有人說道：「要小命兒的，就別出聲，快，跟我來。」

崔芙蓉斜跨一步，旋身，一個黑影，只不過比黑夜濃些的黑影，若不是臉兒白，人家不出聲，只怕對面也看不出來。

却因先出聲，崔芙蓉非但不驚，倒喜了，她聽出，是那姑娘的聲音，雖然低得很，但她立即聽出來了，敢情人家早巳發現了她。

她還沒哼出聲來，那姑娘一招手，即刻隱了去。

眞是氣人又好笑，「要小命兒的」。他是這麼說的，哼，她崔芙蓉，怕過誰來，但天色太黑了，相隔數尺，就會失去她的踪影，急忙跟去。

黑暗中，雖然不辨東西南北，但她却知道遠離了水潭，也遠離了住屋，而且繞過小山脚下。

咦！怎麼不見人了？

離開了林子，也不在潭邊，四處是黃土山，黃土地，人影也更黑些，看得更清些了，但却失了那姑娘的踪跡，怎麼陡然不見了人？

原來那姑娘登高眺望，再現身，巳是在土坡上，再又落到她面前了，落地一跺脚，說：「你好大胆，我怎生警告你來，叫你別往北來，你倒跑到這裏來了，當眞天堂有路你不去……」

崔芙蓉哼一聲，說：「敢情這裏是地獄，你豈不成了……」

她想說：「你豈不成了鬼，鬼才住在地獄裏。」

不料那姑娘一怔，說：「你知道是地獄？你……原本就是要到這裏來的？」

甚麼？這裏眞是地獄，她原以爲姑娘不過順口說的，天堂有路你不去，下一句當然就是地獄無門闖進來！她不服氣，可輪到她愕然了，道：「甚麼，這地方眞叫地獄，那麼，你眞是鬼了。」

姑娘啐了一口，說：「今晚算你僥倖，胡姑姑若在，這裏可眞成了你的地獄，你也早成鬼了。」

崔芙蓉道：「地名地獄，人叫恨兒，你那胡姑姑難道是鬼魔不成，遇上了就活不成？」

姑娘向四處望，且側耳在聽，面上更現惶急之色，也急得跺脚，道：「你這人，眞不知天高地厚，要不是見你人好，不忍見你年輕輕就枉死，我才不管你的死活哩。我告訴你吧，這地方叫地獄門，便是這左近的鄉人，到了這裏都要繞道而行，你既然摸到這裏來了，當然巳明白了，別說夜晚，便是在白天，沒有不迷路的，傳說這裏面死了無數人，不渴死也餓死了，是以鄉人視這裏有如地獄一般，叫這裏做地獄門。」

崔芙蓉道：「你說的倒也不假。」

她不過才困了不到半日，可不是巳餓渴難忍了麼，那被困在裏面的人，怎會不驚恐煩躁，奔尋出路，自然餓上加餓，渴上加渴，任誰也不用一天，也會倒下來，終至餓渴而死。

且慢，她對這姑娘有所求，不僅餓渴，也沒有個住宿的地方，倒休得罪了這姑娘。

姑娘說道：「後面來了位好心的師太，在這地獄門中建了這座庵堂，有那外鄉人迷路在裏面，這才得救，才再沒死人了，這裏原也沒潭，據說也是那師太引出來的地下泉水，這裏也才有了樹木生長，現在雖然師太死了，總算有了樹木，有了水潭。」

崔芙蓉說：「却也有了鬼魔，地獄門又成了眞地獄，誰敢進來就有死無生。」

那姑娘霍地退了一步，只不過是爲了把崔芙蓉再看清楚些，說：「你可是聽到了甚麼？你是……衝着胡姑娘來的。」

她聽到甚麼了？甚麼也沒聽到過，甚至不知有這地獄門。

那姑娘忽然一聲冷笑，繼而在笑，把腰也笑彎了。

崔芙蓉道：「你笑甚麼？」

姑娘說：「是了，你以爲你那點兒功夫就天下去得，你要仗義行俠，除暴安良，是不是，你一定是聽說這地獄門多年太平無事，近年來又出了鬼怪，誰要是誤入地獄門，醒來莫不是巳半死，躺在路邊，你一定聽說那些誤入地獄門的人，眼前一黑，就人事不醒了。」

崔芙蓉道：「是了，世間那有甚麼鬼怪，必是你那個甚麼奇醜的胡姑姑作祟，在此裝神扮鬼。」

姑娘道：「果然被你猜中，我對你說

了罷，三個月前，也有一位像你一般，以爲了不得的俠士，也不信甚麼鬼怪，跑了進來，可就不是半死了，而且遍體鱗傷，那還是胡姑姑手下留情，他却連胡姑姑甚麼樣兒也沒有看清楚，就憑你這一點兒功夫？」

崔芙蓉忍住憤怒，暗哼一聲，說道：「這地獄門難道是你那胡姑姑的不成，憑甚麼不許人家進來，其實，我甚麼也沒有說過，我也不是充甚麼俠士，但我可不怕你那個甚麼胡姑姑。」

姑娘道：「當眞，你不是衝着胡姑姑來的？好吧，那麼，我告訴你，胡姑姑最恨的，就是你們臭男人，她說：「不許人踏進半步，胡姑姑說：男人都是……」

「臭男人。」崔芙蓉說。

那姑娘的眼睛又睜大了，奇怪崔芙蓉怎會不惱。

崔芙蓉說道：「但她却替臭男人生了孩兒，沒有臭男人，那來這個恨兒，當眞怪事無奇不有，竟會有以恨字替孩兒取名的。」

姑娘道：「住咀，你可是眞不想要小命兒了，若被胡姑姑回來聽到，這地獄門可就成了你的地獄啦，我娘深感師太的恩德，說：師太雖然圓寂了，可不能忘了師太在此建庵的佛心，若見有人誤入地獄門，要我悄引那人出困，算是報答師太的恩德。你明白麼？」

崔芙蓉如何不明白，忍不住一笑，說道：「姑娘的恩德，小生亦終生不敢忘，只可惜餓渴難當，也請姑娘賜些飯食。」

這姑娘分明是偸偸溜走出來，也悄悄引她來到此地，甚麼師太的恩德，八成兒是這姑娘春心動了，眞把她當作是少年公子。

那姑娘眼珠兒一轉，黑暗中，相對得久了，漸漸眉兒眼兒巳勉强可見，只見她皺了皺眉頭，道：「罷了，救人須救徹，當眞不給你些飲食，你又豈能出得地獄門，若此時出去，碰上了胡姑娘，別說你這小命兒沒了，我也難逃一頓好打，你這……罷罷，快隨我來。」

她近路不走，却遠遠繞過山脚，敢情又回到了水月庵，不過是那庵的右側。

那庵竟也有一道圍牆，姑娘一招手，拔起身子，越牆而入，崔芙蓉窺準她落脚之處，也一躍而入，只見那姑娘巳在堂前了。

那姑娘道：「你進去吧，這庵雖然關閉了數年，我娘却仍像師太生時一樣，日常來打掃的，你權且住上一晚，天明時我來帶你出地獄門，記住了，別出聲，小心胡姑姑回來知道了，我這就去替你取飲食來。」

那姑娘雖然身在庵堂，但仍半句也不敢大聲了，幾乎把咀兒湊近她身邊說的，且匆忙忙去了。

崔芙蓉見她實是提心吊胆，那惶恐驚懼，可是假不來的，心下雖是不服氣，倒不忍心表露出來，只在心下連哼了兩聲，想道：這胡姑端的是怎麼個醜怪又狠毒的女人，倒要會上一會，瞧瞧她憑甚這麼霸道。

那饑餓倒還能忍，渴得舌燥唇乾，可最難受，適才一躍越牆而入，她幾乎站立不穩，可不是兩腿軟弱，脚下飄浮了麼？那只不過兩級的土階，她一脚踏上，身子竟向前撲去，幸是扶住了門柱。

却是幸喜沒被那姑娘見到，不然必會笑話她了。

這是甚麼，奇怪，怎麼庵堂簷下，堆滿了草？庵堂裏面也是，但僅是牆下堆滿了乾草，而且堆得高高的，雖然她頭昏眼花，總算看清楚了些，靠裏壁上，只有一幅掛像，除了一張小桌之外，堂中就別無一物了。

不，還有一個大蒲團，在堂中那神案前面。

崔芙蓉在蒲團上坐了下來，面前就是那神案，眞如那姑娘所說，打掃得乾乾淨淨，但庵堂堆滿了柴草，又何來敬意。

那姑娘去來也眞快，給她帶來了兩個大饅頭，一壺熱茶，神色慌張地說道：「記住了，千萬別出聲，天不亮我來帶你出去。」

崔芙蓉一把揪住她，說：「急甚麼來，咱們說說話兒，你忍心丟下我一人在此麼？」

那姑娘急的跺脚，說：「快放手，我見到胡姑姑劍上的寒芒，姑姑那劍夜裏能放光，老遠就能見到，即刻就到。」

一溜烟，跑去了，崔芙蓉只把那茶喝兩口，就跳了起來，這姑娘的胡姑姑端的是怎麼樣個女人，令她怕成恁的？

拿了個饅頭在手，她也跟踵出了庵堂，那庵建築得雖然簡陋，但門牆上也還有遮簷，崔芙蓉才躲入簷下，巳見一點寒星由遠而近。

咦，崔芙蓉一怔，好像曾在那兒見過？却又一時想不起來。

近了，來得近了，那一點寒星却並未更大些，繞過庵堂，不見了，顯是去了庵後。

她到底甚麼也沒見到，罷罷，她對這姑娘，所說的胡姑姑，從這母女兩人的談話中，她巳知大概了，那女人奇醜，痛恨男人，甚至連她所生的孩兒也取名恨兒，還有甚麼不明白的，必也是個傷心人！

她崔芙蓉不也是個傷心人麼？傷心人脾氣乖戾些，這些年來，她不也煩躁易怒麼，那又何奇，却是見到人家又如何，不過一個奇醜的女人罷了，不過徒令這好心的姑娘捱駡受責而巳，這醜人其實亦無大過惡，而且……

而且從姑娘的一身功夫，小小的恨兒巳有那麼好的身手，那醜女人的武功巳可想而知了，眞要動起手來，她能勝得過人家麼？

却是爲何要和人家動手。

崔芙蓉溜下門楣，回轉堂中，當眞人是鐵，飯是鋼，她再不脚軟眼花了，那蒲團好大，她只稍爲蜷曲着身子，就能睡下了，但好奇心令她久久不能入睡，這醜女人端的何來，秦中竟會有這樣武功高强的女人，那劍上的寒星，總覺有些眼熟，偏又想不起何時、何地見過。

她忽然噗哧一聲，笑出聲來了，那小妮子眞當她是個少年郎君，竟動了春心，怎不可笑。

但她的笑聲，立即凍結住了，在黑暗的庵堂中望出去，天空可不是漆黑的，却

陡然一黑，隨即，又漸漸顯露了出來，是有人進來。

誰，悄沒聲地緩緩走進來。

她沒有跳起來，一定是那個動了春心的姑娘，且瞧她要怎的。

陡然間，亮光一閃，神枱上的油燈點着了，崔芙蓉倒把眼睛閉上了，當然是那姑娘，誰知她在這裏呢？只有那姑娘，且瞧她要怎的。

閉着眼，她也知道，油燈更明亮了，但怎麼仍是沒有動靜，那姑娘在做甚麼？

她忍不住睜開眼來了，她也嚇呆了，甚至跳不起來，因爲一張恐怖的醜臉，正俯視着她！

醜臉上的一雙眼睛，也睜得大大的，顯然也呆住了。

鬼！不，她明白了，不是鬼，是那個姓胡的醜女人，怎會有這樣可怕得像鬼怪的女人。

崔芙蓉跳了起來，那醜女人也跳了開去，堵住了門口，飄飛的長髮垂落了下來了，遮去了她一半醜臉，却更增恐怖，那臉像猪肝一樣，而且滿是疙瘩，燈光照射下，兩眼亦射出兩道寒芒！

崔芙蓉說：「你你……是……」

她身上也像長出了無數的疙瘩來，寒毛也根根豎立了起來，總算聲音還沒顫抖，即使她已猜出這醜女人是誰了，仍然怕極了。

醜女人的臉拉得更長了，目中的寒芒更冷了，開口了，開口竟是令崔芙蓉心寒的冷笑，目中的寒芒也變成充滿了怨毒的寒光。

「你不認得我了。」醜女人說：「我却認得出你來，即使你化了灰！」

即使你化了灰！一個字一個字地從醜女人的咀裏吐出來，每一個字也像滿含了怨毒。

崔芙蓉不禁退了半步，因爲那醜女人向她跨進了一步，逼近她來了。

「你，你！」崔芙蓉說：「你到底是誰？」

醜女人一聲淒厲的狂笑，目光也越更冷厲了，凝視着她，瞬也不瞬。

崔芙蓉說：「我不認識你，我和你也無寃無仇，我，不過迷了路。」

醜女人怎麼踱起步來了，也不向她進逼了，不過可不離開那庵堂的門口，那唯一的出路，長髮隨同她的緩緩移動的身子飄動，昏黃的燈光在閃爍，也就更像一個移動的幽靈。

「你們……回來了？」醜女人喃喃地說，話聲不但帶恨，而且一句一切齒：「我知道……你們一定會回來，一定……哈哈！」

同樣是哈哈，但她這哈哈入耳令人何其心悸，也多淒厲啊，崔芙蓉只覺身上的疙瘩不是減少，而且在增添了。

「我見到蒼蠅，你見到過蒼蠅麼？」醜女人忽然停下步來，又面向她了。

這女人一定瘋了，崔芙蓉心想，倒鬆了一口氣。

「我一見到蒼蠅，」醜女人又說了：「我啊，就說：他們也就像那蒼蠅一樣，不會飛走的，不過繞一個圈兒又會飛回來，不用多久的，果眞你們就像那蒼蠅一樣，任你們飛去多遠，不又飛回來了麼，我也要像……要把你們像蒼蠅一樣……」

醜女人不但咬牙，而且那拳頭也像握得出聲來，像……崔芙蓉打了個寒戰，要像蒼蠅一樣，把他們捏死，一定是這個意思。

那麼，這女人沒瘋，不是瘋子。

油燈在夜風中搖曳，也更昏暗了，但崔芙蓉心下却明亮了起來，她終於聽出來了，是她，醉芙蓉，胡……蓉！

「你是，……大姊姊！」崔芙蓉說，但立即叫了起來：「你不是，不是大姊姊，你怎會是……」

「一個曾經顚倒衆生，所到之處，總會引來一羣狂蜂浪蝶的醉芙蓉，怎會是這個醜陋得像鬼怪的女人，是不是啊。」醜女人說，悄沒聲的，又逼近了她一步。

但崔芙蓉却驚得呆了，那麼眞是她，眼前這像鬼怪一樣的女人，眞是醉芙蓉。

她不是對醉芙蓉滿腔怨恨麼，但那瞬間，心中的怒恨一掃而空，只有同情，只有憐憫。

「那麼你眞是大姊姊了，」崔芙蓉說：「你怎會變成……大姊姊，你……」

崔芙蓉一聲驚呼尚未叫出聲來，左胸的乳下穴上一麻，她癱軟在地，醜女人一聲狂笑，但淒厲得無以復加，道：「當眞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獄無門你闖進來！」

無限情仇無限恨

嘩啦一聲響，響聲令崔芙蓉更清醒了，眼前雖然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她也明白是被醉芙蓉出其不意點了她的乳下穴，這可是人身的重穴，被重手法點中必死。

她沒有死，却還能醒來，醒來竟仍清楚。

她縱身而起，又一聲嘩啦啦，啊喲，脚上被大力一拉，立即跌倒在地，而且被她拖回去了兩尺，脚脛上像斷了一般疼痛，一時竟爬不起來！

原來脚上被一條粗鐵鍊鎖住了，那鐵鍊只得六七尺長。

原來不是被人，是被那沉重的鐵鍊把她拖了回去，鐵鍊鎖在她的脚脛上。

這是甚麼地方，一定在庵堂裏，天也還沒亮，黑得甚麼不見。

她咬緊牙，不哼出聲來，脚脛上不但像折斷了一般疼痛，渾身也跌痛了，因爲她那一縱身，用力過猛那會不跌得極重。

好半晌，眼前才沒見金星了，眼前也更是漆黑一片。

只聽有人冷冷地說道：「你若是想多受些活罪，倒也有你法兒，斬斷你的脚脛，你的劍仍在你的身上。」

豈僅短劍，連生死判也在，人家簡直就沒有把她的兵刄放在眼裏。

那聲音又道：「只不過，脚脛斷了，你也逃不了，我再告訴你，這鐵鍊不是生鐵，是百煉鋼打造的，別說你那劍了，便我這把寶劍，也休想削得斷，你，認命吧，那日你娘……黑魔女來了，你放心，我早晚會放開你，只不過，……」

又是一聲淒厲的狂笑，令崔芙蓉更是毛骨悚然，却也忍不住憤怒，道：「你要殺便殺，我已落在你手中，我知道了，你恨我，因爲大哥哥不要你，但我娘與你何寃何仇，你……」

她的話聲被又一聲淒厲的笑聲打斷了，那笑聲，甚至比她那有如鬼怪的醜臉，更令人心悸，崔芙蓉拖住鐵鍊，不自覺往後縮，才知身後已是牆壁，已是退無可退，也才發現，那鐵鍊的另一頭，扣在一塊千斤石上。

淒厲的笑聲停止了，竟不知醉芙蓉在何處，忽然，冷冷的話聲從庵堂中央傳來，原來醉芙蓉坐在那蒲團上，說：「你是眞不明白，還是假不明白？」

「你說，」崔芙蓉怒道：「我娘與你何寃何仇？自從那日在酒樓之上，遇到你……之後，我一直當你作大姊姊，不料你……你……」

那兩聲你，包含着多少恨，多少怨，她，再也說不下去了，刹那間，往事也都上了心頭。

那是五年前，那一天，在楓林渡的酒樓上，她初次遇到醉芙蓉，醉芙蓉和姜問天穿着一樣的衣衫，戴一樣頭巾，打扮成翩翩年少的佳公子，後來，華山寨的五個賊子來了，你一言，我一語，罵的都是醉芙蓉，崔芙蓉聽來，眞是在罵她，醉崔兩字的音不是近似麼，她惱得火起，飛箸打傷了兩個賊子，賊子們嚇跑了，却被醉芙蓉，就是這個成了醜如鬼怪的醉芙蓉，在她臉蛋兒上擰了一把，要是知道她女扮男裝，她也不會那麼氣惱的，她氣極了，右手生死判，左手短劍，一齊出了手，姜問天大哥哥可是好意，只是化解她的招術，這一來，她怎會是兩人的敵手，之後，不打不成相識，她倒和姜問天大哥哥成了同命鴛鴦，共過生死了，不不，她不過因爲姜問天大哥哥之故，才叫這醉芙蓉大姊姊的，她從來就沒眞心喜歡過她，不僅那日酒樓，她初次受挫在醉芙蓉手中，被醉芙蓉戲弄了，後來，……後來……呸，這不要臉的女人，竟然假扮她，趁姜問天醉了酒，竟不顧羞恥，送抱投懷。

往事盡上心頭，其實不過一瞬之間，崔芙蓉越想越恨，但心下忽然浮起一絲快意，醉芙蓉害得她和姜問天劍侶各天涯，原本不要臉，誰把她妖嬈的臉兒變成鬼怪一樣的醜臉，可不是惡有惡報麼，她怎會不感到快意，哼哼！

醉芙蓉倒似乎冷靜下來，淒厲的狂笑，變成了怨恨與慘傷。

「那麼，你是眞不知道了。」醉芙蓉說道，「果然你不知道，你那時去得無影無踪，是眞的，要不然，你和他，你們若然在一起，你……和他……」她又咬着牙了，說：「你們早沒命了。」

原來這個醉芙蓉的心腸也這麼歹毒，哼！

「你說，」崔芙蓉道：「你恨我，也還有可說，我娘可沒犯着你，爲何你要我鎖在這裏，把我娘引來，你說。」

「黑魔女，黑魔女，」醉芙蓉的牙齒咬得格格響，那響聲，令崔芙蓉身上又起了鷄皮疙瘩，眞似要把人吞下肚去。

醉芙蓉的話不但顫抖，而且氣促之極，顯然那是怒極之故，說道：「不怪人家叫她黑魔女，好個歹毒的女人，可眞沒取錯名兒，你問我，爲何變得這麼醜怪嗎？既然你眞不知道，好，那我告訴你，就是你那該死的娘，毀了我的容顏。」

崔芙蓉大吃一驚，原來是她娘毀了醉芙蓉的容顏，把她變成了鬼怪。

醉芙蓉又在狂笑了，但聽來更淒厲得像哭。又說了，道：「當眞活報在眼前，我要你這魔女娘親眼見到，她親生的女兒，也由小美人兒變成鬼魔，和我一模一樣，我要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哈哈，我也要親眼見到，那位多情的公子，怎生在你這小美人面前畏縮，也要瞧瞧，你這小妖精還能不能再去迷人，哈哈……」

醉芙蓉淒厲的笑聲不絕於耳，笑聲也不再像哭了，是眞正狂笑，充滿快意與得意。崔芙蓉退無可退，醉芙蓉不斷的笑聲也不斷增加她心中的恐怖，她在發抖了。

「我要親眼見到，」醉芙蓉又在說了：「我一定要親眼見到，眼見你那多情公子也親眼見到，他的小美人兒，變成奇醜的鬼魔；眼見你那魔女娘親見到，她的心肝寶貝女兒變成魔鬼，哈哈，當眞是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獄無門你偏要闖進來。你要不要知道，我閉上了庵門，在這裏面做甚麼？一年復一年，我打造了這條鐵鍊，任何寶刀寶劍也斬不斷的鐵鍊，然後，我運來了這塊大石，你那魔女娘便有千斤之力，能移動也不能搬運的大青石，然後，便我也費了幾日夜工夫，也才能在大石中央鑽出孔來，然後，哈哈，我在這庵裏庵外，堆滿了柴草。然後，我對我自己說：是蒼蠅繞一個圈兒，再又飛回來的時候了，然後，我啊，就日復一日，在長安道上去去來來，哈哈……」

醉芙蓉又一聲狂笑，說：「小美人兒，要怨，第一個要怨的是你那魔女娘，爲何她把我變成鬼怪樣的奇醜，却不弄瞎我的眼睛。任你有多狡猾，任你改扮了男妝，你豈能逃得過我的眼睛，今日眼看已失了你的踪跡，哈哈，不料你却已送上門來，當眞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哈哈！」

又是一聲哈哈，每一聲哈哈，莫不有異，時而淒厲時而狂，時而又似哭，時而又間雜快意與得意，但入得崔芙蓉之耳，也莫不更增一分恐怖，因爲每一聲哈哈，莫不滿含怨毒。

醉芙蓉的身形漸漸顯露出來了，打從庵堂門口，晨光曦微，悄悄地透了進來，黑暗的天空，也現了魚肚白色。

是她！若然先前崔芙蓉仍有所疑，現在也再不疑了，只有醉芙蓉，當年才戲稱她小美人兒，普天之下，也只有她一個恁地稱呼，這醜女人不也一聲小美人兒麼。

她也明白了，醉芙蓉那把劍，還眞是一把寶劍，黑夜之中亮出來，便見寒芒吞吐，她見過的，先前她見到那曠野中飛馳的寒星，不怪似曾相識了。

是她，那個養大她的大和尚醉菩提，指芙蓉，作她的名姓。哼！大哥哥竟還稱那大和尚心中有佛，乃是得道的高僧，高僧非但未渡得衆生，連從小他收養的醉芙蓉，倒更惡毒。

現在，她全明白了，因爲了解她娘黑魔女的，這世間上也只有她一人，她那可憐的娘，原有一身罕見的武功，本是名門正派，不料紅顏偏多薄命，初出來在江湖上行走，一夜竟失去了知覺，醒來衣衫不

整，才知被人姦汚了，竟連姦汚她的是甚麼人也不知道，連影子也沒見到，她娘本是羞憤得不欲生的，只因要找出那個姦汚她的人來，不殺那人，死也不瞑目，不料却又接連數次忽然失去知覺，接連被姦汚，那人的武功實在太高了，她只能明白是被人暗中打中了穴道，而且相隔極遠，想想那人的武功有多高，老遠打中她娘的穴道，而絲毫不傷她。

後來，崔芙蓉在這個時候，在醉芙蓉面前，想起來，竟也會搖起頭來，因爲她娘說，她對那個姦汚她的人，竟會漸漸不恨了，不但因爲那人武功奇高，而且必然一直暗隨在她左右，可見對她情痴愛極，她既巳失身於人家了，何不成爲夫婦，她豈不也保了名節，她娘說：也曾隱密無人之地，無數次說了出，既然那人暗中跟隨着她，必會聽到，不料，從此以後，那人非但不現身出來，她反倒沒再被姦汚了。

後來，肚子却大了起來，生下了一個女孩兒，爲此，她在一個荒僻的山野農家，躲了數月，直到那女孩兒生了下來。不料就在那一晚，就在那女孩兒生下來的時候，突然暴發了山洪，那農家連人帶屋，全被冲走了，幸是她娘是個練武功的人，攀上了一株大樹……

醉芙蓉何時走了？她竟會不曉得，蒲團上巳沒人了，現在，庵堂中的情景，清楚的顯現出來了，四壁下柴草堆得高高的，正如她昨晚隱約見到的一般，簡陋得只她身後的壁上，掛着一張觀世音畫像，一張白木桌子作了神案，此外就只地上那個大蒲團了。

醉芙蓉竟然一聲不响走了，走了又如何，難道她還逃得了麼，鐵鍊竟有酒杯粗細，牢牢地鎖住她的雙脚，她從沒見到過那麼大的鎖。

崔芙蓉絕望了，因爲再也不是鎖了，那鎖巳被奇大的力道，揑成了鐵餅，眞個除了她斬斷脚脛，是絕不可能解除的了。

原來那塊大青石嵌在牆裏，好大一塊青石，她坐在石下，竟高出她的頭頂，又何祇千斤。

崔芙蓉嘆了口氣，想到她娘，她心下倒好過些，顯然是她娘放起一把火來，把醉芙蓉燒成鬼怪的，她怎會不感到一絲快意。

她也相信，眞會是她娘下的毒手，想想看啊，她娘當年從山洪中逃得性命，只道永遠擺脫那個神秘的姦汚她的人了，不料後來竟又再次出現，再又無數次把她姦汚，後來，又懷孕了，這時，那黑山君出現了，才到中年的黑山君，不但風度翩翩，而且對她娘甜言蜜語，她娘爲了腹中的一塊肉，她爲了擺脫那個神秘人，她娘嫁給黑山君了，那神秘人果然再也不出現了，不久，就生下她來，但也沒多久，她娘却巳發現，原來黑山君竟是一個邪惡之極的惡魔，她娘怎麼不悔，又怎會不恨，怎會不恨透世人。一個再溫柔，再良善的姑娘，能會不變性，人們開始稱她爲黑魔女，又豈會無因。

黑魔女的女兒，竟然被人欺負了，被醉芙蓉用詭計，奪去了她的心上人，既然又知道了，她豈會罷休，於是……

原來她娘替她出氣，毀了醉芙蓉的容顏，倒種下了殺身大禍。

崔芙蓉撫摸着兀自仍然痛疼的脚脛，長長地嘆了口氣，無論如何，醉芙蓉眼前不會要她的命，醉芙蓉要報毀容之仇，要消她心中之恨，原來早有籌謀，要當着她娘面前，也當着姜問天面前，才……

她打了個寒戰，若然她也變成醉芙蓉一樣醜怪，不如死了倒好。

醉芙蓉沒回來，天光也大亮了，不，她不怨那姑娘，本是她不聽忠告，是她自己闖進地獄門來的，人家把她帶進庵來，不也是她的請求麼，不留下她來，她也出不了這地獄門，她也會饑渴而死。

她確信，那姑娘實是一番好心，而且眞以爲她是翩翩佳公子，這個地獄門中的姑娘，還動了春心。

啊喲，不好，案上的水壺仍在，旁邊也還賸下一個饅頭，昨晚幸是沒被醉芙蓉見到，否則豈不害了那好心的姑娘。醉芙蓉恨極了她，那姑娘却不但收留她，還給她飲食。

崔芙蓉提着鐵鍊，急忙把水壺和饅頭藏在柴堆中，這母女兩人昨晚的談話，她聽得明明白白，原來醉芙蓉躲在庵裏，不許那姑娘和孩兒進來，是這個原故。那女人忠厚，對醉芙蓉又忠誠，是以便有所見，不問也不言。

太陽也出來了，太陽照射到那濯濯的黃土山上，打從庵門口望出去，可以望出老遠。

崔芙蓉在盼望，無憂叟現在那裏啊，昨日她不該賭氣渡河來的，她眼巴巴望着那些光亮的山頭，無憂叟會突然出現麼？

有可能的，他眼見她踏波渡江，也見到她登了岸，還有他，她明知無憂叟故意引她出東門，向東面迎來，她要是眞相信那賣唱的父女兩人說的，不再誤會姜問天就好了，也許巳迎着了他。

她冷靜下來，心下也漸漸明亮起來，姜問天既然走遍了天涯海角尋訪她的下落，若是遇到了無憂叟，一定能遇到的，也知道她北來了，他會不尋來麼？

一定會尋來的，姜問天的武功原巳不在醉芙蓉之下，無憂叟武林前輩，這兩人早晚一到，哼，不信奈何不了你醉芙蓉。

她開始怨恨自己來了，豈僅昨日她不該賭氣，若然五年前，她也冷靜些，他就該明白，姜問天若然移情別戀，他倒會捨了醉芙蓉，走遍天涯海角去尋找她麼！她早該明白，原來是着了醉芙蓉的道兒。

但後悔巳晚了，若是她當年冷靜些，她娘豈會恨極，把醉芙蓉變成鬼怪。

她盼望，但濯濯的童山上，連一絲晨霧也沒有，只有初昇的太陽從山頂上探出頭來。

她嘆了口氣，除了嘆氣，她還能做甚麼呢。

她的眼睛閉上了，却不料就在那一瞬間，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說道：「原來是你。」

跟着一聲驚呼，是那姑娘的聲音，聲帶驚恐的顫抖，叫道：「胡姑姑！」

崔芙蓉睜開眼來了，這姑娘原是約好天不亮來帶她走出地獄門的，令她驚嚇的是，醉芙蓉眞像鬼怪一樣，仍是盤膝在那蒲團上。

若然醉芙蓉在這姑娘進庵堂來時，原巳在蒲團上，這姑娘會如此驚恐麼？

先前倏忽隱去，倏忽，又像幽靈一般現身出來，她怎不大吃一驚，難道不過五年間，醉芙蓉的武功巳高深到不可測的地步？

那姑娘在往後退，但只退得兩步，便巳站定了，因爲她巳看得出來，她這胡姑姑並不惱怒。

醉芙蓉非但不惱，而且說道：「好好，你做得好，好極了。」

噗通一聲，那發抖的姑娘跪下了，顫聲道：「胡姑姑，非是我敢違背姑姑的吩咐，只因……只因……」

從她那滿是疙瘩的豬肝一樣的臉上，豈能看得出喜怒哀樂來，但聲調仍可辨得出的，醉芙蓉道：「起來，我沒責怪你，你做得好極了。」

那姑娘顯然當她說的是反話，驚恐中，又怎能從聲調中辨得出喜怒哀樂來呢。

「姑姑……姑姑……」那姑娘恐懼得面無人色，顫聲道：「只不過見他迷了途，姑姑又不在，我可憐他……」

醉芙蓉沒有了眉毛，却還可看出她在蹙額，也不過是額上的疙瘩擠在一起了，說道：「你怎麼了，起來，姑姑沒有責怪你。」

那姑娘顯然又愕然了，說道：「只因……只因天黑了，不能引他出地獄門，又別無地方收留他，非是我敢違背姑姑的吩咐……」

「你這孩子怎麼啦？」醉芙蓉的聲調更柔和了，說：「姑姑沒責怪你，而且你做得好極了。」

那姑娘站起身來了，但一雙眼睛也睜大了。

崔芙蓉哼了一聲，說道：「她說的是眞心話，若不是你收留我到這庵裏來，我也不會落在她手中，被她擒了。」

醉芙蓉怪笑一聲，說道：「小美人兒，看來你比五年前聰明多了。」

「小美人兒！」姑娘的眼睛睜得更大了，說：「他是……」

醉芙蓉道：「蠢丫頭，你竟看不出她是個狐媚子，令男人一見就着了迷的女妖精。」

姑娘啊了一聲，說：「原來你是姑娘，不是公子！」

醉芙蓉說道：「她說得對了，姑姑爲你三天兩日往長安跑，在長安道上來來去去？就是要把狐媚子、小妖精擒回來，不料……」

「不料她沒找到我，我倒送上門來。」明知醉芙蓉不會對她即刻下手，爲何她不出出心中這口氣：「這醜八怪撲了個空，沒尋到我，却被你把我留下了，所以，她非但不責怪你，而且要感謝你。」

「說得好，」醉芙蓉道：「瞧你到底有多聰明，你再說說看。」

崔芙蓉冷笑一聲，道：「以往你不許他們進來，不過是怕他們發現了你的陰謀詭計，怕他們洩漏了出來，若然這姑娘知你運來了這塊大青石，打造了這條百煉鋼鍊，是爲鎖拿我，堆滿了柴草，是爲了要放火燒我，她就不會引我到這裏來了。」

姑娘驚道：「姑姑，他說的可眞，你眞要……燒死她？」

「她只說對了一半，」醉芙蓉說。一些兒也不惱，聲調反而平和得很：「我要燒死的人，不只她一個，只不過是第一個而已，嘿！哈！狐媚子在火中打滾，眼看小美人兒也變成了我一樣的醜八怪，想想啊，那另一個有多心疼，再又一個……」

姑娘氣也透不過來，說：「再又……一個……」

「再又一個，」醉芙蓉說：「眼看她的心肝寶貝嚎叫，成了個火人兒，也像她當年放火燒的人一樣，自是氣得暴跳如雷，只不過她可跳不高，跳不過遠，再遠也只不過七八尺。不過，不要緊，那火即會繞過去，順着這牆根，之後，輪到她來慘呼嚎叫了。」

「原來……原來……」姑娘說：「姑姑，這幾年你躲在這庵裏，在這裏面堆積柴草，是作這樣用處的，要……報仇！」

「有仇不報非君子，」醉芙蓉道：「俗語不也這麼說麼，堆積這麼一點柴草，可用不上幾年工夫，姑姑在開頭那幾年，是在裏面練功夫，因爲那把我燒成這麼像鬼怪一樣醜陋的人，當今天下，數一數二雖然輪不到她，我却仍不是她的敵手。」

「是……是些甚麼人，姑姑。」

「到了時候，你就會知道了。」醉芙蓉的氣調出奇的平靜，也柔和得很，說道：「我問你，這些年來，姑姑對你們好不好。」

姑娘說：「娘昨兒夜裏還說來，若不是姑姑來了，我們母女雖不餓死，也不知漂泊流浪到那裏去了，姑姑的恩情，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何況姑姑又教我練了一身功夫。」

「我眞高興，」醉芙蓉說：「你娘知書識禮，你年紀不大，却也恩怨分明，好吧，姑姑對你母女既然有恩，有恩該不該報恩，不不，我不是說要你們報我的恩，我是說，姑姑有求於你，你答不答應。」

原來這姑娘違背了她的吩咐，她非但不責備，而且一點也不惱，原來是有求於人家。

姑娘道：「姑姑有事，只管吩咐，雖然姑姑不許我拜師，我可一直把姑姑當作師傅的，姑姑，你要我做甚麼？」

醉芙蓉道：「我要你替我送一個信，去告訴一個人，說她的女兒被我擒住了，讓我計算一下看看，你去四日，她趕來三日就够了，你去對她說，打從今日算起，第七天晚上，我也要用火把她的女兒燒成鬼怪一樣。」

姑娘說：「原來要我去通知她的娘，姑姑，你不是說她娘的武功厲害得很麼，要不然，姑姑當年也不會被她燒成這模樣了。」

醉芙蓉又狂笑了，說：「那是當年，此一時，彼一時也，現在，我可再不怕她了。這幾年我在這裏面，自從生下恨兒後，我就整日整夜把我自己關在這裏面，就爲了練一門功夫，若不是把功夫練成了，能獨自運得來這樣的千斤大石麼？」

她指了指牆脚下嵌的大石，道：「這地獄門中，你見得到這樣的大石麼？我是從十多里外運來的，姑姑我運這石頭，初

時不過是試試我自己的功力增進了多少，後來想到可派用場，故此又再去運了兩大塊進來。」

「還有兩塊？」姑娘向四處瞧。

崔芙蓉也瞧，但看不見。除了柴草，庵堂中甚麼也沒有。

「還有兩塊。」醉芙蓉說：「兩面牆脚下也嵌着兩塊，你忘了，還有兩人沒來，當然也沒有兩塊大石，和兩條鐵鍊，因為不能把他們三個鎖在一起，因為分則力弱，若容他們三人合力，大石便重有千斤，也會被他們碎裂的。別瞧了，牆下堆滿了柴草，你怎會見得到。」

崔芙蓉把牙關咬緊了，她一聲也不出，不願打岔，因為她知道得更多些。也唯有從她們的談話中，她才能明白醉芙蓉的陰謀。

「姑姑，」姑娘道：「另一個呢？還有一個是甚麼人？」

醉芙蓉額上的疙瘩又擠在一起了，崔芙蓉知道她其實不耐煩，那是她無眉可皺之故，但聲調並不顯示出來。現下她正有求於人，不耐煩也只得忍住了。

醉芙蓉半晌沒出聲，原來她在咬牙切齒。又半晌，才又說了，道：「還有一個是……是那個寡情寡義，負心的人。」

「是恨兒的爹！」姑娘說：「不怪姑姑給他取名叫恨兒了，我和娘初時還以為聽錯了，姑姑原也不是秦中的口音，我們還以為叫杏兒，她生下來時，原也是杏子成熟的時候。」

醉芙蓉眞不耐煩了，從蒲團上站了起來，說道：「你該上路了，多帶一點銀兩在身上，你沒出過遠門，一路小心，休要誤了我的事。」

「姑姑，」姑娘說：「你還沒告訴我去那裏，找甚麼？」

醉芙蓉道：「前些時，我早就對你說過了，記得麼，有一次，我出去了幾天幾夜，我是去崆峒山，記住了，順着涇河一直去，第一天，你一定要趕到淳化，第二天中午在彬縣打尖後，晚上一定要趕到涇川，第三日過午，你就能到平凉了，此去足有七百里路，路上可不能停留，過了淳化，人烟就稀少了，施展出你的輕身功夫，走起來就快了，我已走過一趟，知道你一定能够。」

崔芙蓉聽得目瞪口呆，因為醉芙蓉指示上崆峒的路徑，顯然熟悉得很，她母女在一個深谷中結廬而居，那地方極是偏僻，不料也被醉芙蓉找到了。

醉芙蓉道：「那崆峒山山高谷深，但近着平凉，也非是人跡罕至的，山脚下就有幾家獵戶，你打聽山谷裏的女人，那些獵戶都能指點你的路徑。」

「山谷裏的女人？」姑娘奇道。

「她叫黑魔女，」醉芙蓉說：「不過那是江湖中人的稱呼，因為日子久了，獵戶都發現她在山裏獨自來去，也都見到她的居處，却不知她的名姓，因此都稱她為山谷裏的女人。記住了見到了那黑魔女，把信帶到了，即刻回身就跑，趁她還在驚愕的瞬間，你一定要離開她數丈，那裏的山林密得很，趁她尚未起步，你就溜上樹去，她以為你向山外跑了，也就向山外追，你就不會被她擒住了，快去快去。」

姑娘應了聲是，溜了崔芙蓉一眼，但才轉身，醉芙蓉又喚住了她，說道：「記住了，從今以後，你不可踏上我脚下這蒲團，切切緊記。」

姑娘應了聲是，走了。

她脚下的蒲團難道有蹊蹺？奇怪，崔芙蓉昨晚曾在上面坐臥過，却並不覺有何怪異？

崔芙蓉忙不迭轉過頭去，不去望那蒲團，她明白了，醉芙蓉先前倏忽隱去，又倏忽的現身出來，古怪分明就在那蒲團之上。

不料她回過頭來，醉芙蓉又已失去了踪跡，那蒲團却紋絲不動。

現在，庵堂又只得她一人了，雖然明知這七日中，醉芙蓉不會傷害她，但恐懼倒反而加深了，先前她還想到，別說她娘和無憂叟了，便姜問天的武功，亦在醉芙蓉之上，只要任何一人前來，都能救她脫困，現在，她不再指望了，醉芙蓉若不是老謀深算，有恃無恐，豈敢派人去找她娘來，而且還要姜問天也一併擒來。

醉芙蓉說練成了一門甚麼功夫，那一定不假，那功夫必然能勝過她娘，也不把姜問天放在眼裏，端的是甚麼厲害的功夫呢？

想到醉芙蓉是醉菩提收養長大的，佛家功夫是高深莫測，醉芙蓉毀了容顏後，心懷怨毒，數年足不離地獄門，有甚麼高深的功夫練不成的。

她的目光又落在那蒲團上了，不禁打了個寒戰，人在她面前，她已兩番失去了醉芙蓉的踪跡，都不過是一掉頭的工夫，誰能辨得到。

別說她辨不到，便是她娘黑魔女，亦不可能。

罷了，她閉上了眼睛，咬緊了嘴唇，除了等死外，她還能做甚麼呢。

被棄的憤恨，加上被毀容的仇恨，既已落在醉芙蓉手中，她還想活命麼。

她不再指望有人來救她了，却盼望她娘，盼望姜問天，永不入地獄門，還有無憂叟，這好心的老人，當年撮合過她和姜問天的姻緣，現在也還在為他們忙，一定瞞不過醉芙蓉的，必然也恨上他了，希望這好心的老人家也不會入地獄門。

重重刦難地獄門

「娘！」姑娘走到姑娘身後，叫道。

她娘眞嚇了一跳說：「你怎麼啦？」那地獄門中引來水，有了那個水潭，那婦人也闢出幾塊地來，種了菜蔬。

她已採了一籃菜蔬，向水潭邊走去。難道娘會聽不出女兒的聲音來，她嚇了一跳，因為女兒的聲音在顫抖。

姑娘把背對着她，說：「娘，姑姑命我去一個地方，我即刻就要上路。」

婦人的眼睛睜大了，苦難更令她更早衰老了，頭髮也花白了，但她是個多慈祥的婦人啊。

娘說：「是不是……要去很遠，要去好久？」

女兒長大了後，胡姑常遣她去地獄門外的市集，購買些日用物品，但從沒離開過一天，女兒總是高高興興，因為去的是

世人居住的地方，因為離開了地獄門。

但女兒的聲音在顫抖，而且來到她身後，却背過身子去。

「要去好遠好遠。」姑娘說：「最快來回也要七八天，娘……」

婦人以為女兒捨不得離開娘，這是難怪的，女兒長了這麼大，一日也沒離開過她，却要去這麼遠，這麼久。

她也捨不得女兒，但既然是胡姑差遣，豈能違抗的麼。

婦人嘆了口氣，說：「胡姑一定有緊要的事，我倒是放心，聽胡姑說，你的本事已大得很，那裏也去得了，啊，原來胡姑早知道有這一天，有事要遣你出遠門，所以……」

「胡姑姑說過麼？」女兒回過身來了，道：「原來她早已安排定了，甚麼連這樣的小事，她也早安排定了，她早知道要遣我出一趟遠門，所以早安你的心。」

婦人愕然道：「孩子，你的臉色怎麼這樣難看，可是昨晚你沒有睡好麼，天亮了，我還聽到你在床上有响靜動，你在望甚麼？」

「娘，」女兒又說了，她見四處都沒人，才繼續說道：「你不問我去甚麼地方，做甚麼事麼？」

婦人嘆了口氣，道：「娘連百里地內也不清楚，你便把要去的地方也告訴我，娘也不曉得，却是去做甚麼，胡姑會有甚麼事，要派你去老遠的地方呢？孩子，你辨得了麼？」

姑娘的聲音不再顫抖了，但臉色却更



蒼白，道：「娘，姑姑要命我去送個口信，那人得了信，一定會即刻趕來，於是，姑姑就捉住她，把那女人和她的女兒，一齊燒死。」

「一齊燒死！」婦人嚇壞了，道：「孩兒，你說的不是當眞吧？」

「怎麼不眞，」姑娘說：「娘，原來姑姑在前面庵裏堆滿了柴草，是要用來燒死人的，那人的女兒，已經被鎖在庵堂裏了。」

那婦人的面也蒼白了，道：「原來，你姑姑去了兩日，是去捉人回來。」

「娘，」姑娘說：「你不是說，師太在生時，為了要救出迷路的人，才來這地獄門建造了這庵堂，你吩咐我，若是見到了迷失的人，一定要把那迷失的人引出地獄門，不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而且，也就是報答了師太的恩德，師太雖死也猶生了，是不是？」

「是啊，」婦人說：「當年若不是師太相救，我母女早死在兵荒馬亂中了。師太若不為了救世人，又怎會到這裏來建庵堂。」

「娘，」姑娘道：「但我却做錯了，我不是救人，我倒做了姑姑的帮兇。」

婦人道：「孩子，你說甚麼？」

姑娘道：「昨天晚上，娘，你記得我們在窗前說話兒麼？我見到一個人影。」

婦人道：「那一定是我們的燈光把那人引來的，師太在生時，庵門口在夜晚總要亮一盞燈，一年中，也總會救得三五人性命，因為迷失的人老遠就能見到，那一定是一個迷失的人。」

「娘，那人是迷了路，」姑娘說：「但也是姑姑存心要燒死的第一個人，原來是個姑娘，不過他扮成了個相公。」

「阿彌陀佛，」婦人嚇得唸起佛來，說：「那姑娘……現在那裏？」

「她不知道胡姑姑在這裏，」姑娘說：「也不知道胡姑姑要燒死她，我也不曉得，而且胡姑姑也不在，娘，我可是做錯了事麼，我不該不告訴你，就把她帶到庵裏去。」

「你帶她……到庵裏去？你明知道姑姑連你們也不許到庵裏去的。」

「我帶她去了。」姑娘說：「我沒對娘說，因為說了，娘你一定不許，誰教她扮成個相公呢？若然早知她是個姑娘，那就好了，我們可以收留她在屋裏，等天亮了，才引她出地獄門，但她偏偏扮成了個相公，他迷失了一天，在地獄門中轉來轉去，轉了半天，又餓又渴，天又黑了。」

「所以你就留下他在庵裏，」婦人嘆了口氣，說：「師太在生時，是夜晚摸來的人，倒也留在庵裏住一晚的，你做得原沒有錯，只是，胡姑姑她不許，甚至不許在庵門口亮燈。」

姑娘說道：「我沒對你說，就因為娘雖救人有心，却不願違抗胡姑姑的吩咐，所以自作了主張，把她帶到庵裏去了，不料……那會料得到，胡姑姑偏會即刻就返了來，偏偏她竟是胡姑姑第一個要燒死的人。」

那婦人發抖了，向庵那面瞧了一眼，目光中流露出恐懼的神色。

那庵也在潭邊，不過是在南面，相距

有十數丈遠，顯然她見那庵並沒冒烟，好好兒的在那裏，才鬆了一口氣。

姑娘道：「娘，你放心，胡姑姑還不想即刻燒死她，原要用她引來兩個人。」

「引來兩個胡姑也要燒死的人嗎？天啦！」

「一個是那姑娘的娘。」姑娘說：「就是姑姑命我送信去給她的人，那作娘的知道女兒被人鎖囚在這裏，再遠也會急急趕來的。」

那婦女又唸了一聲佛號，連說：「罪過，罪過。」

「但是，」姑娘說：「那女人就是把胡姑姑燒成這麼醜樣的人，還有一個，是恨兒的爹。」

「恨兒的爹！」那婦人大吃一驚！

姑娘說道：「恨兒當然有爹，只不過因爲恨兒的爹鍾情這個假扮相公的姑娘，就不要胡姑姑了，所以，胡姑姑也恨他，娘，原來姑姑這孩兒取名恨兒，是這個緣故。」

那婦人不住聲唸佛，但陡然間，臉色白得像紙一樣，姑娘急轉身，原來醉芙蓉已來到她背後。

姑娘道：「姑姑，我……這就走。」

醉芙蓉一定已聽到她們在說些甚麼了，醜臉上雖看不出惱來，但聲調中却無責怪之意，只是冷冷地，說道：「去吧，快去快回，我這裏計算着時日等候，來，把這些散碎銀子帶在身邊。」

姑娘從她手中接過一包銀子，醉芙蓉對那婦人道：「每日送兩個饅頭，和一壺水到庵堂去，給那個賤女人，只要餓不死她就行了，不許多給。」

婦人顫巍地，應了聲是。

姑娘說道：「姑姑，娘，我……我去了。」

那娘道：「你不收拾一個包袱麼？」

醉芙蓉道：「不用了，幾日工夫，快去快來，帶着包袱倒累贅。只是，把我給你那短劍帶在身邊，也許你會用得着。」

姑娘拍了拍腰間，道：「我已帶在身上了，我……走了。」

她走了，難道眞要惹惱了胡姑姑再走不成，雖然她明白，胡姑姑一再容忍她，一句責怪她的話也沒說，只不過因爲要她辦事。

她急急走了，雖然滿心不願，但想到她娘現在胡姑姑手中，姑姑的心腸又這麼狠……

她不敢想，急忙忙走了。

可憐的姑娘，她爹生前來不及替她取名兒，就被亂兵殺了，那日師太把她母女救回來，問道：「你這孩兒有名兒麼？」

她娘頓又淚下如雨，哭道：「我這苦……兒……」只因她娘泣不成聲，苦命的孩兒也就成了苦兒了，師太點頭道：「原來你這孩兒名叫苦兒。」

從此她就叫苦兒了，難道姑娘大了，還叫苦兒不成，既然師太死了，母女相對，娘和孩兒相稱，又無他人，要那名兒何用，是以這麼大的姑娘了，竟然沒一個名兒。

不，她在娘心目中，仍是苦兒，在恨兒嘴裏，仍是苦姑，小孩兒口齒不清，可就叫成了姑姑。

她一點也不覺得難堪，因爲誰也沒問過她的名兒，其實，壓根兒就沒人問過她，其實，她長了這麼大，遇到的陌生人，壓根兒就沒幾個。

但現在，却有人在問她了，一個蒼老的聲音，問道：「姑娘，你可是受了委屈麼，怎生恁地愁眉不展？你在說甚麼？甚麼不能沒有庵堂啊？」

話聲就在她身邊，姑娘一怔！才發覺她早已出了地獄門，已到小溪邊了，竟然不知不覺，倚在樹上發起楞來。

那不識道路的人，轉上幾天也轉不出來的地獄，在她飛奔起來，可連半個時辰也不要。

既然已離了地獄門，那一雙腿也就沉重起來，因爲她不怕胡姑姑見到了，不，她不是怕胡姑姑責備她走得慢了，而是她娘的聲音一直跟着她。一路行來，那聲音就一路在她身邊縈廻。

她娘其實甚麼也沒說，那顫抖的聲音是唸了幾聲佛，只說了兩聲罪過罪過。

這就够了，娘從不違抗胡姑姑的，但她知道，在她娘的心目中，師太並沒死。

師太仍然活在她娘的心中，師太一生行善救人，她娘時時刻刻，也念念不忘行善救人，那水月庵不就是師太的善行麼，師太已圓寂多年了，她娘不是仍像師太生前一樣，時時勤打掃麼。

她從沒去認眞想過，又何必去想呢？總之，師太一生行善救人，水月庵就是爲行善救人而建的，因此，庵堂也就是善行，庵堂在，善行在，也就繼續在行善救人，是則師太何曾死了。

是則，庵堂在，師太也雖死猶生。

庵堂在，善行也在，一日在，一日也在繼續行善救人，昨晚，不就救了那崔芙蓉麼？

庵堂沒了，善行也就沒了。

庵堂沒了，師太才眞正死了。

庵堂沒了，師太才從她娘的心中死去了。

沒有師太，這世間也沒有她娘，當然也沒有她。

庵堂在，師太在，善行在，她娘在，她也才在。

不不！不能沒有庵堂，不能讓胡姑姑燒燬了庵堂。

她已出了地獄門，但她娘顫抖的聲音一直跟隨着她，縈廻在她身際，雖然只是唸佛的聲音，只是兩聲罪過罪過。

她的脚步不知不覺之間，也就沉重起來了，來到小溪邊，靠在樹上，她也不覺了。

因爲她此行不是行善，是行惡。

因爲她不是去救人，是去殺人。

因爲她走快一步，就有人……而且不是一個，是二個人，就會死快一步。

那麼，她走快一步，那二人也就更接近死亡了。

「不不，不能沒有庵堂！」她幾乎是喊叫一般說了出來。

「甚麼沒有庵堂啊？」

那蒼老的聲音又在她身邊說。這次她聽清楚了，那不是她的聲音。

是一個蒼老的聲音。

啊！她跳了起來。

原來是一個老人家，一個頭髮已花白，但面色却仍紅潤的老人家。

多慈祥的面容，多慈祥的聲音。

「我說了麼？」苦姑說：「我說了甚麼啊？」

老人家道：「姑娘，你說不能沒有庵堂，你說的是水月庵麼？因爲我見你打從地獄門來。」

苦姑一怔，道：「老人家，你……知道地獄門？你也知道有水月庵。」

老人家含笑，笑得多慈祥啊，說道：「我還知道你，姑娘，你叫苦兒吧？果然我沒猜錯，你不認得我了，我却還依稀認得出姑娘你來，那時你多小啊，只有七八歲。」

苦姑啊了一聲，說：「我記得了，我記得了……」

她叫了起來，但也跳了起來，但只一瞬間，亮起來的眼睛又迷惑了，搖起頭來，說：「不，你不是，你不是師太稱無憂叟的那老人家，十年前，那老人家頭髮已白了，而你……」

老人家呵呵笑道：「姑娘好記性，老夫正是無憂叟，只因當年寒毒纏身，磨難白了頭，不怪姑娘你一時認不出來了。師太在生之時，其實自從師太建庵地獄門，你們那水月庵，也只有我這麼一個訪客，我這麼一說，姑娘就該信了。」

老人家正是無憂叟，他不急急追趕姜問天，因爲他不願姜問天追上崔芙蓉之時，出現在兩人的左近，是以順流而下，打從渡口過河而來，却失了兩人的踪跡。

不料尋不到兩人，却遇到了苦姑。因爲他不見了這一對冤家的踪跡，忽然想到了地獄門，除非兩人都迷失在地獄門裏，否則不會踪跡全無。

他尋來了，却遇到了苦姑，老遠就見到她打從地獄門奔來，却又迷迷惘惘，在小溪邊發起楞來。

苦姑忽作撲前之勢，面上發亮了，露出了喜容，因爲她記得，這老人家若眞是無憂叟，可是師太生前也敬重的人，她不是正有疑難不決麼？

苦姑垂下了伸出的雙臂，無憂叟道：「姑娘，你一定心中有疑難之事，你說不能沒有庵堂，可是與水月庵有關麼？姑娘，我再說兩句，大概你就信得過我了：庵非鏡花水月，叟非無憂，姑娘你那時雖然年紀幼小，却已聰慧過人，這兩句話不是姑娘妳說的麼？當時我也不信你能說得出這樣的話來，却是那師太含笑相告，才知道姑娘的娘親，原來是書香世家，名門閨秀……」

無憂叟眼兒直翻，道：「正是，我還忘了問你，師太傳授給你的易筋經，姑娘必已練成了，老夫倒要試試你。」

話聲未落，霍地一掌拍出，但其勢極緩。

苦姑不敢怠慢，也以掌相接，才一接觸，無憂叟呵呵一笑，已撤掌橫跨一步，道：「了不得，你小小年紀，竟已把這佛門神功練成了，若然師太兼傳武功，怕不就具有無上降魔威力。」

那苦姑大喜道：「原來老人家果是無憂叟……」她怎麼閉上眼，長長舒了一口氣。

無憂叟才這麼一怔，苦姑已一把抓住他，急道：「老人家，這裏來。」

一躍過溪，繞過溪水滙成的小潭，鑽入山坡下的一叢密林中。

無憂叟反手沒抓住她，苦姑已縱身一躍。

啊！原來水邊泊着一隻小舟，被那垂枝隱蔽住了，躍上小舟的苦姑已經向他招手，道：「老人家，這裏不是隱密麼，你來。」

慚愧又愕然，無憂叟有瞬間的驚怯，這姑娘不僅練成了易筋經，分明也練成了一身功夫，奇怪，那師太可不會武功啊？心知苦姑帶他來此，必有緣故，忙也一飄身，縱落在小舟上。

小舟竟是絲毫不動的，無憂叟看得出，那是因爲苦姑一沉身，即時把小舟穩定下來。

無憂叟更是驚疑，這苦姑又豈僅練成了一身功夫，只怕江湖中有頭有臉的人物，亦非其敵！

苦姑却在探頭探腦，無憂叟道：「姑娘，可是有甚話說，怕有人來麼？」

地獄門非但被人視爲地獄，也是不毛之地，人皆視爲畏途，而她却分明怕有人前來，無憂叟如何不訝異！

苦姑大大吐了一口氣，說道：「其實，胡姑姑怎會前來，她不會來的。」

「胡姑姑？」無憂叟道：「姑娘，胡姑姑是甚麼人？自從師太圓寂之後，我不曾踏入過地獄門，可是水月庵有了新主持麼？適才姑娘說不能沒有庵堂，這是怎說，難道有人要毀去水月庵？」

苦姑道：「老人家，正是有人要毀去水月庵，娘沒主意，我也拿不出主意來，我和娘又怎能拿得出主意來，娘不敢違抗胡姑姑，我也不敢……」

無憂叟柔聲說道：「姑娘，慢慢說，坐下來，我們坐下來，這地方可眞隱秘，坐下來便有人來到近前，也看不出我們來。」

苦姑在船頭坐了下來，無憂叟見她太激動，借此令她鎭定些。

苦姑道：「師太在生時，只有你老人家去探訪她，此外，就再沒有人了，而今，這個時刻，我和娘都沒有主意的時刻，老人家你却來了，一定是……啊，一定是師太有靈……」

無憂叟道：「姑娘，你還沒告訴我，誰是胡姑姑，何時來了一個胡姑姑。」

「就在師太死後不久，」苦姑說：「娘哭得眼睛都紅了，腫了好幾天，我母女眼看就要流落無依，就來了胡姑姑，她只說她姓胡，娘就叫她胡姑，我就叫她胡姑姑，但那是好久、好久以後的事了，因爲我總是躲着她，我怕，怕極了。」

無憂叟問道：「姑娘，你爲什麼怕她啊？」

苦姑道：「因爲，她醜得像鬼怪一樣，眞怕人，娘初時見到她，也害怕的，後來，知道她是人，不是鬼，才不怕了，但我好久好久仍然害怕。若是單獨遇上了她，我總會嚇得大叫，沒命逃跑。」

無憂叟道：「那麼這胡姑姑一定極醜了。」

「醜得像鬼怪，」苦姑說：「而且住下來，再不走了，後來，不到半年，就生

下了恨兒……」

「且慢，」無憂叟眼睛睜得大了，說：「她姓胡，後來又生下一個孩兒？」

「是，」苦姑說：「姑姑替那孩兒取名恨兒，是仇恨的恨。」

無憂叟道：「姑娘，她眞是奇醜無比，不是戴的面具。」

「老人家，她是眞醜，」苦姑說：「但生下個孩兒，却粉粧玉琢，可愛極了，直到今兒早上，我聽她親口說了，也才知道！原來胡姑姑以前非但不醜，而且還頂美，是被人用火把她燒得醜八怪的。」

無憂叟喃喃地說道：「她姓胡，她不久就生下一個孩兒，她變成醜八怪之前，原來挺美的。」老人家把仰望雲天的眼睛，垂落來望她了，說：「姑娘，你還知道多少？」

「我還知道，」苦姑說：「也是今兒早上才聽她說的，胡姑姑是被一個名叫黑魔女的人，把她燒成這醜怪的。」

小舟驀地一幌，是無憂叟霍地站起身來，幸是苦姑急忙抓住了船舷，才把小舟穩定了。

「她叫胡蓉，」無憂叟說：「人家却叫她醉芙蓉，是也不是？」

輪到苦姑站起身來了，但那小舟一點也不見幌動，道：「老人家，原來你認得胡姑姑，那可好了，老人家，求你去勸阻胡姑姑，請她別燒了庵堂，師太爲了救人，指引地獄門迷路的人，才建那庵堂的，胡姑姑她：她却要用庵堂來燒死人……」

「燒死人！」無憂叟竟也氣促起來，急道：「快告訴我，她要燒死甚麼人？」

「而且不只一個，」苦姑說：「姑姑說要燒死三個人，一個姑娘已被姑姑擒住了，已被姑姑鎖在庵堂裏……」

「那姑娘姓崔，名叫芙蓉。」無憂叟說：「穿的却是男兒衣衫，扮成個年少公子。」

「原來，原來老人家你都知道，」苦姑說：「正是，老人家，我做錯了一事件，我本來是無心的，那崔姑娘昨晚在地獄門中迷了路，去到水月庵，我本是好心好意收留她住宿一晚，原意天亮後把她引出地獄門的，不料胡姑姑突然回了來，原來……原來……」

苦姑急得聲音帶哭，也抖顫起來。

無憂叟抑制着激動，柔聲道：「坐下來，姑娘，慢慢說。」

苦姑道：「原來胡姑姑出去了兩天兩夜，就是去尋那崔姑娘的，原來崔姑娘就是她燒成醜八怪的仇人的女兒，因此，胡姑姑不但要報仇，而且要當着她那仇人黑魔女面前把崔姑娘也要燒成醜八怪。」

無憂叟噓了一口氣，道：「你說，你那姑姑只擒住崔姑娘一人？」

「是，」苦姑說：「那黑魔女知道女兒被擒，被囚在水月庵，怕她不急急趕來麼，胡姑姑就是命我上崆峒去送信的，限我七日七夜趕回來。」

無憂叟以手加額，道：「那麼，黑魔女一日沒來，你姑姑也一日不會加害那崔姑娘。」

「是，」苦姑說：「胡姑姑還要擒住一人，就是移情別戀的，恨兒的爹，我可不知那人是誰。但我知道，那人不喜歡胡姑姑，喜歡的是崔姑娘，胡姑姑叫她小美人兒，崔姑娘女扮男裝，也那麼俊俏，她若回復了女兒身，怕不是個美人兒哩，不怪恨兒的爹喜歡她，不要胡姑姑了。」

無憂叟道：「這麼說，那恨兒的爹，尚未落在她手中了？天幸今日遇到我。不，我該說，天幸今日遇到姑娘你，我還要問你一句，你那胡姑姑可曾教過你練功夫？這幾年，她爲了報仇，一定也沒把功夫擱下了，她必已認爲武功能勝得過這三人，甚至能勝過當年把她燒成醜八怪的黑魔女。」

苦姑猛點頭，說：「胡姑姑說：我的功夫已天下去得了，因此才遣我獨自一人上崆峒，當然，姑姑也別無人可差遣的，老人家，姑姑的功夫大極了，以前我可不知道，昨晚我眼見她擒那崔姑娘，甚至崔姑娘連她的人影也沒看清楚，就被她擒住了。」

無憂叟蹙眉，點着頭，道：「大和尚已窺佛門武功秘奧，必已盡傳了她。」

「誰是大和尚啊？」苦姑說：「老人家，看在師太面上，求求你，別讓胡姑姑毀了庵堂。因爲姑姑若把庵堂燒了，我娘也活不成了，因爲在娘心中，師太並沒死，老人家，師太當年爲了救人，才在地獄門建那水月庵，你一定曉得，有了那庵堂，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娘說：善行在，師太就不死。」

無憂叟道：「姑娘，你放心，我一定不讓你胡姑姑燒了那庵堂，但你得答應我一件事。」

苦姑道：「我答應。」

無憂叟道：「那麼，你快上路，從那胡姑姑算準了時刻，你也依時候回來。」

苦姑苦着臉，說道：「那黑魔女得信趕來，姑姑就放火，庵堂就完了，那怎麼行。」

「行。」無憂叟說：「姑娘，你只答應我一件事，你上崆峒，見到那黑魔女，你就把你所知道的，全告訴她，就像適才告訴我一樣，那就行了。」

「那怎麼行呢？」苦姑說：「胡姑姑在庵堂裏備下了三條鐵鍊，一條就是用來鎖拿那黑魔女的，胡姑姑爲了報仇，籌謀了幾年，那黑魔女遲來一天，庵堂倒能多保全一天。」

無憂叟道：「姑娘，你不曉得，那黑魔女的武功也大得很，要不，當然又豈能毀得了你胡姑姑的容顏，只要她早到一天半日，那就行了，我得趕去阻止，若然那恨兒的爹尚未落在她手中，以我們三人之力，必能保全庵堂。姑娘，你能不能在你胡姑姑算準的時刻之前趕回來呢，因爲我們還得請你相助。」

苦姑喜道：「我明白了，若我能把來去的行程縮短一日，胡姑姑却以爲我還沒回來，那黑魔女還未到，趁她不備，我們就……」

苦姑說着說着，臉就拉長了，道：「老人家，我也有一事求你，求你千萬別傷害胡姑姑，因爲……娘說：胡姑姑一定是個傷心人，何況對我母女有恩，而且，恨兒沒了娘，那有多可憐。」

無憂叟啊了一聲，道：「却是我記起一事來了，姑娘，昨日你可曾帶着那恨兒，在灞橋近街口之處，遇到一個書生？一定是你們，我相信。」

苦姑道：「是啊，我們遇到一個書生，胡姑姑出去了兩天，我日常帶着恨兒玩耍，恨兒淘氣，說甚麼也要過河去。老人家眞看不出，那書生也有一身好功夫。」

無憂叟道：「原來他父子已見過面了，只是見面不相識。」

苦姑把眼兒睜得不能再大了，道：「原來那書生竟是恨兒的爹。」

無憂叟道：「姑娘，那麼，你放心了吧，說甚麼他們也還要夫妻情份，也是恨兒的娘，既然你見過恨兒的爹了，當知他不是壞人，你想：他會殺死恨兒的娘麼？便是我，姑娘你即使不求我，我也不許人傷害你那胡姑姑的，你快去快回，我也算準時刻，在第六日，我在此相候，只不知姑娘你在六日中，能够趕回來麼？」

苦姑道：「怎麼不能，姑姑說：順着涇河一直走，就能到崆峒，我有這隻小舟，可就不難了。老人家，請上岸。」

無憂叟雖然不明白，也急忙上了岸，苦姑立即把小舟拖出水，扛了起來。

無憂叟又驚又喜，不料這姑娘小小年紀，竟是天生神力，也就明白她爲何逆水行舟，倒更快了。舟輕，人小、力大，自然能够。

苦姑道：「有了這小舟，我一日能行三四百里，不用三日，我就能到崆峒了，回頭順水而下，更要快些，若然一去，就尋到黑魔女，不用六日，我定能趕回來，老人家，我走了。」

苦姑扛着小舟，如飛去了。

「我要姑姑，」恨兒叫着，在苦姑的娘懷裏掙扎：「我要姑姑。」

「是苦姑，」婦人緊緊摟住他，說：「她生下來，就是個苦命的孩兒。」

「我要姑姑，」恨兒固執地叫，小臉上掛着淚，每天他睜開眼來，苦姑總在他身邊的，但今早醒來，却不見了苦姑，恨兒跑去庵堂尋找，却被他娘扔了出來，可把苦姑的娘嚇壞了，抱起他來，跑回那小潭邊的屋前。

苦姑雖然沒詳細告訴她，但她也知庵堂裏出了甚麼事，也明白那是怎麼回事。

胡姑從沒疼過她這孩兒，因爲恨極恨兒的爹，又怎會疼那負義漢的孩兒呢，至少，有時候連這孩兒也恨，因爲恨兒在她面前，難免就想起他的爹來。

「你還痛不痛啊？」婦人說，不但憐惜，她心上倒痛了。

粉粧玉琢的恨兒，誰會不憐惜呢，偏是他娘倒狠得起心腸，把他扔出庵來。說甚麼他也才只得五歲大的孩兒。

不料恨兒在她懷裏一躍而起，啊喲！站在她面前的恨兒搖搖頭，說：「奶奶，我才不去庵堂哩，娘在裏面，我不要娘。」

「快別這麼說。」婦人恐懼的望了庵堂那面一眼，幸好，胡姑沒出庵來：「她總是你娘。」

「我要說，我不要娘。」恨兒的小臉上雖然仍掛着大顆眼淚，却再沒淚珠滾落來，說：「我要奶奶，我要找姑姑，我要姑姑帶我去找爹，奶奶……」

婦人嚇壞了，想堵住他的咀，但她揪不住恨兒，只是身子一扭，就躲開去了。

「奶奶，」恨兒說：「姑姑說的，我也有爹，我要去找爹，我不要娘。」

「恨兒，快回來！」她不敢大聲叫喚怕被庵堂裏的胡姑聽到了，她又急又怕。

恨兒跑走了，她怎能追得上，小小孩兒，跑得飛快，追上也捉不回他來，恨兒的力氣大極了。

不過，她也不十分担心，不怕恨兒會走失了，打從他會走路時起，苦姑就帶着他跑遍了地獄門，不被爹娘喜愛的孩兒，反倒多是聰明的，恨兒也聰明得很，便是他閉着眼，也會找得出回家的路來。

「餓了，他就會回來了。」她想，嘆了口氣，她也有好多活兒要做。

但恨兒並沒回來，胡姑從不和他親熱過，幾乎一生下他來，就交由苦姑的娘撫養了，甚至見面的時候也少得很，胡姑鎮日躲在庵堂裏，又不許他和苦姑走近庵堂，怎會見得到面呢。見了面，也從沒好顏面對待過他。

眞好笑，胡姑醜惡得像鬼怪一樣的臉上，又怎會有好顏面呢，但苦姑母女，和恨兒的小心靈却都感覺得出來。

因此，苦姑母女甚至懷疑，胡姑不僅他爹，甚至恨這恨兒。

因爲，胡姑見到恨兒，就會想起他爹，恨他爹，連恨兒也恨上了。

可憐的孩兒，那婦人常常把他緊緊摟在懷裏，不自覺給他更多疼愛。

可憐的恨兒，苦姑不練功夫，就帶着他玩耍，跑遍了地獄門，其實是躲開恨兒的娘，因爲都怕見她。

恨兒也一步不離開苦姑，每天小眼兒一睜開來，找的就是苦姑，但從來沒像今日一樣，恨兒竟也懂得恨了。他娘竟連打帶扔，把他扔出牆外去，若不是恨兒鎮日隨着苦姑，那荒凉得像地獄的地獄門，又有甚麼好玩呢？連苦姑練功夫時也跟隨着她，恨兒先是玩耍，後來也認眞練起功夫來，因爲他絕頂聰明，莫不是一學就會，苦姑也認眞教他了，自是把胡姑教給他的功夫，又教給恨兒，因爲無論他有多聰明，學易筋經，仍是太小了，幸是才五歲的孩兒練就了三年功夫，才保住了小命兒。

只有一宗兒，是恨兒自己練出來的，倒像是與生俱來的，那就是他那一雙小腿兒上的功夫，常常連苦姑也追不上他，追上了，也捉不到他，常常，眼看已捉到他了，恨兒却就地一滾，一溜烟跑遠了。

那麼，懂得了恨的恨兒，那婦人怎會追得上他，又怎能捉得住他呢。

恨兒一溜烟跑了，懷着兩個大饅頭，苦姑上市集去備辦日用之物，買油鹽時，也會給他買些糕餅回來的，平常却只有饅頭，今早他去找苦姑，就梢了兩個大熱饅頭，現在還在他懷中，但恨兒可不想吃，只顧奔跑，一溜烟，跑過一座山，又一座山。

忽然，小眼兒睜大了，人！一個人躲在山脚下。

一年中，他和苦姑總有三五次遇闖進地獄門，迷失了路的人，他早已不覺得奇

怪，也不覺得好玩了，但今天，見到那人，恨兒的眼睛睜大了。

因爲他認得那個躺在地上的人，正是昨日在灞橋鎮口遇到的書生。

眞有所謂心靈感應這回事麼？但恨兒方嚷着要找爹，從來也沒有見過爹的恨兒，忽然嚷着要找爹，竟然立即就找到了。

當然，他不知道躺在地上的書生，就是他的爹。

他只知道：這人迷失在地獄門，必是轉了半天一夜，疲憊又饑渴，動也不動一下。

恨兒踢了他一脚，因爲心中正在氣惱，想起昨日書生阻止他懲責兩個差官，心中也有氣。

嗳唷！那書生分明沒動彈，嗳喲直叫的倒是恨兒，甚麼東西打在他脚踝上，好痛。

恨兒摸着脚踝，單脚跳動，書生却被他的叫聲驚醒了，翻身坐了起來，喜形於色。

正是姜問天，可不是迷了半天一夜的路麼，他那知道，他進入地獄門，崔芙蓉在偏北的一面，也迷失得驚惶亂轉，幸是他闖來竄去，倒遠離了水月庵，直到天亮，他再也支持不住了，本想等太陽出來，辨別方位再尋路，不料一坐下來，登疲憊得倒地，人也迷糊了。

姜問天一見恨兒，喜道：「小哥兒，不料在這裏又遇到你，可好了。」

恨兒氣鼓鼓叫道：「你爲何打我！」

姜問天一怔，說：「我打你麼？沒有呵！」

坡上一聲呵呵，說：「你這娃娃不該打麼，你爲何踢人家。」

姜問天更喜了，道：「原來前輩也來了，可是我命不該絕，這不是邪門麼，小山不高，又沒樹木，我竟迷了路。」

坡上走下無憂叟，道：「小山雖不高，却無數，正因沒樹木，外來的人眼中，這麼多小山全是一模一樣，邪門倒不是，呵呵……天然奇門却不假。」

恨兒叫道：「放開我！」

原來他明白了，打他的是坡上走下來的老頭兒，趁兩人正說着話兒，都沒瞧他，一見老頭兒來得近了，霍地跳起來，撲了過去，掄拳就打。

無憂叟仍不瞧他，一聲哈哈，恨兒的小胳膊被人家抓住了，打不着人家，他倒成了半天吊，任他亂打亂踢，奈何人家的胳膊長，一下也踢打不着人家。

仍然不瞧他的無憂叟，仍然在和姜問天在說話兒，道：「我一瞧就知道，昨日你遇到的就是這孩兒。果然好一個可愛的孩兒。」

「正是這孩兒。」姜問天站了起來，他雖然疲憊，但令他倒下去的，却是絕望，非是不能站起來。

小孩兒踢打不休，因是踢打不着無憂叟，那小臉兒脹得紅了，叫道：「放開我！放開我！」

姜問天直搔頭，說：「天生的奇門？當眞天下之大，無奇不有，我竟轉了半天一夜，也尋不出道路來，這是甚麼地方？前輩怎會……也來了！」話問出口，也已自知多此一問，無憂叟古道熱腸，奔波長安道，原是爲他和崔芙蓉而忙，隨後追趕過河而來，又何必問，忙道：「前輩，這裏端的是你所在？可不是天生的奇門麼？」

無憂叟笑呵呵，說：「稀奇古怪的事，還多着哩，這孩兒不就是一奇麼，你誤入地獄門，却又命不該絕，亦是一奇，但若你明白一切，可就不祇奇上加奇了，呵呵，你瞧，你這個娃娃。」

這話不是對那小孩兒說的麼？怎生却又是對姜問天說，說了才轉向那孩兒。

原來恨兒踢打不着無憂叟，一脚勾起他的袖管來，小手兒抓住，只一撕，可眞是裂帛一聲響了，竟把無憂叟的袖管撕下了一大塊。

雖然不過才是已涼天氣，並非寒冬，無憂叟倒已穿上狐裘了，恨兒竟能硬生生撕下他的袖管來，萬料不到，他小小年紀，竟有裂革之力。

姜問天笑了，道：「前輩可信了吧，小小孩兒，已是非常人，昨日我胸上被他撞了一下，兀自隱隱作痛，他小小年紀，力道却大得出奇。」

無憂叟道：「這孩兒原是你的，給你吧，接住了。」

抖手一拋，姜問天非但沒接着恨兒，却被他在胸上一點，斜刺裏翻了出去，姜問天原已旋暈無力，那能禁受得了，仰面就倒，總算他疾退步，借旋身之力，只退了兩步，未曾倒地。

無憂叟道：「這娃娃長大了，怕不強爺勝祖，趁你能行走，快隨我來。」隨回身對叉着腰兒，氣鼓鼓的恨兒道：「要找姑姑的，也隨我來。」

姜問天走兩步，又回頭，其實還怕恨兒不跟去麼，他不服氣而且也要找姑姑。

無憂叟却不回頭，道：「這裏正是地獄門。近處的人家，居住了多年的，亦視爲畏途，白天無太陽，夜晚無月無星，入了地獄門，沒有不迷路的，萬幸把你尋到了，先解了渴再說，前面便有條小溪。」

姜問天生怕那恨兒不跟去，更是一步一回頭，道：「地獄門！這名兒倒沒有取錯。」

聽說前面有水精神倍增，無憂叟道：「你不用回頭，不怕你這娃娃不跟來。」

「你這娃娃？」再又聽無憂叟這麼說，那小孩兒遠遠跟隨在後，可不是那孩兒說的了。當眞好笑得緊，他不過早一日遇到過這孩兒罷了，倒已成了我的娃娃，姜問天仍不以爲意，果然，轉過一個小山脚，便見到了樹木，也聽到了潺潺水聲。不料僅得一兩座小山之隔，他竟然轉不出地獄門來。

無憂叟已停步，指着那濯濯童山道：「你且先辨認了，其實地獄門中數百上千個小山，驀地看來都無異處，其實也不難辨得出方位來的，你瞧，這向南的一面，不是也有些苔蘚小草麼，小草雖枯萎了，却仍有根莖可尋，北面可甚麼也沒有，辨得方位，這地獄門便困不住你了。」

姜問天道：「看來我還不能作到臨危不亂，其實簡易之極，若我冷靜些，應該想得到的。」

無憂叟道：「你且先解了渴，小潭邊那密林裏，有個小舟，有話那裏去說。」

姜問天跑去溪邊，飲了個飽，寒涼的溪水，何異甘露一般，他站起身來，閉了雙眼，長長舒了一口氣，且慢，甚麼東西在面前一幌。

是退回去的恨兒，手裏拿着大饅頭，說：「你們告訴我，姑姑在那裏，我就給你這個饅頭。」

迷失在地獄門中的人，轉上半天一夜，越是尋不着出路，越是慌急焦躁，奔竄不休，自是加倍饑渴，恨兒雖是小小年紀，却已見得多了。

姜問天見跳開去的恨兒手中拿着大饅頭，雖不致饞涎欲滴，却難免饑火如焚，無憂叟呵呵笑道：「好個精靈的孩兒，你給了他，我告訴你。」

恨兒把饅頭一揚，迅速藏在背後，說：「不，我才不上當，你說了我才給他。誰知你們是不是哄我的，姑姑在那裏？」

姜問天也笑了，這恨兒其實可愛，只不過精靈得超過了他的年齡，不覺皺了皺眉，搖起頭來，道：「小小年紀，已會要挾利誘了，這孩兒，那還了得，可惜。」

「不然，」無憂叟說：「這正是他天眞無邪，太以聰明是眞，恨兒，」轉向恨兒說道：「若不是遇到你姑姑，我豈會知道你叫恨兒麼，還有，你姑姑叫苦姑，是也不是？」

「當眞，姑姑在那裏？」這回恨兒信了。」

無憂叟笑道：「孩兒，我會變戲法兒，你要不要看？」

「好啊，」恨兒說：「我要看，嗳呀，原來你騙我，快還給我！」

是無憂叟旋身，錯步，已轉到恨兒側後，呵呵笑，也揚着手中饅頭，說：「你手中的饅頭，變到我手中來了，怎說騙你，接住了。」

無憂叟把饅頭向姜問天拋去，就勢擒住了縱身搶來的恨兒胳膊。

姜問天叫道：「前輩小心……」

不料無憂叟更快，左手已抓住了恨兒踢向他胸前的小腿。

姜問天笑道：「昨日我一時大意，胸上被他踢了一脚，痛了好半天。」

無憂叟又一聲呵呵，說：「若不是昨日你告訴我了，怕不也上了當，啊啊。」

饒是無憂叟兩手分抓住了恨兒的一臂一腿，舉在頭上，却忘了恨兒還有一條胳膊一條腿，恨兒的身子一扭，身如弓，小小孩兒，力道却不小，無憂叟還是上了他的當！不但肩上被恨兒踢了一脚，眼見却躲不開，無憂叟一側頭，倒就了恨兒的手，被他在頭頂上拍了一掌。

恨兒更是亂打亂踢，叫道：「快放開我。」

無憂叟伸直了兩臂，把他舉得更高了，自是踢打不着了，道：「嚷啊，你娘要是聽到了，來把你揪回去，你還找不找你姑姑！」

這句話可生了效，恨兒登時安靜下來了。

姜問天一怔，昨日無憂叟還說不知這左近有這麼個孩兒，但顯然這前輩分明知道得清清楚楚。

無憂叟道：「快跟我來，說眞的，我眞還担心這孩兒的娘尋來，若是見到了你，可了不得！」

無憂叟用下巴一指，兀自高舉着恨兒，飛身過溪，快步走入小潭邊的密林中。

緊隨在後的姜問天，聽得無憂叟對孩兒道：「孩兒，你可信了吧，若不是你姑姑剛才帶我來這裏，我怎知你們藏舟在此，要找你姑姑，給我安安靜靜坐着，別嚷，乖乖聽話。」

恨兒被無憂叟放落小舟中，顯然這孩兒怕娘，果然安靜下來了。

姜問天道：「原來前輩知道這孩兒的出身來歷，連他的家下人也盡知。」

無憂叟道：「快坐下來，小心被人發現了，其實我也是剛才知道，急忙去尋你，萬幸你還未落入她手中。」

「落入……誰的手中了？」姜問天不是驚，而是奇。

無憂叟向恨兒一指，道：「這孩兒的的娘娘，你可得沉着氣，現在該叮嚀你了、你可休要大驚小怪，你聽我說了，也別跳起來。」

無憂叟早已是一臉肅容，姜問天自從認識這前輩以來，這還是僅見了，反倒驚了，却是不敢出聲，他也想得到，必與崔芙蓉有關，他昨日過河，本就追趕崔芙蓉而來的，如何不又奇又驚。

無憂叟再又提及孩兒的娘，那恨兒顯然是更怕了，縮身在小舟中，睜圓了的小眼兒左瞧右望，說：「你們不告訴我娘，是不是？」

無憂叟道：「你安安靜靜坐着，我就不告訴你娘娘，恨兒眞乖。」

姜問天心下焦急，道：「前輩可是有崔姑娘的消息麼？」

無憂叟點點頭道：「不但有她的消息，我更告訴你，但你得先沉住氣，你瞧，我尚未說出，你已……唉……」他嘆了口氣，才又說道：「其實我知道時，也驚得跳了起來，何況你這當事了。」

姜問天深深吸了口氣，氣凝丹田，連無憂叟也如此說了，已知事關重大，而且驚人非常！

無憂叟道：「好，邱鬍子的功力具有仙佛兩家之長，顯然你已盡得她的眞傳了，你有此定力，確實了不得。」

姜問天心中焦急更增，却不敢開口，把那口氣徐徐吐盡，才道：「前輩請說，小不忍則亂大謀，這道理我還懂得，可是崔姑娘已落入了人家手中麼？」

「正是，」無憂叟道：「但我告訴你，六日之內，她安全無恙，你先放心，却是這孩兒，你知道是誰？可是你萬萬想不到的，他就是你的孩兒。」

姜問天沒有跳起來，但目定口呆，一瞬間，那心却像要跳出了口腔，說：「我的……孩兒，他是我的孩兒？」

無憂叟道：「明白他是誰，大概你明白一大半了，他確實是你的骨肉。」

恨兒不啃饅頭了，這不安份的孩兒晨早一睜開眼來，總是把桌上的饅頭塞兩個在懷裏，就野出去了，今日也不例外，聽兩人在說他，而且都在瞧他，他也睜圓了眼兒。

姜問天可不是立即明白大半了，這孩兒若眞是他的骨肉，自是醉芙蓉生的了，一夜夫妻，當然也能生下孩兒來的，這裏

和灞橋一河之隔，與楓林渡相距也不遠，醉芙蓉落在這裏，更不出奇。

姜問天道：「前輩，那麼崔姑娘是落入胡蓉手中了?」

無憂叟道：「好定力，崔姑娘正是落入這孩兒的娘手中，今日遇到你之前，我遇到一位姑娘，就是這孩兒尋找的姑姑，也才知道，好，你能沉得住氣，我就把詳情告訴你。」

他把所知道一切，對姜問天說了，道：「這不是你萬萬想不到的麼，但我們都還有想不到的，你這位夫人替你這孩兒以恨爲名，可知她心中之恨，不但恨你，更恨那黑魔女母女入骨，這尚在其次，她既然擒下了崔姑娘又派人去知會她娘，可知會夫人有恃無恐，是以這事棘手之極，有恩怨，更有仇恨，更有骨肉親情，夫妻之愛，對你來說，自是加倍難處了，是以你非得沉住氣不可，好在足有時日，容我們來徐商對策！」

姜問天眞要問蒼天了，他起身，又坐下，是驚喜，還是憂懼?多可愛的孩兒，而這孩兒，竟是胡蓉所生，他的骨肉。

他想把恨兒摟在懷裏，但抑制住了那衝動，他已伸出去的雙手，倒搓了起來。

無憂叟嘆了口氣，道：「所謂近墨者黑，這黑魔女出手確也狠辣了些，一個如花似玉的姑娘，就燒成了醜八怪，生下了孩兒來，却又沒有了丈夫，她日恨夜恨，她的仇恨，只怕海也不能形容其深。更可慮的是……」

無憂叟在搖頭，姜問天却緊鎖了眉頭，道：「莫非她練成了甚麼有恃無恐的武功?」

無憂叟道：「你和她雖然有了夫妻之實，連孩兒也替你生下了，但相處的時日，却不及我多，尤其是她師傅醉菩提的一身功，你更無所知了，這和尚是當今天下第一人，他已把達摩祖師傳落來的少林武功，向前推進了一大步，老夫實難望其項背，不知者說是他被逐出少林門牆，其實誰能逐得他，我雖不知其詳，但知是自我放逐的，這醉菩提自幼把胡蓉收留在身邊，撫養她長大成人，如何不盡傳他的絕世武功，五年前你與她相遇，已是那麼了得了，這數年懷仇，只要加深她的功力，黑魔女必非其敵。」

姜問天道：「前輩所說極是，當年這胡蓉姑娘其實已無人能敵了，別說是秦中羣雄，便玄眞子道長，內功修爲已近爐火純青的境界，尚且不放在她眼裏，崔姑娘一判一劍，那招術之奇詭已罕見的了，但一出手，五年前，楓林渡酒家樓頭那一幕，迄今仍如在眼前，那日她一出手，就視崔姑娘那一判一劍如無物，前輩說是黑魔女非其敵，實乃意料之中。」

却是無憂叟站起身來了，負着雙手，踱起步來，隨長嘆了一聲，道：「說起來，此事我才是罪魁禍首，當年我實不知她對你已有情，你對她也非無意，我撮合你和崔姑娘的姻緣，實非出於自私……」

姜問天忙道：「前輩的好意，我們豈不知道，何必自責，崔姑娘純眞溫婉，其實可愛。」

無憂叟嘆道：「那倒是眞的，也正是醉芙蓉所欠缺的，我一見你們一雙玉女金童，在我救活之下再生，也無異我給了你們的生命。」

姜問天道：「前輩原是我二人的重生父母。當年若無前輩救治，我二人早已死於黑山君的劇毒，作了泉下之鬼了。」

無憂叟道：「你這話雖然言重了，但對我來說，却也對你們生出了眞切的親情，何況你二人都如此可愛，這才有意撮合，不料反倒害了你們，因此生出了這麼多事故來，而今醉芙蓉容顏已毀，眼看這仇怨情恨，是化解不開的了。」

姜問天咬緊了牙，只是搖頭。

無憂叟道：「我要你沉住氣，其實我已先沉不住氣了，我心亂已極，實無主意。回來！」

無憂叟霍地旋身一掠，一掠兩丈，却抓了個空。

原來恨兒已聽得明白，知道苦姑往崆峒山去了，趁兩人只顧搖頭又嘆息，一按船舷，悄沒聲彈起身來，落在岸上，那地方有林子也不可能茂密的，但五歲的孩兒能有多高，何況又有樹木遮蔽，若不是無憂叟驀見小舟幌動，才發現恨兒已不在舟中了，幾乎被他溜走了，但無憂叟雖然發覺得快，仍然抓了個空。他人高身子大，那及恨兒溜滑，何況又在林子裏，林木阻碍了飛掠。

那恨兒却在右面叫了起來：「放開我！你放不放開我……嗳！」

無憂叟搶了過去，只見恨兒的兩手都抓在姜問天手中。顯然是被姜問天先抓住他一隻手，另一隻手打不着姜問天，倒也被抓牢了。

無憂叟道：「不得無禮！」

恨兒却早兩脚離了地，蜷腿一翻，重重的踏在姜問天胸上，姜問天不放手，倒被他借了力去，又豈能躱得開。揚身頓失平衡，登時仰面跌倒在地。

但恨兒奪出了手去，却又被即時趕到的無憂叟擒住了，呵呵笑道：「我說這孩兒將來强爺勝祖倒也不會錯，成就必會在你這爹之上。」

坐起身來的姜問天叫道：「小心！」

無憂叟早又一聲呵呵，也一樣把恨兒拍出的小手抓住了。他不是胳膊特別長，但兩臂伸直了，恨兒休想能踢得中他。

姜問天也叫道：「不得無禮！」

無憂叟道：「這倒是我們的不是了，他要知禮，也就不是孩兒了。」只一拋，把恨兒拋上半空，那恨兒才一翻滾，却已被無憂叟挾在脅下了。

明知無憂叟不會傷害恨兒，但姜問天仍然嚇了一跳，這時才鬆了一口氣。

再又回到潭邊，無憂叟把亂瞪亂踢得已然力竭了的恨兒放下地來，說道：「不怕你娘聞聲前來把你揪回去，嚷吧。」

翻身坐起來的恨兒道：「我要找姑姑。你們憑甚麼阻攔我。」

無憂叟笑道：「你姑姑去了崆峒，走了好久了，便向那裏找去，孩兒，我替你找了爹來，還不快見過了。」

姜問天說：「他眞是……眞是我的孩兒?」

無憂叟道：「你這是甚麼話，你父子已相逢，我可把他交給你了。」

恨兒早聽無憂叟說過了，只不過從來沒有人在他面前提起他有爹，苦姑母女怎敢提起呢，不僅知道姑姑是傷心人，而且胡蓉叮嚀過她們，不許在恨兒面前提及，但聰明的恨兒却知人皆有爹娘，因爲奶奶時常對苦姑說：你爹在生時如何又如何，雖然毫無印象，却知道他也有爹。

「孩兒。」姜問天走近他身邊，其實他早在恨兒身邊，不過更挨近了些，說道：「苦命的孩兒，我是你爹，叫啊，叫聲爹?」

姜問天把他摟在懷裏了，恨兒不溜跑，也不拒抗了，骨碌碌瞪圓了小眼兒，望着姜問天，雖然沒叫，也不言語，他必會想：這兩人的本事大得很，但他打人家，踢人家，人家可都沒還過手，比起他娘，好過十倍，百倍。要是連好歹也分不出來，他還是個聰明的孩兒麼，難道人家喜歡他，他也不知道。

摟着他的臂膀多輕柔，又多緊啊，在那清晨的寒冷天氣中，他也感到出奇的溫暖。

恨兒說：「我也……有爹，你眞是我爹麼?」

姜問天把他摟得更緊了，一滴熱淚，落在恨兒面上，他只是點了點頭，但那滴熱淚，却勝過萬語千言。是心靈的感應?是天性的親情使然?恨兒也把姜問天抱緊了，把頭兒埋在他懷裏。

沒有不需要愛的孩兒，再頑皮的孩兒，也會知道好歹，也不會拒絕別人喜歡他的。何況姑姑走了，他又怕娘，奶奶雖然疼他，但奶奶從朝忙到晚，沒功夫陪他玩要，奶奶也從不玩要。

他不知有爹，但他知道：苦姑有爹，奶奶提起苦姑的爹，就會落淚，也像摟着他的這人一樣，苦姑聽奶奶提起她爹，就淒楚得要哭。

「你爹若是在，那就好了。」奶奶常常這麼說的。

原來爹這麼好，有爹眞好。

「爹！」恨兒叫了。

「好好，」無憂叟說：「恭喜你父子團聚，孩兒，乖乖聽話，你瞧，你爹多疼你。」

「我叫恨兒。」

姜問天忍不住一聲嘆，無憂叟倒又一聲呵呵，說：「好名兒，你必是二月生，二月二月，杏月也；那醫者父母心，濟世救人，敬稱杏村，夫子講學於山東曲阜，其遺址後世人敬稱杏壇，好一個杏兒。」

姜問天道：「多謝前輩正名，杏兒，快謝過老人家。」

醉芙蓉眼中的恨兒，從此正名杏兒了，無憂叟道：「却是別躭擱了，你那夫人不見了杏兒，若然尋來，可不得了，苦姑返來還得數日，此間不可久留，我先尋個落脚之處。」

兩人帶着杏兒，順河而下，原來十數里外，便是灞橋渡頭。

過得河去，姜問天道：「前輩，我倒有了個主意，不如去玄都觀借住數日，玄眞子道者想不見外。」

無憂叟道：「好主意，醉芙蓉原來和我一般，近年來時刻查訪你的下落，也猜出你們早晚必回秦中，是以時在長安道上來去，不見了杏兒，他豈不尋找，既然知道你也到了秦中，她便不尋恨兒，也必來尋你，這灞橋乃是最近地獄門的市鎮，若是落店，怕不被她一尋便着。」

那料去到玄都觀，才知玄眞子早已不知所終，玄都觀已另立住持了。

姜問天嘆道：「道長一身功夫，本是內家高手，當年却受制於黑山老怪，必是無面目見人了。」

無憂叟道：「你所說的，只怕還在其次，我對這老道所知雖也不多，但亦知玄眞子必非他眞實的道號，來此乃是爲了隱姓埋名，既然已露了面，他如何能再留下，但寺觀之地，儘可借宿得。」

姜問天請見那住持，問及後山岩山那小屋，原來自從老道長和兩個道童慘死後，便已棄置，也無人願去居住了，姜問天當下佈施了十兩銀子，說是早年曾拜會過道長，喜那地方清靜，欲借住幾日。

那住持豈有不答應的，道：「便是施主留下長住亦可，請稍待。」

即命人打掃了，雖然數年塵沙，倒也無一不備，一切現成，姜問天更不須人引路，道：「道長請留步，我等自去，却是一日三餐，有勞備些飲食。」

當下又給了道長一大錠銀子。出得觀來，那後山僻靜，古木參天，脚下是渭水烟波，好一個清靜古道場。

姜問天道：「前輩，你瞧，不過才轉得咫尺峯腰，市聲已遠去，眼前是孤帆遠影，滔滔東流水，鬧市雖在邇，去又遠隔了塵寰麼?前輩，你……」

無憂叟却緊鎖了眉，道：「可就是那後山小屋麼?」

「正是，」姜問天道：「若不是到了近處，誰知後山這壁陡的懸岩上還有些小屋。」

雖是無憂叟面現憂疑，姜問天却被恨兒分了神，當眞是個小猴兒，一刻也不安靜的，那杏兒何曾見這般參天古樹，早趁兩人談話間，已溜上樹去了，待得姜問天好不容易把他捉了下來，無憂叟早在那小屋中了，聽得姜問天的脚步，無憂叟轉過身來，道：「那道長說此間已多年塵封，無人居住。」

姜問天道：「是，你我立身之地，卽是當年那老道長與兩個道童慘死之處，玄都觀偌大一座道場，多有空置的房舍，誰願前來居住，這原在我意料之中。」

無憂叟東望西望，忽然停步，轉身，道：「若眞多年塵封，你不覺得那兩個前來打掃的老道，去來太快些了麼?且那兩人分明變顏變色，面帶驚惶?據我看來，只怕此間居住有人……」

一言未了，只聽杏兒在暗間裏一聲叫，不，只是聽得半聲，姜問天大驚，無憂叟近着房門，是以更快搶入，也一聲驚咦：皆因屋中不見杏兒。

姜問天撲到窗前，叫道：「杏兒，杏兒。你這頑皮的孩兒！快回來。」

那窗臨岸，姜問天怔住了，皆因窗外的崖壁上，雖也有幾株小松，崖縫中也有些荊棘，但若然有人，亦能一眼就看得出，何況兩人聞聲即刻就搶了出來，便眞是一隻小猴兒，也不可能這麼快就逃出兩人眼前的。

無憂叟一跺脚，方說得聲不好，忽聽

門外有人說道：「是恨兒，不是杏兒，你叫錯了。」

當先搶到門口的無憂叟，已急退了回來，姜問天聞聲，却有如泥塑木彫。

門口一暗，一個長髮覆面的女子，已當門而立，是堵住了門口。

「胡蓉！」無憂叟說：「胡姑娘，是你！」

「是我，」那女子冷冷地說：「好耳力，看來你倒眞無憂了，要不怎會返老還童，若不是聞聲，我亦認不出你來。」

無憂叟連退了兩步，但身後已是窟，已退無可退。道：「你眞是……胡蓉！」

無憂叟和她師傅平輩論交，路過河洛，必去找她師傅醉菩提盤桓些日，醉菩提來到秦中，也必去白雲崖相訪，胡蓉一向對他以前輩相稱，不料豈僅改了稱呼，而且話聲冰冷。

姜問天總算緩過一口氣來，說道：「那麼，你眞是……」

那女子冷冷的吟道：「眞個是：醉芙蓉一帳春曉，也眞個是一詩成讖，說甚麼你我也作了一夜夫妻，這老兒尚能辨得出我的聲音來，你竟負情負義到這個……地步。」

姜問天和無憂叟都不約而同，心中一緊，也更寒透了，不是無憂叟因爲她以老兒相稱，也不是姜問天因爲她說他負情負義，而是她銼牙發出來的恨聲。

那女子繼續說道：「你竟連我的聲音也辨不出來了，你不用望了，我已把險些被你們拐走的孩兒送去舟中，不錯，他是我的孩兒，也是你這負情負義漢的，你想見他麼？只怕你更想見一人，就是你那個、心上的小美人兒。」

那女子陡然發出一聲慘厲的震懾人心神的冷笑，繼道：「你那心上的小美人兒倒嬌艷，更迷人了，你更想見到她，是不是？」

姜問天道：「原來是你把杏兒……」

「恨兒！」那女子道：「我懷着他時，不也滿懷仇恨，我一見到他，怎又不連想起你這負心負情負義漢來，怎會不恨上心頭，你說：恨兒這名兒不是再恰當不過麼，哼！我十月懷胎，五年養育，你竟敢想把他奪去……」

無憂叟忙道：「胡姑娘，你說錯了，今日不過巧遇你那孩兒，並非存心要把他從你身邊奪走……」

那女人轉面向他了，目光冷得怕人，透過那覆面的髮絲，竟也冷得怕人，無憂叟吸了口涼氣，話也止住了。天氣寒涼，江風更寒，無憂叟連心也寒透了。

因爲那女人冷冷的說道：「閉咀，現在輪不到你來說話，看在我師傅份上，我本來一直尊敬你是前輩，不料……原來全是你在從中作怪，我知他……本來……我們已是情心相許，不料你硬安排出一個崔芙蓉出來，硬生生把我和他拆散，以致……落得……落得……」

顯然是她在强忍心中的怨毒，不時咬緊了牙關，但她銼牙發出來的格格之聲，倒更顯示出她心中無比的怨毒來。

那麼，這女人眞是醉芙蓉了，雖然是她的聲音，兩人明知是她，但無論如何，不見她舊時顏面，仍不免有一分疑惑。

「那麼，你眞是胡姑娘了。」無憂叟嘆了口氣。

醉芙蓉簡直就不把兩人放在眼裏，又說了，初露面時的激動，顯然她已抑制了，道：「不料，今天你還要來奪去我的孩兒。」

姜問天那敢言語，面對醉芙蓉，如何不生愧，當年原是他先對醉芙蓉生情，也是他首先對人家吐露了愛意，若不是造化弄人，又安排出一個崔芙蓉插進他們之間來，他和這醉芙蓉，怕不也是一對不羨仙的神仙眷屬。而今，原是有情人，而今却成了寃家，美貌如花，芙蓉如面的醉芙蓉，却成了醜八怪，他還有何可說的。

姜問天低垂了頭，不但無比凄苦，而且那心兒亂如痲。

無憂叟一聲浩嘆，說道：「胡姑娘你說錯了，老夫雖也不免心中有愧，但若不是造化弄人，老夫又豈能安排得了的，當年也有如今日，不過那麼巧，巧巧地遇到了你那孩兒，是你的孩兒，誰能奪得了去，他當年若已是你的情郎，當眞情比金石堅，誰又能拆散了，可惜的是，當年老夫毫無所知。」

醉芙蓉連聲冷笑，姜問天終於開了口，開口也一聲浩嘆，說道：「前輩先前實是毫無所知，確實造化弄人……」

醉芙蓉淒厲地一聲冷笑，無憂叟忙不迭搖手，說道：「胡姑娘，且聽我一言，當年之事，令師知之甚詳，他二人原就是令師送來我處的，當時早已氣如游絲，若不是令師護住他二人的心神，早已死了，現在令師不在此，我是百口莫辯，其實現下辯來又有何益，却是姑娘你何不現出面目來，讓老夫瞧瞧，老夫當年令他二人起死回生，只怕也能回復你的如花容顏。」

醉芙蓉冷冷地說道：「別說是你，便有仙丹神藥，縱有神仙下了凡塵，奈何哀莫大於心死，我已絕了情緣，死了心，還要那月貌花容何用，你也趁早死了這條心吧。」

姜問天道：「我知你心中悽苦，滿懷怨恨，但世間無不解的寃仇，你不讓前輩瞧一瞧，前輩既然生死人而肉白骨，也許眞能醫治也說不定。」

說甚麼姜問天也曾深愛過她，說甚麼也與醉芙蓉也作了一夜夫妻，實是他棄而不顧，捨她而去，而對着醉芙蓉，他又豈能不生愧咎，忍不住又一聲長嘆，說道：「當年若然……若然你也表露出情意，不是那麼對我冷漠，又何致後來……」

醉芙蓉心中怨毒太深，那會聽得進兩人的話去，冷笑連聲，說道：「你們再來說這些，太晚了，你們不是要我現出面目來麼？好，我便讓你們瞧瞧。」

醉芙蓉一拋頭，那披散的頭髮登時飛揚起來，無憂叟登時啊了一聲，姜問天饒是早知她毀了容，却也萬想不到她會成這麼醜怪！除了一雙眼睛仍然黑白分明之外，那還像是一張人臉，鼻子沒有了，若不是露出森森白牙，簡直不知她的嘴何在，紅一塊紫一塊的臉上，唯見大大小小的疙瘩堆累，甚至垂懸在臉上。

姜問天叫道：「天啦，你怎麼……」他不是驚恐，反倒伸出兩臂，向醉芙蓉伸去。

那本是眞情流露，是眞悲從中來。

醉芙蓉却退了一步，身形微閃，仍然冷冷的說道：「你不用在我面前假惺惺，這不正合了你的心願麼？還有你這老兒，你還敢說回天有術麼？現在我的面目你們已見過了，我們也該走了。」

走！姜問天問道：「你要我……去那裏？」

「入地獄，」醉芙蓉道：「你不要找你那小美人兒麼，她在地獄等你了，我倒要瞧瞧你這位公子怎生有情有義。」

姜問天毅然道：「好，我跟你去。」

無憂叟叫道：「不可，你！」

嗤的一聲響，姜問天啊了一聲，說：「金剛指，你已練成了金剛指！」

急瞧無憂叟，却已橫跨了一步，雖未受傷，但面上已變了色。

醉芙蓉厲聲說：「我還懂得寃有頭，債有主，也念在你當初並非和我作對，事出無心，但別以爲我就放過你，這是我看在你師傅份上，對你小示警戒，若再敢管我們的恩怨，休怪我手下無情。」

那金剛指乃是佛家的降魔神功，非有極高功力，再加上苦練之功，並不易有成，不料醉芙蓉不但練成了，而且已達到了遙空傷人的境界。

姜問天見到了，無憂叟肩頭上的狐裘，已破了一個洞，若然適才要傷他，只怕無憂叟已傷在她這金剛指下了。

姜問天倒抽了一口冷氣，醉芙蓉一側身，道：「有情又有義的公子，請吧，你那位小美人兒，等待你前來，早已望眼欲穿了，還有我們的孩兒，被我閉了穴道，現在崖下小舟中，你也一定不想讓他喪命吧。」

姜問天回身一拱手，道：「前輩請回，爲我等之事，勞前輩奔波神傷，問天終生銘感，不敢或忘，請從此別。」

隨一揖到地，醉芙蓉冷笑一聲，道：「你不過走先一步，還怕他不隨後便去麼，黃泉路上，你們自有相逢之日，走。」

姜問天再不言語，昂然隨她飛身下崖而去，不大工夫，無憂叟已見到崖下水邊，滑出一隻小舟來，只見姜問天坐在船頭，脚前不是那杏兒麼。醉芙蓉坐在舟尾，不見運槳，小舟却其行如飛，眨眼已消逝於烟波深處。

無憂叟眼望那三人的去處，左手兀自撫摸着右肩頭，雖然他肩上皮肉皆未見傷，却有火辣辣的感覺，好半天，才驚魂稍定。

他雖知醉芙蓉的師傅醉菩提，武功已造極登峯，但這金剛指却還未見他施展過，不料醉芙蓉這點年紀，竟已練成了，不怪她不把他放在心上，敢派人去知會黑魔女了。

無憂叟心下一陣寒，這麼看來，這塲情孽寃仇，是萬難化解的了，即使黑魔女早一日來到，又豈能敵得過醉芙蓉的金剛指。

除非……無憂叟心中雖然一動，却已先搖起頭來，除非尋到醉菩提，得她師傅前來，也許能化解的，但醉菩提已數年未露面，也未在秦中現過身了，知他雲遊到何處去了，當年尚有醉芙蓉在他身邊時，和尚倒還有個落脚之處，現在海闊天空，茫茫寰宇，向何處找他去？

何況，遠水也難救得近火。

他豈會不知，姜問天此一去，眞如落入地獄，即使姜問天有能力反抗，必也不會反抗的，適才他已看得明白，姜問天心中生愧，尤其是見到了醉芙蓉那醜陋的不成人形的面目之後，他那心中的愧咎與傷感，更已形於顏色。

無憂叟終於一跺脚，走了，他不是置身事外了，人生原是無數巧合的累積，何況醉菩提並非事外之人，他把胡蓉從襁褓中撫養大的，豈不關心，豈會置身事外。

無憂叟狂奔了一程，已離了灞橋，來到一個三岔路口，他站住了，一時不知該往何處去尋找，却是這一陣狂奔，他倒冷靜下來，心中也一動，想到當年胡蓉初離他身邊，醉菩提這和尚四大不空，暗中跟隨，也來到秦中，那自是不放心胡蓉，而若不是這和尚把姜問天與崔芙蓉送去他的白雲崖，又豈會生出這麼多事故來，把他這個無憂叟也牽連上了，是則，當時大和尚既然也在此間，那以後的經過，他徒兒胡蓉的遭遇，豈有不知的，怎麼醉菩提這和尚倒不再現身出來了？不去他的白雲崖也還罷了，他這個心愛若女的徒兒，被姜問天所棄，被黑魔女毀了容顏，怎生反倒不聞不問了？

無憂叟越想越奇，越覺事有蹊蹺，也越加相信，這和尚必不會遠去。

若然他無憂叟也和姜問天一般，心中也生愧咎，醉芙蓉落得這個下塲，他自問有愧，而不能置身事外，便何況把那兩個少年男女送去他白雲崖的大和尚，更何況胡蓉是他的徒兒。

醉菩提便不在左近，一定也沒離開秦中。

無憂叟那冷凍的快要凝結的心，又劇跳起來了，眼前也現出了亮光。

但向何處尋找呢？忘怪，若然醉菩提仍在秦中，又怎生不現身，數年來，總不見現身出來呢？

是信念，不再是萬一之想了，不算今日，也還有五天的時間，只要醉菩提在秦中，必能找出他來。

走，趕緊去找，想到姜問天這一入地獄門，即使有能力反抗，也不會反抗的，必然已被醉芙蓉早已備下的鐵鍊，鎖在水月庵中了。

當年師太在生時，他曾不祇一次去訪過她，水月庵，那小小庵堂，現在，裏裏外外，堆積下柴草了，正因明知崔芙蓉被囚在庵中，才跟隨胡蓉入地獄門的姜問天，再眼看崔芙蓉萬萬不能脫身，也救不得她脫身，多情的姜問天豈有不束手就縛，甘願同囚同死的。

姜問天必不會獨自逃走的，既然他尋訪遍了海角天涯，而今終於尋到了，他豈會捨崔芙蓉而去；既然胡蓉被毀了容顏，令他愧恨欲死，他還會獨身逃走麼，無論殉情也好，謝罪也好，他必不反抗，只怕不僅心甘情願，能與崔芙蓉同囚，同死，只怕更是求之不得。

無憂叟點頭，急走，忽然發出一聲浩嘆，正是：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絕，痴男怨女，可憐月風債難酬。

他狂奔離了灞橋，倒又拖着沉重的步

子，走了回頭。

醉苦提，何處尋？

醉苦提離不了酒，和尚離不了廟，那一日之中，無憂叟找遍了灞橋酒家，尋遍了所有的廟宇，但提及如此這般一個邋遢和尚，人人搖頭。

無憂叟再不是無憂之叟了，尤其是在長安尋了兩日，有那被問及的人說道，有這麼個和尚，便在前面那巷口。無憂叟奔去一瞧，和尚倒是有一個，不過更邋遢，原來不過是個討飯的和尚。同樣的和尚，兩日中，他倒尋到五六個却不是醉苦提。

眼看那苦姑回來的日期更迫近了，無憂叟心中之焦急可知，也漸漸絕望了。

絕望的人而又日日在酒家來去，醉苦提沒尋到，他自己倒成了醉叟。醉苦提，醉不迷，他這醉叟却醉得迷迷糊糊。

又豈整日醉，沒稍稍清醒的時候？有，但醒來徒增煩憂，他想過了，就算他無懼醉芙蓉的金剛指，他能斬得斷那百煉精鋼鍊麼？能斬得百煉精鋼又如何？救出崔芙蓉，姜問天會跟他走麼？

醉罷，一醉能解千愁。

終於到了這一天，太陽昇起來的時候無憂叟跳了起來，啊呀，這是第幾日了。

他一計算時日，登時汗流夾背，他竟醉倒了兩日夜，他和苦姑約定的時刻，該是昨天，而昨日一天，他却醉得迷迷糊糊，無論如何，見到了黑魔女也有了個可以商量的人，而他，却誤了時刻。

問店家，更嚇了一大跳，敢情不是醉倒兩日，三日之中，也有醒來的時候，但醒來又索酒，又入了醉鄉。

那店家倒讚道：「老先生好酒量，更好酒德，正因老先生醉了便睡，只是連聲嘆息，我們知道老先生必有甚麼解不開的煩憂，換了別人，我們可不敢給酒了，沒奈何，只得少給一些，老先生你要一壺，我們都只送上半壺，老先生，你這就上路麼？」

無憂叟早是一身汗，連點頭也沒工夫，扔下一錠銀子就跑，到了河下，跳上一隻小舟，銀子比說甚麼話都更有力，無憂叟塞了一錠銀子在梢公懷裏，只說得一個走字，小舟即順流而下，沒有多餘的槳，無憂叟抄起了一塊船板當槳，小舟更是其行如飛。

再計算一下時日，可不是苦姑走後的第七日上了，舟泊地獄門近岸處，無憂叟更飛奔上岸，到了那水潭藏小舟之處，小舟倒在，那還有苦姑。

那是甚麼？繫小舟的樹上，掛着一塊衣襟，顯然是苦姑從衣上撕下來掛上的，好個聰明的姑娘，撕下的衣襟，道出了她的焦急與匆忙，說明她已遵照了他的吩咐，即時趕回來了，因爲那衣襟是從無憂叟見過她穿着的衣衫上撕下來的，無憂叟必知是她已回來了，等過了約定的時刻，再不能等待，匆忙忙，走了。

無憂叟也匆忙忙，走了，奔入地獄門，奔向水月庵，心急，也快如飛。

進入地獄門，通往水月庵，不過數里之地，以無憂叟行，何用盞茶工夫，他尚未奔上那最後一座山頭，驀聽一聲震天巨响，登時塵土騰上了半空。

無憂叟感到一陣窒息，完啦，那正是水月庵方向，就在山那邊，崔芙蓉鎖囚在內，姜問天必也在內，還會有命麼？

無憂叟奔上山頭，那滾滾黃塵，也才漸漸下落，也漸漸現出水月庵來，原來倒塌的是水月庵的門牆，地獄門中全是黃土山，恰恰一個奇大無比的黃饅頭，把水月庵圍在當中，唯有庵後兩山之間，隱水潭綠樹，四處則寸草不生。是以相距不遠，空曠而無阻擋，那庵前的情景，看得清清楚楚。

只見庵前站立一人，醉芙蓉，是她，雖然黃塵瀰漫，但只要見那飄飛的長髮，已知是她了，面向着醉芙蓉的，亦是一個女子，一身黑衣。

便是相隔得再遠些，無憂叟一見那一身黑衣，也知是誰了。

黑魔女！

兩個女人對面相向，相距不過丈許。

醉芙蓉在說甚麼？無憂叟一口氣沉凝丹田，一面飛奔而下，一面在聽。

只聽醉芙蓉冷冷地道：「有勞了！這外牆不毀，豈不是有好戲也看不成了。」

無憂叟已奔得更近了些，已快到山脚，聽得黑魔女道：「原來你……借我之力，有意要毀去這外牆。」

醉芙蓉道：「倒也不全是，當年你我雖有一面之緣，却還不知你功力深淺。」

黑魔女也冷冷地說道：「那麼，你見識過了，趁早放出我女兒來，今日我也不再難爲你！」

陡然人影一幌，一條人影溜直向無憂叟直撲前來，總算無憂叟即時看清了，是苦姑。

苦姑氣急敗壞，落在他身前，就連連跺脚，說：「快來，這裏來。」

顯然苦姑是怕被庵前的醉芙蓉見到了，話未落，跺脚已斜竄了出去。

無憂叟也不出聲，跟隨苦姑身後，要知那地獄門中雖是濯濯童山，遠看全是一模一樣，其實山坡上，山溝裏，地下也是凹凸不平的，足可隱蔽得身形，那苦姑更是對每一個低窪之處，都熟悉得很，顯然無憂叟在那山頭上一出現，她已發現了，立即迎了，把他引來。

轉過山脚，苦姑道：「老人家，你怎麼這時才來，這來怎麼好，崔姑娘的娘獨自一人，豈是胡姑姑的敵人，快來。」

原來繞過那山脚，便是庵側，雖然繞了個大圈子，却是躲開了醉芙蓉的視綫，現下兩人停下來之地，是一個土坡後，相距庵前的兩人，不到四丈，不但看得清，也能聽得眞。

只見黑魔女大怒，切齒道：「你待要怎地，我悔不當年一劍結果了你。」

醉芙蓉却一點也不激怒，兀自冷冷地說道：「現下你再來後悔，可太晚了，現下時辰未到，有本事就救出你的女兒。」

「時辰！」黑魔女一怔，「甚麼時辰，你倒沒說個明白？」

醉芙蓉厲聲道：「五年前的今日，你這魔女是甚麼時刻，放那一把火，毀了我的容顏，今日那個時刻，我也要你親眼見到，你的女兒也像我一般，變成一模一樣的醜怪，然後，嘿嘿！哈哈！你這魔女想活多一刻也不成，但想痛痛快快早死，那

也休想，我要慢慢折磨你，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也不能，直到你也親眼看見你那個小美人兒的女兒，臉上也結疤，成了一個一個疙瘩，我也要確知她再不能用她的妖媚去迷人了，然後，然後我才，一刀一刀割下你身上的肉來，直到在斷氣爲止。」

她一口氣說了這許多，但却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吐出來的，每一個吐出來的字，也滿含了無限恨。

使無憂叟心下也陣陣寒，不怪苦姑把無憂叟抓住了，幾乎要縮到他懷裏去。

黑魔女在後退，切齒道：「你好狠的……心腸。」

醉芙蓉道：「比起你黑魔女來，只怕還差着那麼一點兒，當年你明知我懷了孕，不願死，所以，故爾，你磨折我，今天我不過以你當年加諸於我的，加諸於你女兒之身罷了，我倒要瞧瞧，也要想親眼見到，她在她那情郎面前，變成我一樣的醜怪時，她會如何，也要瞧瞧，也要親眼見到，那負情負義負心漢，他的小美人兒，變成鬼怪一樣的醜陋時，哈哈……」

醉芙蓉一聲慘厲的狂笑，才又繼續說道：「那個負情、負義的負心漢，眼見他那個小美人兒哀鳴，慘叫，他暴跳，嚎啕，他會跪在我面前求情麼，一定會的，哈哈！」

那不是笑聲，是令人心神俱裂的嘯聲，叫聲。

黑魔女左跨一步，右跨一步，醉芙蓉只要稍稍抬抬臂，那麼稍稍移動一下，黑魔女立即就退了一步。

苦姑把無憂叟的臂抓得更緊，說道：

「胡姑姑她，原來是這麼毒狠，這黑魔女和她仇深似海，她找這黑魔女報仇也還罷了，怎生要害那崔姑娘，還有……恨兒的爹……」

「恨兒的爹，」無憂叟問道：「可是已落在她手裏了？」

「如何不是，」苦姑道：「我雖沒親見，但娘說的，娘每日送四個饅頭進庵去給崔姑娘和他。」

飛揚的塵土落盡了，醉芙蓉索性在那倒塌下來的牆脚下坐了下來，原來她不過是坐了下來，倒把黑魔女嚇了一跳。

醉芙蓉道：「那是甚麼時候啊，黑魔女，想來你還記得，那是月亮昇起來的時候，若不是因爲我懷了孕，飯後嘔吐不適，怎會着了你的道兒。」

黑魔女不動彈了，只是發出銼牙的令人生寒的聲響，一言不發。

醉芙蓉又乾笑了一聲，說道：「所以，你這魔女不用害怕，在月亮昇起的時候，我不會以牙還牙，我不會要他兩人的命，你這魔女想死，那也不行，我還得要你留下命來，讓你受够活罪。」

無憂叟搖頭一聲浩嘆，却自是只有身邊的苦姑才聽得到的聲音，說道：「她們兩人一定出過手了，是不是？」

苦姑吐出來的舌頭，半天也縮不回去，一會才道：「眞怕人，胡姑姑空着雙手，但這黑魔女只要走近庵門一步，立即有破空的銳嘯聲，可又不見胡姑姑發出甚麼暗器，但這黑魔女總是慌忙旋身，暴退，現下我倒有些明白的了，胡姑姑這幾年總把他自己關在庵裏，若說是容貌醜怪，不敢見人吧，這地獄門壓根兒就沒人來，現在我才知道了，胡姑姑是把她自己關在裏面，日日夜夜苦練這門功夫。」

無憂叟點了點頭，眉頭皺得不能再緊了，道：「原來如此，她滿懷仇恨，日日夜夜苦練，自是勝過別人數十年苦練之功，何況她自幼在這功夫之上，已經有了根底。」

苦姑問道：「老人家，那是甚麼功夫啊？」

無憂叟霍地把苦姑一拉，但立即鬆了一口氣，原來醉芙蓉是站起身來，讓出那庵堂門之地，說道：「若不讓你母女見上一面，倒會說我太不通情理了。」

說畢，那醉芙蓉竟大大打了個呵欠，打呵欠自然要揚頭，那垂在地面上，像面紗一樣的頭髮，自也分垂開來，把她那更醜得不成人形的面孔顯露了出來，連無憂叟也迅速掉過頭去，不禁又搖頭，又發出一聲長嘆。

原來他自問醫術通神，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但似醉芙蓉這般面孔已毀得不成人形，自問也不可能化醜爲妍的了。

無憂叟面上突現驚容，却不再縮身，苦姑也大着胆，再伸出頭去。

只見醉芙蓉不但讓開了庵堂的道路，而且連退了兩步，說道：「等到月亮昇起來的時候，可還得兩三個時辰，我可倦啦，黑魔女，你放心大胆進去，不到時候，我不會下手的，不過，你休想逃走，除非你想多吃點苦頭，嘿嘿，入我地獄門來，任你插翅也飛不出我的手去。」

冷笑連聲中，醉芙蓉身形已杳，這可是大白天，雖明知她打那斷垣後去了，但快得連人影也不見，能不令人駭然。

無憂叟搓起手來，而且站直了身子，連聲叫怪。

苦姑道：「其實，一點也不怪，老人家，恨兒的爹和那崔姑娘，被百煉神鋼打造的鍊子鎖牢了，自是不怕被人把他們救走，除非連同那千斤大石一同搬運出去，老人家，你難道眞沒法兒想，不能救得他們麼？難道眼看他們被胡姑姑燒死！」

無憂叟說道：「且慢，你胡姑姑去了那裏，她眞那麼放心，不把天下人放在眼裏？」

苦姑道：「我已說了，沒人能救得那兩人，她讓黑魔女入庵，眼見女兒被鎖困，却又救助無方，眼看命在旦夕，胡姑姑自是快意得很，入得地獄門之人，她自是不怕逃得出這地獄，而且，老人家眼看女兒被囚困，黑魔女只怕趕她也不走的。」

「那麼，」無憂叟說：「你胡姑姑打呵欠是眞，說倦極去睡一覺是假了，她必是躲在暗中偷瞧，她滿懷仇恨，自然高興見到仇人悲傷絕望，惶急無助，好一個佛門弟子！」

苦姑也急得亂轉，道：「老人家，那崔姑娘多可憐，眼看恨兒就要沒爹了，眞就沒有解救的法兒麼？」

「恨兒，恨兒！」無憂叟忽然心中一動，這醉芙蓉適才怎說？當年她被黑魔女毀了容，若不是爲了腹中一塊肉，她已早死了，恨兒，那麼，她恨的可不是這孩兒，爲娘的，豈不愛她的孩兒。

無憂叟問道：「姑娘，那恨兒現在何

處?」

苦姑道：「娘說他睡着了，我却一瞧就明白，那是被胡姑姑點了睡穴，胡姑姑怎會不怕他淘氣，小孩兒不懂得，不怕他碍手碍脚麼。」

無憂叟道：「好極了，姑娘，要救庵中的兩人，可全在恨兒身上，你快去把他抱來。」

苦姑也明白無憂叟的用心了，忙忙去了。

那原是一會工夫，只聽庵中嘩啦啦一陣響亮，是鐵鍊在地上拖動的聲響，那崔姑娘看到了娘親，那會不追出，豈會不拖動鐵鍊。

只聽有人嘿嘿冷笑，說道：「黑魔女，你別費勁了，憑你那把破劍，也斬斷得我那鋼鍊。」

果然傳出清越的金屬碰擊的聲響。

無憂叟却全神凝聽醉芙蓉的聲音發自何處，那聲音似左還右，不，又像是在庵後。

那水月庵門牆已毀，但左右和後面的牆垣仍然完好，但無憂叟聽得出，醉芙蓉不在牆外，那庵堂外堆積了柴草，極易隱身，聲音飄忽，顯然不要黑魔女知道她的藏身之所，要知醉芙蓉雖練成了金剛指，那肉身可不是百煉鋼。

無憂叟好生焦急，苦姑怎麼仍沒返來，趁醉芙蓉正全神貫注在黑魔女和庵中兩人身上，可不能失去這大好時機。

原來苦姑躲開庵堂，繞了個大圈子，已是不能再快的返來了，把沉睡的恨兒遞給他，道：「老人家，你說：胡姑姑眞不會連恨兒也……」

無憂叟道：「兒是娘身一塊肉，姑娘放心，却是休令她對你生疑，若知你暗中相助我們，只怕對姑娘不利，快去躲着，不可露面。」

那恨兒可不是被點了睡穴，不禁心下又一陣寒，眞不料醉芙蓉這麼一點年紀，點穴功夫却如此精純，若不是苦姑相告，他竟看不出來。

無憂叟一揮手，猛吸了一口氣，接連三個起落，撲進庵去。

眼前陡然一暗，無憂叟早防到了，道：「是我。」旋身大跨一步，閃過刺來的一劍，倒轉到黑魔女身後了。

「是你，哼！」黑魔女道：「你老兒爲何這時方趕來。」

無憂叟已看得明白，崔芙蓉滿頭秀髮蓬亂，頭巾早沒了，更是滿身塵土，站在神案邊，她身邊站着滿面愁苦的姜問天，亦是頭上沒了頭巾，灰頭土臉。

無憂叟不敢怠慢，忙把恨兒向姜問天懷中一塞，叫道：「快退！」

只聽嗤嗤連聲，無憂叟早跳到門口，庵堂中登時大亂，鐵鍊拖動發出連聲暴響，姜問天已退到庵右，緊靠柴堆而立，崔芙蓉也慌忙後退，更是面白如紙。

黑魔女却屹立不動，道：「這孩兒是甚麼人?」

無憂叟說道：「好教你得知道，他便是……」

姜問天惶急地道：「我這個孩兒怎麼啦。」

黑魔女啊了一聲，崔芙蓉道：「原來你和她已有了……孩兒。」

只聽嗤的一聲響，泥土飛濺中，也响起了無憂叟一聲呵呵，說：「胡姑娘，你也是佛門弟子，怎生如此狠毒，不明因果，」眨眼間，已三復挪移，纔道：「當知金剛指雖無儔威猛，要想傷害老夫，怕也沒那麼容易。」

庵門口陡然一暗，醉芙蓉已堵住門口，適才無憂叟站立之處，身後的牆上，已多了一個碗口大的洞，無憂叟雖是咀硬也不禁心下駭然。

只聽黑魔女冷冷笑道：「好主意，醉芙蓉，你敢傷害我的女兒，他父子兩人也得陪葬。」竟對在門口現身的醉芙蓉不再看一眼，對無憂叟道：「初上來時，我倒眞被她這金剛指唬住了，原來也不過如此，嘿嘿，此指雖具降魔威力，她却尚不能發於無聲，仍不算最高境界，既然有聲，對方知所趨避，又何懼之有。」

無憂叟道：「胡姑娘，你明白了麼，你那金剛指尚不能無敵天下，何不聽我艮言相勸，這幾日中，我已費盡心機，苦思療法，說老夫能生死人而肉白骨，那是讚譽得過份了，但已有信心，能爲你胡姑娘，雖不能盡復往日的如花顏面，必可回復得幾成，可否許老夫仔細瞧瞧?」

醉芙蓉眼看恨兒落入對方手中，金剛指確實不能傷及無憂叟，黑魔女更是毫無懼色，似乎也有些活動了，不料黑魔女冷笑道：「你這老兒枉自醫術通神，也不想想，當年僅憑一把火，就能把她變成這樣醜如鬼怪的麼?你也不想想，怎生只毀了她的妖媚面容，身上不見傷也罷了，竟會不傷她的毫髮。」

無憂叟一怔！她說得如何不是，若然醉芙蓉的面容是毀於火，怎生毫髮不傷?一個人若已被燒得這般模樣，又怎還能有命在。

醉芙蓉早又一聲慘厲的狂笑，那垂在面上，肩上的長髮，飄揚了起來，退了半步，又退半步，站定了，但見黑魔女，和無憂叟也在不自覺的後退，庵堂裏面的鐵鍊，也發出了聲響，但姜問天，崔芙蓉，却是不能再後退的，因爲身後已是牆壁柴堆。

因爲醉芙蓉的長髮飄揚起來，那目中的兇光也暴射出來，人，竟會發出那麼令人不寒而慄的兇光，但却不言語，那口的部位上，露出一個洞來，因爲她已不成人形，也沒了咀形，無憂叟吸了口涼氣，忽然厲聲道：「黑魔女，那麼，你端的……你你……你也太過毒狠了，你用的是……既不是火燒，是用的甚麼法兒，毀了她的容顏。」

「不是火燒！」原來醉芙蓉雖然恨極，却是因爲回想起當年，是以她雖然在切齒，語聲也成了喃喃自語，顯然她是回想那令她變成醜怪的時刻。

黑魔女冷冷地笑道：「你忘啦，我是從黑石山莊來的，要毀她的容，法兒多的是，何必用火燒，我不過教她以爲她那妖媚的面容，是毀於火而已。」

「那麼！那麼……你……」無憂叟也在切齒。

醉芙蓉一句一切齒，黑魔女也不時切齒，切齒像會感染一般，無憂叟也切起齒

來，說道：「黑魔女，你也太過份了，手段也太以狠毒了，當年雖然我也撮合你女兒和姜問天的姻緣，只因我救了他們兩人的性命，也無異給了他們二人的生命，心下有所偏私，有所偏愛，也實是喜愛他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兒，其實並不知姜問天和胡姑娘相處多日，已生情愫，若然我早知道了，我豈會替崔姑娘撮合，是以，你恨胡姑娘破壞了你女兒的美好姻緣，其實，咱們都錯了，原是咱們破壞胡姑娘的姻緣在先，而且……而且……都不過爲情所苦，爲情煩惱，苦惱的又豈你女兒一人，不過是小兒女情孽牽纏，你却這麼毒狠心腸，毀了胡姑娘的容顏。」

無憂叟心中早生愧咎，倒也不是要討好醉芙蓉，若不是當年這黑魔女太以心狠手辣，種了惡因，怎會有今日不可收拾惡果，他所說的，句句是從他心中發出來的言語。

姜問天發出一聲浩嘆，連崔芙蓉，也幽幽地嘆了口氣，雖沒言語，雖然都被醉芙蓉囚困，已是命在旦夕了，但顯然亦和無憂叟有同感。

黑魔女却冷冷地說道：「好哇，你這老兒倒帮起這無恥的女人來，她當年既無尊長之命，亦無媒妁之言，說甚麼我女兒和這姓姜的，還有你這個媒人，這無恥的女人却把他灌醉了，更假扮成我的女兒，無恥的投懷送抱……」

「你胡說！」醉芙蓉厲聲喝道：「當晚我不過要試試，要讓姓姜的瞧一瞧，我若是穿上了你女兒一模一樣的衣衫，我也不輸於她，世間之上，不僅她一人才是無雙的絕色，這姓姜的和我原已心心相印，却被你這女兒跑來橫刀奪愛，更跑出你這老兒來，在我們的情海中掀起波瀾……」

又是一聲凄厲的狂笑，醉芙蓉也又退後了些，說道：「本來我要等到月亮昇起來的時候，才要你的命，讓你們多活兩個時辰，哈哈，既然你要早死，定要死在一起，那我就成全你們！」

無憂叟叫道：「胡姑娘，有話好說，且再聽我一言，不可……」

嗤嗤兩聲，撲到門口的無憂叟與黑魔女，頓被她逼退回來，那庵堂只有一個窄狹的門戶，醉芙蓉的金剛指，也無異威力大增，再快的身法，要想通過那窄門，也必會傷在她的指下。

醉芙蓉道：「你這老兒也該死，嘿嘿不料你也自來送死，那我就成全你們。」

話聲未落，她左手早揚，驀地閃出一溜火光。

火！原來醉芙蓉左手中早扣着一枚火彈，擲在牆上，炸裂開來，頓見一片火光，那堆在庵堂外面牆下的柴草，登時着火燃燒起來，那正是風高物燥的季節，烈火着乾柴，那會不登時熊熊的燃燒起來。

鐵鍊嘩啦啦暴響聲中，崔芙蓉驚極大叫：「娘！」

是黑魔女撲到門口，只見她左肩猛拋，往後便倒，原來已傷在堵着門外的醉芙蓉指下。

無憂叟顧不及相救，叫道：「胡姑娘，恨兒是你的親骨肉，難道你也……」

姜問天却已同時叫道：「生而何歡，死又何懼，但這孩兒何辜，接住了。」從那烟火眼看已快封閃的庵門中，把恨兒大力擲出。

只聽醉芙蓉一聲怒喝，叫道：「你……」却是無憂叟的聲音接着說道：「你該知道，天下沒有無敵的功夫，得罪了。」

原來無憂叟趁機冒着火烟，竄出門去，更趁醉芙蓉伸手接住恨兒，脚尚未着地，已駢指點中她的肩井穴，醉芙蓉手抱着恨兒登時跌坐在地，無憂叟知她既然練成了金剛指，定能運行眞力衝開穴道，是以一聲得罪，脚點地再又閉住她的三大穴。

說時遲，托着左臂的黑魔女也跟踵搶出，叫道：「快救火！」

還用她叫麼，無憂叟兩掌齊揮，那火雖然已燃燒得猛烈，却只是庵門前的柴草着火，尚未蔓延到兩側，是以無憂叟先斷火路，黑魔女左臂受傷，已是血透衣衫，但仍咬牙强忍，無憂叟在這面用掌力把未着火的柴草才推掃開去，黑魔女也斷了右面庵角的火路，但却一聲驚呼，道：「不好，裏面已……着火！」

原來火從庵門口蔓延進去了，兩人顧得兩側，倒忽略了門口，那堆積在門外的柴草着火倒下，不但把門戶封閉了，門內的柴草也着火燃燒起來。

無憂叟叫道：「快退後，讓我來！」

別無他法，只有把牆推倒，好在牆是土牆，也許能滅得。

無憂叟猛吸一口氣，氣沉丹田，霍地一掌推出，却聽黑魔女大叫一聲：「快住手！」

無憂叟不明她何故大叫，又那還能收得住勢力，轟然一聲響，一見火烟飛捲，土牆是倒塌了，但火勢却也四射，同時那前半的庵堂，也隨同倒塌了下來。

無憂叟明白了，但晚了，那倒塌下去的土牆，非但滅不了火，倒是那射出的火舌，令裏面沒着火的柴草，也着火燃燒起來。

黑魔女大叫一聲，向火中急撲過去，無憂叟一把沒抓住她，其實他也已嚇呆了，別說他只是呆呆地伸出手去，相距還有數尺，那能抓得住她，忑怪，那撲縱向火中的黑魔女，竟是脚前頭後的飛身出來！

分明是被人擲了出來，無憂叟沒攔阻住她，却把飛擲出來的黑魔女接住了，因爲是逕向他面前擲來，隱約似聞有人喝道：「接住她！」

無憂叟才把黑魔女接住，早聽嘩啦啦兩聲暴響，是鐵鍊被硬生生扯斷的聲響，隨見黑烟滾滾中，飛出一團黑影，落地現出三個人來！

無憂叟喜極，一聲歡嘩，叫道：「原來是你！大和尚，除非是你，也救不出他二人來。」

原來是醉菩提，在崔芙蓉與姜問天眼看葬身烈火之頃，及時趕來，除非是這大和尚，誰能斷得那百煉精鋼的鐵鍊。

但醉菩提一放手，姜問天與崔芙蓉已癱軟倒地，分明已失去了知覺。

和尚道：「輪到你了。」

無憂叟顧不得問話，忙放下黑魔女，替兩人一陣推拿，兩人都不見傷，且毫髮無損，只不過在濃烟中暈了過去，但救不及時，倒會沒命了。

不料兩人才甦醒過來，神智尚未清，

醉菩提竟然騈指向兩人點去。

無憂叟一怔，道：「和尚，你……這是做甚麼？」

醉菩提滿面肅容，向黑魔女一指，道：「她肩骨巳碎裂，有勞大國手慈悲。」

無憂叟早知黑魔女肩骨碎裂了，但傷有緩急，那料黑魔女亦昏迷不醒，無憂叟一怔，只道先前黑魔女是強忍痛楚，其實傷重，那料他一查看，那傷非但不重，而且亦是被醉菩提點了穴道！

無憂叟怔住了，水月庵巳陷入一片火海，濃烟衝天，那麼多柴草盡皆着火，火勢如何不烈，庵前這黃土地上，却躺了一地人！醉芙蓉抱住恨兒，早巳人事不醒，姜問天與崔芙蓉被醉菩提點了穴道，躺在另一邊，現在，脚邊竟是黑魔女，安詳地緊閉着雙目。

無憂叟瞪着醉菩提，說道：「大和尚，你……你這是……」

一時間，驚訝，迷惑，都上了心頭。醉菩提分明是不願這些人知道是他救出二人，爲甚麼？

更奇的是，他苦尋醉菩提不着，在這個緊急的時刻，他却突然現身出來，那會這樣巧合的事？尤其是這地獄門，他分明熟悉道路，要不然，怎會適時趕來。

醉菩提却避開他的目光，半轉過身去，說道：「你覺得奇怪麼？」

無憂叟道：「大和尚，你有話說，却不願這些人聽到，是不是？」

醉菩提並不轉過身來，說道：「不錯，但今天我却不得不讓你知道了，你可知地上這幾人，都是我的甚麼人？」

「是你的，……甚麼？」無憂叟大驚，除了醉芙蓉，是和尚從小收養，像女兒一樣教養長大的以外，姜問天還有可說，黑魔女和他有何關係？

醉菩提道：「這麼多年來，最知道我的，也唯有你了，你不覺得奇怪麼？我這個出家人，竟會收養一個女嬰。」

無憂叟如何不奇怪，早巳生疑了，知道和尚必有下文，道：「大和尚，你說吧，有話直截了當些，這裏除了你，就只有入我之耳，任你點穴的功夫再高明，時候久了，對他們可也有害，尤其是這三人全有傷。」

醉菩提一聲浩嘆，說道：「雖然我難於啓齒，奈何我有求於你，除了你，我也別無人可託，也別無更恰當的人可爲我善後。」

無憂叟道：「大和尚，你我相交多年，有何事不可說的，往常你最痛快不過，怎生吞吞吐吐起來？」

醉菩提非但不轉過身來，而且倒離開得遠了些，才道：「她不是棄嬰，實是我的親骨肉。」

「你說甚麼？」無憂叟才眞是大吃一驚：「胡姑娘是你的……女兒？」

醉菩提道：「你可不知，我俗家原是姓胡，這胡蓉不但是我的女兒，你脚邊的人，即是她的親娘。」

醉菩提顯然激動之極，那無憂叟更是驚得說不出話來，半晌才道：「黑魔女……原來是……是胡姑娘的娘，那麼，崔姑娘和她豈不是一雙姊妹？」

醉菩提道：「正是。」

無憂叟啊了一聲，說道：「不怪兩人這麼相似了，胡姑娘穿上崔姑娘一模一樣的衣衫，竟連姜問天也分辨不出來，原來兩人是同父同母的姊妹。」

醉菩提一聲浩嘆，道：「孽緣……眞正是……孽緣，我幾乎也不信，我竟做出那樣的事情來，而且不能自拔，竟迷戀她那麼多年……」

又是一聲長嘆，醉菩提的聲音成爲喃喃自語了，說道：「誰教她那麼美，那時，我又年輕，又巳有了一身隨心所欲的功夫，我……受不了她的誘惑，誰又能受得了她的誘惑，眞個是似花解語，似玉生香，她却不知道，和尚也是人，出了家，仍是血肉之軀，一般的也有七情六慾，她……偏要和我親近，終於，我受不了誘惑，一天夜裏……」

醉菩提不說了，又何必說下去，無憂叟道：「她毫不知道麼？」

「她不知是我，」醉菩提說：「我後悔，但不能不見她，一見了她，我又不能自制了。直到她懷孕，又一次懷孕……」

無憂叟厲聲道：「你却不曾想到還俗，你原可還俗，對她說明娶她爲妻的。」

「我……不能。」醉菩提聲調帶哭，說道：「她若知道那人是我，她一定要殺我，我，該死，我不惜一死，也不怕死，但要知道，她之所以忍辱偷生，只因尚未找出姦污她的人來，一旦找到了，她也必死無疑，你明白麼，我不懼一死，但我……不願她死……」

無憂叟道：「但後來，她又再懷孕，懷了崔姑娘之後，你却忽然間絕了迹，不再迷戀她了。」

「因爲……」醉菩提說：「我得趕快交待了，她很快就會醒來，我得趕快走，不能讓他見到我。你有所不知，因爲，我怎能眼見她爲我受苦受難，而沒有一點報答。每次我都運用我本身的功力，替她伐毛洗髓，漸漸，她的功力也大增了，再加她本身含恨，忍辱，誓要找出人來，也日夜苦練功夫，終於，我再不能去來自如了，否則早晚，總之一日，會被她捉到我，我巳說過了，我不怕死，但她殺了我，她自己也會沒命了，沒奈何，我走了，而且，那黑山君突然出現在她身邊，我和她，都看錯人了，那黑山君翩翩風度，武功也過得去，若然她能有個好歸宿，豈不是好麼，而且她又懷了孕，我不願她再生下一個無父的孩兒來，是以……」

「是以你不再纏她，遠離她了。」

「是，」和尚說：「要知她那時巳漸漸相信，那半夜來去和她燕好的不是人，世人皆有狐仙，她也漸漸信了，無論如何，她不再那麼羞憤得不想活下了，因爲狐仙不是人，因爲狐仙誰也不能拒絕。我狠了狠心腸離開她了，但並未遠離，因我仍然捨不得遠離，和她始終是一關之隔。」

「不料她却遇人不淑，」無憂叟嘆了口氣，說道：「黑山君和她成婚後，漸漸現出本來面目，可憐的……可憐的……」

他不禁又瞧了脚邊的黑魔女一眼，她該多少歲了？至少也是近四十歲的人了，但仍然那麼美，更何況當年。無憂叟搖搖頭，說道：「好，你說罷，你要我做甚麼，我能爲你作甚麼呢？黑魔女若知道被她

毀了容顏的醉芙蓉，原來是她的親生女兒，只怕要悔不欲生了，不料你們上一輩是孽緣，是夫妻，見面不敢相認，本是父女，却成了師徒，你這大女兒本來有父也有母，却又成了棄嬰孤女。」

和尚道：「你別說了，我這女兒容顏其實沒毀，並非是火燒的，而且，你竟沒想到，她是從黑山莊來的麼，只要你這大國手割去她面上贅瘤，是仍可還她如花容顏的，當今之世也只有你才能辦得到。」

「甚麼！」無憂叟道：「她面上原來是長出來贅瘤，眞不是燒毀的？」

「不是長出來的，」和尚說：「是移植繁衍，只要你把它移去，不出半年，她就能重現她那如花容顏，那本是黑山君從交趾學來的一種易容術，但黑山君並未學到家，她從黑山君學來，自然也只能毀易容顏，不能還她本來面貌，爲了此事我遠走交趾，因爲不能缺少一種獨門藥物。」

「我說呢？你這和尚怎生突然失了踪，原來遠走蠻荒去了。」

醉菩提取出一包藥物塞給他，說道：「此藥還得加獸脂調和，然後塗在她面上，即能殺死那贅瘤，待其軟化，即能與面皮脫離了。」

「殺死……那贅瘤？」無憂叟大奇。

「這東西實是匪夷所思，」和尚道：「原來那是一種蟲，名爲蟹蟲，因是取蟹作蠱，只能外用，只要在臉上塗上些少，就會繁衍起來，初塗在臉上時，只不過面色變易，但不用多久，就長出如蝦蟹一般的贅瘤來，只不過日子久了，非你大國手的通神醫術，仍不能回復她本來面貌。」

無憂叟道：「好極了，我原巳答應過她的，只不過尚不知如何下手，快說！以後又如何。」

「以後，」和尚的聲音抖顫了：「我這個罪孽深重的和尚，就不知所終，因爲我不願她再作無父無母的孤兒。」

無憂叟道：「我明白了，你要我把眞相對他們說出來，好極了，也正該如此，我還替你作個主張……」

和尚點頭道：「我知你主張甚麼，堯之女娥皇女英，同嫁於舜，成爲千古美談，雖然便宜了這姓姜的，既然她們都鍾情於他，姊妹前嫌又釋，她們的娘侍奉又有人了，那自是再好不過了，却是有勞你成全了……」

和尚突然臉色大變，隨着他的目光，無憂叟才發覺黑魔女幽幽地發出一聲長長嘆息，不但眼睜開來了，而且坐了起來。

無憂叟大吃一驚，道：「你……原來……」和尚呢？急回頭，身後那還有人。

黑魔女恨恨地說道：「這賊禿驢早去遠了，你還望甚麼？」

她恨麼？怎會不恨，但聲調中却充滿了更多幽怨。

無憂叟道：「原來你……早醒了？」

黑魔女掉過頭去，道：「也都聽得明白了。」

無憂叟見她並不十分激動，大大鬆了一口氣，要不然，他眞還不知如何啓齒。道：「那麼，你意下如何？」

黑魔女道：「慚愧，我幾乎害苦了我這女兒，我怎會知道她是我的女兒呢？我這就帶小女兒回轉崆峒，她對我仇恨太深。」向醉芙蓉一指道：「我巳仔細想過了，若此時把實情相告，只怕她也不信。」

無憂叟道：「我也想到了，這安排最好，待我在此間先復了她的容顏，同時對她慢慢開導，不過我得把他留下相助。」

「你是說姜問天麼？」黑魔女點頭道：「正該如此，且先讓他們夫妻父子團聚，然後……」

無憂叟道：「然後我再把他們送去你那裏，且讓我先恭喜你們，失散了的女兒回到了你身邊，你有女，她有母，更恭喜他們有情人終成眷屬，呵呵，老夫也要恭喜我自己，終也有始有終。」

尾聲

那是半年後了，又是春暖花開，崆峒山上的芙蓉花燦爛，但花下的人兒比花更嬌，一個頭戴逍遙巾的老人家，指着那佇立在花樹下的美人兒，向身邊的黑衣女子道：「她是誰？」

黑衣女子笑了，說：「我可還沒老得眼也昏花了，我的女兒倒會不認得。說眞的，自從她姊妹共事一夫後，這芙蓉兒倒更文靜溫柔了，尤其是他們夫妻姊妹，和睦相處，似漆如膠，我也放下了心頭一塊大石，你……笑什麼？」

那老人笑了，一聲呵呵，說：「你看錯了，那不是你的小芙蓉兒，而是大胡蓉。却也難怪你，脫去了她臉上的贅瘤，倒比先前更嬌嫩，更顯得年輕了，你再瞧瞧，那走來的一個才是你的小芙蓉兒，她二人不像一對孿生的姊妹麼？說眞的，若我不早知是她在那裏，驀然叫我分辨，眞也認不出來。」

芙蓉花樹下，可不是又走來一個美人兒，一般的雲裳，一樣的雲鬢堆雅，忽然從她身後跳出一個小孩兒來，摟着原巳在花樹下的女子叫娘。原來黑衣女郎即是黑魔女，笑了，說道：「却是多虧得你這位醫術通神的大國手，否則我要愧恨終生了。當眞隔得稍遠一些，連我也認不出來了。待小婿把長安的家園收拾好了，也就在這兩日間，我們也該動身了。」

無憂叟道：「好主意，長安公子原是富貴中人，自該回到富貴中去，這窮山野嶺，才非是久戀之鄉，呵呵……」無憂叟一擺手，笑道：「當眞我說錯了，我該說是把從富貴之中得來的，還給人間，就我所知，他的祖上和他的翳子叔叔，替他留下了一座金銀山，秦中久經戰亂，雖經這十數年的休生養息，但人民也不過才喘過這口氣來，仍然餓殍遍野，不入世，何能普渡衆生，好好。」

無憂叟見黑魔女面色陡然一沉，忙一聲呵呵，就此把話聲打住。

黑魔女道：「小婿既然要以祖上取之於民的財富，還之於民，他既有此大志，我如何會阻止，却又捨不得他們，只好也隨他們入世了，再說，也爲了杏兒，自今而後，遠離武林血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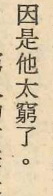
「好好，」無憂叟道：「亦即是遠離仇恨，正是人民百姓中來，回到人民百姓中去，不甘平庸，正是煩惱之因，可惜世人從大夢中醒覺過來，巳付出無比煩惱的代價了。」

（完）

民間歷史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子成·圖

章台柳與沙叱利



英雄俠客驅胡虜 才子佳人慶團圓

韓翊的詩名在長安市上已經很多人知道了，可是他的才情却很少有人賞識，原因是他太窮了。

窮人的才華是很難被人發現的，因爲他無法擠入社交的圈子，無法把他的作品呈現在那些達官貴人之前。

多少名士以人才被邀而身登龍門，多少人因爲一詩一文而名揚天下，這可見長安不是一個埋沒人才的地方。

但是，這些好運氣降臨不到韓翊的身上。

在長安要想成名不難，但光憑才情是不够的，還必須要有兩個輔助的條件，一個是家世，一個是錢。

家世好的人不一定有錢，許多世家都已沒落了，但是祇要你的祖上曾經有過顯赫的門第，總會有人認識你的，祇要你有才華，總會有人提拔你的。

布衣李白就是一個例子，他才華蓋世，却並不得意，然而李氏是一個大族，他生來就是世家子弟，一到長安，立刻有一批士大夫邀爲座上賓，煮酒談詩，縱橫的才氣立刻被人傳誦開來。

沒有家世有錢也行，一位姓陳的文士到了長安，腰纏萬貫，胸羅萬有，可是他沒有顯赫的家世，沒有顯貴的親友，無法擠入社交的圈子。

有一天他眉頭一皺，想出一個辦法了，利用一個熱鬧的機會，走進長安規模最大的古玩店，化了極高的代價，買了一隻花瓶。

大家都很奇怪，因爲那是一只很普通的花瓶，實在看不出名貴的地方，大家都不明白，何以這個外地來的土財主要花高出千倍的代價買下它？

這位文士很會吊人胃口，他只對大家說這只花瓶是一件異寶，有許多珍奇的異徵，約定在第二天，他假長安市上最大的酒樓來設宴，當衆表現這只花瓶的名貴所在。

長安市上的人不僅好奇，好刺激，而且也有閒，太平盛世，李世民大帝生前建下的赫赫偉業，被四夷尊爲天可汗，剛好由他的子孫來享受安樂的成果，不僅老百姓閒，連皇帝也閒。當今的皇帝玄宗李隆基在宮中鬥蟋蟀，跟宮女們捉迷藏，四海昇平，大家想着的就是如何在生活上求新、求奇、求變、求刺激。

所以這一件事，立刻就轟動了長安，到了第二天，酒樓上冠蓋雲集，都來欣賞這一只神奇的花瓶了。

主人準時出席，也帶來了那只花瓶，他花的代價已經收到預期的成果，將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過來了。

於是他在衆目睽睽之下，做出了一件事，使戲劇性的宴會達到了最高潮——他一錘就擊碎了那只花瓶。

然後他又說出了一篇充滿了戲劇性的台詞：「長安是天下文華薈萃之地，兄弟久慕長安文名，才不遠千里，迢迢而來，

却沒有想到長安的人如此淺見，兄弟的滿腹文才，竟不如一隻花瓶來得有吸引力，所以兄弟將它敲碎了，這只花瓶實在一無可貴之處，現在兄弟要呈獻給各位的，是兄弟眞正值得誇耀的東西。」

他捧出自己的詩集，精裝的，也是名匠鏤刻的，每人一本，詩的確做得不錯，也頗見才氣。

可是他這番非常的擧動才是眞正引人之處，於是他的文名傳開了，一夜之間，成了長安市上的聞人。

王公卿相，各大世家的應酬宴會，都有他一張帖子，詩會、文會、酒會，也都有他一份了。

這些傳奇性的故事，聽在韓翊的耳中，却祇能引起他的羨慕與苦笑而已。

他的詩不會比那個傢伙差，但是他化不起這個錢，刻一部詩集勢非萬金不可，他連這點能力都沒有，更別說是花錢替自己宣揚了。

韓翊的詩名是靠女人的嘴唱出來的，他的作品還送不到教坊中去唱，那是要花錢的。

天子重詩文，士大夫愛詩文，一般老麾，因此連平康里巷的妓女，也都靠着唱百姓也附庸風雅，人人都以吟哦兩句爲時幾首悅人耳目的新詩來招徠客人。

韓翊的詩賣給那些妓女，換取他的生活所需，他的作品也經常題在素紈團扇上，由纖纖玉手搖着給買醉市笑的嫖客們微送清風時，才被大家看見。

韓大郎的詩名就是這樣流傳的，那當然不會被人看得起，所以韓翊的詩雖好，却永遠地被擯棄在斯文的門外。

但韓翊也不在乎，他有一點可驕傲之處，韓大郎是平康里巷的青樓艷姬眼中最受歡迎的客人。

人家逛窰子花錢，韓大郎上妓院却能賺錢，那些名妓艷姬親手下厨，做幾樣體己的小菜，親自爲他執壺，侍奉他喝酒，爲的是求他一首新詩。

韓翊的詩不僅悱惻動人，他更兼精音律，譜就新章，不但教她們怎麼唱，而且更能教她們如何身入其中，把詩中的感情唱出來。

正因爲人人懂詩，人人愛詩，所以必須要好的作品，才能被人欣賞，韓翊的作品就是常受人欣賞的一種。

他的詩裏常有一股淡淡的哀愁，傷歲月的飛逝，哀年華的不永，嘆風月之無常，悲才人之不遇，感紅顏之薄命，愁歡好之短促，慨會少而離多。

這些哀愁假佳人之口中唱出，自然更容易動人，因爲這也是那些青樓女郎們的心聲，爲了生意，她們要求助於韓翊，爲了吐訴自己的不幸，她們也歡迎韓翊，爲了間而得到一些心靈的慰藉，她們更喜歡韓翊。

何況，還有一個原因，韓大郎不僅才高、年青、而且還是一個風度翩翩的美男子。

韓大郎是風塵女郎們心中的偶像，夢裏的情人，每個人都想嫁給韓大郎，只可惜她們自己都身不由主，她們都是被賣進娼家的，除了替身主當搖錢樹外，還有一筆最後從良贖身的鉅金得付。她們自己付不起，韓翊當然更出不起。僅有一點的私房體己，只够爲韓大郎添製一件新衣，做幾樣小菜，以及最後偷偷塞在韓翊袖子裏的碎銀子。

韓翊身上經常穿着新衣服，身邊也經常有點碎銀子，但也祇够他在京師賃一間小屋子，雇一個小童侍候瑣碎而已，因爲韓翊還有一個嗜好，他喜歡治雜學，不時買幾塊好石頭刻刻印方，刻好了却又免費送給那些青樓女郎。

他還喜歡研究本草，而且頗有心得，但他的醫道也不賺錢，而且經常貼本，因爲他看病的對象都是窮人，開了方子，還得自己花錢買藥來替人治病。

除了做詩，他幾乎每一樣本事都要貼錢，好在他本性洒脫，不以爲意，閒中無事，跟一些遊俠兒交了朋友，呼盧喝雉，輸的時間多，他也自得其樂。

很多正經人家的女兒，也在心中暗戀韓翊，但他在一般做家長人的心目中，却是個猥薄的浪子，所以沒有一個人肯把女兒嫁給他。

韓大郎在長安市上是個名人，詩名、文名與浪名，最後一名，却使他永遠躋不進功名之路，富貴之門。

名士風流爲本色，只是韓翊這個名士却永遠是孤獨的，寂寞的，因爲他是受風塵女子供養的。

韓翊愛過人嗎？有的！他愛着一個女郎，一個風塵中的女郎，一位青樓中的奇葩——柳青兒。

柳青兒是長安市上最出名的紅歌妓，也是一個眞正的才女，只有她不唱韓翊的詩，因爲她自己能創作。

她的作品哀婉蘊藉，不比韓翊遜色，而且才思敏捷，即席命題，出口成章，而姿容絕代，艷名四噪。

韓翊進長安娼家都可以賺錢，只有到柳青兒家裏要花錢，雖然花得極少，却也是他無力負担的。

柳青兒對韓翊也是一往情深，但可憾的是她無以自主，她有個身主，一個視財若命的老婆子。

韓翊在長安娼家是最受歡迎的客人，連鴇母在內，見到韓翊都是眉開眼笑，備極殷勤。因爲她們的搖錢樹要靠韓翊來抬高身價，只有柳婆子家裏對韓大郎常加白眼。

那是因爲韓翊窮，付不起重賞，拿不出額外的花銷。而韓翊一來，柳青兒跟韓翊唱詩酬答，往往冷落了其他花大錢的客人，自然也就影響了收入。

這天韓翊又來了，才走到柳家門口，心裏就沉了一沉，因爲他看見停了一騎駿馬，那是萬中選一的大秦龍駒，黑色的毛片亮得如同綢面，平站着也有一個人那麼高，身上的鞍飾非銀即金，益發襯托出馬主人的氣象不凡。

馬的旁邊還站着幾個俊童，以及幾名戎裝的護衞親兵，不用說，這一定是那個世家武將的子弟在這兒了。

韓翊本想立刻回頭的，但是又捨不得，因爲他有好幾天沒看到青兒了，心裏實在思念得緊。

硬着頭皮走了進去，柳青兒的屋中絲竹聲揚，那熟悉的聲音正唱着當代名詩人

王子羽的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這是他最喜歡的詩句之一，也是他們共同激賞的詩篇之一，韓翊與柳青兒都是有點豪氣的人，他們自己的作品受生活所囿，發而爲感慨之聲，但對於別人氣吞河嶽的佳句，却是由衷地佩服的。

想到柳青兒却爲着別人在彈唱他們所喜歡的詩句，韓翊心中頓時有着打破了五味瓶的感覺。

來到他常坐的小房間內，這也是柳青兒爲他專門準備的，韓翊來時她如不得閒，就讓他在這屋裏等着，她百忙中抽空，總會來跟他談幾句知心話兒，倚偎溫存一番。

屋中有一枝簫，那也是他們連絡的暗記，他來到之後，也不需要通報，只要吹一曲「陌上桑」，柳青兒就知道了。

韓翊拿起洞簫，心裏有點激動，居然吹奏起「傷別離」的古曲，那是原自楚辭的古調，也有着責怪柳青兒的意思。

一曲將半，門簾掀起，來的竟是柳婆子，她的臉色很不好看，進門就道：「韓大郎，你這是什麼意思？咱們青兒才接到一個貴客，你就來搗蛋了。」

韓翊聽了心中有氣，不禁也憤然道：「柳婆！我也是客人，妳們幹了這個行當，開了門就不能阻止客人進門。」

柳婆子冷笑連聲道：「難爲大郎還知道我們是幹這個行當的，我還以爲你當作上天掉下餡兒餅來養活我們的呢？」

語氣峭刻，韓翊心中有氣，忍不住叫道：「柳婆！妳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我沒給錢，那一次我少了妳一文。」

柳婆子冷冷地道：「你大郎沒少給一文，可也沒多給過一文，如果長安的娼家都遇上你這種客人，別說我們活不下去，你大郎也混不下去吧。」

韓翊一時還不明白她的話是什麼意思，柳婆子冷笑道：「你大郎身上穿的，家裏吃的，那一樣不是指着那些豪客們額外的打賞，這個你該比誰都明白。」

韓翊的臉色一下子變得鐵青，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打擊，柳婆子似乎還不滿足，冷冷地道：「幹上了這個行業，才知道這個行業的苦況，因此我們實在不忍心收你的錢，這都是姑娘們忍着眼淚省下來的，你花在青兒身上，雖然見你的情，但實在想起來，可對不起她的同行姐妹。」

韓翊強忍在心頭的一口熱血終於噴了出來，手撫着桌子，將那根洞簫一折兩段，拋在地下道：「好！從此我不上門。」

柳婆子笑了道：「本來也是嗎，你無論上那一家，都會把你捧得像個鳳凰，何苦上這兒來受白眼呢。」

韓翊衝出門去，却正好與一個俊童撞個滿懷，那個俊童才十三四歲年紀，身量只到韓翊的肩頭。一撞之下，却把韓翊撞得連退幾步，他自己都沒動，而且搶前一步，扶着韓翊急道：「韓公子，奴才沒撞傷您吧！您吐了血……」

韓翊知道是自己理虧，而且對方還是個小孩子，感到很不過意，連忙道：「沒有受傷，那是我自己剛才吐的。」

那俊童笑道：「這就好，奴才追隨侯爺練過武，眞怕把您給撞傷了，公子！您大概也下過幾年功夫吧。」

韓翊跟那些遊俠兒爲朋，少年好事，確也馳馬彎弓，使拳踢腿，下過幾年的功夫，而且還頗有根底，因爲他人聰明，悟性高，練起武功來，進境也比別人快，尋常三五個大漢，他都可以對付下來。

剛才被這小孩子一撞，他還沒覺得，現在聽他一說，倒是想起來，對方只是個小孩子，跟自己一撞，連身子都沒動一下，足見底子比自己厚得多了，好奇之下，忍不住問道：「小哥兒，貴上是那一位公侯？」

小童笑道：「敝上姓李，開國公的第三世嫡孫，老王爺賓天後，蔭襲的開國侯，剛從山西來。」

韓翊哦了一聲，開國公是三原李靖的尊稱，也是大唐的開國元勛之後，尤其是他與前隋越公楊素侍兒紅拂夜奔的一段旖事，至今還傳爲佳話，因此一笑道：「原來是三原李府的家人，難怪有這麼好的功夫。」

小童跪下請了個安道：「韓公子誇獎了，奴才叫李孝，奉了侯爺的命，前來請公子前往一聚。」

韓翊怔了一怔，開國侯李奉先是元勛之後，聽說是才三十出頭，是個翩翩佳公子，但跟自己毫無交情，不知怎麼會請自己前去的。

李孝又笑道：「侯爺生性豁達，最重視有才情的年青士子，來到京師之後，就聽說了韓公子的大名，今天是特地拜見韓公子的，先到了府上，公子沒在，聽府上的那位兄弟說，公子可能在這兒，我們就來了，沒想到還比公子早了一步，聽見簫聲後，才知道公子來了。」

韓翊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在青兒屋中的就是李侯，難怪門口縶着那頭駿馬，除了三原李家，誰能有這種名駒呢？

聽李孝的話，李侯已經先到自己家裏去過了，這倒是專誠來訪自己的，心裏平常雖討厭那些貴介公子，但李侯如此盛意，他倒是不便拒絕。

於是整頓了一下衣冠，來到了柳青兒的屋中，除了柳青兒之外，還有兩個人在，一個年青公子，意氣英發，想必是開國侯李奉先了，另一個中年人氣度軒昂，想必也是朝中顯貴，韓翊拱拱手道：「草民韓翊，辱承寵邀……」

李奉先首先站了起來，笑道：「韓兄！別來這些俗套，兄弟是久慕文才，特來拜晤的，來！坐！坐！」

說着把他按在柳青兒旁邊坐下，柳青兒見他脚前還有着幾點血星，不禁急問道：「韓郎！你是怎麼了？」

韓翊連忙道：「沒什麼！那是我碰傷了鼻子……」

李孝在旁道：「韓公子是被那老婆子氣的，奴才去奉請的時候，那老婆子正說了許多難聽話。」

這小孩子大概是怕李奉先責怪他把韓翊撞得吐血，連忙說了出來推卸責任，柳青兒急了道：「娘跟你說了些什麼，把你氣成這個樣子，韓郎，你也是的……」

韓翊祇發出一聲苦笑，李孝還要多嘴，李奉先却知道那些話必然會使韓翊很難

堪，一瞪眼道：「沒你的事了，到外面侍候去。韓兄！我給你介紹一位朋友，這是當朝侯司馬希逸公，論輩份，該是我的世叔才對。」

那中年人笑道：「奉先！說這話該掌嘴，你到這時候才記起我是長輩，前兩天你怎麼到處叫我老侯。」

韓翊知道侯希逸，他是當朝的紅臣，帝眷極隆，多少人想鑽他的門路還不可得，想不到却在這裏跟他見了面。

侯希逸在京師以好客知名，多少文人名士，都被他羅致到門下爲客，韓翊却沒有這麼想過，所以祇拱了拱手。

侯希逸却笑着又道：「韓先生，在下是最好交往斯文朋友的了，可是奉先一來却把我給問住了，實在慚愧得很。」

李奉先笑道：「你應該慚愧，你門下那些名士，除了會作幾句無病呻吟的輕浮詩，簡直找不到一個眞才，而像韓兄這般人才，你竟沒聽過。」

侯希逸尷尬地一笑道：「我整天公事太忙，那能像你整天無所事事，韓先生志行高潔，一般浮俗的應酬場合中見不到他，我怎麼會認識呢？」

李奉先道：「眞正的人才是不會去求售的，他們祇表現自己的才華，使賞識的人去發現他們。」

侯希逸笑道：「奉先！我知道你的意思，從你一大早就拖着來找韓先生，無非是怪我沒落人才而已，我也不必多說了，過一段時間，自然會有以報的。」

李奉先笑道：「老侯，我也不是非求你不可，把韓兄接到山西去供若上賓，就是奉養他一輩子，我也有這個能力，但君子愛人以德，韓兄不會肯接受這種嗟來之食，我也不敢用這個方法去屈就韓兄的長才，你在京師的人面熟，交遊廣，所以我才拖你來，是要你給韓兄安排個一舒長才，出人頭地的機會。」

侯希逸道：「我知道，如果只是接回家去奉若上賓，立刻就可以辦得到，我爲什麼還要稍待時日呢，韓先生才堪大用，我當然要給他安排一條直登青雲的路。」

這一番對話，聽的韓翊且驚且喜，却又十分慚愧地說道：「承蒙二公器重，韓翊且感且愧，韓翊行止失端，但有輕薄之名……」

李奉先莊然道：「韓兄別說這種話，兄弟少年荒唐，仗着祖上餘蔭，不經鑽研而愧膺侯爵，只有替國家發現人材來酬報國恩，赴京後，在偶然的機會裏，得聆韓兄的佳作，雖出娼女之口，却別具一種感慨的情懷，如同屈靈均之離騷，雖居湖野而不掩其才思，爲了多了解韓兄之才藝，兄弟曾遍召長安市上的娼女，以求一聆珠玉，聽得越多，對韓兄之才華也更傾倒，所以才冒昧造訪。」

韓翊的眼淚忍不住奪眶而出，委屈了多年，終於得到了一個知己的人，叫他怎麼不感極而泣呢。

在歡悅的氣氛下，他們暢談終日，韓翊也流露出他眞正的才華，吐珠唾玉，使李侯二人更十分傾倒。

臨別時，侯希逸才問道：「先生中過試沒有？」

韓翊紅了臉道：「十三掄鄉試，譽爲天之驕，一舉難及第，雲途爲之夭，買醉長安寺，無顏見鄉老，非爲天棄予，慣行蒙不肖……」

侯希逸道：「先生所受的委屈我都知道，李侯遍召長安酒伎，每個人都爲先生抱不平，士林不語先生之名，也不盡爲先生之行止，實乃妬先生之宏才而已，青蓮居士終日沉湎市上酒家，却對先生別具佳評，李侯就是在青蓮口中，引起對先生的注意，可見珠玉之光，不會久掩塵土，終有脫穎而出之日。但此途不可久居，禮部侍郎楊度，不日將主秋試，下官爲先生報個名，先生還是去應試一下，這是朝廷選才的制度，經由這條路而直步青雲，不僅問心無愧，也不怕別人的閒話！」

韓翊聽得臉上發熱，唯唯地答應了。

從那天之後，他摒棄了嬉遊，把應制的課業，稍稍地料理了一下，侯希逸果然爲他補報了名字，一試而第，而且名登首榜。

爲了用功，他很久沒去看柳青兒了，榜發之日，他興沖沖地去了，却見雙扉緊閉，連個人影都沒有，詢問之下，才知道前幾天爲豪者量珠聘去了。

買走她的是誰？沒有一個人知道，只曉得那一天門外來了幾個鮮衣怒馬的健僕，挽了一輛油碧香車，載美而去，而柳青兒喜孜孜的，似乎很高興的樣子。

韓翊爲這個消息震得幾乎昏了過去，再也沒想到柳青兒竟然薄情至此，固然她身不由主，終身全操縱在柳婆子手裏，但至少也應該通知一聲呀。

懷着落寞的心情，回到自己的斗室，他眞有天坍下來的感覺，可是小童喜兒却喜孜孜上來道：「恭喜公子高中了，您回來得正好，隔壁人家送了張帖子來，請您過去吃他們喜酒，聽說是納寵的喜酒。」

韓翊自己正在失意的時候，那有心情去爲別人賀喜，連帖子都沒看，接過手就撕了，倒頭就睡下。

在矇矓中他被人推了起來，一看是李奉先，他滿臉含笑道：「韓兄！高掄及第，正該歡喜才對，怎麼連兄弟的喜酒都不肯去賞光了。」

韓翊一怔道：「原來是公侯納寵？」

李奉先笑道：「不是我，是我一個最欽佩的朋友，他就稅居在韓兄隔壁，而且也是新榜及第，無論如何，也要請韓兄過去一下，來人哪！侍候韓老爺更衣。」

叫聲中，進來了幾個俊童，捧了一襲全新的吉服，就替韓翊穿戴起來。

韓翊道：「這是禮服？」

李奉先道：「是的！小弟知道吾兄必掄魁元，早就替韓兄準備好了，走吧！走吧！」

韓翊驚奇道：「聞得隔壁住的是一個商賈，不是斯文中人。」

李奉先道：「韓兄弄錯了，我這個朋友是最近買了房子，可能韓兄忙於苦讀，才沒有注意這些事。」

隔壁乃是一所三進的宅院，已經粉裝一新，懸紅結綵，賀客很多，有不少是韓翊認識的，見了面都向他拱手道喜，韓翊只以爲大家是恭賀他考試及第，含糊地應酬了一下，李奉先把他帶到新房中，指着桌上的筆墨道：「請大筆一揮，作催妝新

詩，以韓郎高才，所作的新詩一定會別具旖情，也必會傳誦千古。」

韓翃道：「這是新郎的事。」

李奉先笑道：「但新人是青樓從良的風塵才女，她指明必定要韓兄的大作催妝，才肯着妝。」

韓翃道：「長安青樓，除了青兒之外，那兒還有才女？」

李奉先笑道：「韓兄這話未免太以小覷天下人了，佳人多穎悟，才女出風塵，滄海遺珠，每每皆是。」

韓翃想了一下道：「新人既是才女，要我作詩催妝可以，但定要和我一首。」

李奉先笑道：「應該是沒問題的！」

韓翃想起柳青兒的別嫁，一時感從中來，提筆就寫下了一首小令：「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

一個使女拿了出去，却捧着一張飛金桃紅小箋來了，含笑呈上道：「新人和詩來了，請官人斧正。」

韓翃接過來一看，心神大震，這分明是柳青兒的筆跡，而且字句哀惻，箋上還帶着一抹淚痕。

「楊柳枝，芳非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從使君來豈堪折。」

韓翃看罷跳起來叫道：「新人到底是誰？」

李奉先大笑道：「新人即是舊人，舊人翻作新人，今日花好月圓，應使情天無缺，兄弟不再打擾了，明天再來叨擾，再好好向二位恭喜。」

他拍着手，大笑着出去了，鼓樂聲中，四個俊婢擁着一個盛裝麗人進來，不是柳青兒又是誰？

侍兒們含笑斂衽退下，替他們關上了門。

柳青兒嬌羞萬狀，臉泛喜色地偎依在他胸前，說道：「韓郎，我們終於在一起了。」

韓翃却莫名其妙地說道：「這是怎麼回事？」

柳青兒仰着臉道：「你不知道，你怎麼會來的？催妝詩也寫了，你還在裝糊塗麼？」

韓翃道：「我是眞的不知道，是李侯拉着我來的，他說有個朋友納寵，邀我來吃喜酒，代作詩催妝！」

柳青兒道：「代作詩催妝，你那首詞分明是夫子自謂的口氣，而且還有怪我之意，我正想問問你呢。」

韓翃苦笑道：「我是一時有感而發，聞知中試後，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妳，誰知到了那兒，連鬼影都見不着一個，問隔壁的隣人，祇說妳爲豪門量珠聘去了！」

柳青兒撇了撇嘴道：「難怪字裏行間，充滿了怨楚之意，韓郎！你把我的海誓山盟，看得太輕賤了，如果不是你來下聘，我會跟人去嗎？」

韓翃道：「我來下聘？青兒，妳別開玩笑，妳該知道我家徒四壁，連衣食都仰人周給，還有能力量珠爲聘嗎？」

柳青兒道：「錢是李侯代付的，這屋子也是李侯以你名義購下的，我在三天前就搬來了，他說你應考後，到灞陵訪友去了，如果今朝榜發有名，就立即成親，否則就先過着，等來歲再比……」

韓翃沉思片刻，才大笑道：「青兒！我事先是一點都不知道，李侯一切都瞞着我，就爲了跟我開這個玩笑，不過這個玩笑，開得實在捉狹了，差點沒送掉我半條命。」

柳青兒也沉思片刻才道：「韓郎！你這麼想，可就辜負李侯的一片心了，他不是跟你開玩笑。」

韓翃「哦」了一聲！道：「不是開玩笑，幹嗎要這樣做呢。」

柳青兒道：「他要你知道，得之非易的東西，才會珍惜，也要你知道，自助才得人助，他有相助之心，也不期望你報答，却要你振作起來，如果你今年落第，他很可能不會讓你知道，叫我在此隱居三年，等來年再謀相聚呢。」

韓翃道：「想不到他那樣一個人也熱中於名利！」

柳青兒說道：「他無須熱衷，因爲他有世襲的前程，他是替你熱中，他說憑他與侯大人的關係，爲你活動個出身並不困難，但靠人情活動來的前程未必可靠，靠山一倒，你也跟着倒了，不如走這條路穩妥。」

韓翃悚然動容道：「青娘！妳說得對，妳與李侯，不但是我的知己，也是我的諍友與畏友，明天我一定要好好地謝他，以報其知己之德。」

這一夜是在風光旖旎中渡過的，第二天清早時，李奉先就來了，不待他開口言謝，就握着手道：「韓兄！昨天我跟老侯談過了，你雖然高試及第，但目前並無優缺，如果找個閒衙門塞進去，雖然可以領一份乾俸，但屍位素餐，反而躭誤了前程，倒不如待機而動，找一個好機會。」

韓翃苦笑道：「侯爺！我的環境你是清楚的，可實在閒不起，一第在身，總也算衣冠中人，連從前的日子都不能再過了，承蒙厚賜，置了這所屋子，却又如何維持呢？」

李奉先笑道：「這個兄弟已有籌措，爲吾兄準備下三十萬錢，先將就着過，兄弟也關照過希逸，如有急需，可去找他，算是替我墊的，事後我會還他，因此韓兄千萬別客氣，小弟本想多盤桓些日子，怎奈此次乃奉詔覲見，假期已滿，必須立刻回任，只有等下次再來與韓兄長聚了。」

韓翃感到很愕然，也很惋惜，但他知道三原李府膺朝廷重寄，仍有山西的軍務待理，事實上也不可能久留了。

李奉先帶來了三口箱子，貯着三十萬錢，在當時的生活水準而言，足可爲十年生活所需，餽贈不能說薄了，韓翃愧無以爲報，祇有選了兩方好石頭，漏夜不眠，刻了「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隣」兩句詩爲贈。

袖了這兩方石印，剛好趕上到灞陵送別，都感到無限依依。

這一段日子在長安是極其逍遙的，也有了才名，一第之後，也有了功名，總算擠進了社交的圈子，詩文漸著，成了眞正的名士了，與當時昌黎才子韓愈字退之的員外郎，並稱二韓。

但韓翃在這個生活圈子裏並不愉快，也許是性情所關，他與那些人總是格格不

入，而且別人可能因爲他過去的生活經歷，對他也有不屑爲伍的意思，如果不是侯希逸一力的支撑，他恐怕還是被摒諸在斯文之外。

另外有一個原因是爲了青兒，她出身青樓，於例是無法接受誥命的，當時祇有一個娼女李娃是例外，被上命誥封爲汧國夫人，但李娃志行孤潔，爲了她的愛侶鄭生，不知歷盡多少艱苦而志行不移，再者滎陽鄭氏也是大族，所以能使當朝監察御史白行簡爲之請旨旌表。

但韓翃沒有這種社會關係，柳青兒也沒有可資動人的事跡，當然無法援例，侯希逸也爲這個找過他，希望他以青兒爲側室而另娶世家子女，韓翃伉儷情深，一口拒絕了，侯希逸拿他也沒辦法。

可是韓翃受了這個影響，困頓於仕途，依然是賦閒在京，多少好機會都輪不到他。

韓翃既不得志於仕途，只有在舊日的遊侶中去尋求樂趣，娼們賽詩的生活是不再繼續了，其餘的生活依然如舊。

這一年長安大雪，他趁着酒興，跨着一頭青驢，獨往灞橋踏雪尋梅，忽然被一陣嘶鬧聲驚擾了遊興，循聲尋去，却見十餘條大漢，圍着一條漢子在搏鬥着。

圍攻的人都持着兵刄，那漢子却是徒手的，可是他十分驍勇，拳來脚往，居然被他打倒了幾個，最後畢竟擋不住對方人多，被砍倒在地。

那些大漢繼續想傷害他性命時，韓翃上前喝止了，圍攻的漢子是市上的遊俠兒，韓翃都認識的，於是一問經過。

一個漢子就道：「韓大官人，這傢伙仗着力氣大，經常在我們那兒逞強詐賭，贏了就走，輸了就搶，弟兄們不知吃了他多少虧，今天好容易堵上他了，非要他的命不可。」

韓翃見那受傷的漢子長得一表人才，動了愛才之念，於是說道：「各位看在我的份上，放過他了吧！」

那些漢子都不肯依，紛紛嚷道：「他搶了我們不少錢……」

韓翃說道：「把他交給我，各位的損失我負責償還，明天上午到我家裏來拿好了。」

一個漢子道：「韓大官人，累積起來，差不多有上萬之數，你何必爲他背這個負累呢？」

韓翃笑道：「也不過就這麼多，我負責償還。」

衆人見他如此說，也就不再堅持，韓翃把那漢子扶上自己的青驢載了回家，親自爲他脫衣療傷，發現他身邊竟藏着一口利劍。

把漢子救醒後才問道：「壯士貴姓大名？」

漢子道：「在下許俊，河西人，自幼學武，來京謀職不就，人窮志短，近得人家捎書，說是老母臥病，不得已，想搶幾個錢帶回家給老母治病的！」

韓翃肅容道：「閣下原來是個孝子，可敬！可敬！但淪身爲盜，雖情可憫而理不可恕，壯士何以出此下策呢？」

許俊愧道：「在下也是窮極無奈，何況那些人的錢來源也不正當，取不傷廉，否則，在下搶別人的，也不會冒這個危險了，請問恩公大名？」

韓翃說了自己的姓名，許俊極爲欽折，韓翃笑道：「壯士身藏利刄，爲何徒手以應敵呢？」

許俊苦笑道：「在下學劍曾有嚴誡，劍出必兇，斷不可行不義之事，搶人錢物，理虧在我，怎可殺人以污劍呢？」

韓翃肅然道：「壯士身在危困而不失劍士之格，可敬之至。但壯士如死於宵小之手，豈不辜負此生。」

許俊長嘆道：「那有什麼辦法呢，好在我已經把搶得的錢交人帶回家了，只要能救治老母之病，殺身何惜！」

韓翃更爲敬重了，把他留在家中養傷，第二天，如數付給那些遊俠兒萬錢爲償，許俊傷愈後，他又道：「壯士這一身技藝，淪落市井太可惜了，軍門司馬侯公希逸是我素識，我介紹壯士到那兒求個出身如何？」

許俊長拜道：「敬謝恩公活命之德，又蒙薦引，敢不殺身以報，只是在下心懸母病，想回去探視一下再來應命。」

韓翃笑道：「這是應該的，明日我爲壯士準備萬錢，帶回家去爲令堂贍養之資，壯士就可以安心來京就事了。」

許俊又連連道謝，韓翃回到後面問柳青兒要錢，她打開箱子，只剩下五千了，韓翃一怔道：「我們的錢用完了？」

柳青兒苦笑道：「相公這兩年來應酬多了，化費自然也大一點，而且又沒有進益，再說相公施藥診病的化費也不小，如果不是我撙節開支，恐怕早就沒有了。」

韓翃道：「妳怎麼不早告訴我，我也好省着點。」

柳青兒道：「省不下的，酬酢關係着相公的前程，施藥診病，是爲了做好事積德，如果不是相公以前積善市義，我們也不會遇見李侯那樣的貴人相助，所以妾身認爲寧可苦了自己，也不能讓需要幫助的人失望。」

韓翃嘆道：「青青！妳眞是我的賢內助，可是我答應許壯士，資助他萬錢回家贍母的，那怎麼辦呢？」

柳青兒道：「相公不是要薦他到侯公那兒去嗎？你把介紹信先寫好給他，叫他回家後，直接去找侯公……」

韓翃道：「可是錢呢？我答應了一萬，不能祇給一半。」

柳青兒笑道：「我們兩個人，住着這房子也太大，不如賣了，另外租一間小房子就行了，前兩天我已有這個打算，因爲我看看五千錢也維持不了多久，有人願意出四萬錢買下我們的屋子，我今天就叫他來成交，這樣除了給許壯士的贍家費用外，我們也可以再支持一段日子。」

韓翃道：「也祇好這麼辦了。」

柳青兒想想道：「那你今天就陪許壯士出去玩一下，在外面替他餞行，免得賣房子的事被他知道了心中不安。」

韓翃連連點頭贊許道：「娘子說得有理，這是萬萬不能給他知道的，娘子！妳眞了不起，居然一點都不怨我……」

柳青兒哽咽地道：「現在的日子雖然苦一點，但跟從前錦衣玉食比起來，不知好上幾千倍，因爲我們能厮守在一起，而

且我不必仰人而笑，心情上輕鬆多了。」

語畢嫣然一笑又道：「何況跟很多人比起來，我們還算是幸福的，我的贖身，這所屋子，還有那三十萬錢，俱出於李侯所賜，上天對我們太厚，我們不該分點給別人嗎？」

韓翃忍不住摟着她的香肩，親了她一下道：「對！得卿如此，雖貧何苦，娘子！妳太好了！」

柳青兒嬌羞地推開他道：「快去吧，別讓壯士等久了，對了，你們晚點回來，可別吃晚飯，我把賣屋子的事籌措好了，也弄幾個菜，一則爲許壯士送行，再則也向這所房子告別，明天送走許壯士後，我們也準備搬家了。」

韓翃道：「這麼急，一賣就要搬？」

柳青兒道：「你現在雖然尚未及仕，但功名巳經有了，却從沒有回過家，趁着還有點餘錢，我們也該回到你的老家去一掃先人廬墓，這樣對賣屋子的事，也好對人有個解釋，在長安市上，人但知趨勢利，賣屋子究竟不是件光采的事，我們也得撐撐面子。」

韓翃慨嘆聲中，取了幾百錢，出外邀了許俊，在外面玩了一天，回到家裏，柳青兒果然巳整治盛宴，爲許俊餞行，席間柳青兒不但將一萬錢封整妥當，還爲許俊準備了衣服以及餽贈隣里的土儀，雙手奉上道：「郎君與侯公交厚，壯士此去必有所用，因此壯士也算是衣錦而歸了，對鄉里不可菲薄，再者目下人情勢利，都是先親羅衣後親人，侯公府第賓客如雲，車水馬龍，壯士此去也不能太寒酸，所以妾身都爲壯士籌措好了！」

許俊長揖道：「謹拜厚賜，大恩不言謝，許俊來日如有寸進，皆韓公及夫人所賜。」

柳青兒忙道：「壯士言重了，彼此皆性情中人，何必說這些呢？盡此一杯酒，祝君長康健。」

許俊拜受而盡，於是韓翃弄笛，柳娘清歌，許俊舞劍，結束了這一場俠客、佳人、名士的風雲之會。

× × ×

韓翃回家祭掃先人的廬墓，在故鄉是引起了一時的轟動，他身着一擢及第員外郎的官服，帶着個嬌艷的妻子，窮鄉僻里之間，巳經算是個聞人了。

有官品而無官職，但他的官品巳在州縣之上，五品的員外郎雖以候補待用之身，却較之七品的令尹爲高，這使韓翃眞正地領略了一下富貴中人的滋味。

祭墓之日，州縣俱至呈帖應酬侍候，而且他離京之日是宣佈返里祭掃的，司馬侯希逸特遣專人前來致祭，而且還要爲他通知了遠至在三原的開國侯李奉先。

所以返里之日，李侯也特遣了府中的兩個虞侯家將，代表前來祭唁，勢利的鄉人見韓翃居然名動公卿，巴結更力，甚至於連南陽節度使也備致名帖酬酢。

這一度掃墓使韓翃的餘錢化得精光，因爲他自己也沒想到在長安市上飽受冷落的落拓才子，回家後會受到如此的歡迎與逢迎，於是他不得不做一些門面的工作。

重修祖塋是免不了的，廣事酬酢更不可缺，而且還得應族中之請，修繕祖祠，兩萬多錢就如流水般地化完了，這還幸虧是在鄉下，如果是在長安，米珠薪桂，百物昂貴，他就更慘了。

不過這也是大有收獲的，第一是居室問題，他就受到了欵待，祖居狹窄，柳青兒乾脆大方一點，把它捐贈給族中作爲祭田了，他們夫婦被邑中的首富欵待在家中，連傭僕的問題都解決了，門前車水馬龍，往來盡衣冠，這是鄉下土財主認爲無上的殊榮，曲盡巴結。

所以雖然動用人手很多，却不費分文。可是他不能老住在別人家裏，盤桓了幾個月，他仍然要回到長安候職，臨行前夕，夫婦二人在閨中私計，存錢不盈千，而門面不能不撐，如果再雇一輛車子回長安，恐怕就身無分文了。

但是柳青兒比他達觀，笑着安慰他道：「別愁，船到橋頭自然直，最了不起我們回到長安，住進大相國寺去，我做針綫，你爲人寫對子，賣字畫，也能把日子撐下去，這一趟回家總算是不虛此行，至少在我們的生命中留下了永資記憶的一段好日子，我們都受到了尊敬，那是金錢都買不到的。」

人在戀情中是不會爲貧窮所擊倒的，給她這一說，韓翃的滿懷愁緒都爲之一掃而空。

次日啓程時，他們果然有意想不到的收獲，第一是侯希逸在許俊的口中，知道了韓翃傾囊救人的俠舉，也知道了他們的困窘，他很懂得人情世故，知道如何能不傷韓翃的尊嚴而資助他。

所以，在韓翃啓行時，他僞託南陽節度使之名，致贈程儀兩萬，這是唐代官場的陋例，也是逢迎的手段之一。

但節度使爲一方重鎭，官居極品，本來是用不着巴結韓翃的，侯希逸致書南陽節度使范公，說是韓員外極具文名，且爲三原李侯布衣知交，不可失之交臂。

兩萬是他託名致餽，南陽節度使范度自然不甘後人，也另外封贈兩萬，上行而下効，節度使如此禮遇韓員外，州縣自然更曲意逢迎了，甚至於當地的富戶士紳，也都紛紛投刺報効。

韓翃再也沒想到臨走時居然會發這筆橫財的，車駕所經，凡十數州縣，沿途有官驛居住，一應支付都由官中支給，臨行都有奉贈，到達長安時居然積錢三十萬。

到了長安，他手中有了錢，自然不必再作窮打算了，又重置了一份宅第，居然還蓄了幾個婢僕。

安排停當後，他笑着對柳青兒道：「青娘，再沒想到回家一趟，有這麼好的收穫，遺憾的是只有一處祖塋，如果再多幾處，我就成爲百萬富豪了。」

柳青兒却苦笑道：「官人，員外郎有品無給，長安市上，落拓的窮員外靠典當度日的多得很，官人有此厚穫，一則是侯公的捧場，二則是官人年青而文名噪盛，人家看定你將來會有出息的，所以才熱絡一點，如果你三五年還沒有個進展，那時人心勢利，只有白眼相加了，五品員外郎如不放實缺，連個七品令尹都不如。」

韓翃何嘗不明白官場勢利，不禁付之苦笑。柳青兒又正色道：「官人，我知道是我累了你，因爲我的出身使你無法飛黃

騰達，你不妨俯就一下人情，置我於側室，另婚世家，謀個進取，否則三五年後，依然故我……」

韓翃立刻道：「青娘，這個話別提，如果我有這個意思，當年又何至於鬻詩娼家，我韓君平靠的是自己的才情，蒙得妳青睞的也是才情，妳沒有因我的潦倒而薄我，我又怎能因求富貴而負妳，再說靠裙帶而求榮，我實在做不到，韓某身無傲骨，却也不致輕賤如此。」

柳青兒見勸不動他，也衹好作罷，心中對韓翃的情意固然是萬分的感動，但更增加了內咎。

不過韓翃重回長安後，聲望又隆了一點，那是得力於希逸的吹噓，許俊巳被收在門下爲虞侯，而侯希逸把韓翃市屋助人的俠舉在長安吹噓開來，使大家對韓翃的看法也改變了許多，因爲在太平盛世，人們都是趨向新奇的，才子佳人俠客的事跡，尤爲人所樂道。

韓翃濟人之急，傾家助孝行的俠舉，使衞道之士，大加激賞，於是韓翃也眞正地開始了他的社交生涯。

集會酬酢，他的地位被提高了，王公卿相，在欵接之際，多少總要殷勤問候一番，這巳經够了。

於是有人登門，千金求一詩，斗珠求一畫者，月有數起，天下多的是暴發戶，而白手布衣的暴發戶，總是想往高處爬，社交圈子擠不進，能求到當世名士的一字一詩，題欵爲贈，亦足以自抬身價，千金在所不惜。

因爲有了這種人，所以才養活了許多名士。

這是長安市上的怪現象，也是太平盛世的佳話。

可惜好景不久，盛極而變生。

天寶末年，安史之亂作，直扣京畿，玄宗皇帝倉惶西狩，安祿山入寇長安，此獠本爲胡兒，以受寵於楊妃而登任范陽節度使，位極人臣，叛心乃生。

安祿山貪淫而好色，且久居京畿，對長安市上的名姝佳麗，非常熟悉，柳青兒色藝雙絕，柳青兒雖歸韓翃，而艷名仍傳，自然是搜求的對象。

柳青兒爲了躲避追索，她衹好剪髮污面，潛隱在法靈寺中爲尼，韓翃也躲了起來。

幸好這時候，侯希逸外放爲平盧與淄青兩地的節度使，響應監國太子宣宗皇帝勤王舉師討賊，認爲這是韓翃出頭的機會，遣許俊秘入長安，接韓翃到軍中任職。

在亂軍中接一個人，巳經很不容易了，何況此去淄青也還是打仗，韓翃雖然捨不得丟下柳青兒一個人走，但審度情勢，也衹好獨往了。

於是他去和青兒告別，柳青兒倒是極爲讚成道：「官人，你去吧，這是個天賜的良機，在太平盛世，人才濟濟，你很難有作爲的，逢當亂世，文人雖不易出力，但你能到侯大人那兒効力，必然可以有個出息的。」

韓翃黯然地道：「青娘，我走了，妳怎麼辦呢？」

柳青兒說道：「官人，我們雖未經正式迎嫁，但你總該相信妾身之心，矢志彌他。」

韓翃搖頭道：「青娘，我怕的就是這一點，所以也特別要告訴妳一句話，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柳青兒神色暗了一暗道：「官人以爲妾身非守貞之婦？」

韓翃急急道：「青娘，我如有此心，叫我天誅地滅，妳應該知道我是個怎麼樣的人。」

柳青兒泫然道：「官人，你爲我所作的犧牲巳够多了，難道不讓我回報你一點嗎？」

韓翃道：「但我絕不要妳這種回報，妳如守貞一死，能證明什麼呢？證明我的眼光不錯，畢竟在青樓中覓得了一個節烈貞婦，用妳的生命來換取人們對我們兩人的尊敬？妳知道我從不在乎這些的，別人的看法能影響我嗎？」

柳青兒默然了，她知道韓翃是不在乎這些，否則，他不會在早年售文才於娼門了。

韓翃道：「我離開妳，是因爲我在長安也不能常見妳，而且反而會連累到妳，安賊很可能會從我身上找到妳，所以我要走，爲的是異日的重聚，我並非不重視貞操，但我的操守觀念是屬於心靈的，妳我的感情是完整無缺的，那就巳經够了，我要的是一個相愛而同偕白首的愛侶，不是一個讓別人尊敬的回憶，所以我再三囑咐妳一句，不管妳遭遇到什麼，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柳青兒想了一想才道：「妾身明白了，官人，你放心地去吧，我會好好活着，活着等你回來。」

韓翃興奮地道：「這才對，記住！我們是相依爲命的，妳活着，我才能活下去，否則我衹有追隨妳到地下了。」

兩人個熱烈地擁抱在一起，這一刹那間，他們巳忘却置身於何處，彷彿天地間祇有他們兩人了。

可是，他們畢竟是生活在人間，天地間不止是他們兩個人，躲在遠處的許俊，突然像一頭飛鳥似的飄了過來，急聲告警道：「員外，快叫夫人回庵去，有賊兵過來了。」

柳青兒倉惶奔回寺裏，但巳經晚了一步，被急馳而來的一列騎兵發現了，那是一夥五個人的巡邏隊。

飛騎迅速地包圍過來，一個領隊的胡兒厲聲喝道：「不准跑，你們是什麼人，竟然在這兒鬼鬼祟祟的。」

許俊連忙上前單腿屈膝請安道：「官長，小的兄弟兩人到寺裏來探視出家的妹子。」

那胡人看看許俊，可是攔住柳青兒的那個胡兒却笑道：「隊長，這尼姑可俊得很。」

隊長道：「哦！抓過來給我看看。」

那胡兒跳下馬，一把抓住了柳青兒的手腕，將她拖了過來，柳青兒現在雖巳削髮，却不掩其天姿國色。

隊長看了半天，突然哈哈在笑道：「哥兒們，咱們建下大功了，這小尼姑兒正是大燕王尋求的大美人柳青兒。」

許俊急道：「官長弄錯了，這是小人的妹子。」

隊長笑道：「㕭！你想唬咱們，咱家當年追隨大燕王在長安，對柳夫人的美貌早已見識過了。」

眼珠轉到韓翊身上，笑得更得意了道：「這位不就是青樓才子韓大郎嗎？好極了，大燕王對你也十分激賞，一直想借重呢！哥兒們，把他們好好地請回去。」

四個胡兵都下了馬，慢慢地圍過來，許俊朝韓翊一示眼色道：「員外！沒辦法了，跟他們走一趟吧。」

隊長笑道：「是啊，大王對柳夫人的艷色與韓大郎的文名都十分仰慕，到了大王那兒，二位都出頭了，來人哪，空出兩匹馬來，請柳夫人與大郎上馬。」

兩個胡兵牽馬過來，許俊朝韓翊說道：「員外，您自己上馬吧！小人侍候夫人去。」

韓翊知道他的意思，是要自己先絆住這名隊長，許俊才可以放手搏殺那四個胡兒，今天必須將這五人盡數留下，才能脫身，否則祇有聽任宰割了。

他好在也學過幾手技擊，遂慢慢走向那名隊長，一拱手道：「閣下既在長安躭過，大家都是熟人了……」

因爲他拱手行禮，那隊長也抱拳回禮，韓翊乘着這個機會，突然撲前，一指戳向他咽喉，那隊長的反應倒也很快，連忙揮手推開道：「幹什麼？」

可是許俊那邊已經發動了，他倒是眞正狙擊的好手，雙手齊發，掌中已探出一對七首，分別插進了兩名胡兵的小腹中，一絞一送，七首拔出來時，兩人已腹破腸斷。

隊長大驚叫道：「反賊大胆，殺！」

殺字出口，胡刀出鞘，砍向許俊而去，可是韓翊從旁一伸腿，絆了他一咬，許俊已經趁機又擊殺了一名胡兵。

隊長跳了起來，揮刀直取許俊，同時吩咐那僅剩的一名胡兵道：「快召人去，我絆住他們。」

這些胡兒都是久經征戰的老手，那胡兵一跳上馬，催馬急逃，許俊大喝一聲，一枝七首脫手，釘在馬腹上，馬匹負痛長嘶，後蹄猛揚，把背上的騎士拋向半空。

許俊第二支七首更準更快，不等人落地，已經在空中穿透了那人的咽喉，跟着搶起一柄彎刀，跟胡兒隊長戰成一團，隊長邊戰邊叫道：「韓大爺，你們逃不出去的。」

許俊冷笑道：「不見得吧。」

隊長道：「四門都有重兵把守，你們除非是長了翅膀飛出去，識時務的，還是拋下兵器投降。」

許俊挺刀直進，但胡人的彎刀別具一套戰法，他拿着就不順手，幾個回合之後，反而被對方在腿上砍了一刀。

痛叫倒地，連手中的彎刀都丟掉了，隊長臉含獰笑，逼近過去，厲聲道：「你殺了我四個兄弟，咱們要你好看。」

許俊在地上怒罵道：「大胆的叛賊胡狗，連安祿山都死在眼前了，你還敢作威作福！」

隊長本來想把許俊抓回去慢慢修理，爲死去的弟兄洩恨的，被他這一罵，怒從中來，挺起彎刀，高舉過頂，準備一刀把許俊劈成兩片。

許俊等的就是這個機會，因爲他知道這個隊長的技擊功夫不弱，身子又穿了皮甲，很難一下子致其死命。

因此，他高擧彎刀，露出了咽喉的空門，許俊猛地一揚手，一縷寒光直射而出，竟然又是一柄七首。

兩方的距離近，出手急，彎刀才落下一半，七首已透喉而入，隊長的身子晃了兩晃砰然倒地。

許俊翻身跳了起來，韓翊道：「壯士！你的腿傷如何？」

許俊道：「不要緊，是我故意的，否則就無法撲殺此賊，燕軍中的好手不少，此人是安賊親兵，功夫尤爲了得，不用苦肉計，還眞制住不了他。」

韓翊苦着臉道：「現在怎麼辦呢？」

許俊道：「事急了，請夫人快回。」

柳青兒幾曾見過這種血淋淋的場面，已經嚇呆了，韓羽連扶帶推，把她送回寺中。

許俊已經在外面把屍體都扶了起來，且剝下了一具盔甲，韓翊道：「壯士！這是幹什麼？」

許俊道：「我們必須把出事的現場轉到另一個方向去，員外快跟這傢伙把衣服對換一下。」

韓翊脫下了衣服，穿上盔甲，許俊把受傷的馬也拉了過來，把兩具屍體都馱在空馬上，然後道：「我在前面逃，員外在後面追，我們衝出城去。」

韓翊穿着隊長的衣甲，許俊却把穿着便裝的隊長綁在馬上，另外還拉了一具胡兵的屍體，放在自己前面，驅馬急馳，韓翊就在後面追着。

追着，追着，來到城門口，守軍正待放箭，韓翊叫道：「不准放箭，他抓着一個自己人，把另一個傢伙先截下來，那傢伙已經受傷了。」

長矛並出，果然把載着隊長屍體的馬匹截了下來，後面還有兩匹馬，載着兩個胡人屍體，被綁在馬上。

守軍認得韓翊的服裝是燕軍巡邏隊的，忙問道：「官長！是怎麼回事？」

韓翊一指後面道：「問他們好了，我要忙着追叛賊去。」

安祿山的軍紀本差，而巡邏隊都是他的親信，守軍也不敢多問，許俊已跑出城去了，韓翊催馬急追。

等守軍發現後面馬上都是死人時，前面的雙騎已跑出很遠，想追也不上了。

靠着許俊的勇武機智，不但解救了危機，而且還把韓翊接出了陷於賊手的長安，來到了侯希逸的軍中。

在戰爭中，他的文才無所發揮，祇能担任書記文書之類的工作，這是侯希逸故意作成他的，祇要勤王功成，他多少也算是出過力的，沒有功勞有苦勞，論功行賞，多多少少可以有他一份了，何況侯希逸將他的淪陷時守忠不屈，並斃敵五人的事跡已作成紀錄，作爲他的功勳了。

雖然那是許俊的功勞，但許俊爲感念他提拔之恩，決心推讓，商得侯希逸的同意，把功勞全記在他的頭上了。

勤王之師節節得利，大將軍郭子儀揮軍破賊，勢如破竹，同時也得力邊蕃回紇軍隊，數面夾擊，安祿山爲他的兒子安慶

緒與部將史思明所弒，稱雄一時的大燕國爲時極短暫就剿滅了，兩京收復，監國太子在長安暫時登位攝政，着手從西蜀迎回玄宗。

侯希逸却因爲要率部掃蕩殘賊，除了淄青節度使外，還兼左僕射，暫時不能回京，連帶使韓翊與柳青兒也無法見面，不過消息傳來，却是使他高興的。

柳青兒在長安並沒有受到磨難，而且已經養起長髮，回到了家裏，等候韓翊班師重聚了。

亂軍終於肅清了，侯希逸奉旨班師，眞除了左僕射的缺，奉旨入覲，在長安是件大事。

因爲他是平亂有功的大員，目前論功行賞，僅及他一個人，他的部屬如何封賞，就等他覲見後的奉報了。

何況玄宗迎返長安後，自遜爲太上皇，詔命原太子監國的宣宗登極，新君新政，人事大有一番更動，多少追隨侯僕射的人員都熬到一個出頭之日了。

韓翊自然是其中之一，侯希逸面許他力爲保奏，把許多平亂的功績都帶上他一筆，說他參贊籌劃有功，朱紫前程在望，韓翊雖然不是熱中富貴的人，然畢生辛苦，紅粉乖離，到此都有了代價，興奮自不在話下。

大軍迤邐入京，循例駐紮在城外，等侯檢校受封，韓翊却等不及了，侯公入朝覲奏時，他也進入城，一脚趕到昔日的舊第，却撲了一個空，柳青兒居然沒有在家。門戶冷落，僅有一個舊日的老僕在守着，問起柳氏夫人，老僕也吶吶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只知道柳青兒在賊城之日，就由寺中回家，住了一些日子，然後來了一列胡騎，把她給刼走了。

朝廷爲了討賊平亂，曾經借調了不少番夷的勁旅，這批人分子很複雜，多半是漠上一些小部族的酋長，軍紀也極壞，入城後，自恃有功於天廷，趁着戰亂掃蕩殘餘，大肆刼掠了一陣。

不知有多少良家女子被刼擄而去，因爲他們是先行進京的，監國太子還沒有到，他們以勝利者的姿態大肆橫行自然沒有人管，形成了一片混亂。

宣宗返京之後，總算把混亂的局面安定了下來，可是這批邊胡新貴還霸據在京師，佔領了許多王公大臣的宅等第候封賞後才回籍，滿城都是胡兒胡騎。

宣宗爲了怕再度激起變亂，只得曲於容忍，而侯希逸率軍班師，就是爲鎭壓這些人物的。

柳青兒被誰搶去了都不知道。這個打擊對韓翊說來，實在是太大了，幾乎把他的希望整個地幻滅了。

侯希逸忙於軍務，韓翊不敢把這些事情去麻煩他，唯一的辦法就是拖着許俊，終日在市上遊蕩，到處詢問，希望能找到一綫有關柳青兒的下落綫索。

長安城又恢復了舊日歌舞昇升的氣氛，固然多了一批新貴，使得市面更形熱閙了。

唐代太祖李淵雖是漢人，但他與胡人的關係很密切，太宗世民的皇后獨孤氏就是胡人，唐朝與胡人的關係，一直有着血統的連繫，所以安祿山才會受到那樣的寵信。

天寶盛世，敗於親胡，唐室的光復，也得之於胡力頗鉅。

所以唐代自貞觀之後，胡人在朝中一直站着重要的地位，武將如哥舒翰等人，都是胡人出身。

宣宗即位，帝業雖復，長安市上仍是胡兒的世界，韓翊處在這個環境裏，感慨尤多。

而且要在多如恒河沙數的胡人羣中，去找認誰是刼走柳青兒的人，更是難上加難。

何況那些蕃將，佔據了王公的巨宅之後，自立壁壘，當作自己的領地，門禁森嚴，等閒人不得進入，除了刼來的民女外，即使是所傭的婢僕，也是他們自己的親信胡人，要想打聽消息都不容易。

但是韓翊不死心，他跟許俊兩個人跑遍了長安大宅第，每到一處，就由韓翊弄簫，許俊高歌。

唱的就是他與柳青兒定情的一首新詞——章台柳。

「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

這是有深意的，因爲這首新詞是他爲柳青兒所作的催妝詩，也是他們的定情詩，是屬於他們兩人私有的詩章。

柳青兒的個很聰明的女子，聽見了這首歌，一定會設法傳出消息的，韓翊要許俊代歌，就是要藉他中氣十足的歌喉。穿越重重城闕，遞給春閨夢裏的人兒。

這番苦心却白費了，一直沒有收穫。

半個月下來，韓翊憔悴了，瘦了，旅途勞頓，都沒有使他憔悴，刻骨的相思，却使他焦萎了。

這一天，正是柳色初新的艷春天氣，長安仕女，多半到郊外踏青，途中車水馬龍，車上笑語更如珠！

韓翊一個人躑躅在龍首岡上，看着飄飛的柳絮中翩舞着雙雙的彩蝶，聽着花間的鶯啼雀囀的笑話聲，一時悲從中來，忍不住撫着柔軟的柳條，又吟起了那首傷心的曲子。

忽而一個凄楚的聲音和了。

「楊柳枝，芳非節，所恨年年傷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

韓翊的心動了，這是他夢寐以求的聲音，沒有錯，是柳青兒的，前一闋催妝詩雖然已傳遍了長安市，差不多人人都會唱了，但這首和詩却是柳青兒寫給他一個人看的。

急急地循聲前去，但見在綠柳叢中，一輛油碧香車，拉車的是兩頭壯犢，隨車是兩名胡姬，車的前後，却擁着五六個胡兒健漢，騎着健馬，把遊人都驅得遠遠的，不准接近。

不用問，這必然是那一個胡兒新貴的座車，而且從氣勢上看來，必然還是極爲當勢的番將。

韓翊却不顧一切追上去，高聲叫道：「青娘，是妳嗎？我是韓翊，韓君平，妳的丈夫！」

重簾掀起，他終於見了柳青兒，一身盛妝，粉臉帶戚，還沒有開口說話，韓翊已覺得臉上一陣劇痛，是一個胡兒的鞭子

抽了過來，同時還聽見一聲厲喝：「大胆的賊徒，居然敢對將軍夫人如此無禮。」

接着是如雨的鞭撻，昏痛澈心，使他昏了過去。

朧矇中他聽見了柳青兒勸阻的聲音，道：「好了，別打了，這人是我舊日的親戚，不許你們再傷害他。」

韓翊被人救醒過來，內中有認識他的人，把他送回了家。

許俊來了，探視一下他的傷勢，見他滿身都是鞭痕，不禁十分震怒，可是爲他更衣時，却發現他懷中了多了一個赤金的香盒，却是一幅血書尺素與一對同心結，展開皎絹，字字血淚。

「妾不幸爲沙叱利所刦，本以爲身殉，唯念君行前所囑，忍淚偷生，聞君哀歌，知君未忘薄命，只以戒備森嚴，未能一晤，故預作此書，假遊春之行，冀與郎君一晤。

沙叱利寵妾至極，日夜重兵爲羅，恐妾之遁，深閨弱質，擺步爲難，苦無彩鳳雙翼，飛來君畔。盼速挽侯公稟旨以索，然亦所望甚微，蓋沙叱利爲邊帥主將，平亂建功厥偉，侯公亦莫敵也。

近聞沙叱利已受封爲沙陀王，行將賦歸，是必載妾以從，如重逢無期，謹以此書爲永訣，而出玉門之日，即妾魂斷之時，妾身雖死，魂常依君，青娘嚙血……」

鞭撻的痛苦，遠不如這封血書的打擊來得更大，韓翊只感到眼前一黑，金星飛舞，整個地昏了過去。

幸好許俊是懂得醫理的，連忙在他背上拍了一掌，震出他淤積在心頭的一口熱血，總算把他救醒過來。

韓翊一嘆道：「賢弟，你以爲我還能活多久，青娘的血書你看見了，她爲我全節，我豈能負她，沙叱利率部屬出玉門之日，也是我們在泉下重逢之時了。」

許俊還要勸他，但是韓翊閉上眼睛不說話，許俊想了一下，忽然伸手點了他的昏穴，把他抱了起來，命車駕立刻送到了城外的大營裏，然後連夜又回到城中，在沙叱利的宅門外等着。

天色朦朧，因爲今天御駕要出城去點校班師大軍，同時頒布封賞新任，沙叱利要入朝隨駕出城點校，所以很早就離府了，許俊等了一會兒，突然換好了胡服，駕了一輛輕車，直衝到府前叫道：「快！快，請夫人出來！」

門上的家將問道：「官長什麼事？」

許俊叫道：「將軍在途中墮馬，病况垂危，速召夫人前往侍疾。」

門上驚道：「將軍爲何不送回來？」

許俊反手就是一巴掌摑上去罵道：「混賬東西，將軍如果能回來，還會要夫人侍候嗎？」

他氣勢洶洶，直闖進去，那些家將都被他的氣焰嚇倒了，誰也不敢攔阻，眼看他闖到內第。柳青兒是認識他的，正待發聲驚問，許俊眨眨眼道：「將軍病重，請夫人速往侍疾。」

柳青兒一怔，低聲道：「許將軍，這就去嗎？」

許俊大聲道：「當然現在就去，將軍病勢極危，再遲一步，恐怕就趕不上見面了。」

柳青兒知道他所回的將軍，不是沙叱利而是韓翊，昨天受鞭傷極重，也許是眞的垂危了，將心一橫，咬着牙，明知道這一去會引起極大的痲煩，但也顧不得了。

忽然地追隨着許俊出門登車，許俊押着一直出城而去，沙叱利的家將不放心，騎馬跟着，見車子直駛城外大營，知道沙叱利今天要隨駕檢閱，倒是不再疑惑，同時唐營不准胡人前往的，他們祇好回去。

許俊把柳青兒送到了自己帳中，韓翊已經在那兒養病了，他點醒了韓翊，讓這一對刦後鴛鴦暢述離情，他自己又去悄悄的佈置了。

一切布置妥當後，才去見侯希逸，侯希逸正好忙完了御校，送走了宣宗，見到許俊，忙道：「許俊，你上那兒去了？」

許俊一膝道：「主公，末將做了一件大事。」

他把自己的行動，說了一遍，侯希逸差點沒跳起來，大聲叫道：「荒唐，荒唐，你這一來如何善後。」

許俊道：「主公，胡兒橫行長安市上，聖上早有所感，祇是他們進駐京畿，怕生巨變，而曲於容忍，今日親校，無非也是藉主公之威而使其生畏……」

侯希逸道：「不錯，聖上今天還跟我私下談到這些個問題，要我設法慢慢把他們趕出去，可不能操之過急了。」

許俊道：「胡軍中以沙叱利最爲跋扈，此人勇而無謀，聞知愛妾被奪，一定會前來理論的，而且也僨急從事，一定不會帶很多人，末將已作部署，到時把他拿住了，正好懲以誡衆，主公趁機把京中的胡人盡驅而出，不是又建下一件殊功嗎？」

事情擠到頭上，侯希逸也別無選擇，只好硬着幹了，幸好沒多久，前軍來報，沙叱利率了十名家將，直闖大營，許俊笑道：「主公，沙叱利比末將所料還要莽撞，主公請依計行事，這兒交給末將了。」

侯希逸早上領有密旨，也是要對付沙叱利的，只因爲他十分狡猾，而又勇猛異常，家裏養猛士近千，迫近禁苑，不敢輕擧妄動，沒想到竟有這麼個好機會，連忙帶了一批精銳，悄悄由後營進城去了。

許俊披掛出營，沙叱利已闖過幾道大營直迫中軍，一來是他勇猛過人，二來是唐軍未得命令不敢過份留難他，所以讓他長驅直入，許俊一出來，沙叱利的家將就指着叫道：「是這傢伙把夫人騙走的。」

沙叱利身材高得如同鐵塔，說話的聲音像打雷，大聲吼道：「是你這狗頭把咱家的夫人騙來來了。」

許俊冷靜得如同山岳，雙手抱胸，以一副冷淡的態度不屑道：「將軍，你的夫人遠留大漠，怎會被人騙走呢？就算有這回事，也不是遠在千里之外的我呀。」

沙叱利的紅臉更紅了，厲聲道：「混賬狗頭，你敢跟咱家裝糊塗，咱家所指是住在長安市上的柳氏夫人。」

許俊道：「原來是她呀，將軍恐怕弄錯了吧，長安市上，誰不知道柳氏夫人是我韓恩兄的夫人。我聽說她被一個混帳的番子搶去了，今天把她接了回來。」

沙叱利更是暴跳如雷叫道：「那是咱家的女人！你趁早把她送出來！」

許俊道：「不交！你準備怎麼辦？」

沙叱利道：「不交咱家就闖遍侯將軍大營，把人搜出來。」

許俊道：「你不妨試試看。」

沙叱利一揮手道：「孩兒們，搜！」

他身後的十幾名胡兒揮騎欲進，許俊却冷靜地一擧手，營中閃出幾十名弓箭手，長箭控弦，比着那一隊胡騎，使得那隊鼓噪的胡騎不敢蠢動了。

沙叱利怒道：「你們想來硬的？」

許俊冷笑道：「是將軍上門欺人，我們只是自衞而已。」

沙叱利冷笑道：「好！來硬的也行，孩兒們，吹號把人都召來！」

一個番兒取下腰間的羊角，嗚嗚地吹了起來，沒多久，背後蹄聲雷動，塵頭揚起，約莫有三四百騎蜂擁而至。

沙叱利笑道：「你以爲咱家祇有十幾個人就來闖營了。」

許俊冷眼旁觀，那三四百騎都是番營精銳，而且個個手執盾牌，弓箭是擋不住的，但局勢的演變却對自己這邊有利，因爲他的計劃就是要使長安城中胡兒的重兵盡出，侯希逸就可以迅速佈防，不讓他們再回到城裏去了。不過硬拚下來，己方也是不免死傷，侯希逸臨行時有過指示，最好是不要大擧衝突，以免難以善後。

因此他迅速地思考了一下道：「沙叱利將軍，爲一個女人而掀起戰禍是很不智的，你最好三思而行。」

沙叱利怒吼咆哮道：「咱家不跟你講這些，咱家只要人。」

許俊忽而笑道：「沙叱利，根據你們的風俗，在爭奪女人時是不准找幫手。」

沙叱利也笑了道：「不錯！有這個規矩，當兩個男人同時愛上一個女子時，可以用決鬥的方法來取決，你莫非也想利用這個規矩，行！叫那姓韓的傢伙出來。」

許俊道：「他是個文弱書生，昨日被你的家將打成重傷，你還要找他決鬥？」

沙叱利道：「不敢決鬥就乖乖把女人讓出來。」

許俊一笑道：「韓恩兄無力決鬥，我是他的生死兄弟，可以代替他，讓我們來決定好了。」

沙叱利看看他，許俊的身材至少要矮下一個頭去，穩操勝券，遂嘻開大嘴笑道：「行，祇是你能代他作主嗎？」

許俊深諳胡俗，一言不發，取出腰間的七首，在臂上刺了一下，讓鮮血滴入地下，這是胡人的血誓，也表示了誓死以拚的決心，而且發下血誓後對方就不能拒絕，除非是對方示怯認輸，接受條件而退。

血諾後許俊他拔出長劍，蓄勢以待，沙叱利見他態度沉穩，倒是不敢怠慢，拋去手中的軟鞭，居然拔出了腰間的寶刀，吼了一聲，運刀直砍。

許俊見對方身手矯捷，刀法犀利，完全不像他體形所表現的臃腫，心中一凜，發招十分沉穩，而且因爲對方手中的是一柄寶刀，也不敢用劍去迎刀鋒，祇能以側面磕架，沙叱利勁大刀猛，許俊這種戰法自然很吃虧。十幾個回合後，他已經險象環生，唐營的將士都出來圍觀了，不由替他捏了一把汗。

決戰到了二十回合後，沙叱利找準一個機會，擧刀猛劈，許俊在無可奈何之下抬劍相迎。嗆啷聲中，長劍斷爲兩截，他本人也被震倒在地，沙叱利上前踩住了他的肩膀大笑道：「你輸了吧。」

許俊冷冷地道：「我只要有一口氣在，勝負就還沒分。」

沙叱利笑道：「不錯！等咱家砍下你的腦袋來，你就乖乖的認輸了，因爲你是立下血誓的。」他擧起寶刀，輕輕地削下去，因爲許俊被他踩在脚下，又沒有了兵器，這一刀是穩可制對方於死地，所以沙叱利毫不經心，以爲刀落首飛絕無問題。

那知許俊早已算定，器不如人，力不如人，只有仗着技巧獲勝，故意使自己處在劣勢的。寶刀未落，他的雙手扳住沙叱利的脚一拖一扳，沙叱利的身子就倒了下去，許俊很絕，一脚踩住了他握刀的手，另一脚對準他的鼻子上盡力蹬去，沙叱利的臉上頓時開了光。

沙叱利的鼻骨被蹬碎，滿臉流血，眼前一片金星，根本看不見敵人何在。

爲了護疼，手中的寶刀已丟掉了，一連幾個滾翻，才跳了起來，也不管許俊在那裏，揮拳亂擊。許俊却拾起了沙叱利的寶刀，採取遊鬥的方式，繞着沙叱利直轉，拳風呼呼，沒有一下能擊中他的！

沙叱利亂打了一陣，鼻子上痛楚漸止，眼睛也看得清楚了，可是，已因爲耗力過度，再也打不動了。

氣喘如牛，他想喘一口氣再戰時，忽而頸下一凉，許俊已跳到他的身後，手臂繞過來，刀鋒緊貼着他的咽喉。

沙叱利呆住了，他手下的胡兒們也呆住了，英雄無敵，在疆場上威風十面的名將，竟這樣被擊敗了。

許俊用刀鋒在他的脖子上輕輕一割，劃破了一道淺淺的口子，遂將寶刀一拋道：「沙叱利！念你有功於朝，我不殺你，只是不准你再找柳夫人的痲煩了，帶着你的人走吧。」

沙叱利怔了一怔，突然拾起寶刀，跳上馬，大聲叫道：「兒郎們，殺！殺死這唐狗。」他連吼幾聲，他的部屬却沒有一個動的，胡人重信諾，尤其是在公平的決鬥下，輸了就是輸了，對方留情不殺，失敗者也應該自殺才是。

可是他們的主將居然表現出這種無賴的行徑，使得他們對沙叱利的尊敬頓然無存。沙叱利眼看着部屬們不齒而卑視的眼光，才知道自己在衝動之下，犯了多大的錯誤。呆了一呆後，他也拋下寶刀，牽了自己的馬，乘馬向北駛去，他的部屬也隨後默默地跟隨着，主將蒙羞他們也無顏再回長安，黯然地回到他們的大漠去了。

唐營的將士，爆出一聲如雷的歡呼，把許俊抬了起來，擁回帳中，韓翊與柳青兒雙雙朝他跪了下來。

許俊連忙上前，扶起韓翊道：「恩兄！這不是折煞小弟了嗎？快請起來，小弟已備下喜宴，慶祝你與嫂夫人缺月重圓，這次我們可以放量痛飲了。」

在一片喜聲中，韓翊與柳青兒接受了許俊的祝賀，也接受了許多同僚的祝賀，而英雄、俠客、才子、佳人的佳話，也從京師傳了開來，成爲天下人茶餘酒後的談話資料，許俊更成爲衆所矚目的英雄了。

——完——

兩期完獵刀奇俠

龍乘風·文
子成·圖

金爪煞星（上）

儆惡懲奸　絕不留情

（一）

長街靜寂，落葉蕭蕭。

除了黃狗的吠聲、風聲、枯葉擦在砂塵上的聲音外，一切都已靜寂如死。

這是開封府西北一帶三十六條街道中，最靜寂、也最少人走的一條街。

因為在這條街盡頭的二十八棟房子，就是絕情世家的地方。

× × ×

其實絕情世家所擁有的產業，並不祇有這條街盡頭的二十八棟房子。

一個家族能有二十八棟房子，已不算少，但這二十八房棟子在絕情世家來說，只不過是九牛一毛。

在開封府，絕情世家最少有五百棟房子，七十八家商店，其中包括了一間大錢莊和四間最考究、場面最富麗豪華的大酒家。

絕情世家的主人姓白，白絕情！

絕情世家大多數的人都姓白，嫁入白家的媳婦們本來不姓白，但嫁夫隨夫，當然也變成了白家的一份子。

這個家族中，只有兩個人並不姓白。

其中一個，就是絕情世家的大總管潘少玉。

× × ×

絕情世家雖以絕情為名，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如傳說中那般冷酷無情的。

別忘記絕情世家的主人是個生意人。生意人若整天都擺出冷冰冰的臉孔，他的生意就很難越幹越大。

但白絕情卻很有辦法，任何生意只要他沾上手，就很難有虧本的情況出現。

賺錢不易。但白絕情的生意，通常都是一帆風順，絕少出現虧蝕的情況。

一帆風順的生意，並不等於是一本萬利的生意。

白絕情喜歡賺錢，但對於一本萬利的生意却從來都沒有興趣。

他認為用九兩銀子去賺取別人的一兩銀子，這種生意已很划算，雖然賺得少，總比虧蝕好得多。

至於用一兩銀子就可以賺一萬兩銀子的生意，利潤雖高，但這種生意通常都帶着相當的冒險成份。

白絕情並不是個胆小鬼。

但對於冒險的生意，他總是提不起興趣。

絕情世家以「絕情」為名，但「絕情」之處又何在？

× × ×

絕情世家最大的一座廳堂，就是絕情院後的大廳。

大廳兩側，有八個金碧輝煌金漆的大字。

這八個字是——

警惡懲奸，絕不留情！

（二）

雖然秋意漸深，但白金剛仍然穿着一襲質料單薄如紙的短衣裳。

他的胸口永遠都是敞開着的，露出了一身精壯結實的肌肉。

他是絕情世家第三組守衛的領班。

白金剛性格粗豪，一副長相就像森林中最殘酷的野獸——豹子。

所以，也有人稱他為「絕情豹」。

白金剛外貌兇殘，性格粗魯，他經常闖禍，那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這種人若不闖禍，又有誰會闖禍。

他闖禍並不一定全是為了甚麼大事，有時候為了芝蔴綠豆般的小事，他也會掄起砵兒般的拳頭來揍人。

幸好，他畢竟並不是個壞人，他揍的通常都是那些市井流氓，專門欺負弱小之輩。

所以，他雖然經常在外面闖禍，但白絕情很少怪責他。

到了這一天，禍事又來了。

這次並不是白金剛到外面去闖禍，而是外面有人闖了進來。

連絕情世家也敢闖進來的，當然並不是尋常之輩。

但說來令人奇怪，闖進來的居然只不過是個文弱書生。

× × ×

在秋風下，落葉聲中喝酒，本是詩情畫意，寫意之極的事。

但白金剛不知詩情畫意的為何物，對着眼前幽雅絕倫的風景，他也許只當是一幅狗屁畫。

他唯一欣賞的只是酒。

看他的樣子，現在最少已有了七分酒意。

他懶洋洋的躺在一張竹椅上，一雙銅鈴般的眼睛只是發直地盯着手中的酒壺，喝一口就大叫一聲：「好酒！好酒？」

絕情世家總共有四組衛士，其中有三組衛士的領班都是醉鬼。

而白金剛更是醉鬼中的醉鬼，他的酒量是四組衛士領班之冠。

但就在他喝個不亦樂乎的時候，他忽然聽見一個人淡淡的聲音，在耳邊輕輕的響了起來。

這聲音，只有三個字，那是：「你醉了！」

白金剛眉頭一皺，立刻霍聲從竹椅上跳起，瞪着眼睛狠狠地打量着自己身後的兩個衛士。

兩個衛士的臉色一齊變了變，本來已站得畢直的身子，更是伸得像兩桿槍般。

白金剛翻了翻白眼，忽然道：「剛才是誰說俺醉了？」

兩個衛士，同時一呆，兩人你望我，我望你的，彼此都弄不清楚那是怎麼一回事。

白金剛暴跳一頓，忽然伸出葵扇般的巨掌，每人重重的賞了一記耳刮子。

兩個衛士哭喪着臉，各自臉上腫了一大塊，仍然不知道白金剛何以忽然發這麼大的脾氣。

白金剛又冷冷一哼，戟指對兩人道：「誰說俺醉了？簡直放屁！放屁！」

他一面說，一面又再坐在那張竹椅上了。

誰知道那張竹椅忽然不見了，白金剛這一坐，差點爰跌在地上，變成一個大元寶。

這一次，白金剛眞的惱了。

但惱恨又有何用？他連竹椅子是誰弄走的都不清楚。

這個臉也未免丟得太難看了。

白金剛團團亂轉，到最後，才驀然發覺自己的那張竹椅子，居然已被人搬到一株大樹之下。

白金剛的臉登時變成灰色。

只聽得大樹上又響起了一個人淡淡的聲音，道：「白領班既然要放屁，儘管放好了，相信閣下放屁不必要坐在竹椅上才能放出來罷？」

白金剛氣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他立刻拔出腰間的一把大砍刀，就向那株大樹後衝去。

霍！霍！霍！

一連三刀，像斬瓜切菜的姿態般砍過去。

但大樹後不但沒有人，連瓜瓜菜菜亦一概欠奉。

白金剛這三刀自然是白費氣力了。

但樹上的那張竹椅子，卻突然像長了眼睛一樣，不偏不倚的跌在白金剛的腦殼上。

「噗！」

白金剛的腦殼，居然就這樣綻開了一朵花。

這朵花當然是紅色的血花。

× × ×

雖然白金剛沒有昏倒過去，但他已有天旋地轉的感覺。

而跟隨着他的守衛，也立刻亂成了一團，看他們那種急亂的樣子，哪裏像是素有訓練的精銳戰士，簡直就是一羣酒囊飯袋。

把絕情世家門外弄得一團糟的人是誰呢？

白金剛雖然沒有看得清楚，但剛才人影一閃的時候，他看見對方只不過是個書生。

一個文弱書生。

白金剛更是又羞又憤，恨不得馬上嚼舌自盡，或者是一頭碰壁而死。

但他沒有眞的這樣做。

因為他也是個飯桶，飯桶是永遠不會有勇氣為失職而自盡的。

世間上中看不中用的人並不少，白金剛無疑就是其中之一。

但如果有人因此而小覷絕情世家的眞正潛力，那將會是一個無可補救的大錯。

白金剛不過是絕情世家的一件外衣。

這件外衣雖然好看，卻不耐寒，也經受不起風雨的侵蝕。

但在這件外衣裏面的，又是甚麼東西呢？

（三）

雖然外面的衛士在大吆小喝，亂得像一羣螞蟻，但在二十丈之後的一座花園裏，卻仍然恬靜得恍如隔絕塵世。

這是一座很幽雅，佈置得精緻絕倫的花園。

這裏的風比外面溫和得多，而且風中還帶着菊花和竹葉的清香氣味。

園中綠草如茵，更有淙淙流水、小橋、石山、亭閣。

這本是美不勝收的人間仙境。

但人間仙境畢竟還是在人間，而人間的暴戾之氣却足以扼殺任何一切美好的生命……

× × ×

在一叢竹林後，是一座用碧綠青瓷磚砌成的六角亭。

六角亭下有一張石桌，兩列石椅。

這是絕情世家大總管潘少玉常到的地方。

他喜歡坐在六角亭下喝茶、讀書、練劍，甚至小睡片刻。

現在，他又在六角亭下。

但他並沒有喝茶，也不是在讀書練劍，更不是睡覺，而是在點數着一疊厚厚的銀票。

這些銀票，每一張都是大角頭牌「老合福」開出來的，每一張都可以十足兌現的。

而這些銀票每一張都是一萬兩？

× × ×

「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潘少玉把手中的銀票一張一張的掀數着，一副聚精會神的樣子：「九十九……」

他每說一個數字，就代表了白銀一萬兩，這一叠銀票的價值，可眞是大得嚇死人。

但也並不是每個人都會被白花花的銀子嚇到的，潘少玉就是其中之一。

他聚精會神的點數着這些銀票，只因爲這些銀票本來就並不屬於他的，將來也不會是屬於他的。

在開封府，人人都知道潘少玉有個怪脾氣。

他很討厭銀子、金子這一類的東西。

在他的身上，你永遠不可能搜到一兩白銀，或者是一錠黃金。

他使用的都是銀票。

他很少在外面走動，也很少花錢，但只要他一出手，數目就極其驚人。

幸好絕情世家有的是錢。

而白絕情也不在乎潘少玉花了自己多少銀子。

也許白絕情認爲像潘少玉這種人，就算給他花多少錢都是值得的。

白絕情並不太絕情。

最少，對於潘少玉這個大總管，他就絕不會斤斤計較。

但無論白絕情怎麼樣大方，他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讓潘少玉花掉數以百萬兩的銀子。

但現在潘少玉的手中，的確有一百張銀票，而這些銀票每一張都是一萬兩的銀子。

× × ×

就在潘少玉算到「九十九」的時候，六角亭外忽然响起了一個人淡淡的笑聲。

「不必點算了，晚生相信潘大總管手中的銀票，是足足一百萬兩。」

但潘少玉仍然把最後一張銀票的數目點出：「一百！」

一百？

不是一百兩，而是一百萬兩。

無論任何人驟然看見這一叠銀票，都一定難免會大吃一驚，除非他根本就不知道這些是銀票，同時也不知道這些銀票總數是一百萬兩。

但六角亭外那人，顯然是已經知道的了。

但他臉上一點吃驚的樣子也沒有，就像是在耕地上看見農夫在插秧一樣，一點也不覺得驚奇。

那人就是從外面闖進來的文弱書生。

但「文弱」這兩個字，只不過是這個書生外表給人的印象，他是否眞的「文弱」，潘少玉自然心中有數。

無論是誰，敢闖到絕情世家，而且還站在這一座六角亭外，他的本領，絕不簡單。

潘少玉雖然只不過三十二歲，還算很年青，但眼前出現的書生，他更年青，而且最少比潘少玉年青七八歲。

從外表上看來，他們兩人都有差不多的身裁，差不多英俊的臉孔，連談話的語氣也是相差不多。

但最少有一點他們是絕不相同的。

那是名氣。

潘少玉在江湖上早已闖出了自己的事業，雖然他只不過是個大總管，但絕情世家的大總管又豈是一般尋常的總管可以相比？

雖然他的身上從來都不會有白銀和金子，但他的懷中却一定有銅錢。

銅錢就是他的武器，不少存心與潘少玉爭鋒頭的武林高手，他們都變成了「三眼人」。

他們的第三顆眼睛，就生長在眉宇的中間。

無論是誰在這個地方多出一個眼睛，都不會是一件好事。

這些「三眼人」現在當然都已變成了一堆白骨。

但在他們的骷髏頭骨上，仍然可以看見第三隻眼洞，和一枚血跡斑斑的銅錢。

× × ×

潘少玉在江湖上的名氣，幾乎已不在絕情世家主人白絕情之下。

但他並不是個驕傲的人。

最少，他的外表並不驕傲……

但這個文弱書生，又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 × ×

無論是誰的手中拿着一百萬兩的銀票，他的脚步都難免會特別穩重一些。

潘少玉也不例外。

因爲這些並不是屬於他自己的財富，而是白絕情的。

白絕情當然很信任潘少玉，否則又怎會把這些銀票交給他。

白絕情沒有看錯人。

潘少玉花錢如流水是另一回事，但他的確是一個值得信任的人。

最少，他值得白絕情對他如此信任。

文弱書生緩緩地走進六角亭中，然後又慢條斯理的坐下。

他看着潘少玉手中的銀票盯了半天，半晌才道：「白五爺的確很會花銀子。」

潘少玉點點頭，並不否認。

白五爺就是白絕情，也有人叫他白五太爺。

文弱書生又淡淡的道：「世間上能付

得起百萬兩殺人酬金的僱主並不多。」

潘少玉道：「的確不多，白五爺却是其中之一。」

文弱書生道：「世間上值得花一百萬兩去殺掉的人更少。」

潘少玉道：「的確絕少，但白五爺要殺的這個人，他的性命就值一萬百兩。」

文弱書生忽然輕輕嘆了口氣：「我本來並不是個殺手，白五爺爲甚麼會看中了我？」

潘少玉盯着他：「你雖然本來不是個殺手，但世間上又有甚麼殺手能與你相比呢？」

文弱書生道：「雖然我本來不是個殺手，但任何事情也有第一次的時候，說不定我殺了那人之後，我就會成爲了一個職業殺手？」

潘少玉一笑，道：「你若加入這一種行業，相信不少人都會視你如眼中釘。」

「潘大總管所指的，並非是江湖上的殺手？」

「不錯，因爲他們的生意一定會給你搶走不少。」

「我不想被人視爲眼中釘，但不知道潘大總管有何妙法可以補救？」

潘少玉道：「只有一個辦法。」

「不做職業殺手？」

「不錯？」

「但假如在下眞的成爲職業殺手，那又怎樣？」

「不會的。」

文弱書生的眼睛亮了：「哦！爲甚麼不會？」

潘少玉道：「你絕不會成爲一個眞正的職業殺手。」

他嘆了口氣，道：「當一個人已擁有百萬兩財富之後，又怎會去幹這種充滿危險性的事？」

文弱書生道：「聽說潘大總管花錢的時候，堪稱揮金如土。」

潘少玉的臉色開始沉下：「潘某不明白你的意思。」

文弱書生淡淡道：「如果你手中的銀票可以據爲己有，那豈非一件妙事？」

潘少玉的臉色眞的變了：「你這句話又是甚麼意思？」

文弱書生道：「白五爺要在下去殺的人恐怕只有死人才可以勝任愉快。」

潘少玉忽然笑了。

他的笑聲一下子就幾乎可以把別人的耳膜震破，但文弱書生仍然靜靜的活在他面前，動也不動，好像全無感覺。

潘少玉大笑了好一會，才笑聲漸漸收斂下來。

他手中的銀票，也在這個時候放進自己的懷中。

文弱書生仍然是那麼安詳，臉上毫無驚詫之色。

「你果然很聰明，消息也很靈通，」潘少玉又再沉下了臉，冷冷的盯着文弱書生：「白五太爺要你去殺的，是湘川武林大豪嚴百勝，但嚴百勝已經死了，除了死人之外，當然絕對沒有人再找到他，更沒有人可以再殺他。」

死人會不會殺死人。

這已是更玄奧的事，而且玄奧得跡近乎有點荒誕不經。

但文弱書生沒有笑，他並不覺得有甚麼好笑的。

他只知道一件事。

白絕情與嚴百勝雖然在表面上既無交惡，亦無來往，但實際上嚴百勝是絕情世家的親信部屬。

嚴百勝在十八歲那年便已出道江湖，憑着祖傳的三十一招寒星刀法，和七七四十九口柳葉飛刀，在短短三年之間，他便已成爲名噪江湖的少俠。

少俠的年紀逐漸長大，由少俠變成大俠，然後又由大俠變成老俠……

但誰也不知道嚴百勝的底細，沒有人知道他的武功，本來就是絕情世家的長老傳授給他的，更沒有人知道這數十年來，他一直與江湖上另一個龐大的家族展開明爭暗鬥。

嚴百勝最大的敵人，也就是絕情世家最大的敵人。他們的敵人是誰呢？

答案是令人驚心動魄的。

提起了慕容世家，又有誰不爲之驚心動魄？

雙湖劍客

（一）

江湖上有七大家族

這七大家族，其中當然包括了蜀中唐門、南宮世家和慕容世家等等。

但絕情世家却一直都沒有被列入七大家族之內。

這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因爲絕情世家在江湖上的歷史，是比不上其他七大家族久遠的。

但絕情世家在近百年以來，却幹過不少驚天動地的大事，其中尤以火併青城派，把青城十七劍殺得片甲不留那一役，更爲膾炙人口。

當時青城劍派氣焰高張，沒有把絕情世家放在眼內，而恰巧當時絕情世家的主人也是個心高氣傲的人，他們只是爲了一件芝蔴綠豆般的小事，居然就大幹起來。

這不是正邪之戰。也不是勾心鬥角，久已蓄勢待發的一戰。

那只是意氣之爭，無緣無故就掀起的一場混戰。

這一場混戰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

這兩個字就是「混帳」！

——混帳的一戰，糊糊混混的就打了起來。

——有戰爭當然就有死傷。

——結果，有人糊裏糊塗的給人打成殘廢，更有人在這一場不知所謂的激戰裏賠掉性命。

江湖上的糾紛，往往就是無風三尺浪，雖然有時候能够大事化小，但往往也會倒轉過來，變成小事化大。

青城派與絕情世家的一戰，就是這樣子打起來的，這一役慘遭犧牲的是青城派，絕情世家打了一場大大的勝仗。

雖然這是無聊的一戰，但武林中人多半都是跟紅頂白的怪物，青城派輸了，人人拍掌叫好，擁護絕情世家的人，佔了一大半。

當然這種擁護只是局限於口沫橫飛式

的口頭支持，要在武林中爭取更崇高的地位，仍然要靠本身的努力和實力。

在這數十年來，青城派幾乎是一蹶不振。

但絕情世家却恰巧相反，在大勝青城派之後，這個家族又不斷人材輩出，勢力的分佈也越來越廣。

嚴百勝也是絕情世家的一份子，而且歷年來一直替白絕情忠心辦事。

除非嚴百勝有背叛絕情世家之心，否則，白絕情絕不會花一百萬而去幹掉嚴百勝。

但這個文弱書生却知道，嚴百勝對於白絕情是絕對忠心的，他並不是個忘恩負義的人。

所以，白絕情決不會對嚴百勝動殺機的。

而從另一個事實來看，白絕情要殺嚴百勝，更是一件荒謬的事。

因爲，嚴百勝已經在兩個月前忽然暴斃。

他的「暴斃」，是理所當然的，無論是誰中了九毒蠱，都是一定非「暴斃」不可。

但嚴百勝被暗殺的消息，並沒有在江湖上傳開去，相反地，這位威震湘川的武林大豪，仍然不斷地在武林中露臉。

死人也能露臉？

當然絕不可能，現在活着的嚴百勝是假的。

這是江湖上一個絕大的秘密，也是一個絕大的陰謀。

但這個文弱書生却幾乎已知道所有事情的眞相，所以，他當然知道白絕情派人找自己去刺殺嚴百勝，這件事的本身也是一個絕大的陰謀。

這個陰謀要對付的人，自然就是這個文弱書生。

（二）

文弱書生並不弱。

雖然他的臉色看來蒼白一點，身材也略爲瘦削，但他的背上却有一把三尺的烏鞘長劍。

劍鞘烏溜溜的滑不留手，但劍柄却是金黃色的。

雖然劍仍在鞘中，但劍鋒裏蘊藏着的殺氣和劍氣，却已透過劍鞘，逼人眉睫。

這是寶劍。

常言有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武功平凡的人，根本就不配用這種劍，就算他擁有這種劍，也絕對無法把它保得住。

江湖上是講義氣的，但江湖人也是最貪婪的。

無論是誰看見這把劍，都難免不垂涎三尺。

雖然未必人人都會動手去搶，但江湖上每年因搶掠名刀寶劍而釀成的血案，也着實爲數不少。

這個文弱書生究竟是誰？竟然值得潘少玉用詭計把他引進絕情世家之中？

還有絕情世家的主人白絕情，他又是否知道這一件事？

（三）

白絕情現在一切都不知道。

他一直都很信任潘少玉。

他認爲潘少玉值得自己信任，他相信潘少玉甚於相信自己的兩個兒子。

但在兩個月前，嚴百勝死了。

而白絕情呢？

他也和嚴百勝一樣，被人暗算身亡。

但這件事也保持着秘密，江湖上絕大多數的人還不知道絕情世家中，已發生了叛變。

但這個文弱書生知道的事却不少，連白絕情已死這個秘密，他也彷彿知道得一清二楚。

就憑這一點，已足以使潘少玉大動殺機。

× × ×

仍然是在那座花香撲鼻的六角亭中。

潘少玉冷冷的看着他，臉上全無表情，就像是看着一具已經沒有生命的死屍一樣。

文弱書生冷冷道：「你用白五爺的名義把我引到這裏，就是想殺我？」

潘少玉笑了，雖然這笑容根本就不像是笑：「想殺你的人又何止潘某而已。」

文弱書生不動聲息，似乎早已料到有此一着

果然，在潘少玉說完這句說話之後，這座六角亭外忽然就靜悄悄的出現了四個人。

那是三個青衣劍士，和一個身材高瘦，臉孔黝黑的中年漢子。

文弱書生連看都沒看他們一眼，就淡淡的說道：「慕容世家的高手果然已潛伏在這裏。」

潘少玉眨了眨眼，道：「這三位是慕容世家年青一輩中，被稱爲三才神劍的慕容兄弟。」

文弱書生道：「希望他們是天才，而不是不遠千里巴巴趕來送死的蠢材。」

潘少玉恍如不聞，又向那臉孔黝黑的中年漢子指了一指，道：「絕情世家最忌憚的，就是這位費天魂。」

文弱書生冷冷道：「玄陰七煞爪雖然毒辣一些，但若以費天魂這種人也自稱天王，那麼，天王這兩個字也未免太不值錢了。」

黑臉漢子的眼睛裏發出了光。

那是一種只有殺人者才會發出的兇厲光芒。

文弱書生忽然向他走過去，戟指道：「你最好就把我宰掉，否則你就是個沒屁股的老烏龜。」

文弱書生一面說，一面向費天魂逼近，頃刻之間，兩人的距離已在咫尺。

但費天魂沒有出手。

最先出手的是慕容世家的三支神劍。

× × ×

他們年紀青青，就被人稱爲三才神劍，這是一件相當值得驕傲的事。

但驕傲並不能擊敗強敵。

驕傲最容易擊敗的是自己。

他們三人的劍一出鞘，亭外就像是有三道驚虹厲電同時在飛舞閃動。

他們的劍法精妙輕靈，而且組成的劍陣結構異常精密，三把劍雖然彷彿具有三十把劍的威力，無論是誰墮入這一重劍網，都不容易衝得出去。

但文弱書生居然沒有拔劍，同時更沒有衝出劍網的打算。

只見他在網中左騰右躍，但臉上的表情一點也不着急，竟似舒服的很。

慕容兄弟的劍越揮越急，重重劍網也越收越緊。

他們每出一劍，都好像有絕對的把握，可以把文弱書生斬開兩截。

但直到劍鋒攻過去的時候，文弱書生却像一條溜滑的魚兒一般，輕輕的溜了開去。

他們竟連文弱書生的衣角，都無法沾着。

三人的臉色開始漸漸發白，額上也逐漸冒出了汗珠。

倏地，三人同時交換了一個眼色。

頃刻之間，劍網中突然閃過十二點寒星。

但這十二顆暗器剛發出，文弱書生的劍也就同時出鞘。

慕容兄弟只見劍光一閃，一連串清脆如鈴的聲音響起，他們發出的十二支鋼針，竟然都被文弱書生的劍齊中削斷。

那簡直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劍法。

慕容兄弟的臉色同時變了，變得像是三隻被人夾斷了尾巴的狗。

但就算是夾斷了尾巴的狗，也比不上他們狼狽，因爲隨着那一劍之後，文弱書生又再揮出了第二劍。

這一劍看來更是隨便，好像是個三歲大的黃毛小子在抹鼻涕。

小孩子抹鼻涕不會抹死人，但這一劍却抹在慕容兄弟三人的頸子上。

劍！

只是一劍，隨隨便便漫不經心的一劍，慕容兄弟的咽喉，就同時濺起了一道血花。

慕容兄弟的嘴唇在抽搐，三人同時發出了混濁的咳嗽聲。

他們只是看見劍光一閃再閃，直到現在又甚麼都看不見。

他們看不見文弱書生的劍是怎樣的，他們只能看見文弱書生在向自己發出一種友善的微笑。

慕容兄弟各自捱了一劍，但居然會覺得文弱書生的微笑很友善。

這並不奇怪，因爲文弱書生這一劍雖然令他們的頸子流血，但却沒有結束他們的生命。

那是恰到好處的一劍。

慕容兄弟你望我，我望你的，大家都是盯着自己兄弟的頸子。

大家的頸子都捱了一劍，但誰都沒有死掉。

倘若文弱書生劍上的力度稍加兩分的話……

慕容兄弟沒有想，也不敢想。

雖然他們現在都羞愧難當，巴不得地上有個洞可以鑽進去，但他們仍然感激文弱書生劍下留情。

世間上眞正不怕死的人並不多。

而慕容兄弟却並不是這種人。

× × ×

慕容兄弟敗了。

但他們敗得不算太難看。

無論是誰敗在雙湖劍客常笙的劍下，都絕不會是一件難看的事。

就算他當時認爲敗得很難看，但當他日後想起還有不少武林高手，也敗在常笙劍下的時候，他就會覺得自己的敗落，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這個文弱書生就是雙湖盟的盟主——雙湖劍客常笙！

（四）

雙湖盟在江湖上成立，只有五年的歷史。

常笙現在的年紀本來就不大，五年前更是年輕得像個黃毛小子。

但五年前他的劍法就已名動天下，無論是誰都不容易在他的劍下走得上十招八式。

但他胸懷大志，年紀輕輕，就自創門戶，創立了雙湖盟這個組織。

雙湖盟成立之初，江湖上根本就沒有人重視它，甚至忽略了它的存在。

但只不過短短一年光景，雙湖盟就已在江湖上幹過幾番大事。

常笙本是個專門抱打不平的俠士。

抱打不平者，在某些人的眼中看來，就是屬於多管閒事。

潘少玉現在就是用這種眼光來盯着常笙的。

但常笙不在乎別人對自己的看法怎樣，他當然知道潘少玉巴不得自己早一點魂歸極樂，別阻延他的陰謀繼續發展下去。

但常笙也緊盯着潘少玉。

潘少玉眞的姓潘嗎？

不！

潘少玉雖然是白絕情一手提拔出來的，但他實際上並不姓潘，而是複姓慕容。

他本來就是慕容世家的三公子——慕容棠！

× × ×

慕容世家與絕情世家數代以來，一直都並不和睦。

絕情世家雖然以絕情爲名，但眞正絕情的，却還是慕容世家。

尤其是近數十年來，慕容世家對絕情世家更是大事壓迫，那是因爲慕容世家一直想在開封府樹立它的勢力，而最大的絆脚石，就是絕情世家！

雙湖盟是常笙一手創立的組織，組織裏有一份秘密名單，而名單上的人，都是雙湖盟要對付的對象。

其中最令人目眩的一個名字，就是慕容世家的三公子慕容棠。

江湖上有無數年青高手，但最神秘，也最可怕的一個，就是慕容棠。

人人都知道，慕容棠擅於易容，而且狡智百出，他在慕容世家中的地位，甚至已超越了他的兩位兄長。

但就算是他的兄長要找尋慕容棠，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他很少在家族中，而是經常都在外面進行他自己的計劃。

但誰都想不到，絕情世家的大總管潘少玉，其實就是慕容棠的化身。

白絕情一世精明，想不到還是給這一條狐狸騙過。

慕容棠不但擅長易容，更擅掩飾自己、僞裝自己。

他在絕情世家裏，担任的角色，是臥底。

臥底的危險性，往往比打頭陣的先鋒將軍還大，只要有任何微細的疏忽，都可以釀成殺身之禍。

但慕容棠掩飾得很好，白絕情對他的信任是無以復加的。

因此，慕容棠沒有死，死的是白絕情，還有他的心腹親信嚴百勝。

但慕容棠却知道，白絕情有一個「酒棋知己」，那是一個老和尚。

這個老和尚雖然已於五年前死去，但他還有一個身懷絕世武功的弟子。

這個老和尚的弟子就是常笙！

× × ×

所以，白絕情雖然已除，但雙湖盟一定會對慕容世家採取行動。

近數十年來，慕容世家越來越傾向邪惡，就算不是爲了絕情世家的事，常笙亦早已把慕容世家視爲江湖中的一大禍患。

常笙創立雙湖盟的目的，就是要把這種禍害江湖的毒患除去。

雙湖盟能够在江湖上樹立它的勢力，當然也並非憑運氣。

運氣是絕對無法倚靠的。

聰明的人都知道，只有眞實的本領，才可以獲得成功。

常笙獨闖絕情世家，他的本領和胆色都是極其驚人的，但他是否能够把慕容世家的人趕出開封府呢？

現在，他面對着的敵人，除了慕容棠之外，還有玄陰七煞爪費天魂。

這兩個當然都絕不好對付。

這座花園裏的第二場決戰，是無可避免的。

常笙根本就沒有考慮到自己的安危，他只知道自己是個有滿胸熱血的人。

而他面對着的，却是兩個冷血無情的兇手！

× × ×

常笙的確是個很勇敢的年輕人。

他外表文弱，但實際上比絕大多數的人都強壯得多。

但他孤身犯險，畢竟是一件太危險的事。那也難怪，常言有道，初生之犢不畏虎。

常笙是個武功極高的年青劍客，但慕容棠又豈是易與之輩？

風蕭蕭。園子裏的氣溫也彷彿被一種無形的殺氣所凍結。

但常笙的手仍然很穩定……

玉皇大帝的老朋友

（一）

喝西北風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尤其是在馬鞍上千里奔馳，西北風夾着黃砂塵土一起湧到嘴臉時的滋味，更不有趣。

但無論有趣也好，沒趣也好，司馬縱橫都不在乎這一點。

他已換了三匹馬，每匹馬都幾乎跑斷了腿。

他並不是個殘酷的人。

尤其是對於馬，他向來都很愛惜，絕不肯讓馬匹跑得太過疲累。

但現在他却是無可奈何的，他幾乎把胯下馬匹的所有力量都榨取出來。

幸好每當馬兒快要支持不住的時候，他總是幸運地到達一些市鎮，而這些市鎮又剛好有販賣馬匹的馬場。

司馬縱橫前後總共花了七百兩銀子，換購了三匹快馬。

七百兩銀換三匹馬的代價不能算少，但也絕不算太多。

司馬縱橫願意付，而且也付得起。

就算要花費七千兩去換馬，他亦不會皺起眉頭向馬販討價還價。

討價還價這種事是司馬縱橫最不願意幹的，除了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之下，否則他絕少與生意人討價還價。

他認爲討價還價太浪費時間了，買就買，不買就不買，同樣地，賣就賣，不賣就不賣，在買與賣之間虛耗時間，實在是麻煩頂透的事。

所以，他絕對不適[illegible]經營生意，他並不是生意人。

何況他現在正在趕路，就算販馬商的價錢獅子開大口，他也會毫不考慮就照付可也的。

但事實上，販馬商的價錢已開得比平時大得多，他們都已看出這個年青人是在趕路，急於要換馬。

趕路的人，風塵撲面在所難免。

尤其是越趕路的人，他所吃的風砂塵土也是越多。

所以，當司馬縱橫趕到泰方大街的時候，他的一身白衣都幾乎完全變成了淡黃之色。

× × ×

泰方大街雖然名爲大街，但在開封府來說，這條街只能算是一條很普通的街道而已。

但泰方大街之所以被稱爲「大街」，就是因爲這裏有一間大酒家的緣故。

這間酒家的名字很特別，任何人看見一次之後就很難把它忘記。

它的名字是「爛醉如泥大酒家」。

× × ×

爛醉如泥是不是一件好事。

這一點很難說。

有人說喝醉酒是痛快的。

但也有更多的人說喝酒是痛苦的。

痛快與痛苦之間的分別，有時候很大，但有時候却很少很少。

這一間酒家的名字，最少有數以萬計的酒客大加讚賞，認爲這個名字「他媽的好極了」。

好極了就是好極了，爲甚麼又要加上一句粗話？

那却難怪，凡是喝醉酒的人，就算平時斯文得像大家閨秀，但到了有七八分醉意的時候，就很容易變成了另一個人。

那時候不講粗話的也講粗話，平時已講粗話的人更加像粗話批發商似的，不斷把粗話一堆堆倒出來。

當然，也有些平時不講粗話，就算喝醉了也絕不講粗話的人。

例如養猪居士就是這種人。

（二）

「養猪」和「居士」，這四個字，在一般人心目中，簡直就是不能相連在一起的。

居士這兩個字，本身就具有一種脫離塵俗的雅氣，世間上大多數的居士，他們的名號都非常清新脫俗，例如清竹居士，浮雲居士，鶴梅居士，晚霞居士等等。

這些居士，都是當今武林上雅逸之士，他們淡薄名利，不是隱居在大山泉林之間，就是有如閒雲野鶴，逍遙自在地遨遊四方，過着神仙般瀟洒寫意的生活。

但在開封府裏，居然出現了一個養猪居士，光是這個名號，就已經不倫不類之至。

人人都認爲養猪的就不是居士，居士就不應該去養猪。

居士是雅潔的，但猪却是骯髒的。猪骯髒，養猪的人也同樣骯髒，骯髒得就像是糞伕。

但養猪居士獨排衆議。

——養猪的人最乾淨，因爲猪根本就並不骯髒。

——就算猪眞的骯髒，但最少牠比人類還更乾淨。

——猪糞雖然臭氣薰天，但人拉出來的糞難道就是香的？

——猪比人乾淨，最少有一點可以證明：猪不殺生，牠是吃齋的，但人呢？

——人是吃肉的，所以人類永遠都是兇殘暴戾的動物，猪手給人類斬而炆之、炒之、醋醃之，但人手呢？

——人手每每沾滿血腥，他們不但宰殺其他生命，而且更人吃人！

所以，養猪居士認爲養猪也和種花一樣，既高雅，又乾淨。

× × ×

無論他的議論是否正確，但接受這種議論的人並不多。

絕大多數的人都視他爲醉鬼，甚至認爲他是個養猪成狂的瘋子。

× × ×

這一天，養猪居士又在爛醉如泥大酒家喝得爛醉如泥。

他一面喝酒一面喃喃的嚷道：「昨天有人偷了一隻母猪，那人沒良心，害得本居士血本無歸……」

然後，又是另一堆不知所謂，連他自己都未必懂得是甚麼意思的說話。

幸好這裏的掌櫃和伙計都看慣了這種人。

爛醉如泥賣的酒特別猛烈，喝醉的人也特別多，只要喝醉的顧客不動手動脚打人，他嘴裏就算能嚷出一條蟒蛇，也絕對沒有人會去理會。

同時喝醉的人，他付帳的時候總是給很多很多小帳，有時候小帳的數目甚至會比酒菜錢更多。

養猪居士雖然瘋瘋癲癲的，但他出手，並不吝嗇，正是伙計們最歡迎的一種顧客。

就在他喝得昏昏沉沉，嘴裏不斷胡說八道的時候，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從不遠處傳了過來。

居士的臉色好像更紅了一點。

他突然匆匆付帳，然後就像一陣狂風般衝出酒家門外。

店小二捧着養猪居士給他結帳的銀子，一雙眼睛登時發直。

那不是銀子，而是金子。

而養猪居士臨走的時候，只說了兩句話：「除了三兩二錢八分酒帳之外，餘下來的給你買冰花糖吃。」

這個店小二的確很喜歡吃冰花糖，而且他招待養猪居士也特別慇勤。

但這一錠金子最小也超過十兩，而他只吃了三兩二錢八分白銀的酒帳，那麼餘下來的數目，就算店小二天天吃十斤冰花糖，再吃三百年也恐怕吃不完。

店小二眞的呆了。

呆得就像個如假包換的大呆子。

× × ×

司馬縱橫策馬奔馳，來到了泰方大街爛醉如泥酒家的門外。

但他的目的地並不是爛醉如泥大酒家，所以馬匹仍然在奔馳，沒有停下。

但突然間，司馬縱橫深深的吸了口氣，雙手勒緊轡繩。

胯下馬兒立刻仰首，前蹄高高蹺起，人馬同時矗立在路上。

路人睹狀，莫不紛紛驚嘆一聲：「好險！」

險的並不是司馬縱橫，也不是那匹馬，而是那個半瘋不癲的醉漢！

（三）

司馬縱橫突然勒馬，原來當他來到了爛醉如泥大酒家門外的時候，酒家內竟然有個身穿青袍，滿身酒臭的中年人衝了出來。

這人好像不要命似的，竟然鐵槍也似的筆直站在路上，戟指就向司馬縱橫大罵：「偷猪賊，看你往哪裏跑？」

司馬縱橫楞住了。

「閣下是誰？」

那人大聲回答道：「本居士乃養猪居士！」

此言一出，看熱鬧的人無不笑歪了半邊嘴巴。

但養猪居士一點也不介意，又道：「本居士乃玉皇大帝的老朋友，玉皇大帝吃的猪都是本居士一手養大的！」

司馬縱橫目光倏地一亮，旋即又眉頭大皺。

四週圍觀的人越來越多，訕笑的聲音也越來越是響亮。

司馬縱橫無緣無故的給這個養猪居士纏住，但臉上却並無生氣之色，他只是淡淡一笑，道：「未知居士有何指教？」

養猪居士嘿嘿一笑，戟指又罵道：「你要本居士用手指指着你來教訓一頓，那不成問題，但本居士的母猪你快交回來，否則十萬天兵天將找到你頭上的時候，莫說本居士做事不留餘地！」

衆人又是一陣哄笑。

但哄笑聲中，也有人在搖頭嘆息。

——這個漢子，眞的瘋了，瘋得眞可憐。

但除了哄笑聲、嘆息聲之外，遠處却還有一陣冷笑聲……

× × ×

冷笑的人是個乞丐。

這個乞丐驟眼看來，也和別的乞丐沒有甚麼分別，他的衣裳也是千鶉百結，他的頭髮和鬍子凌亂得就像是一團草。

一團又乾又焦黃的亂草。

乞丐通常都有一隻砵子，和一根木棒的。

他也有這兩種東西。

但他的砵子却是精鋼打造的，而他的木棒看來是木棒，其實也是一根鐵棒。

這個乞丐並不孤單。

在他的身後，還有兩個人。

那是一個身材窈窕的妙齡尼姑，和一瞎眼的和尚。

（四）

偷豬是不是犯法？

不錯。

無論你偷的是母豬也好，黃金鑄成的金豬也好，甚至是豬糞砌出來的「臭豬」也好，只要是偷，那就是犯法。

雖然人人都覺得司馬縱橫不像個偷豬賊，但養豬居士一口咬死他偷豬，旁人也不敢插口說些甚麼。

偷了別人的豬，就得賠出來，或者是給捕快抓進大牢裏嚐嚐餵蚊的滋味。

看來司馬縱橫不想被蚊咬。

他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道：「我願意把豬交回給你，但那隻母豬距離這裏很遠。」

養豬居士哼一聲，冷冷一喝：「把本居士的馬拉出來。」

他這一喝，人人又是一陣發笑。

他也有馬嗎？

又有人會替他「拉馬出來」嗎？

但他們都笑錯了。

養豬居士眞的有馬，而且更有人匆匆把馬匹拉出來，還恭恭敬敬的對他說道：「居士，你的馬來了。」

拉馬出來的人，當然就是那個喜歡吃冰花糟的店小二。

現在別說是拉馬，就算是拉老虎他都敢去。

黃金的誘惑力，往往會使一個胆小如鼠的人，忽然就變成了一個胆大包天的勇士。

養豬居士瞧了瞧店小二，然後笑了一笑。

他目中流露出來的神色，就像是說：「這一錠金子花的並不冤枉。」

店小二明白他的意思，也很感激這個不倫不類的養豬居士。

司馬縱橫目注兩人，倏地策馬望北而去。

他的馬仍然跑得很快，但養豬居士的馬也毫不輸虧，一個縱跳，就趕了上去。

人羣中又有人在竊竊私語：「想不到這個瘋子騎馬的本領倒是不錯。」

那個店小二拍了拍口袋裏的黃金，也在想：「難道養豬居士眞的是個瘋子？」

× × ×

兩匹快馬，在開封府的大街上橫衝直撞，頃刻間就已來到了郊野之外。

郊野外秋意更濃，呼呼西風捲起無數黃葉，司馬縱橫身上的砂塵也越積越多。

養豬居士忽然的嘆了口氣，對司馬縱橫道：「這一趟渾水你實在不該來淌。」

司馬縱橫笑了：「我不該來，難道你又該來嗎？」

養豬居士皺眉道：「我的情況不同，常笙是我的表弟？」

司馬縱橫盯着他：「你的表弟又與我的表弟有甚麼分別？」

養豬居士的眼睛忽然呆住了，呆得就像隻豬。

但他絕不是豬。

同時，他也不是個養豬的人。

他既不養豬，也並不是個居士，而是江湖匪類聞聲喪胆的辣手大俠鐵鳳師！

（五）

鐵鳳師在江湖上給人的印象，是一個輪廓瀟洒，唇上有一小撮髫子，足以迷倒世間上絕大多數少女芳心的大丈夫。

就算世間上最神氣的人站在他的面前，他也有本領比對方更神氣百倍。

他本來就是一個神氣十足的辣手大俠。但當他發愁的時候，他臉上的表情最少可以讓人陪他發愁大半天。

別人很難影响他。

但若要他去影响別人，却容易得多。

他是個很有說服力的人。

就算他[illegible]意指鹿爲馬，指黑爲白，你想反駁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幸好他絕不喜歡這一套。

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他都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很老實的人。

既老實，又瀟洒的男人，實在罕見。

但鐵鳳師就是這種人。

但除了老實和瀟洒之外，還得再加上第三種特徵，就是他的一雙手。

一雙辣手。

專殺江湖匪類的辣手！

× × ×

平時，鐵鳳師站着的時候，整個人就像一桿擦得光亮的金槍。

他喜歡穿着質料名貴，剪裁合身的衣服。

他還喜歡在外面披上一襲金披風。

而他腰間的佩劍，當然就是劍鞘上鑲着八顆黑珍珠的鳳凰神劍。

劍是名劍。

人也是名人，名俠。

但現在，鐵鳳師已完全不像鐵鳳師，他只像個「養豬成狂的瘋子居士」！

但養豬會令人發瘋嗎？

當然不會，否則，人類休想有豬肉可吃。

鐵鳳師沒有瘋，他也沒有養過豬。

無論是母豬、雄豬、老豬、大豬、中豬、以至細小得像隻小貓般的小乳豬，他都一律沒有養過。

他只喜歡吃豬肉。

乾乾淨淨，泡製得又香又甜又甘腴的豬肉，總是令人胃口大開。

胖人怕肥膩。

但鐵鳳師既不怕肥膩，也不怕胖。

雖然他的肌肉很結實，每根骨頭也像是銅鐵般堅硬，但他居然覺得自己未免瘦了一點。

這也難怪，他不喜歡照鏡子。

如果他有機會面對着一塊大鏡子，把自己看個飽的話，他一定會對自己的身材感到很滿意很滿意。

（未完）

歡迎
指教
定閱

精選短篇

鋼刀悍盜

楊威・文
子成・圖

顏妙受僱梁府，日子雖然不多，算來還不曾做滿一百天，但她不論做事，待人，都有她的一手，所以梁府的上下人等，都對她一致稱讚。

「阿妙，把我的首飾箱拿來！」正在卸裝的梁夫人，把頭上插的，手上戴的，都卸下來丟在粧台，打算放回首飾箱中。

這是一天中最後的工夫，顏妙服侍梁夫人慣了，知道夫人卸裝後，便要睡覺，所以當她在這華麗臥房的隱蔽處，把首飾箱拿出來時，她也暗暗高興，因爲主婦睡覺後，她也得到休息了。

顏妙把首飾箱放下，替夫人把粧台上那些耀眼的飾物，檢進箱裏去，然後又把首飾箱放回原來的地方。

該是睡覺的時候了，梁夫人卸裝後，打了一個呵欠。

「夫人，你跟劉家太太姨娘們，玩了一天牌，可是倦了？讓我替你搥骨。」顏妙就是這麼善伺人意的，所以梁夫人把她當作心腹。

「也好，」夫人說着，躺到床上去，顏妙也坐近床沿，輕舒妙手，在她的身上搥得迫卜作响。

這搥骨的聲音，像一隻柔和，悅耳的催眠曲，但在顏妙搥了一會後，這一隻催眠曲，忽然變作了三重奏：那是外堂傳進來的一陣吵耳聲音，有人在吆喝，也有兵器碰撞的尖响。

「咦——外邊發生了什麼事？」梁夫人吃驚地問。

「怕是僕役們吵架吧？讓我替他們排解去！」顏妙停手回答，跟着便朝臥房外走。

「呀——」當她走近房門口時，外邊正有一個冒失兒衝進來，和她撞個滿懷，兩個人同時發出一聲驚叫。

「不！不好了……」那人是在外堂執役的小廝，他氣急敗壞地說：「强盜，强盜……」他這一喊，使躺在床上的梁夫人，和給他撞得搖搖欲墮的顏妙，同時嚇得混身發抖。「那麼，快喊醒府裏的衆人，大夥兒捕捉强盜。」梁夫人還道來的是鼠竊狗偷，她向那小廝催促。

可是，那小廝比她倆更慌，他這時兩條腿子正顫抖着不再聽他的指揮，給顏妙也幫腔一連串地催促着，他還是不肯回到外面去，這時候，外邊傳進來的聲音，愈是吵耳，有人在尖聲慘叫，更間歇地發生轟隆的巨响，大概是外堂的傢具，也給搗毀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那小廝在驚惶中，經不起梁夫人和顏妙的催促，結果嚅囁地把外面混亂的情況，告訴她們。

那時他們幾個人正在外堂的石階上聊天，突然聽到瓦上傳來聲响，初時他們還以爲是春情發動的貍貓，在瓦上追逐調情，怎知道當他們抬頭看望時，上面突地現出了幾條黑影，那幾條黑影已經奔到簷前，竟像風吹落葉般，輕飄飄地跳了下來。

「呀——」閒聊着的幾個僕役，同時發出了一聲尖叫，因爲他們已經看清楚了，跳下來的都是彪形大漢，手裏都執着明幌幌的鋼刀，臉上用顏色塗成一副嚇人的怪相。

「强盜呀——」衆人一聲吶喊，便退向外堂，在那裏隨手執起傢具，要攔阻那些從天而降的怪客。

他們猜的對，來的都是强盜，一共是五個人，而且都是練過武功的硬手，他們爲了發財而來，這時候幾個僕役攔阻着，還要强闖，僕役們都是壓根兒不懂武藝的，照道理說，那五個强盜可以不費甚麼工夫，便攻進外堂去，可是，僕役們在動手時，曾尖聲大叫，那一聲「强盜呀！」的呼號，已經把其他的莊漢們驚醒過來，在强盜還沒有攻進外堂時，莊漢們已經湧了出來，把五人包圍着，所以强盜要攻進裏面，也得費一番手脚，就這樣，石階上便展開了一場捨生忘死的混戰。

强盜們目的祇在發財，在混戰中沒有施展殺着，所以雙方糾纏了一會，還是膠着，那小廝就是在這膠着的狀態中，溜進去向主母夫人報訊的。

顏妙聽那小廝的訴說後，便對夫人說：「他們都是亡命之徒，看來我們的人，終是沒法攔阻他們的，梁夫人，還是躲一躲吧，這樣就是他們攻進來了，也不致吃眼前虧。」顏妙說的不錯，梁府的下人，雖然不少是渾身蠻力的，但要把那精通武藝的五個强盜攔着，可不像說話般容易，當他們剛動手時，因爲强盜不肯傷人，着着留手，所以他們的一股蠻勁，還能够把强盜纏着，但小廝在溜走時，那膠着的混戰，形勢已經起了變化。

當一個莊漢正掄起一張木椅，往迎强盜迎頭砍下的鋼刀時，因爲他豁出了性命，欺身直進，那强盜的招數，已經使老了，倘若仍再留手，便要吃虧，所以他把心

一橫，加勁砍下，跟着縱身跳開；這一砍，祇聽到一聲慘厲的尖叫，那莊漢的一條臂膀，已經掉在地上！

這一條臂膀，使那莊漢丟掉性命，也使其他拚命的梁府下人，嚇破了胆子，就這樣，强盜的聲威陡壯，在刀風虎虎聲中，莊漢們祇顧逃命，强盜們沒了攔阻，便一窩蜂似的，往內直闖。

這正是顏妙出主意，教梁夫人暫躲一會的當兒，她的主意雖然不錯，但結果却遲了些時，梁夫人還沒有躲到別處去，强盜們已經衝進來了。

一陣沉重的腳步聲，夾着一些粗言穢語，傳進了梁夫人的臥房，這時顏妙知道時機迫切了，她一面對梁夫人說：「快，快，從窗口跨到後園去……」一面却不顧危險，挺身走出臥房去，要攔阻强盜，她這一着，結果是兩不討好，梁夫人在發抖中，要她從床上爬下來，也不可能了，教她有甚麼能力跨窗避難？顏妙是一個弱質的女流，她不祇沒法把强盜攔着，反給一個兇狠的强盜，抓在掌握中。

「哈……你這個俏梳倔，是希望作押寨夫人嗎？」一串哈哈獰笑中，也夾着一陣發抖的顫聲：「求大王饒命！」這些聲音傳進臥房裏，梁夫人更是慌作一團。

「你的主人呢？快叫他爬出來！」一個粗獷的聲音問。

「他外出應酬去了。」顏妙據實地回說。

「哈……這樣更妙！」另一個强盜說：「趁她的主人不在，我們進裏面先把她的主母綑起來！」這話鑽進梁夫人的耳孔去，使她在驚惶中，更增加了恐懼感，「完了，這回甚麼都完了！」她在顫抖中咕嚕着。

「求，求大王，請你們大發慈悲，要剮要宰，我都不敢推辭，但是，我們的夫人胆子甚小，請你們不要動粗，嚇壞了她！」顏妙顫抖的聲音，愈說愈是激烈，使顫抖中的梁夫人聽了，心裏着實感動。不過，顏妙雖然忠心護主，强盜却不肯饒她，祇聽到她一聲尖叫，她的身子後退了，已經退到臥房的門口，梁夫人循聲望去，看見一個塗花了口臉的强盜，正拿着一把光閃閃的鋼刀，抵着顏妙的心窩。

「宰了我吧！別進來嚇驚我的主人。」在鋼刀的威脅下，顏妙的咀巴雖硬，但兩條腿子還是往後退，這一退，連强盜也衝進臥房了，祇見眼前刀光一閃，抵着顏妙心窩的鋼刀，已經改變了位置，架着她的頸項，祇要顏妙再動一動，便準要在鋼刀下丟命，她不敢再退了，但是，在這生死的關頭，她還是惦記着主母，顫聲向强盜哀求：「別……嚇驚我們的夫人！」

「饒了你們也成，但你得乖乖的獻出所有的珠寶！」强盜厲聲喝着，手中的鋼刀，還是架着顏妙的頸項，不肯放鬆。

「這個，這個……」顏妙爲了維護主母，爲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她意動了，但是，那是梁府的財物呀，她作下人的怎能作主呢？所以她拖延着，一面希望强盜不要再爲難她，一面更希望梁夫人作出一個主意。

「哼！你這不識好歹的婆娘，大概活得不耐煩了！」那兇惡的强盜說着，手中的鋼刀一緊，顏妙祇感到頸項一陣冰涼，同時，那强盜又再迫緊一步：「不嚇你的夫人也行，我們是發財來的，知道嗎？」

梁夫人不是不肯作出主張，把自己的珠寶獻出來，但她的牙齒正在顫到咯咯作響，說話也不可能了，顏妙朝她瞧了一眼，見她已經慌到這般田地，祇得硬着頭皮，對强盜說：「你們發財也得講究信義，我的主人的珠寶獻出來也行，但切不要爲難她。」

顏妙是服侍梁夫人的近身，而且深得梁夫人的信任，所以梁府藏着的珠寶，和夫人的首飾，她都能够知道放在甚麼地方，這時她眼看着沒法再拖下去，答應了强盜後，果眞在刀鋒下鑽了出來，引那强盜走到臥房的一角，從複壁中，把所有的珠寶，首飾，都搬了出來。

「哈……」强盜們看見耀眼的珠寶，狂歡大笑，祇有梁夫人，顏妙，和溜進來報訊的小厮，都看得張大了咀巴。不過，强盜們雖說得到了珠寶，但他們還未感到滿足，其中一個突然臉色一沉，又舉起鋼刀，架在顏妙的頸項去，厲聲向她吆喝：「還有梁府裏的金銀呢？」

「這個，這個……」顏妙看見獻出了珠寶，威脅還沒有解除，她猶豫着不敢再動。

「識相的，你說不說，別阻碍你老子們的公事！」强盜手裏的鋼刀，又是一緊，這一次，强盜再不是嚇她，刀鋒過處，眞個把顏妙的頸項劃破，還有鮮血從傷口滴到地上。

顏妙看見了鮮血，同時頸項也感到一陣痛楚，她着慌了。「大王，你們要發財也行，可不要爲難我們呀！」她又再向强盜們屈服。於是，刀尖抵着她的背心，顏妙結果又走到另一角去，把所有黃的，白的錢財，都翻了出來。

這一次，强盜們沒有再爆出粗野的笑聲，他們眞個滿足了，他們把所有的金銀珠寶，都分別納進懷裏後，一聲呼嘯，幾個人先後走出臥房，一矮身躍登屋簷，跟着幾個縱身，便消失在黑暗中。

×　×　×

梁府鬧盜，損失了不少金銀珠寶，還有一個莊漢在賊人的鋼刀下喪生，這不是一件等閒的事情，所以衙門裏的公差捕快，照例是賊過興兵，自有一番忙碌。

可是，强盜們現相時，都是塗花口面的，而且來無踪，去無形，根本上沒有影跡可尋，所以張仁杰雖是一個名頭兒响噹噹的捕頭，而且有着十多年的辦案經驗，結果也是皺着眉心，感到無法着手。

那是梁府鬧盜後第三天，張仁杰親自登門拜訪梁盛和，希望在這個富紳的府第裏，找到當夜鬧盜的一點蛛絲馬跡，好作跟尋賊踪的綫索。

梁盛和當晚出外應酬，少吃了一場驚恐，雖然損失不少，還丟掉一條人命，但他是一個曠達的人，對這意外的不幸事件祇使他嘆了幾口氣。他覺得婉惜的，不是丟掉的財帛，而是一條忠義護主的性命。

但是，死的已經死了，他除了對死者的家屬，厚予撫卹外，還能作些甚麼？不過，在這次不幸事件中，除了拚死纏賊的忠僕，值得可哀外，還有一個更使他值得

可敬的人，那就是女僕顏妙。

假如不是她自願受剮受宰，哀懇賊人，不要嚇驚主母，梁盛和想：就算强盜沒有動手凌辱自己的妻室，恐怕在鋼刀的指嚇下，也難拾回性命，因此，他覺得顏妙這樣忠心護主，實在應該厚賞。

當捕頭張仁杰拜望他時，他正齊集了家丁婢僕，在外堂裏對他們稱讚，還準備了三十両雪花白的銀両，打算當衆賞給顏妙，以示獎勵。

就在這時，外邊一聲：「客到！」張仁杰已經大搖大擺地走進來了。他和富紳梁盛和是熟識的，但他未經通報，闖了進來，看見主人齊集了一大堆人，像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待辦，他自己覺得有點歉意，所以當梁盛和起來招呼他時，他反教梁盛和別理會他，待把事情辦妥了後，才跟他談，梁盛和想：彼此巳經到了熟不拘禮的程度，他說的也是實話，和他長談，相信定要花不少時間，反正自己的事，祇是當衆獎勵顏妙一番，便可了事，於是，他也不再跟張仁杰客氣了，他先把客人丟下，對家丁們當夜勇敢纏賊，誇讚了一番後，便對顏妙說：「阿妙，這次府裏鬧盜，雖然損失不少，但我對你的忠心護主，還是着實感激，這裏有白銀三十両，是賞給你的，希望你今後能够對夫人盡心維護，服侍，我自然有更多的賞賜。」他把話說過了後，便把銀両遞給顏妙，他以爲這樣便可以了結自己的事情，可以騰出工夫來，跟客人張捕頭談話了。

怎知道顏妙接過了銀両後，對他說了一聲：「多謝相公厚賜。」跟着還有話說：「梁相公，我打算不幹了。」

她這話，使梁盛和感覺奇怪，禁不住向她追問：「爲甚麼不幹？錢財雖有損失，但我們夫妻倆，沒有說你的不是呀？」

「相公和夫人的厚待，使我着實感激不盡，但是，自那夜給那天殺的强盜恐嚇過後，我的胆子，大概也給嚇破了，我打算辭工回家，好好地休養一個時期再說。」顏妙接口說出了辭工的理由，她不是說着玩的，從她的措辭和態度看，都表現得得十分堅決，家丁們也相信她說的是實話，所有的人，都把同情的眼光，射在她的身上。

梁盛和看見這樣情形，知道硬要留她，也不過是白費唇舌，所以祇得答應她的請求，還向她說了不少感激，安慰的話。

祇有一個冷眼旁觀的張仁杰，看在眼裏，想在心頭，不禁呆呆地出神，直到梁盛和把家丁們打發了，對他說着抱歉慢待的話時，他才驚覺過來。

「張捕頭枉顧，有甚麼指教嗎？」梁盛和先打開了話盒，正要和他長談，怎知道張仁杰祇說了一聲：「談甚麼事，我們改天再談吧！」他這樣說過了後，跟着便站起身來，匆匆告辭。

梁盛和以爲張仁杰怪他慢客，一面向他道歉，一面苦苦請他留步，但張仁杰說走便走，一個向後轉身，頭也不回，便匆匆走向門外。

張仁杰這麼一走，使梁盛和的心裏，好生難受，可是，他心裏不安，是他的事，張仁杰走出了梁府後，却是滿懷高興，原來他不愧是一個富有經驗的名捕頭，他在梁盛和和顏妙的對話中，頓然靈機一觸，給他平白找到了盜案的端倪。「唔——這女傭咀裏說着已經給强盜嚇破了胆子，但態度上却是那麼從容不迫，毛病難道出在她身上。」他就是這樣想着，才喜孜孜地說走便走的。

他不是對梁盛和有什麼不滿，就是因爲對顏妙有所懷疑，所以立刻從梁府辭了出來，趕回衙門去，多喚兩個捕快作助手，好對這案件展開偵查。

當他們一行三衆，化裝成土頭土腦的鄉人，再趕到梁府時，已經是黃昏時候了，他們這次再沒有闖進梁府去，拜望裏面的主人，祇是在門外徘徊着等待，希望有所發現。天色逐漸變黑了，梁府的大門，突然掩開了一道縫隙，張仁杰眼快，祇見梁府的大門開處，一個女人正從裏面走出來，那人正是他們要等待的顏妙。

顏妙眞個辭工不幹，回家休養去了，她因爲要經過一番執拾，更要向府裏的上下人等，分別辭行，所以延到這時，才走出梁府的大門，門外正有三個鄉愚裝扮的捕快，待要偵查她的行踪，這一着，是她連做夢也想不到的，她從梁府走了出來後，便闊開大步，走向她心中的目的地去。她不是往縣城中熱鬧的去處走，而是一直走向荒郊，這一點也給張仁杰猜着了，於是，他們三人打了一個眼色，便分散開來，各人假作不相識的模樣，遙遙地把她盯牢着。

照道理說，顏妙是一個單身的女人，這時天色又巳經全黑了，路上的行人，也逐漸顯得疏落，她這麼孤零零地走着，應該是感覺有點害怕了，但她的腳步還是怪輕鬆的，直朝着荒郊中的一間茅舍走去。

「這斷不會是她的家？」張仁杰看在眼裏，正這麼想。但當他看見茅舍的上蓋，是頹敗的碎瓦，任是輕身的工夫怎樣了得，也沒法在上面走動的。他呆住了，沒法上屋窺探，他有甚麼辦法能够看見裏面的情形。

張仁杰猶豫了一會，結果拚着現身露臉，捱近窗子去，蹲在黑暗的一角，用耳朶代替了眼睛，向裏面偵查。果然，他才蹲了一會，便聽到一連串粗獷的笑聲：「阿妙，別怪我心狠，假如那天不是這樣把你的頸項劃破，讓他們看見你淌着鮮血，他們會這樣對妳毫不疑心嗎？」

「阿妙，你的記憶眞不錯，你說的金銀珠寶數目，果然一點不差，來，現在我們『九六友』，照六一下四的法兒派分。」說話的又是另一個人的聲音。（按：九六友是江湖黑道術語，意思是六個人。）

「你們別忘了，那龍眼般大的珠兒，是應該分給我的，我們事先巳經談過了，你們都點頭答應了，這才動手的，是嗎？」這是顏妙的聲音。

張仁杰聽到這裏，證實自己料的全對了，於是，他從懷中摸出了輕索，又從鏢囊中掏出了三隻鳳尾鏢，這方長身用舌尖把窗口的白紙弄濕了一點，把一隻眼睛，湊近那透明的濕點，往裏面察查。這一看，使他開心極了，原來這時桌上正擺着一堆金銀珠寶，有五條漢子，加上了顏妙，正是六個人，準備分賍。

（以下轉入第十八頁）



俠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子成·圖

雁南飛

（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高端夫婦和高漢傑押鏢入省城，一晚在一座山神廟歇脚，高漢傑在睡夢中聽到驢兒的叫聲，起身追出，原來是飛龍堡主的女兒馬嬌嬌牽走他的驢兒，高漢傑只顧和馬嬌嬌爭論，突聽馬嬌嬌說飛龍堡主要刦鏢銀，急忙奔回山神廟，但見各鏢師全昏睡在地，高漢傑束手無策，馬嬌嬌隨後趕來，為他們解了毒，並答應高端夫婦設法向父親要回鏢銀……馬嬌嬌帶着高漢傑回堡中，飛龍堡護法甘戈不准高漢傑入堡內而動手打起來，甘戈不是高漢傑的對手，但羞刀難入鞘，正欲罷不能之時，堡主夫婦來了，追問究竟……

情人成眷屬　牢籠鎖鳳鸞

馬嬌嬌道：「他是女兒的義弟，是女兒引他來見爹娘的，誰知道甘伯伯硬是不肯，還向女兒動手，他不讓甘伯伯欺負女兒，所以才打了起來。」

「妳那兒來的一個義弟？」

「這個娘不要管嘛，先叫他們住手再說。」

堡主馬驥北也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人家小伙子始終沒有還手反擊，甘戈就已手忙脚亂，拖下去的結果甘戈就不用再在江湖上混了。

於是馬驥北高呼道：「住手。」

這是馬驥北給甘戈的一個台階，他雖是滿腔怒火，但不得不趁機收手。

他雖是收了手，却不願就此罷休，先向堡主夫婦抱拳一禮，然後以質詢的口吻道：「堡主，咱們堡裏不容許外人涉足，這可是祖師的規定，嬌侄女不僅將那野小子引來，還讓他向屬下行兇，為了維護堡規的尊嚴，請問堡主這該如何處置？」

馬嬌嬌道：「甘伯伯，話不能這麼說，本堡不容許外人涉足，但他是我的義弟，不能算做外人。」

馬驥北道：「甘師兄，嬌兒說的也有道理，不過他們不該以下犯上，跟甘師兄動手，這樣吧，甘師兄平平氣，我叫嬌兒跟你賠個不是。」

夫人古玉燕立即向馬嬌嬌使了一個眼色道：「嬌兒，還不快向甘伯伯賠禮？」

馬嬌嬌雖是不願，但以親命難違，只得向甘戈抱拳一揖道：「侄女年輕不懂事，請伯伯担待一些。」

甘戈怒哼一聲，一言不發的退了回去，那份倨傲的德性，表現得惡劣已極。

馬驥北只是微微的笑了一笑，揮手令瞧熱鬧的散去，然後向馬嬌嬌面色一沉道：「跟我來！」

馬夫人古玉燕向馬驥北的背影瞧了一眼道：「嬌兒，妳爹生氣了，妳可得當心一點。」

馬嬌嬌道：「女兒又沒有犯錯，都是爹……」

古玉燕道：「妳還要咀硬，別的不說，甘戈是妳爹的師兄，任什麼妳爹都讓他一點，你們不知道天高地厚，竟敢跟他打起來了。」

馬嬌嬌道：「這不能怪咱們，是他不講理，硬是不讓咱們進去。」

語音一頓，向高漢傑招招手道：「兄弟，你過來。」

高漢傑過來之後，不待馬嬌嬌介紹，逕向古玉燕雙拳一抱道：「晚輩高漢傑參見伯母。」

古玉燕由頭至脚，向他仔仔細細的打量一陣，這才微微一笑道：「不敢當，少俠不必多禮，哦，嬌兒，妳爹叫妳去就去吧，高少俠跟老身來。」

馬嬌嬌道：「娘，我這兄弟很老實，娘可不能難為他。」

古玉燕道：「妳放心去吧，娘不會難為他的。」

馬嬌嬌再囑咐高漢傑放心跟她娘前去，然後才匆匆奔進堡門。

古玉燕搖搖頭道：「這丫頭，眞是的，哦，少俠，咱們走。」

她將高漢傑帶到內廳，由丫環獻茶之後，她叫侍候的僕婦一起退出，然後哼了一聲道：「少俠是陰山門下？」

高漢傑道：「不是。」

古玉燕道：「適才少俠化解甘護法的攻勢，好像使用的是陰陽導引？」

高漢傑道：「我娘來自陰山，習過陰陽導引，但經我爹研究改良，創造鸞虎導引神功，雖然與陰陽導引有些相似，而威力却截然不同。」

古玉燕啊了一聲道：「令尊能够創造如此驚人的武功，必然是天縱奇材了，請問……」

高漢傑道：「不敢當伯母謬讚，家父單名一個竣字，現任虎嘯鏢局總鏢頭。」

古玉燕愕然道：「有這麼巧？少俠是怎樣認識嬌嬌的？」

高漢傑道：「晚輩在睡夢中聽到驢兒的叫聲，及起身追出一瞧，才知道是嬌姊姊將晚輩的驢兒牽去，就這樣咱們就認識了。」

古玉燕略作沉吟道：「少俠有尅毒之能？」

高漢傑道：「這個……」

古玉燕道：「適才甘護法用鐵袖神功之際，也同時施展本堡的『三步跳』劇毒，此種劇毒十分霸道，任是何等功力之人，也必然難逃一死，除非……」

她忽然雙目圓睜，緊緊盯着高漢傑道：「嬌兒給你吃了虺珠？」

高漢傑點點頭。

古玉燕再迫進一步問道：「也替你導氣行功？」

高漢傑再點點頭。

古玉燕吁了一口氣道：「少俠，你喜不喜歡咱們嬌兒？」

高漢傑道：「喜歡。」

古玉燕鬆了一口氣道：「好，少俠在此坐一會，老身去叫嬌兒來陪你。」

高漢傑道：「伯母請便。」

古玉燕一去頓飯之久，才見一名年約五旬，身着黑袍的老者緩步而來。

「高少俠，老夫張敞，也是本堡的護法。」

「原來是張前輩，久仰。」

「少俠不必客套，老夫是來向你討杯喜酒吃的。」

「喜酒？晚輩不明白前輩的用意。」

「少俠不是喜歡咱們的嬌兒麼，老夫想作一個現成的媒人，將嬌兒許給你作媳婦，你可願意？」

「這個……晚輩作不了主，必須禀告家父母才行。」

「你大伯能够作主麼？」

「這……我想只要大伯答允了，家父母不會反對的。」

「那好，你大伯由處老夫去提，你先留下一點信物，這件事就這麼決定了。」

「可是晚輩身上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呀。」

「信物不一定要珍貴，任何什麼東西都行。」

高漢傑的確任何什麼都沒有，只得將他使用的那柄短劍交給張護法。

張敞接過短劍道：「大廳上已擺好酒席，少俠請。」

高漢傑隨着張敞來到大廳，果然已經擺上了兩桌酒席。

第一桌是堡主馬驥北夫婦，少堡主馬家駒，小姐馬嬌嬌，護法甘戈張敞，高漢傑是嬌客，自然被安置在第一桌之上。

第二桌是總管路德，賬房郁南海，以及馬堡主的四名弟子。

席間馬驥北宣佈了愛女嬌嬌與高漢傑的婚事，由於他們年歲尚小，現在先作文定，結褵之期待他們年長之後再說。

席散後由方城將高漢傑帶到為他準備的臥室，有書僮祺兒丫環蘭閨負責侍候。

待方城告退之後，高漢傑對祺兒道：「你去找小姐來，我有話跟她說。」

蘭閨掩嘴一笑道：「不要急嘛，姑爺，小姐說過，待姑爺稍作歇息，她就會來的。」

高漢傑面色一紅道：「別瞎說，誰急了？我只是有要緊的話跟她商議罷了。」

他語音甫落，門外已傳來馬嬌嬌的語聲道：「什麼事這麼要緊？兄弟。」

來人果然是馬嬌嬌，她身後還跟着一名手捧錦盒的丫頭。

高漢傑讓她坐下，然後眉峯一皺道：「姊姊！我是担心鏢銀……」

馬嬌嬌道：「哦，這件事爹已安排好了，明天一早張敞叔叔就携帶了十萬兩銀票去省城，爹說運銀兩太費事，送銀票就方便多了。」

高漢傑說道：「這樣行麼？那可是官銀。」

馬嬌嬌道：「不，那只是普通銀錠，並非印有官方標記的官銀。」

高漢傑道：「原來如此，哦，姊姊，我想跟張叔叔一道去省城，免得大伯父懸念。」

馬嬌嬌道：「張叔叔會請你大伯父來咱們堡裏的，你何必多此一舉。」

她由丫環手中接過錦盒，再交給高漢傑道：「這是給你的，打開來瞧瞧。」

錦盒長約三尺四寸，盛的好像是兵刃之類，及打開一瞧，果然是一柄長劍。

劍鞘古色斑斕，吞口鑲着七粒光彩奪

目的明珠，不必瞧看劍身，就知道它必然身價不凡。

馬嬌嬌笑道：「兄弟！知道它的出處麼？」

高漢傑忙說道：「小弟孤陋寡聞，請教……」

馬嬌嬌道：「它名紫電七星劍，是漢代名匠所造，原是藏在大內的，因國事大變，它就流落於民間了，我爹得到它還不足一年。」

高漢傑道：「如此名貴的寶物，小弟怎敢接受，姊姊還是收回去吧。」

馬嬌嬌櫻唇一噘道：「這是什麼話，你將我當作外人了！何況我收了你的短劍，也應該給你一件信物，我娘說這柄劍比你那劍短劍長不了多少，你也好用作防身的利器。」

高漢傑道：「這麼說我倒是恭敬不如從命了。」

馬嬌嬌嫣然一笑道：「本來嘛，你跟我還客氣什麼？」

×　×　×

薛店是嵩山東麓的一個小鎮，由於隣近官道，鎮集雖是不大，往來的旅客却十分之多。

這天傍晚時分，鎮裏來了四位客人，一位老婆婆，一名三十出頭的青衣姑娘，及一對年近三旬的青年夫婦，青衣姑娘向街景瞧了一眼道：「小南兒！你去問問那家悅來客棧有沒有房間。」

小南兒就是高竣原先的書僮，自從他們主僕失散以後，他就一直跟着饒靈珠，饒家大小姐還將她的婢女瑤姑配給小南兒作了他的媳婦。

那青衣姑娘正是饒靈珠，老婆婆自然是金佬佬了。

他們打聽到高竣已返回虎嘯鏢局，此時由京師南下是趕往襄陽去的。

小南兒一提馬韁馳向悅來客棧，向店小二招呼道：「小二哥！有沒有房間？」

店小二搖搖頭道：「對不起，客官，小店的客人已經住滿了，請到別家吧。」

鎮上的客棧共有三家，小南兒連走兩家都已住滿了客人，他只得再到第三家。

第三家名叫東昇客棧，規模排場比另兩家都大了許多，但却門可羅雀，連一個客人也沒有。

也許東昇客棧的價錢較貴，但饒靈珠不在乎這些，因而小南兒躍下坐騎，認爲篤定可以住到這一家了。

「小二哥！替咱們開兩間上房，準備一桌酒菜。」

「對不起，咱們今天不做生意。」

「啊，爲什麼？」

「不爲什麼，只是休息一天而已。」

「那不成，另兩家已經客滿，除了你們這裏，咱們就找不到宿處了。」

「這個……小的實在幫不上忙。」

隨後跟來的饒靈珠道：「伙記！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既是開店那有不留客之理，請你跟掌櫃的說說，要多少銀子咱們先給。」

店小二向櫃台上一名彪形大漢瞥了一眼，面現爲難之色的悄聲道：「小店今晚可能有事，各位還是趁早離開的好。」

饒靈珠啊了一聲道：「可是咱們無處可去，這樣吧，伙記，不論出什麼事咱們不過問就是。」

店小二正待推辭，櫃台上的彪形大漢道：「小二！留他們下來吧。」

店小二道：「是，官客請進。」

費了一番唇舌，他們總算有了安身之處，不過櫃台上的大漢要他們在客房中進食，並且無論聽到什麼，瞧到什麼，都不得離開所住的客房。

出門在外之人，誰都不願多事，饒靈珠對高竣魂牽夢繞，只希望早日見到他，自然更不願多事了，因此，他答允了那名大漢的要求。

晚餐之後，小南兒夫婦仍留在饒靈珠的房裏閒聊，是因爲近幾天饒靈珠的心情沉悶，情緒不穩，犯了近鄉情切的毛病。

饒靈珠並非襄陽人氏，但襄陽算得是她第二故鄉，不過她的情緒不穩，並非全是近鄉情切，只是對魂牽夢繞的人患得患失罷了。

當年他們兩小無猜，情深似海，但時間是無情的，它會冲淡一切，也會改變一切，何況高竣有了女人，也有了孩子，她就難免有些顧慮了。

他會不會還是那樣？愛比金石，堅定不移呢？

再說，襄陽雖已不遠，但高竣會不會因公外出？

如果迢迢千里，到頭來找不到她的意中人，那又該如何自處呢？

小南兒知道饒靈珠的心情，自然對她百般安慰，因而咳了一聲道：「小姐！妳跟咱們公子相處不是一天了，妳應該知道他的爲人，他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好男兒，決不會辜負小姐的。」

饒靈珠一嘆道：「我知道。」

小南兒道：「公子雖是有了女人，必是情非得已，小的想他會對小姐有妥善安排的。」

饒靈珠道：「但願如此，好啦，時間不早了，你們去睡吧。」

小南兒正待起身告辭，忽然聽到一聲長笑：「姓高的，你也有今天，嘿嘿，你竟敢欺負大爺的表妹，大爺如果不剁下你的狗頭，怎能消除這一口怨氣！」

小南兒微微一呆，立即像旋風一般的奪門而出。

他衝到食堂，只見四名大漢圍着一名白衣公子，而那白衣公子正是他的主人高竣。

一別十多年，高竣神采依舊，只不過他好像中了這般人的道兒，滿臉大汗，混身顫抖，身形搖搖欲倒，似乎已經無力支持。

在高竣身前五尺之處，是一名身着黃衫，年約四旬的清秀公子，他雖是外表英俊，但鷹鼻鷂眼，生就一副奸雄的長像。

黃衫公子的手中正把玩着一柄金刀，斜眼瞅着高竣，含着一股令人毛髮悚然的奸笑。

高竣的身側有一名持劍大漢，劍鋒指着高竣的脖子，只要他運腕一揮，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小南兒知道危機迫在眉睫，急忙一揚右手，三枚柳絮飄已發了出來。

持劍大漢決未想到會有人對他偷襲，

待他發覺情勢有異，他的一雙照子及喉結穴上已各中了一枚小南兒的獨門暗器。

一聲慘叱，他丟掉長劍仆倒下去，沒有發出第二聲他就已魂歸地府了。

黃衫公子呆了一呆，他已明白高竣來了救援，此人不只是心機深沉，心腸也極端歹毒，他不先搜查來敵，反而金刀一揮，閃電一般向高竣劈去。

高竣已然身中劇毒，這一刀他說甚麼也躲避不過。但勁風激盪，人影若矢，黃衫公子這一刀雖已劈上高竣適才立身的部位，遭殃的却只是那張桌子。

一刀走空，他知道遇上了勁敵，及運目一瞥，敢情救走高竣的是一名風華絕代的青衣女子。

「妳是誰？竟敢管本大爺的閒事！」

「哼！我正要問你，你爲什麼要行兇害人？」

「這個妳管不着。」

「笑話，天下的事天下人管，既然讓咱們碰到，就得伸手管管這檔子閒事。」

「哦，妳知道在下是誰麼？」

「金刀公子，一個上不了枱盤的狂妄傢伙，對麼？」

「小娘兒，妳可是找死？」

「這可就難說了，找死的也許正是閣下。」

「好，大爺成全妳。」

金刀一閃，冷焰砭肌，這一刀快得令人目不暇給。

饒靈珠早已將高竣交給小南兒，此時身形一幌，退過一張桌面，刷的一聲，一鞭抽了過來。

她的這條銀鞭一經使開，宛如一條夭矯的靈蛇，鞭梢騰綽進退，處處不離金刀公子的要害。

由表面瞧看，饒靈珠似乎佔了上風，其實只是佔了兵刃上的便宜，論功力，她比金刀公共差了不只一籌。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她當然明白她的處境；一旦被金刀公子欺近身來，十招之內她可能被對方所傷。

此時金佬佬與瑤姑已跟金刀公子的兩名鐵衛鬥了起來，除了金佬佬穩佔上風，瑤姑也打得險象環生。

於是饒靈珠一鞭震退金刀公子之後，回頭向小南兒喝道：「快走。」

小南兒何嘗不知眼前的危機，但他不放心瑤姑，更惦念饒靈珠的安危。

他解下腰帶，先將高竣揹在背上，然後雙手急揮，發出六枚獨門暗器。

柳絮飄體積細小，不易被人查覺，一經射出，多半能收立竿見影之效。

他左手的三枚果然射中了跟瑤姑搏鬥的那名鐵衛，但是有了偏差，只能使那名鐵衛暫時失去戰鬥之力而已。

射向金刀公子的另三枚就更糟了，它不僅未能傷敵，還幾乎傷到饒靈珠。

不過金刀公子的三名鐵衛一死一傷，在實力上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按人數相比，他已落了下風，再鬥下去也不見得就能掌握勝利。

於是他足尖一點，倒竄丈外，金刀一挺，指着饒靈珠道：「今天算妳走運，但願咱們後會有期，走。」

他們丟下一名死者走了，饒靈珠算是獲得一次意外的勝利，自然，這是小南兒的功勞，如果不是柳絮飄，他們決難逃過金刀公子的毒手。

饒靈珠收起長鞭，奔過來瞧看她日思夜想，夢寐難忘的人兒。

高竣雖是多了十幾年的歲月，但丰采猶勝往昔，她只要瞧他一眼，就有一股說不出的安慰。

這是情，海枯石爛，此情不逾。

也是緣，三生石上，姻緣早定。

只是高竣臉泛青黑，中毒極深，除非獲得對症的解藥，否則，縱然華陀再世，只怕也難以挽救他的生命。

饒靈珠是一個秉性剛强的姑娘，可是她却無法控制她的淚水，她讓它像奔泉，像江河倒瀉一般的流着。

「三哥！你……覺得怎樣？」

「不……要緊，靈珠，我……還挺得住。」

「三哥！咱們去苗山。」

「妳是說找……巴九公？」

「是的，三哥，只有苗山掌門巴九公能治百毒。」

「苗山……太遠，來……不及了，而且……我要去……太原交……交貨。」

「咱們療好毒再去太原不行麼？」

「不行。」

「爲什麼，三哥，難道交貨比你的生命還重要？」

「可以……這麼說，一是信譽，再是……啊，靈珠，我……有救了。」

「怎樣救你？三哥，你快說。」

「我懷裏有……一個錦盒，快……拿出來。」

饒靈珠急忙在他的懷裏掏出一隻錦盒，道：「是這個麼？」

「是的，這裏面是……一顆龍珠，可療……百毒。」

饒靈珠打開了錦盒，立即嗅到一股令人心曠神怡的清涼之氣。

這股清涼之氣是由一顆珠子發出來的，它像一隻鷄蛋，却較鷄蛋稍小一點，但光彩奪目，令人一見就會感到十分喜愛。

高竣要小南兒帮助他盤膝坐下，然後叫饒靈珠將「龍珠」在他幾處重要的穴道滾動，他却緩緩提起眞氣，向全身的經脈運轉。

一股清涼之氣，隨着他的眞力尋經走穴，他所中的劇毒就像沓湯潑雪一般，立時遭到化解，待眞力走遍全身，他已劇毒盡除，霍然而愈了。

「多謝妳，靈珠。」

他彈身而起，一把握着饒靈珠的柔荑輕輕的搖撼着，雙目熱力四射，緊緊盯着那張嬌羞而喜悅的面頰。

她的確有着三分嬌羞，七分喜悅，只是她沒有忘記正事。

「三哥！快將龍珠收起來，這當眞是人間異寶。」

「不錯，就因爲它價值連城，所以我才親自押送。」

「可是，三哥，你應該帶一個人在身邊，多少總有個照應。」

「誰說沒有，我帶了四個。」

「四個？人呢？」

「這不是麼？」

「啊，你……還是那麼壞！」

「哈哈……」

無限相思苦，無限酸辛淚，在這放縱的笑聲之中溶化了。

他們依偎着，身體，心靈，也溶爲一體了。

× × ×

迷朧的月色，清寒的晚風，在包圍着他們。

唧唧虫聲，嘓嘓蛙鳴，爲這對刼後重逢，而患難未巳的情侶，奏出一闋美妙的樂章。

良久……

「靈珠，這些年……」

「這些年浪跡江湖，四海爲家。」

「啊，靈珠，這當眞苦了妳了，令尊他……」

「當了滿人的京官，很能獲得主子的信任。」

「咳，靈珠，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妳應該回到他們身邊去的。」

「不，如果他大節無虧，我會侍奉他的，但他是民族的罪人，饒氏的不肖子孫，這樣我就不能承認他這個父親了。」

「好吧，咱們不談這些，說說妳這些年是怎樣渡過去的。」

「很簡單，自從逃出陰山派的分壇之後，就到江湖上找你，我爹曾經派人找我回去，被我拒絕了，後來聽說你回到鏢局，所以我帶着佬佬及小南兒夫婦前往襄陽，總算皇天有眼，讓我找到你了。」

「這的確簡單，但其中必然有很多不足爲外人道的辛酸的事，這樣吧，靈珠，咱們先找個地方住下再慢慢的談。」

「好吧，啊，佬佬……」

「小姐，老婆子在這兒。」

敢情金佬佬與小南兒夫婦避開了，好方便他們說體己話兒，及聽到饒靈珠呼叫，金佬佬才現身答應。

「有事麼?小姐。」

「夜深了，咱們要找個地方住下。」

「就住在此地吧，依老婆子判斷，金刀公子下毒，與店家必然無關。」

「也許佬佬說的對，但咱們不妨先將店家叫出來問問。」

「也好，小南兒，快將店家叫來。」

小南兒將店老闆找了出來，他是一個五十多歲矮胖老頭。

金佬佬面色一沉，道：「你就是老闆麼?」

矮胖老頭道：「是的，老夫人。」

金佬佬道：「你好大胆，竟敢在酒菜中對客人下毒，莫非你開的是黑店?」

矮胖老頭嚇得一陣哆嗦，噗的一聲跪了下來。

「老夫人，這是天大的寃枉，小老兒在此地土生土長，怎敢做出傷天害理之事，都是那個什麼金刀公子，他將小老兒一家用繩索捆上，以殺害小老兒全家威脅伙記張成……」

店小二張成也跪了下來道：「爲了老闆一家的生命，小的不得不聽他們指使，但毒藥是金刀公子親自放在菜裏的，老夫人如果不信，小的願意對天發誓。」

金佬佬道：「好，老身就信你們一次，快去準備一個禮堂，咱們有事要用。」

店老闆及店小二連聲應是，爬起來準備去了。

饒靈珠道：「佬佬要禮堂做什麼?」

金佬佬道：「小姐，妳也老大不小了，今日既與三公子重逢，就應該完成妳的宿願。」

饒靈珠面色一紅道：「佬佬，這樣是不是草率了一點?」

金佬佬道：「不，咱們都是江湖兒女，不必計較那些俗套，老身以奶娘的身份，替你們主持這項婚禮，揀日不如撞日，妳該不會反對吧?」

饒靈珠向高竣一瞥道：「佬佬，妳還得問問他……」

高竣慨然道：「佬佬說的對，我完全同意。」

於是他們在一個簡單的儀式下，完成了三生之緣。

結婚稱爲小登科，是人生一件大喜事，因而他們在此地歇息三天，至第四日才繼續上路。

他們要到太原，就必須渡過黃河，渡河隨地都可以，但是饒靈珠却選定了風陵渡。

由鄭州經洛陽至潼關，是中原人文薈萃之區，名勝古蹟之多，應該是首屈一指，因而饒靈珠的提議，獲得全體的贊同。

這天他們到達偃師近郊，巳是落日含山的薄暮時分，只見涼風掠面，晚霞如火，景物瑰麗巳極。

只是在那晚霞之中，却隱藏着無限殺機，使前行的金佬佬脚下爲之一窒。

「姑爺，咱們的麻煩來了。」

「不要緊，佬佬，讓我來對付。」

高竣雙腿一夾馬腹，越過金佬佬的坐騎，然後雙拳一抱道：「朋友，咱們素昧平生，你爲何要一再向在下過不去?」

對面有十多人擱住他們的去路，領頭的赫然竟是那位金刀公子。

金刀公子的左側，是一位形貌彪悍，披髮左袵的大漢，此人是西方聖者四大弟子之一，名叫納木鐸。

他的右側是鐵拳帮的少帮主敖拜，及鐵拳三英之二的孟回與帥義。

除了以上幾位名震江湖的人物，還有金刀公子的兩大鐵衞，以及十名身手不凡的華山劍士。

這是一個極端驚人的陣容，勿怪金佬佬會說麻煩來了。

金刀公子嘿嘿一陣冷笑道：「我說過，你欺負了我的表妹，本公子自然饒你不得。」

高竣道：「我欺負了你的表妹，這話從那裏說起?」

金刀公子道：「你不知道，好，那我就告訴你吧，我是金刀公子，顏丹是我的表妹，現在你總該無話可說了！」

高竣一呆道：「顏丹是你的表妹?」

金刀公子道：「不錯，如果你願意自栽謝罪，本公子就賜給你一個全屍。」

高竣面色一整道：「高某頂天立地，豈會欺負一個女子，你叫顏丹來讓高某跟她當面談談！」

金刀公子冷冷道：「別作夢，我表妹是何等身份，豈能前來見你！」

高竣道：「如果高某說並未欺負顏丹

，朋友是否相信?」

金刀公子道：「不信。」

高竣道：「那麼高某就不必說廢話了，朋友不妨划下道來。」

納木鐸忽然一聲怪呼道：「你過來，姓高的，大爺成全你。」

高竣正待挺身應戰，金佬佬道：「慢點，姑爺，此人是西方聖者的首徒納木鐸，其武功之怪異，中原道上幾乎無人能敵，老身曾經跟他們交過手，還是讓老婆子來吧。」

高竣道：「好，佬佬請。」

金佬佬步出鬪場，手橫鐵杖，冷冷說道：「老婆子笨鳥先飛，先向閣下領敎幾招。」

納木鐸道了一個好字，足尖一點回去，身形拔空而起。

他那拔起的身形，竟像風車一般在不停的旋轉，速度之快，使人無法瞧出他要攻向那裏！

金佬佬也瞧不出他要攻出的部位，却有一套自保的打法。

她以八方風雨的招式，將全身裹得滴雨難入。

待納木鐸無功而退之際，她再使出一招暮鼓晨鐘，予以凌厲的一擊。

她接觸過西方門下，曾用此等打法獲得勝利。

但納木鐸功力之高，大出金佬佬的意外。

她的八方風雨雖是勉可自保，暮鼓晨鐘却無法傷敵。

她揮杖的力道反而帮助了納木鐸，使他藉鐵杖之力往返飛躍而不致落地，而撲擊的威力却在逐漸增高。

在十九個回合之後，金佬佬巳呈現窮於應付之勢了。

饒靈珠自視鬪場，忍不住眉峯一皺道：「三哥，金佬佬撑不住了，我去換她下來。」

高竣道：「不，我去。」

語音甫落，一飛冲天。

高峻身形凌空而起，迎向納木鐸揮掌猛擊。

這一掌如同焦雷驟發，震得人們的耳鼓嗡嗡直响，威力之强可當得江湖罕見。

納木鐸是西方聖者的大弟子，數遍黑白兩道，能够接下他們三招兩式者爲數不多。

金佬佬早就巳成名江湖，在中原武林，算得是一個頂尖高手，但在十幾招後就巳欲振無力。

由此可見納木鐸的功力，是如何驚人了。

可是，他却無力接下高竣這一記「天鸞神罡」。

在凌空幾個翻滾之後，落地巳是奄奄一息。

金刀公子面色一變道：「姓高的，你敢傷害西方聖者的門下，這可是你們自尋死路。」

高竣淡淡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這是你們攔路尋釁，怎麼能够怪我。」

金刀公子道：「本公子何止向你尋釁，還要叫你死無葬身之地，上！」

他指派兩名鐵衞先將納木鐸送回洛陽，然後率領鐵拳帮的三名高手，及華山派十名劍士向高竣等展開猛烈的攻擊。

金刀公子功力深厚，掌中一柄金刀使得神出鬼沒。

饒靈珠曾經與他動過手，如非仗着長鞭的優勢，幾乎非他之敵，因而由金佬佬接着。

鐵拳帮少帮主傲拜，及鐵拳三英之二的孟回帥義，一柄長劍，兩枝鐵戈，是他們這一夥中威力最大的一羣，因爲他們會在惡鬪之中抽冷子來一記鐵拳，每每使人防不勝防。

高竣當年獨闖鐵拳堡，跟他們結過樑子，這三人一上來就找上了高竣。

剩下華山十劍士，自然由饒靈珠及小南兒夫婦對付。

論功力，小南兒夫婦是最弱的一環。

但他的暗器柳絮飄却是當代一絕，華山十劍士雖是以衆擊寡，却敗得最慘，最快。

先說金佬佬與金刀公子吧，金佬佬鐵枴縱橫，壓力如山，金刀公子功力雖高，仍然落了下風，只怕不出百招，他就可能敗下陣來。

鬪得最慘烈的是高竣獨鬪鐵拳幫這一夥，但見劍光戈影之中，夾雜着暴烈的拳勁，狂呼酣戰之聲，响得使人頭皮發炸。

在高竣來說，這是難得一見的對手，他要用這般人來測驗他荒島十年苦練的火候和功力。

最初他只是以蕩魔神劍鬪他們三件兵刄，逢招破招，見式破式，並提足天鸞神罡，以便承受對方的鐵拳。

這是只守不攻的打法，其目的只是測驗。

但這項測驗並不好受，在一盞熱茶不到的時間，他巳受到了一十二次拳擊。

鐵拳門下果然盛名不虛。高竣雖是全身佈滿罡氣，但在十幾次鐵拳攻擊之後，也感到血氣浮動，步履不穩，再這麼拚鬪下去，他必然會傷在鐵拳之下。

於是他發出一聲長嘯，改變了只守不攻的打法。

在接連幾聲金鐵交鳴之後，對方的三件兵刄全部被蕩魔神劍所削斷，如果高竣繼續揮劍進攻，鐵拳帮這三名高手，必然逃不過他的劍下。

只是他却不願佔他們的便宜，長劍一收，冷冷道：「咱們徒手對徒手，兩不吃虧，請出招。」

傲拜呆了一呆道：「不，高大俠神功無敵，咱們認輸，師兄，走。」

雙拳一抱，彈身斜縱，這三名爲助拳而來的鐵拳門下，連招呼都沒有向金刀公子打一個，竟一聲不响的悄然而去。

此時華山十劍士巳然兩死三傷，金刀公子也左支右絀的窮於應付，再鬪下去，他們可能全軍盡墨。

高竣不爲巳甚，喝住金佬佬及饒靈珠等，然後向金刀公子道：「朋友，高某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怎會欺負一個婦人女子，高某言盡於此，信不信只好由你。」

金刀公子恨道：「本公子縱然相信，大將軍却不會饒你，你等着瞧吧，走。」

他們扶着傷的，帶着死的，向偃師縣城鼠竄而去，戰鬪結束了，高竣的臉色却

顯得沉重已極。

這自然由於金刀公子那句「大將軍不會饒你」，貧不與富鬥，富不與官鬥，何況他還是一個亡國之人！

饒靈珠一嘆道：「三哥，咱們是正當的商人，不犯法，不違紀，大將軍又能怎樣？」

高竣略作思忖，已然拿定了主意，解鈴還是繫鈴人，爲了免除今後的麻煩，必須求助於顏丹。

不過現在他身負重任，懷中藏着一顆價值連城的寶珠，如果有什麼閃失，虎嘯鏢局縱使傾家蕩產也賠償不起。

那麼要求助於顏丹也只有等待到達太原，交割寶珠之後再說了。

於是，高竣咳了一聲道：「妳說的對，靈珠，不過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咱們不能不防着一點。」

饒靈珠道：「依你之見呢？」

高竣道：「大將軍辰泰駐節洛陽，咱們不能自投虎口，不如就在此地找船渡河，儘快將寶珠交給貨主。」

靈珠道：「然後呢？」

高峻道：「解鈴還是繫鈴人，咱們還要做生意就得打通大將軍辰泰的關節。」

饒靈珠道：「你準備找顏丹？」

高竣道：「除此之外，咱們還有什麼選擇？」

饒靈珠道：「我不反對你找顏丹，但女人的心胸是狹窄的，如果她……」

高竣一嘆道：「那麼就只好聽天由命了。」

饒靈珠不便再說什麼，因爲她也別無長策。

於是他們連夜渡河，當晚投宿在黃河北岸一個名叫招賢的鎮集之上。

翌晨由招賢出發，經孟縣，過濟源，直趨山西省境的垣曲。

他們馬不停蹄的曉夜奔馳，一直到達太原，總算沒有再出岔子。

鏢貨順利的交割了，高竣的心情總算輕鬆下來，他陪着饒靈珠暢遊名勝，憑弔古蹟，將煩惱暫時拋到一邊。

在興盡歸來之後，饒靈珠難免又想到現實。

「三哥，咱們明天就回襄陽？」

「是的，不過我想找找顏丹，對咱們的未來，作一個澈底的解決。」

「可能麼？三哥，如果清庭在消滅民間武力，摧毀漢人士氣，咱們不正是他們打擊的對象？」

「妳說的對，不過只要顏丹肯幫忙，我想問題會解決的。」

「可是，三哥，你別忘了，滿漢不能通婚啊！」

「這個我知道。」

「你是決心要這麼做了。」

「不要担心，靈珠，爲了生存，我不得不如此，不過我會小心的！」

「好吧。」

爲了生活，這是事實，如果找顏丹還不能解決生存的問題，那就只得挺而走險了。

這是高竣的心意，但饒靈珠完全明白，她不由幽幽一嘆。

高竣右臂一伸，挽住她的柳腰道：「不要想這些了，靈珠，來，讓我親親……」

饒靈珠果然不再想那些，因爲高竣爲她帶來另一種境界，使她無暇想到那些煩惱了。

翌晨他們由太原出發，經太谷沁縣南下，向孟津渡口奔去。

米山是高平縣東南的一個鎮集，他們到達鎮上已是落日含山的時分了。

由於連日跋涉，大家都有一些疲乏的感覺，於是他們就在長春客棧住了下來。

× × ×

夜是漫長的，但無論怎樣漫長，在十二個時辰之內，必然會見到一次陽光。

也許這陽光是隱藏在雲層之後，但它却能驅走黑暗，爲人們帶來希望，帶來光明。

× × ×

高竣夫婦在長春客棧渡夜，這夜的確漫長得很。

因爲它決不只十二個時辰。

× × ×

只要是睡眠，必然會醒來的。

高竣夫婦醒來了，但他們發覺並不是睡在長春客棧。

不是客棧，難道是牢房。

不錯，他們的確是在牢房之內，而且全身懶洋洋的，像一個大病初愈之人。

「三哥，這是怎麼回事？」

「不知道，大概這是遭到別人的暗算吧。」

「誰會暗算咱們？莫非大將軍……」

「可能是的，因爲這是牢房。」

「那怎麼辦？三哥，咱們要設法自救啊。」

「但咱們穴道閉塞，四肢無力一點眞氣都提不起來，如何能自救？」

「這麼說咱們只有任人宰割了！」

「不要灰心，靈珠，咱們先弄清楚再說。」

這是一間地牢，被關的決不只他們一對。

陰風慘慘，燈光飄搖，鐵鍊碰撞的叮噹之聲，以及聲嘶力竭的悽厲呼叫，構成一幅扣心人弦的畫面。

饒靈珠是女中丈夫，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害怕，現在她終於害怕了，粉頰之上顯得一片慘白。

「三哥……這是人間地獄啊！」

「是的，這地獄之中，又怕全是咱們炎黃子孫，唉……」

「三哥！咱們不能坐以待斃。」

「好，咱們運功試試。」

他們正待運功衝穴，一條人影忽然向他們的緩步而來。

「久違了，高大俠。」

「啊，你……」

「高大俠是貴人多忘事，咱們在鐵拳堡曾有一面之識。」

「高某記起來了，閣下是鐵拳門下，屬於十八破天錘。」

「難得高大俠還記得在下，只可惜故人重聚，却是這般情景。」

「這沒有什麼，江湖中人遲早總有這麼一天的，祇不過高某是遭到暗算，有點死不瞑目罷了。」

「這……」

「兄台尊姓？」

「在下姓年，單名一個關字。」

「原來是年兄，高某有幾點不解之處，不知年兄可否賜告？」

「高大俠要知道什麼？」

「高某身在何處？」

「洛陽大將軍府。」

「高某夫婦來到此地多久了？」

「兩天。」

「高某還有幾位朋友，是否也關在這裏？」

「沒有。」

「難道他們已經被害？」

「這個在下就不得而知了。」

「年兄！你也是漢人？」

「不錯，但人各有志。」

「是的，高某無意責怪年兄，但望年兄看在咱們同屬炎黃子孫，相助高某一臂之力。」

「對不起，高大俠，在下只怕愛莫能助。」

「這個高某知道，在下所求只是一言之微。」

「哦，高大俠到底要在下做些什麼事呢？」

「請年兄將在下身陷囹圄之事傳揚出去。」

「這個……咳，大將軍手綰兵符，權傾朝野，將軍府中更是高手如雲，說它是龍潭虎穴決不爲過，在下縱然將高大俠遇難之事傳揚出去，祇不過多幾個枉死之人而已。」

「年兄誤會了，高某只是讓家人明瞭危機，及早趨避罷了。」

「好吧，高大俠保重。」抱拳一拱，轉身急馳而去。

年關走了，高竣的眉峯却緊緊的皺了起來。

饒靈珠幽幽道：「三哥，那姓年的沒有說錯，如果因咱們而造成更多的犧牲，豈不是一項罪過！」

高竣道：「我知道，但咱們不得不冒這個險。」

饒靈珠道：「怎麼說？」

高竣道：「依我的估計，不必等待人家相救，咱們就已脫困而出了。」

饒靈珠道：「我明白了，你是希望顏丹救你？」

高竣道：「我正是此意。」

饒靈珠道：「咱們來到此地已經有兩天了，顏丹如果還對你有情，至少她應該來瞧瞧咱們。」

高竣道：「如果顏丹不知道咱們被擄刦之事呢？」

饒靈珠道：「有此可能麼？」

高竣說道：「有，而且可能性十分很高。」

饒靈珠道：「就算這樣吧，那姓年的也不見得就會幫助咱們。」

高竣道：「如果姓年的不幫助咱們，就不會因咱們而造成更多的犧牲，他要是幫咱們，就會將顏丹引來，這是有利無害之事，妳不必爲此事担心。」

饒靈珠的確不再爲此事担心，因爲眼前已發生了變化，她無暇顧到那麼多了。

在一陣巡邏的足音之中，湧進來十幾名彪形大漢，這般人全都眼露兇光，決不是什麼信男善女。

走在頭裏的是一個約莫四十出頭的紫衣漢子，此人鷹鼻鷂眼，顧盼自豪，像是這般人的頭兒。

紫衣漢子的身後，是一個眉目清秀的藍衫少年，只有他缺少一份兇悍之氣，使人覺得他跟這般人的氣勢，有一點格格不入。

紫衣漢子在牢門一丈之外停了下來，目光向高竣夫婦一瞥，冷冷道：「王三！請他們前來。」

王三是一名獐頭鼠目的短衣大漢，他應了一聲，由腰際取出鑰匙，將牢門打了開來。

「出來吧，朋友，咱們總管有要話問你。」

高竣伸手扶起饒靈珠，兩人前後跨出牢門。

人爲刀俎，我爲魚肉，他明知這般人來意不善，總不能賴在裏面。

紫衣漢子雙眉一挑，問道：「你叫高竣？」

高竣道：「不錯，閣下是……」

「大將軍府總管常登。」

高竣啊了一聲道：「快刀常登？久仰，請問常總管，高某犯了王法？」

快刀常登道：「不錯，你正是犯了王法。」

高竣道：「什麼罪名？」

快刀常登道：「竊盜大將軍的蕩魔神劍，現在人贓俱獲，沒有寃枉你吧？」

饒靈珠道：「你胡說，我三哥的蕩魔神劍是一個朋友送的。」

快刀常登哼了一聲道：「蕩魔神劍是大將軍祖傳之物，豈有流落江湖之理，姓高的，你就認命了吧。」

他不由分說就命人將高竣綁在一根長柱之上，再由從人手中取過一條皮鞭，拍的一聲，抽向高竣的胸膛。

皮鞭不是鋼刀，但比鋼刀還要毒惡，高竣的衣衫裂開了，鮮紅的血水透過衣衫滲了出來。

皮鞭沒有抽到饒靈珠，她的心腔却感到一陣劇痛，因而尖聲大叫：「住手。」

快刀常登冷冷道：「妳跟我老實一點，否則也叫妳嚐嚐皮鞭的滋味。」

夫婦情深，饒靈珠怎能眼睜睜的瞧着高竣挨揍，她雖然無法提聚眞力，依然一聲暴吼，向快刀常登衝了過來。

「找死！」

快刀常登一掌拍出，饒靈珠立即跌翻在地，她還想掙扎着爬起，已被兩人架着，綁在另一根長柱之上。

現在她連拚命的機會也沒有了，惟一能做的是破口大罵。

高竣嘆息一聲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靈珠，姓常的沒有說錯，咱們認命吧。」

饒靈珠如果是一個甘心認命的人，她就不會拋掉榮華富貴，浪跡江湖去尋找高竣了。

只是她武功已失，又被人綁在柱上，除了哭罵她還能做些什麼？

快刀登常不再理會饒靈珠，皮鞭像雨點一般向高竣的身上落去。　（未完）

劍氣長江傳奇故事

躍馬黃河

（大結局）

溫凉玉·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秋水、鄧玉函、左丘超然、唐朋、鐵星月、邱南顧等六人，途經白水河。這時天色已黑，於是他們就在河畔的黃果飛瀑前露宿，不料到了半夜，竟遭遇到沙千燈和孔揚秦聯手來暗襲，等到蕭秋水發覺，提醒各人戒備時，而鄧玉函已中了沙千燈的飛刀，傷得很重，終於身亡。最後蕭等五人分別力戰沙、孔二人，卒之將沙、孔擊殺。這一役之後，他們五人繼續前進，經鷄足山、祝聖寺這處，已來到南盤江邊……

羣俠同結義

在長江之役，劍廬之戰，鄧玉函也是在一起的，可是在黃果飛瀑畔，却失去了鄧玉函。

鄧玉函啊鄧玉函！

唐朋的眼睛紅腫，在風中，那浮漾如水的眼，更有幾番媚人。

她認識鄧玉函只不過些許時候，可是對這一羣熱切可愛的朋友，已經有了深切的感情。

左丘超然、鐵星月、邱南顧更是悲傷無限，亦因傷悲，而知道鄧玉函生前驕傲愛玩，絕不希望有沉寂寥落的時候。

也更不希望朋友兄弟會沉落悲悒。

所以他們要强撐歡樂。

可是歡樂是强撐就可以獲得的嗎？

×　×　×

天下那末大，世界那麼遼闊，可是缺少了鄧玉函。

鄧玉函，他不再活着了。

鐵星月强笑道：「溥天義、沙千燈、孔揚秦，都是死在咱們手中，權力帮也該醒醒，知道咱們的存在了。」

豪氣干雲霄

邱南顧道：「豈止要知道咱們的存在，還要知道，有一天，要權力帮瓦解在咱們手裏！」

——他們都是年青，而藝高胆大，更且胸懷大志的，這幾句話下來，已平視權力帮的存在。

蕭秋水心中一動。

若然劍廬有難，天下英雄來救，還怕什麼權力帮？

然而急人之難，助人之義，舉世非之而不加沮的人，實在太少太少了。

在任何一個需要救援的地方，收到的往往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雪上加霜，往往不是仗義援手，而是落井下石。

需要救援的時候，往往自顧門前雪，而不顧他人瓦上霜，也因爲如此，惡者强取豪奪愈多，權力帮等反而成了光明正大，黑道成了正派。

蕭秋水年少而有大志，又激於友人兄弟唐柔、鄧玉函之死，忽然意興覓生，說

了一句：

「好，我們爲什麼不組織一個爲仁而聚，爲義而立，爲道而戰，爲理而存，文武合一的社呢？凡是有難而存義之道，縱九死，我們仍要捨身去奮鬪，去爭取！好不好？」

「好！」左丘超然也意興頓生，這些日子以來，以他們數人「後生小輩」，居然可以屢挫「權力帮」，心中也大有豪氣：「只是，只是就我們幾個人——」

「喝！」鐵星月呼吼一聲，豪氣方起，「有我們就够了！有志於此的人自然跟我們在一起，無志無勇的人，多一個也是濫竽充數！」

蕭秋水也豪興大發：「我們不但要組織，而且要擴大，而今宋金交兵，有志於復國退敵，還我河山的，就在一起，要苟且偷安，貪圖逸樂的，且由他去！」

「正合我意！」邱南顧一拍馬股，駿馬人立長嘶，邱南顧興冲冲道：「我們只要把正義的大旗一插，一定愈多人來，只是……只是我們叫我們名目？叫什麼帮，什麼派，什麼門，總是不好。」

蕭秋水笑道：「咱們義結金蘭，就叫『義結金蘭』好了，生死同心，憂戚相共，誓將虜奴滅！」

唐朋笑道：「好名字！但神州北望，國破山河，應以國爲本，家爲先，不如就叫『神州結義』，把『金蘭』二字去掉！如何？」

蕭秋水撫掌嘆道：「如此甚好。」此時鶯飛草長，白雲天遠，但見盤江江水滾滾東流，無盡無悠，蕭秋水歎道：「此番一結義，不知日後江湖上如何說咱們？年少結義，不識危難？少有大志，狂妄自大？哈哈哈哈！」

鐵星月仰天大笑道：「我家自我家事，好漢英雄胆，管他怎麼來說着？青燈丹心，自有丹心青燈照！」

邱南顧也大笑道：「狂就狂！妄就妄！有什麼了不起的！要成大事，立大業，誤會，攻擊，怎免得了！」

唐朋笑靨如花：「還不一定哩。說不定你們是幸運的人，不但力挽狂瀾，還有一日主掌江湖，豎起道義的狂旗呢。」

左丘超然舒然道：「那我們在盤江結義吧。」

蕭秋水翻身下馬：「要是玉函、唐柔也在就好了。」

蕭秋水忍不住下意識說了這話，大家的心也都沉下了去。

——唐柔，唐柔，你仍在麼？

——鄧玉函，你活着該多好，武林中需要你主掌正義的劍芒。

他們翻身下馬，撮土爲證，歃血爲盟，皇天后土，他們立下了「神州結義」的草圖。

除開唐朋，是女孩子，不在結義兄弟之內，但是也列入了「神州結義」的組織裏。

——直道而行，仗義而戰，鋤强而扶弱，復國而抗敵，乃是他們顚撲不破的眞理。

——神州結義。

×　×　×

亂石峥嶸，風景如畫。

盤江是個怪石峭峻，但也如石濤的畫一般，自具蒼勁雄魄。

風吹過，蕭秋水心情美好，却看見岸邊有一處，遼闊的天地，鵝卵般的石子，生長着幾棵小叢樹。

綠油油的葉子，深的綠，淺的綠，一葉小小的葉子，就像小小的手指頭，就像唐朋小小的，珍惜着的手指頭。

好清秀的小指頭。

風吹來時，所有深的淺的綠意的小手指頭，都在招手，所有的小手手手都在招手。

蕭秋水走過去，小樹只到蕭秋水的腰身。

蕭秋水珍惜的看着那無名的樹，清綠的葉子，却意外地發現那小樹結着一串串，有熟了變橘紅色的菓子，生澀時像葉子一般青綠的菓子。

好美麗的菓子：人生除了壯大的志向，朋友兄弟，是有如此美好的小小生機。

蕭秋水向來不喜歡採摘，採摘雖然隨心喜歡，但也等於是扼殺了生機。

可是風來的時候，他的心思更加清晰見底，像小溪一樣，不會如風似雲，亂成了一團，整理不清楚。

這次他禁不住採了一把小小的菓子，「江南可採蓮」，他採的雖不是蓮，但滿心滿意，都是江南。

他把那盈盈的小菓子，有鮮亮的橘紅，有清新的油綠，交給了唐朋那白生生如玉的小手，他說：

「妳看。」

唐朋就垂下頭來看了，那小小挺挺的鼻樑一抹，很是秀麗。

蕭秋水又說：「給妳。」

唐朋就收下了。唐朋沒有說話。

風自然的吹來，唐朋的眼睫毛很長，一眨一眨的，很美。

蕭秋水也沒有說話。

奇怪的是那班兄弟在此時此候，都躲到遠遠那邊去，小聲說大聲笑，不知在幹什麼。

×　×　×

烏江。

這裏的烏江不是安徽縣那霸王自刎的所在地烏江。

此處烏江源出貴州咸寧縣西之八仙海，東北流入四川境，又名涪陵江，經涪陵東入大江。烏江西岸峻嶺，河雖不寬，即不甚深，却爲著名的天險。

貴州最著名的一樓一寺一江一洞，樓就是甲秀樓，寺就是鴻福寺，江就是烏江，洞就是仙人洞。

蕭秋水五人要赴廣西，便得渡烏江。烏江待渡，最是困難，於是鐵星月找了一處河灘淺顯的，決定烏江躍馬。

躍馬烏江！

×　×　×

躍馬是年青的日子年青人豪壯的事。

他們涉水踱江，方才一半，水花飛濺中，鐵星月却鐵青了臉色。

對岸有七匹馬迎了上來。

高大的馬，高大的人。

六個壯碩的人策馬分水，走在前面。

六個人六種不同的武器：長槍、飛索、銅矛、皮鞍、馬鞭、鐵鍊，在手上不住

的揮舞着，聲勢已是驚人。

六個人後面有一匹更高大的黑馬，其墨如鐵，緩緩的涉水而來，既沒有鞭策，也沒有勒轡。

馬上有一個極其高大的人，他坐在馬背上的身段，就像站立着一般高昂。

他拿了一條鞭子，前段是鐵鍊，繫在腕上，中段是長索，套着幾個活動的圈圈，末端是皮鞭，像毒蛇一般靈活與捷敏。

邱南顧勒止了馬，向蕭秋水道：「前面是『鐵騎六判官』，後面是『鐵騎神魔』，我們該怎樣？」

左丘超然道：「烏江果不易渡。」

鐵星月大聲叫道：「衝過去！還有怎樣？」

大家望向蕭秋水，蕭秋水點點頭，道：「衝過去。但要有計劃的衝過去！」

唐朋忽然問道：「上次你們二人戰對方六人，勝負如何？」

邱南顧沉吟了一下，道：「雖無勝機，亦無敗理。」

唐朋點點頭，問道：「那是二戰六，和局了？」

邱南顧道：「是和局。但若閻鬼鬼一至，就不易應付了，我們二人戰他一個，亦不能超過四成把握。」

鐵星月忍不住嚷道：「怕什麼？我們可以去拚——！」

蕭秋水見七騎已漸漸逼近，道：「當然不怕，但要避免無謂犧牲，我們剛才結義，立志爲天下事，怎可如此唐突冒失，不成大器！」

這一聲叱喝，鐵星月垂下了頭。唐朋道：「那『鐵騎六判官』由你們四人應付，閻鬼鬼暫時交給我。」

左丘超然皺眉道：「這萬萬不可。唐姑娘暗器雖勝我等一籌，但以個人力敵閻鐵騎，却尚未足，未免過於冒險。」

唐朋道：「這是逐個擊破，先以强大的兵力，壓服對方次要力量，再集中全力，撲殺對方主力。」

蕭秋水忽然道：「我明白。」

唐朋轉目，一雙妙目望住了他。蕭秋水道：「悉聞四川唐門人多勢大，而且人才輩出，暗器無雙，更且熟悉兵法，大有人在，今日才得一見。」

唐朋嫣然一笑道：「我就知道你會了解。」

蕭秋水向衆人道：「唐姑娘是想要先以她個人冒險纏戰閻鬼鬼片刻，而我們要在這片刻間毀滅『鐵騎六判官』，再全力以助唐姑娘。這計雖是百利，却對唐姑娘來說却是百害，但這是唯一可行的善策，也唯有此法可出奇制勝，減少無謂的犧牲。爭戰中應純以大局着想，我們雖不願意唐姑娘冒險犯難，但却不可意氣用事，匹夫之勇，反累大局。」

鐵星月道：「那我們四人，對方六人，有兩個人，還得以一戰二。我——」

蕭秋水截道：「我與南顧以一戰二，你與左丘迅速殲敵，即助唐姑娘。」

鐵星月怪眼一翻，心中一想，這也爽快，一聲斷喝道：「好！就這麼辦！」

這時六騎飛駿，挾帶六種呼厲的兵器，相距已不及五丈，蕭秋水豪氣頓生，嗆然拔劍，大喝道：「殺！」策馬衝殺了過去！

五人一齊呼喝，衝了過去：這片刻間所議定的兵法大計，生死大事，都要在這風和日麗下，付諸於行動，決之於存亡。

× × ×

「鐵騎六判官」衝近時，見五騎沒有反應，以爲對方是嚇呆了。這一下子輕敵，五俠策馬飛躍時，着實給唬了一下。

馬蹄激濺，水花四射，五騎當中，鐵星月是第一個衝到的。

「鐵騎神魔」閻鬼鬼與「鐵騎六判官」本來也有計劃，由六判纏住鐵星月與邱南顧，閻鐵騎一人先誅其餘兩男一女。

他們與鐵星月、邱南顧早有交戰，知道厲害，却沒把那兩男一女——蕭秋水、左丘超然、唐朋——放在眼裏，所以閻鬼鬼想以一人之力，先摧之毀之，再合力殲滅鐵星月、邱南顧二人。

却不料「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蕭秋水等也打算先破弱者，再集全力攻殺强者。

六判官就是弱者。

五馬一起，六判一驚，五俠就奪得了先手。

× × ×

鐵星月似箭一般地衝過去！

箭快，但還知道是箭，鐵星月連人帶馬衝過去，要到時人離馬疾飛，快得不似人形！

他的對手拿馬鞭，及時一鞭，抽了過去！

他的馬鞭打在岩石上，可以叫石頭裂了隙縫。

他的外號就叫「一鞭裂石」，名字就叫做石判官。

他那一鞭鐵星月一定得避，就算鐵星月避得過，也保持了一個長距離，在那樣的距離下，以他的騎術與鞭法，絕不憚畏鐵星月。

可是鐵星月根本不避。

石判官一鞭就抽在他背上。

鐵星月狂吼一聲，躍上了石判官的馬，在石判官鞭未迴及之前，已扭斷石判官的脖子，躍下了馬，石判官猛力抽回的鞭子「拍」地打回自己的面上，打得一臉鮮血。

鐵星月飛到另一匹馬上時，石判官才轟然倒了下來，掉在烏江水裏。

鐵星月飛上自己的馬：——因爲他要立即去協助唐朋。

他的背後皮破肉綻了一大塊，可是他毫不在乎。

鐵星月就是鐵星月！

× × ×

一匹馬躍過六匹馬的頭頂，一下子變成了前鋒，這就是原來進行甚緩的，閻鬼鬼的坐騎！

這馬躍到半空，唐朋的手就在空手風中，一揚，三枚金錢鏢旋打了出去！

三枚金錢在日光下綻放出三點金亮，馬蹄濺水，在半空中紛紛灑落，唐朋原要在閻鬼坐騎未落定前即把他殺傷，因以閻鬼鬼的騎術論，一旦落定，就絕不易應付了。

但在半空中的閻鬼鬼，也一樣難以應付。

「拍」，「拍」，「拍」長空揚起三鞭，三枚金錢鏢立時被粉碎，水花激起，閻鬼鬼人馬落地。

唐朋身子一傾，身子竟像一隻輕燕一般，揹掛在馬頸上，一仰身，一揚手，「嗤嗤」又發出兩顆銀丸。

閻鬼鬼落定時，水花正遮住了他的視綫，水聲也掩蓋了暗器的聲響，閻鬼鬼心中亦正在驚疑，自己不該輕敵，飛馬躍空，而這一名年輕女子，暗器手法竟如此之高。

這兩顆銀丸，一打在馬身上，一打在閻鬼鬼胸膛上，兩顆銀丸都被激彈出去，唐朋心中一喜，却見閻鬼鬼只震了震，那高大的黑馬只長嘶一聲，居然若無其事。

唐朋臉色刹白，閻鬼鬼與他坐騎的體質，遠超乎她的想像，她立即左手扣了五支飛劍，右手抓了一把毒沙，準備一把毒砂遮天，五枚飛劍絕命，全力施殺手。

只是機會稍縱即逝，閻鬼鬼和鐵馬各喫了一顆銀丸，却知道了唐朋的厲害，兩騎之間相距雖有四丈之遙，唐朋暗器快，閻鬼鬼雖長於遠距離的搏擊，但亦不及暗器廣遠，他立時做了一件事！

一連十七、八鞭，擊打在水面上，水氣激濺，射落在唐朋臉上、身上！

唐朋橫手一遮，手下一慢，加上水氣其寒，唐朋頓覺奇冷，就在這刹那間，閻鬼鬼已策馬衝近，回手一探，竟亮出一柄大關刀，迎頭劈下！

近五十六斤重的大刀，一刀劈下來的力道，也有五十六斤，總共一百一十二斤的大力，要把唐朋連人帶馬，劈成兩爿！

唐朋要發出暗器，已然遲了。

閻鬼鬼矢志要一刀劈唐朋於馬下，要不然，唐朋的暗器，却恰好是他長刀遠鞭的尅星。

× × ×

天高雲開，風大如狂，左丘超然的敵手在三丈外就抛出了長索。

這長索看似易避，但在空中倏然變成了三個圈套，無論你往那一個方面閃躲，還是要被套個正中的，一旦套中，便會索緊。

這人就叫做「一繩上吊」索判官。

他最高的紀錄是一條繩子同時圈出九個套子，一索同時勒死九個人。

九個不會武功的平民。

左丘超然不是平民。

而且他會武功。

左丘超然沒有閃避。

那三個套子，同時圈中了他，他在套未索緊的瞬間，已解開了三個套子的活結，而且迅急地，把繩索纏在他手間臂上腰間，一下子，已到了索判官的馬上，那時索判官手上的繩子，只剩下半尺不到長的一截。

索判官瞪大了眼，無限驚訝，左丘超然在他未定過神來之前，已一手箍住他的脖子，道：

「『擒拿第一手』授徒之前，弟子未入門前先得學打一年的繩結，學拆一年的繩結；『鷹爪王』的第一課，便是以徒手裂索，我就是他們的弟子。」

一說完，就像平時索判官勒死那些殘弱的人一般，一手揑死了他。

左丘超然就是左丘超然。

× × ×

閻鬼鬼一刀砍下去，勢可開山裂石！

他這一招也就叫做「開山裂石」！

他自信這一刀無人可擋，誰知道眼看唐朋就要濺血馬上之際，忽然一個人閃來，雙手抓住了他的刀，不給他砍下去！

居然抓得住他的刀！

閻鬼鬼不相信！

所以閻鬼鬼死力砍下去！

可是，對方也死力撑着，不給他砍下去！

閻鬼鬼就眞的砍不下去！

閻鬼鬼忽然心中一凜，這樣鬥下去也不是辦法，還有唐朋在旁邊，以及她那要命的暗器！

他想到了這一點時，唐朋也發出了暗器。

因爲有人擋在閻鬼鬼的前面，唐朋既不能打出飛劍，也不能撒出的毒砂，所以她射出兩柄柳葉刀！

閻鬼鬼急退，兩柄柳葉飛刀也向他疾追！

閻鬼鬼一旦把距離拉遠，一揚鞭，連挑兩道鞭花，激飛的柳葉刀！

閻鬼鬼一挑飛雙刀，即望向來人，他要看看，究竟一手抓住他力鈞一百一十二斤的關刀者是何方神聖！

他看到的是一個又黑又壯、大嘴巴、白牙齒的青年，就用肉手，抓住他的關刀，掌中有血淌下，可是這人照樣是笑嘻嘻的，一點也不在乎一般的樣子。

這不在乎的鐵漢當然就是鐵星月。

蕭秋水選他第一個來援唐朋，是選對了，他的確是第一個騰得手來救援的人。

× × ×

蕭秋水本身却單劍鬥雙騎，厮殺得好不燦爛！

蕭秋水的對手是一個拿槍，一個拿馬鞍。

也就是說，一個是長兵器，一個是短兵器。

蕭秋水在風急水濺中，已與對方策馬來回交手五個回合了，都沒有分出勝負。

五次的交鋒，主要的都是槍劍相交，使槍的槍長勢猛，五次交鋒，蕭秋水都險以「浣花劍派」的「落」、「飄」、「迴」、「掃」的劍訣，勉强圈開，或勉力帶過。

這使槍的外號叫「一槍奪命」，人家就叫他做向判官，他五槍奪不到蕭秋水的命，已經非常震愕了。

但蕭秋水担心的還不是他，而是那使馬鞍的。

這使馬鞍的就當作籐牌用，兵家所謂「一寸短、一寸險」，若沒有幾分眞功夫，是絕對不敢使用短兵器或只守不攻的。

何況「鐵騎六判官」中，只有這一人使用短兵器，着重近身搏鬥而已。

這人雖一直沒有出手，但在一旁，時侵近蕭秋水的死角，對蕭秋水牽制很大。

因爲蕭秋水知道，一旦讓此人欺近身來，定必凶險異常；而拉長距離，却又有槍判官的長兵器，一長一短，搭配得正好，蕭秋水很覺左絀右支。

這使短兵器的外號就叫「一擊落馬」

安判官。

蕭秋水雖不知道他叫什麼，但却肯定他有一擊落馬的本領。

蕭秋水沒有和他們交手的經驗，又苦於遠攻受制於向判官，近攻受制於安判官，蕭秋水可以立於不敗之境却無法制勝！

就在這時刻，左丘超然來了。

左丘超然要救的是唐朋，而不是蕭秋水，這原來就安排好了的。

可是左丘超然要趕到唐朋那兒，首先要經過蕭秋水、向、安二判官。

左丘超然策馬濺水，安判官却以爲左丘超然來襲，馬鞍「呼」地撞了出去！

這一下，形勢立變！

左丘超然乍不防受襲，而對方一出手，勢無可避，眼看就要喫虧，但左丘超然最擅長的就是近身搏鬪，這一下子遇上安判官，正是棋逢敵手！

左丘超然左手一招「小扣擒拿」，已按住馬鞍，但覺來勢極烈，單手無法應付右手再一招「鷹嗥虎吼」，刁住了馬鞍。

馬鞍一被箍住，左丘超然立時欲施擒拿手，奪下對方這怪異的武器，就在這時左丘超然只覺雙手一痛，然後是又一痲。

左丘超然立知不妙，只見馬鞍上原來長滿了尖鈎與倒刺，刺尖與鈎嘴，全嵌入了左丘超然的掌心裏。

左丘超然大驚，欲抽手，安判官馬鞍一壓，已鈎住左丘超然雙手，只要左丘超然欲全力拔回，只飛連手骨都會被扯斷。

這一下子，左丘超然出道使擒拿手以來，向未遇到的困境危機，幾乎馬上就會遭致殺身之禍。

那邊的蕭秋水，情勢却大爲改轉。

幾乎是在左丘超然接過安判官的同時，蕭秋水便全力出襲！

這聲態、氣勢，都與前面的格鬥完全不一樣，蕭秋水策馬飛馳，水花自兩邊散開，直衝向判官！

向判官抖擻精神，一槍刺過，蕭秋水人馬合一，俯首揮劍斬！

兩馬交錯而過，衝出七八丈，蕭秋水猛勒馬，回韁，只見向判官沒有回過馬首，却豎立不動，片刻，搖幌不已，蕭秋水劍眉一聳，催馬馳至，右手一抄，接過長槍，向判官終於「撲通」一聲掉下水去。

血染烏江。

雙馬交錯時，蕭秋水險險躲過向判官一槍，向判官却閃不過蕭秋水劍以刀使的攔腰一斬！

蕭秋水一抄住槍，回手一擲，人馬不停，直撞向唐朋的戰場中！

那兒唐朋與鐵星月，也正面臨危機。

× × ×

閻鬼鬼一旦拉遠了距離，他的奇形馬鞭就成了他的菩薩千手，唐朋一共躲開他十一鞭，鐵星月也閃了八鞭！

閻鬼鬼的鞭，多打唐朋，是因爲他還是比較憚忌唐朋的暗器。

鐵星月雖勇悍，但是他不敢硬捱閻鬼鬼的鞭子。

閻鬼鬼的鞭子不似石判官的鞭子，石判官的鞭子雖可以裂石，但在鐵星月來說還可以硬挺，閻鬼鬼的鞭子就不一樣了。

鞭子他們是躲過了；但鞭抽在水上，激起的水花射到二人身上，那種痛楚幾與捱上棍子沒什麼兩樣。

所幸閻鬼鬼也不能出太多的鞭子，因爲唐朋的暗器，隨時比他的鞭子更快命中，鐵星月奪得的大關刀，也是長距離武器，閻鬼鬼多少有些忌畏。

就在這時，蕭秋水來了！

蕭秋水本來向閻鬼鬼後面衝來的，但他不願意暗算，所以發出了一聲大叫：

「看劍！」

他的劍未到，閻鬼鬼未回身一鞭已捲住了他的劍！

閻鬼鬼用力一抽，眼看蕭秋水的劍就要脫手飛去，却不料蕭秋水連人帶劍一齊借勢飛了過來！

閻鬼鬼反身捲劍，用力一抽，正大喝道：「起！」一回過身，以爲劍到手來，却不料一人也飛撞過來，這一下，避已來不及，蕭秋水座下坐騎，也來勢不止，「砰」地撞在閻鬼鬼馬上，這兩下連撞，居然把閻鬼鬼撞落馬下，蕭秋水有備在先，雖勉力抓住馬鬃，但撞在閻鬼鬼龐然的身上，也撞得金星直冒，昏眩欲跌！

鐵星月大喜呼道：「好！」

這一聲「好」字，正是閻鬼鬼「花」地掉下去的同時。

鐵星月雖勇於拚命，蕭秋水也是大勇的人，只是看拚命拚得值不值得而已，這一下連人帶馬，大半工夫，全在馬上，不先撞他落馬，只怕難操先機，所以冒險犯難，硬來這一下！

蕭秋水手中已無劍，劍被閻鬼鬼的長鞭捲去，一齊落到水裏；蕭秋水的扁諸神劍，早已在殺孔揚秦時落到「犀牛潭」裏，現在他手中本來所持的，是原來蕭東廣配帶的古松殘闕，乃是半截斷劍，但是世間難覓的利器。

可是這劍外表看去，又鈍又舊，而且是半柄斷劍，閻鬼鬼摔落水裏，正是情急，撲得一臉是水，連忙一抖長鞭，那柄「古松殘闕」便呼地一聲，劃空而出，飛落不知何處去。

× × ×

閻鬼鬼落水的時候，却亦正是左丘超然扭轉局勢的機契！

蕭秋水那百忙中的一槍，原是向安判官掟來。

安判官馬鞍雖然厲害，但覺左丘超然的雙手重若千斤，也須以雙手力扳，才能制住。

安判官把心一橫，欲借倒刺回鈎之力，拊住左丘超然的手反方一扭，先把左丘超然一雙手廢掉再說。

要知道這種牽制法策，實力最爲至要，但左丘超然受制於雙手被鈎刺釘住，只得往一方力拔，安判官欲往另一方力扳，左丘超然極可能因疼痛而力弛，雙手便要廢了，左丘超然竭力相抗，拚死忍痛，那不知情勢嚴重？

正在這千鈞一髮間，蕭秋水的長槍擲至！

安判官換作平時，要格這一槍十分容易，但此刻正全力與左丘超然爭持之際，不得鬆弛，而長槍又不能不接！

安判官急中生智，雖騰不出手來，但借力一拗，連同左丘超然雙腳，直蕩去一格，「兵」一聲響，馬鞍格飛長槍！

但在這刹那間，左丘超然的雙手突然脫了出來。

安判官一怔，左丘超然的手在安判官未及任何變化之前，已扣住了他的雙腕。

「擒拿第一手」項釋儒不但是第一流擒拿高手，而且同時也是第一級掙脫擒拿或「反擒拿擒拿」的好手。

左丘超然自小在他調教下，可以在水中抓住游魚，亦可以如游魚一般，脫出八條大漢的捕拿。

因爲馬鞍鈎刺所制，左丘超然一直無法掙脫，而今就在安判官一分心間，雙手得脫，知安判官的厲害，隨機即上，即刻扣住安判官雙腕！

安判官雙腕被扣，頓覺一痲，馬鞍落地。

跟着下來他便聽到自己雙腕折斷的聲音。

他想大嚷，但覺左丘超然又閃電般制住他雙臂關節。

這時手腕關節的痛才傳達至腦神經來，安判官怪叫一聲，但他立時又聽見自己雙臂斷節的聲音。

安判官恐懼至極，怪叫連聲：「不不—不—！」

左丘超然雙手已搭上他的雙肩，在搭上的同時，安判官只覺左右琵琶骨「格嘞」一聲，雙手便全無力量的垂了下來。

左丘超然連挫安判官六處筋骨，即飄然身退，喘息道：「你武功很好，馬鞍上雖出詐，但我贏你得不公平。」

安判官忍着痛，豆大的汗珠不斷的淌下。

左丘超然笑道：「你去吧。我不殺你了。」

安判官狠狠的盯了左丘超然一眼，兩人相搏，乃左丘超然躍近安判官而戰，而今安判官仍在馬上，他雙腿一挾，烈馬長嘶，涉江而去。

安判官一去，左丘超然便搖搖欲墜，手扶身邊的駿馬，喘息不已。

原來那馬鞍的鈎刺上都有猝毒，而今左丘超然雙手上有數十小孔，有黑血淌出，若換作旁人，早已毒發不支了。

唯左丘超然得「鷹爪王」雷鋒的調教，「鷹爪王」到了最後一階段，擒拿的對象都是五毒，要擒蛇而不傷手，拿蠍而不受損爲訓練，所以左丘超然的一雙手，對安判官馬鞍上的毒，還勉强支撐得住。

日後在武林中，除開「鷹爪王」雷鋒之外，眞能把手練得無堅不摧，百毒不侵的，僅有「四大名捕」中的「鐵手」三幾人而已。

× × ×

閻鬼鬼一落水中，大吼，出鞭！

閻鬼鬼畢竟是「權力帮」中的「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之一，雖落敗象，但臨危不亂！

唐朋、鐵星月在此時也發動了攻擊！

唐朋一出手就是三枝鐵蒺藜，迫得閻鬼鬼掃鞭易迴鞭，挑開三枚暗器！

鐵星月趁機衝近，一刀砍了下來！

這一刀原有五十六斤重，鐵星月這一刀之力，却有一百一十二斤重，合起來竟有一百六十八斤的大力，直劈而下！

閻鬼鬼的三節鞭，以麻索、鐵鍊、皮鞭交織而成，故可以抽掃敵手，即可挑落唐朋的暗器，但若要硬接這一刀，還是斷不可能的。

就在這時，只聽大聲「登」地一响，刀花四濺，不知何時，閻鬼鬼已抽出一柄鬼頭銅環大刀，硬接了鐵星月一刀！

這一下互擊，鐵星月雙腿在水中連退七八步，閻鬼鬼則一交坐倒在水裏，兩人都是臂力奇大，平時若在馬上，閻鬼鬼左手長鞭右手大刀，所向披靡，也不知斬殺了多少敵手。

這一下相互震退，蕭秋水神志未復，唐朋未料及閻鬼鬼有這一刀，一時未及施發暗器，緩得一緩，閻鬼鬼重新矗立，以長鞭大刀，呼呼舖捲砍殺，與蕭、鐵、唐三人，殺得難分難解。

× × ×

那邊的邱南顧，局勢一直最是均衡。

他的對手有兩人，他打從開始就找上了他們，他們也一開戰就找上了他。

本來「鐵騎六判官」的責任就是要纏住鐵星月與邱南顧。

這兩個「判官」，一個使鐵鍊，一個使長矛，都是長兵器。

使鐵鍊的叫「陰司鎖銬」鐵判官，使長矛叫「一矛穿心」茅判官。

這兩人鬥邱南顧，邱南顧以身法矯敏，招式刁鑽稱著，兩人也奈他不何，走了十餘招，仍分不出勝負。

這時正好是鐵星月殺石判官，急援唐朋時。

鐵判官長鍊虎虎，邱南顧騰挪閃躲，則尚可應付，茅判官則可怕了。

茅判官的長矛，不止一支，他的長矛每次擲出，邱南顧就幾乎是在閻羅殿前打了一個轉，差點活不回來。

茅判官擲到第三矛，邱南顧便因竭力閃躲，不小心給鐵判官在屁股上抽了一鞭，痛得哇啦亂叫。

這時正好是左丘超然殺索判官，解蕭秋水之危時。

這樣打下去，可不是辦法！邱南顧心忖。

這刻茅判官正要擲出第四矛！

邱南顧翻了一個觔斗，怪叫道：「嗨，慢着，你們知道我是誰麼？」

這一下使鐵判官、茅判官都呆了一呆，互覷了一眼，不知所以然。

邱南顧揚揚下頷，得意地道：「我就是慕容家的人，要是立意殺你們，你們早已不知死過幾次了。」

鐵、茅二判官臉色都變了變，要知在當時武林的四大世家，並非「四大名捕會京師」中的「東堡、南寨、西鎮、北城」，而是「慕容、墨、南宮，唐」四家。

在這部故事中，唐家的後輩弟子已出來三個，他們如武功、學識，都是非常難得的，南宮世家僅出來了一個不肖子弟，南宮松篁，但也非常了得。

墨家者，是直系自墨翟，墨翟乃我國第一位大俠，急人之難，勇人之事，雖殺身成仁，而足不旋踵。至於慕容世家，排名猶在其先，素以易容、水袖、劍法稱著，更可怕的是，慕容世家那一種「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的神秘絕學，更世所

無匹。

所謂「以彼之道，還彼之身」，乃不管對方用什麼兵器、招式、絕學、武技，慕容世家的人同樣可以用其兵器招式，擊殺對方，江湖中人一聞慕容世家，任何秘密武器，不傳絕招，都成了自己的致命喪門招，無不退避三舍。

而今邱南顧自稱慕容世家後人，而鐵、茅二判官及自以為手中鐵鍊、長矛，是世所奇技，却遇上慕容世家的人，豈不自討苦吃？所以都不免變色。

邱南顧是圖以語言亂二人之心，却不知此番胡言亂語，惹上日後一場大禍，這且按下不表。

這邊鐵、茅二判官又對視一眼，怔了怔，茅判官沒好氣地道：「放屁！你要是慕容世家的人，為何不懂得『以其之道，還其之身』？」

邱南顧一聽，便知二人心中實信了幾分，當下道：「那是我手下留情！好！現在我不留情了，出你們的絕招吧！好讓你們知道什麼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邱南顧這一下，尤其衝着茅判官說的，茅判官、鐵判官互打一個眼神，又發動攻擊，邱南顧以一敵二，勉力周旋。但是鐵、茅二人心中都想，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以免被人奇招制絕招，枉送了性命，當下出手不敢太絕。

這一下，鐵鍊不及原先雄虎，長茅亙久只擲出了一根，邱南顧便遊刃有餘了。

這時候，正是左丘超然力挫安判官，蕭秋水撞倒閻鐵騎之際。

正好茅判官又擲出了一矛！

這一矛，因力扔時心虛，邱南顧一滾一挑，竟接個正中。

邱南顧接矛，橫矛一格，架住一鍊，以矛柄點地，翻飛過茅判官頭頂，落到馬後。

茅判官一共有九枝長矛，已擲出的有四根，手中持一根，馬背左右正夾有四根，茅判官都是抽矛擲矛，因方位早已熟透，所以根本不必回身的。

現在邱南顧一落到他馬後，他就必要回馬了。

他回馬的刹那，邱南顧做了一件事。

迅如急雷地把手中之矛，倒插入茅判官馬股旁的皮鞘中。

茅判官正好回馬，看不到這一下。

鐵判官大惑不解，却以為邱南顧襲擊失準，反而失矛，當下劈頭一鐵鍊打至！

茅判官一回馬頭，又發出了一矛！

邱南顧幾經艱苦，用話來套住鐵、茅二判官，得以潛身過去，却只把奪得之一矛插入對方皮鞘之中，却是何用意呢？難道眞是急亂中失却準頭？

這時正好是閻鬼鬼奮起以長鞭大刀，力戰蕭秋水、唐朋，鐵星月三人之際。

這邊的邱南顧的間不容髮抓住鐵鍊，打結一扣，竟扣住長矛！

這刹那間他雙手抓住鐵鍊，正欲解下長矛，正是攻擊的最好時機。

茅判官立即發現了這點，即刻拔矛，發矛！

在拔矛的一刹，他不禁一怔，因為他清楚記得，自己僅賸四矛，怎麼還有第五根矛？

但時機稍縱即逝，他已不及細想，拔矛就擲！

在拔矛未擲的前一瞬，他已感覺到矛雖是矛，但不稱手，却已無暇細辨，一矛擲了出去。

就在這一連兩次稍頓，邱南顧已一手抓住鐵鍊，一手把奪得的長矛投了出去。

這一下變化極快，邱南顧奪矛擲矛，茅判官拔矛發矛，幾乎是同時發出，也在這種短距離下，也幾乎無從閃躲，所以也幾乎是同時中矛的。

但是兩人中矛的情形，却完全不一樣了。

茅判官被一茅貫腹，血洒烏江。

邱南顧被矛柄擲中，口中一甜，吐了一口鮮血。

鐵判官見狀大驚，發力一抽，欲奪回鐵鍊。

這一抽，鐵鍊是拖了回來了，但邱南顧輕如落葉，捎住鍊梢，一齊蕩了回來！

鐵判官見狀大驚，撒手棄鞭，邱南顧半空出鞭，却不打鐵判官而打在他坐騎上，坐騎驚嘶一聲，負痛馳奔，載着七魂去了三魄的鐵判官，上岸而去，轉眼不見。

在鐵判官馬傷人驚之際，邱南顧勉強笑道：「是不是？我都說我是慕容弟子邱南顧了，是不是？現在我不是以子之道，還子之身了麼？」

鐵判官在馬傷而奔時，本尚有回身決戰之念，但見現塲閻鬼鬼已落馬苦戰，石判官、茅判官、索判官、向判官已死，安判官落荒而逃，自己豈有挽狂瀾之力，那敢再作逗留？唬得夾馬急奔，一面暗忖：

邱南顧確以矛殺茅判官，以鍊擊退自己，難道眞是慕容世家的人不成？

鐵判官心想：這次栽在慕容家的人手裏，慕容家在武林中是响噹噹的，總算不冤，所以他就認定是慕容世家下的手，以致日後在江湖上掀起了另一場翻天巨浪。

這邊的邱南顧的搖搖幌幌，扶在馬上，苦笑了一下：鐵判官在臂部的一鞭，茅判官在胸前的矛擊，畢竟是頗有份量的。

幸好邱南顧畢竟是邱南顧。

× × ×

閻鬼鬼知道自己快要見鬼了。

他的大刀全被鐵星月所壓制，長鞭無法罩得住唐朋的輕功與蕭秋水的「仙人指」與「飛絮掌」！

「錦江四兄弟」曾以蕭秋水、左丘超然、鄧玉函三人之力，行險搏殺「鐵腕神魔」溥天義。

何況現在的鐵星月，武功只在鄧玉函之上，絕不在鄧玉函之下，而唐朋的輕功，暗器，也比左丘超然更上一層樓。

然而閻鬼鬼的武功却不見得比溥天義高。再加上他已失坐騎，而且兵敗卒逃，手下「鐵騎六判官」，有四個眞的去了地府見判官去了，另兩個也落荒而逃。

這些對他作戰的心情，都大有影响。

而在這時候，又發生了一件事。

他本來也想趁機逃命，但這件事，終於使他活不了命。

他的鞭子斷了。

他的鞭子當然不容易斷的，但他剛才捲住蕭秋水的劍，發力一拖。

蕭秋水的劍是丟了。

但是蕭秋水那毫不起眼的劍就是「古松殘闕」。

那一拖下去，長鞭已有了極大的缺口，閻鬼鬼沒有查覺得到，大力揮舞下，鞭子終於「呼」地斷成二節，半節「噓」地飛上了半天。

就在這刹那間，鐵星月、蕭秋水、唐朋，都已全力發動。

鐵星月大關刀壓制住他的大刀。

蕭秋水的指掌牽制住他的斷鞭。

唐朋就猛下殺手。

她原來扣着的毒砂與五柄飛劍，就在這一刻間，全都打了出去！

× × ×

閻鬼鬼什麼都不看不到，因為毒砂迷住了他的眼睛。

唐方撒出毒砂時是戴上輕薄的手套的，這毒砂雖只有輕黴的毒量，但也是唐朋身上暗器毒性最重的一種。

唐朋本身就痛恨淬毒的暗器。

她打出的五枚飛劍，方才是致命的。

閻鬼鬼倒下去的時候，鮮血自烏江水中冒了出來。

大家都噓了一口氣，唐朋輕吁道：

「幸虧他倒了，因為我的暗器也快發完了，不然……」

不然眞不堪設想。

× × ×

蕭秋水，鐵星月、邱南顧、左丘超然、唐朋翻身上馬，衆人的衣衫都濕了，且在江中，經大風一吹，無限清爽，大家忽然都冒起了豪情壯志。

鐵星月豪笑道：「名震天下的『權力幫』，橫行武林的『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中的『鐵騎神魔』閻鬼鬼，『三絕劍魔』揚孔秦，『飛刀神魔』沙千燈，以及他們的手下弟子『三才劍』、『雙洞二鬼』、『鐵騎六判官』都或死或敗在我們手裏，我看『權力幫』雖名震天下，李沉舟雖冠絕江湖，我看也沒什麼惹不得的。」

蕭秋水笑道：「只要我們這些人存在，就算剩下一小撮，也要蕩除他們。……只是我們也要充實自己，武功要練好，學識要够，才能成廓清天下之志。」

左丘超然道：「那麼這連番的搏鬥只是日後平天下大志的一個前提罷了，今日躍馬烏江，好不痛快！」

蕭秋水大笑道：「此烏江雖非昔日萬人敵之楚霸王自刎地，但天險地絕，而今我們在此涉江而過，就要替江湖開創一個局面來！」

邱南顧哈哈大笑道：「昔漢高祖開道斬蛇，我們是飛瀑除妖，烏江斬魔……這是我們『神州結義』的第一戰首功！」

蕭秋水仰天大笑道：「過癮過癮！痛快痛快！前途崎嶇，但『神州結義』的旌旗，却要回首叫，雲飛風起！」

唐朋見大家在馬上風裏，日下江中，意興飛躍，抿嘴笑道：「劍廬緊急，我們還是催馬赴桂林，再圖大計。」

蕭秋水聞言一省，向唐朋笑道：「是。我們正要渡烏江去。」

唐朋一笑，燦若花開，芳心可可，溫柔無限。

（「劍氣長江」故事之「躍馬黃河」完．全文待續）。

鋼刀悍盜

（本文承自第64頁）

對着一大堆刦回來的財寶，強盜們財迷心竅，對窗外有人窺探，全不發覺，張仁杰在肚子裏盤算，他們是五個人，自己這一邊，祇是三個人，假如他們都是硬點子的話，說不定討不到好去，因此，他對這些黑道的強人，也懶得跟他們講究甚麼江湖規矩了，他一面打手勢給躲在遠處的兩個捕快，教他們準備來接應，接着左手一揚，把手中的三支鳳尾鏢射進窗裏去。

假如眼前不是放着一堆珠寶的話，強盜們還有聽風辨器的本領，可以及時躲過張仁杰的暗算，但這時他們正在心不旁騖，而且張仁杰的鳳尾鏢，又是江湖上出名的暗器能手，所以張仁杰在外邊才一揚手，裏面跟着便有「哎唷」連聲的怪叫。

不過，那幾個強盜也煞够機警，當他們發覺有人躲着暗算後，立刻把燭光吹滅。張仁杰辦案有年，他是何等樣人，裏面的情形，已經粗知大概了，他不再管光黑，跟着一縱身，竄身鑽進窗裏去。

強盜們在黑暗中摸得了鋼刀，奮起迎戰，不過，室內地窄人多，而且張仁杰用的又是輭索，把他們迫到近身不得，所以才一交手，強盜們便落了下風。不過，他們都是亡命之徒，而且這時的形勢，又變作困獸鬥，他們把心一横，大夥兒拚命齊上，倒把張仁杰一時弄得沒了主意。

眼睛在黑暗中習慣了一會，張仁杰這時能够看見東西了，原來他的三支風尾鏢，祇擊倒了一個強盜，躺在地上，另外兩支，却插着兩個強盜的臂膀，這兩人受了傷，仍能夠着咬着牙齦拚命，假如不是兩個捕快及時趕了進來，張仁杰在四人的拚命圍攻下，說不定還要吃虧哩。

「要命的趕快丟下了刀來！」兩個捕快先聲奪人，才跳了進來，這樣大喝一聲，使四個強盜都怔了一怔，他們害怕的是，不知來圍捕的公差，除了這三人外，外邊還有多少好手。

張仁杰經驗老到，他知道強盜們心有顧忌，立刻手上一緊，運索如風，先向最弱的一環進攻，那兩個受了鏢傷的強盜，因為失去了照應，同時臂部的創傷感到一陣劇痛，手中鋼刀一慢，便再支持不住，給張仁杰的輭索，擊倒在地。他們這一倒下，却苦了另外的兩個，他們雖狠，但有甚麼辦法能在三人的圍攻下溜走呢！

當夜粱府鬧盜時，顏妙因為和強盜串通了，所以在表面上的慌張，祇是一番做作，但這時可不同了，在黑暗中，她看到刀光閃閃，各人都拚命廝殺，她早就蹲到一角去，害怕的程度，比那胆小的粱夫人還更厲害。

結果，強盜沒走掉一個，這蛇蝎心腸，勾結江洋大盜的女傭，也難逃法網，粱府失掉的金銀珠寶，和賞賜給刁毒女傭的三十兩白銀，却是分毫不短。

可是，眞正忠心衞主的義僕，已經丟掉性命，張仁杰雖有勇有謀，也沒法起死回生，雖然他已經破案立功，但他自念身負地方治安重責，却未能防患未然，良心上也也不免有點自疚。

（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黃金美人（下）

馮嘉・文　子成・圖

單槍闖虎穴　己身陷迷途

一個姿色頗佳的女人在一個門口對司馬洛微笑，司馬洛便走進她的門口，說：「讓我們到裏面去談吧！」

那女人點點頭，跟他進了房中，司馬洛在床上一躺，那女人對他微笑：「你有錢嗎？」

司馬洛點點頭：「讓我先看看貨色怎樣？」他把她拉過來，揑着她，指點着：「唔，這裏太鬆垂了！這裏皺紋太多！這裏太骯髒，我有點懷疑，你是從來不洗澡的，是不是？」

那女人怒得臉上泛紅。「你這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你一個錢也不值，」司馬洛說，「所以我不但不應該付給你，而且你還要賠償我的時間損失！我就收你美金十元吧！」

那女人驚異地看着他。「你——你如果不是一個瘋子，那你的胆子一定很大的了！」

司馬洛把兩手枕在後腦的下面，安詳地說：「我給你十分鐘時間去籌錢，我在這裏等你！」

「你最好別開玩笑——」

「誰跟你開玩笑？」司馬洛露出一副兇相，「難道眞要我出手打你兩拳才肯相信嗎？」

「好吧，你在這裏等着，不要離開，」那女人拾回地上衣服，匆匆穿上了，轉過頭給他一個狠狠的微笑，「記着不要離開！我一定不會使你失望的！」她轉身走出去了！

司馬洛微笑着取出一根香烟，以毫不抖顫的手點上了。

他果然也用不着等很久。只不過三分鐘，雜沓的脚步聲就來了。兩個人出現在門口，都是男人。

那女人並沒有回來。

這二個男人雖然都是阿拉伯人，却是比普通歐洲人更高大的壯漢。他們都袒露着毛茸茸的胸腹。

這二個人是全副打手的打扮——在這裏，袒着胸腹的人，通常都是表示自己孔武有力的份子。司馬洛是明白這一點的，他也記得自己剛才做過什麼，所以他知道他們的來意。

這兩個壯漢走到司馬洛的面前，司馬洛仍然是鎭靜地躺在床上。他向其中一個大漢噴了一口烟。

那大漢上前一步，用手叉着腰，以帶着濃重阿拉伯口音的破落英語說：「聽說你想拿十元美金？也許是小姐聽錯了吧？你想放下十元美金！」

司馬洛再噴了一口香烟，夷然地說：「你的口氣太臭！下次跟我說話，少吃一點大蒜！」

那大漢的臉忽然發青，似乎，就連那光光的頭也發起青來了，而在他還未有機會開口之前，司馬洛忽然一滾下床，在他的肚皮上擊了一拳。司馬洛的動作快如閃電，擊這一拳的時間不到半秒鐘，而差不多在同一時間，他又向第二個大漢踢了一脚。

兩個大漢都坐在地上，一時都痛得不能動彈。

他們都沒有携帶武器，因爲，他們自以爲，就是不用武器，也對付得了司馬洛的。

但現在他們知道他們的想法是錯了。司馬洛不是一個等閒人物。當然了，他如果不是有相當的把握，他也不會到這裏來的。

司馬洛仍然鎭定地坐在床上，慢條斯理地說：「現在漲價了，我要一百美金，我給你們三分鐘時間去拿錢來！如果你們三分鐘之內還不回來，我就把這個屋子拆掉！」

「你——可知道這是誰的地盤嗎？」其中一個大漢吶吶着問。

「你已經浪費了好幾秒鐘了！」司馬洛冷冷地說。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被鱷魚比圖的手下囚禁在一間屋子裏，他運用智慧，終於脫逃出來，而且在逃走途中先後殺了三名前來追捕的打手。最後，他逃回他匿居的小酒店裏，發現老莫已在他的房間中。於是他便把這幾日來所遭的情形，詳細地向老莫報逐一告，但司馬洛又…？

那兩個大漢忍痛爬起身離開，先前的豪氣已經完全失去了。司馬洛微笑着躺回床上，繼續吸他的烟。

無論任何一個地方，黑社會的大致組織都是像一棵樹，那些妓寨、烟格、賭檔等等就是最微細的樹根，負責吸取養料，輸送到上頭更粗的根去，直至能到達樹的主幹。當細根吸取養料有了困難時，也會向更上層的大根去求援助的。

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了。那兩個大漢只是粗一點的根。當他們解決不了問題時，他們便也向上面更粗一點，更接近主幹的根去求助。

兩個人連仆帶跑地通過了那些窄隘而黑暗的小街，到了一座兩層高，寬敞得多的屋子，去向他們的上級報告。

這個上級是一個髯子很長，身軀粗壯的阿拉伯人，名叫蓋欽。他靜靜地坐在那裏，吸着水烟，聽着二個手下那近乎哭訴的訴苦，之後，他便開口：「這個人，他有槍嗎？」

「相信沒有！」其中一個手下說，「不然，他早已經拔出來了。我們已經差點把他嚇倒了，他只是憑一點運氣才能暗算我們。」他不想把自己的失敗形容得太丟臉。

蓋欽沉默了一回，說道：「唔！這個人如果不是瘋子，那他就一定是另有目的了！」

「也許他是來搶地盤！」另一個煽動地，他說他要一百元美金，我們還是多派幾個人去把他宰掉吧！」

蓋欽想了一想：「讓我自己去看看！」他打開抽屜，取出一把手槍，插在腰間的衣服下面。

當蓋欽出現在那條充滿了「肉貨」的街上時，凡是有關這一行業的都震驚了。他們之中沒有人願意見到蓋欽，因爲蓋欽是一個殺人王，一個出名的黑社會劊子手，他來找你，一定不會爲了好事。

司馬洛的事現在已經傳遍了附近，大家都知道蓋欽是來找司馬洛的，但是他們看見了蓋欽，還是習慣性地感到不安！

蓋欽率領着那兩個袒着胸腹的打手，耀武揚威地到達了司馬洛所在的那間屋子。他見有許多人注意他，便感到很滿意了，他現在要做的是一件懲戒性的工作，愈多人知道就愈好了。愈多人知道怎樣對付一個找麻煩的人，以後就愈少人敢來找麻煩了。

蓋欽威嚴地四面望望，然後揮手示意那二個手下先進去。這是很聰明的辦法，因爲假如有什麼意外的變化，就不會是他自己遭殃。

他的二個手下進去了，並沒有什麼事情發生，於是蓋欽也進去了。蓋欽進去，司馬洛就把香烟丟在地上，而從床上坐了起來，對蓋欽微笑，在蓋欽有機會開口或有所動作之前，司馬洛的手一動，便從衣服下面拔出來了一把槍，槍咀指着蓋欽，蓋欽一時呆住了，臉上發青。

但司馬洛的手忽然又一縮，用一隻手指穿着槍機的圈子，讓槍在手指上轉了兩轉，忽地把槍拋向蓋欽，蓋欽不由自主地接住了。

這一下，就是經驗老到如蓋欽，也不禁呆起來。司馬洛站起身說：「好了，我們走吧！」

「走到那裏去？」蓋欽問。

「去見比圖，」司馬洛說，「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談的。如果你不知道他在那裏，你可以帶我去見一個知道的人！」

蓋欽把槍轉過來，槍咀對着司馬洛：「如果我不帶你去呢？」

「如果你殺了我，你就不大妥了，」司馬洛說，「因爲我對比圖可能值很多錢！很多很多錢！」

蓋欽考慮了一番，槍垂低了一點：「你來鬧事，就是爲了這個？」

「是的，」司馬洛說，「我想見比圖，有一宗很大的交易要和他談的，但是又找不到門路，只好這樣了！」

「唔，」蓋欽說，「你似乎很相信，比圖是肯見你的！」

「如果不是，」司馬洛說，「我也不會把槍交給你了！」

蓋欽點點頭，似乎同意他的說法：「好吧，我們走吧！」

他和司馬洛出了門口，那兩個袒胸露腹的打手跟在後面，似乎因爲蓋欽沒有懲戒司馬洛而感到不平，但是他們是沒有權提出抗議的。

他們幾個人沉默地走着，彼此沒有做聲，到了比較僻靜的地方，蓋欽忽然開口：「朋友，你叫什麼名字？我叫蓋欽。」

「我叫司馬洛。」

「唔，司馬洛，」蓋欽喃喃地說了一次，隨着又提高聲音說：「你是一個很有胆色的人。我要你記着，我赦過你一命，我剛才只要一扳槍機，就可以取了你的性命。」

司馬洛微笑：「我並沒有領你的情，蓋欽先生，你看！」他伸手進袋裏掏出一點東西給蓋欽看，「我給你的是一把空槍，子彈在這裏呢！」

蓋欽瞪了他一眼，臉上的表情是難以形容的！

× × ×

阿密和維珍妮在絕對的漆黑中行走，維珍妮什麼也看不見，如果不是阿密拖着她，她便無法前行了。她一邊走一邊埋怨道：「這究竟是什麼地方，黑得要命！」

「這是我爸爸最秘密的巢穴，是在地底的，」阿密說：「這是出口之一，是一條廢棄了的地底渠道，如果不是自己人，沒有人可以找到來的。」

「實在太黑了，」維珍妮說：「簡直就是地獄一般。」

「你到過地獄嗎？」阿密得意地問。

維珍妮沒有答這句話，却改變了話題問：「你有帶了槍嗎？如果有人阻攔怎麼辦？」

「槍在這裏，」阿密拉她的手摸摸他的腰間，「不過我倒不希望有機會用得着，這裏的都是我爸爸的人！」

他們說着，沿着暗渠繼續前行，終於看到前面有亮光了，亮光是從渠口透進來的，愈來愈强，終於，他們到了渠口，就反而不覺得很亮了，因爲外而只剛臨破曉的天空。

「已經天亮了，」維珍妮難以置信地說。她和阿密出了渠口，周圍望望，這裏

是一塊沙漠上的低地，不遠處是一座堡壘的廢墟。大約五百碼之外是一條公路。

阿密看看錶，說：「在大約四十五分鐘之後會有巴士經過。從這邊來的，我們可以坐巴士回馬拉卡斯去。」

「這四十五分鐘內，我們幹什麼好？」維珍妮問。

「幹我們唯一能幹的事吧！」阿密說了，隨着微笑地把擁進懷裏，「我要你總是要不够的！」

維珍妮柔順地和他親熱，就在渠口之內的水門汀上。

當阿密的進攻漸漸急迫時，她柔聲地說：「你何不脫下衣服呢？既然沒有人會來這裏，我們大可以舒服些。」

「唔，不錯，這是好主意。要就不玩，要玩就應該玩得痛痛快快！」阿密喘着氣把自己身上的衣服拉掉了，丟在一旁，然後去拉維珍妮的衣服。維珍妮還是那一身破爛的衣服，很容易就拉下來了。

於是，肉與肉的緊貼，眞的是如膠似漆。只是，那水門汀表面上有些被風吹進來的沙粒，刺得維珍妮的臂部發痛，但是她沒有做聲，如果是有聲，也只是感到快感的聲音。

天色在外而漸漸亮了，阿密終於哼一聲，好像死了一般伏在她的身上，完全鬆弛下來，維珍妮的左手好像蛇一般伸出去，沿着地面摸索，摸到了阿密棄下的那堆衣服，又從衣服堆中摸到那把手槍，隨即她把手槍慢慢抓過來，指向阿密的背部。現在她既然逃出，阿密對她便再沒有用處了。

但是，在她扳槍機之前，渠口對面，他們以爲沒有人的堡壘廢墟却忽然傳來一聲叫喊：「阿密！」

阿密一驚而起，而維珍妮連忙把槍放回衣服堆中。

那聲音又叫：「阿密，出來，我是爸爸！」

阿密連忙站起身，拉起褲子，維珍妮恐懼地拉着他：「不，不要出去！」

「但那是我爸爸的聲音。」阿密甩開她的手便是出去了。

而槍聲就在這時響起來，阿密連忙伏在渠口旁邊的沙堆上，槍又響了一聲，子彈却似乎不是射向他。他連忙轉頭看見維珍妮正在渠口內痛苦地輾轉着，光裸的身上幾乎完全佈滿了鮮血，他兩步一跳地跳到了她身邊，輕輕地搖着她：「維珍妮，維珍妮……」

維珍妮的眼睛巳經睜不開，阿密明顯地看到兩顆子彈都是射在她的背上，而照他看來她是巳經沒有救了。

她軟弱地掙扎着伸出手，伸向她那一堆衣服，把衣服勉强地拉到視綫之內，胡亂地摸索，不過，這只是旁人的感覺，她却似乎是很熟識的，摸索了一會，不知從什麼地方取出了一團白布，看來是從底裙上撕下來的。

「你……你能替我做最後一件事嗎？你，你……你……」她閉着眼睛，喘着氣地說。

「做——什麼呢？」阿密變得手足無措地問：「我可以替你做什麼呢？」

維珍妮把那團白布塞進了他的手中，阿密看見那布上是用唇膏塗滿了一些奇怪的符號，維珍妮喘着氣，說：「你——把——它送到馬拉卡斯——交給史吐倫什貨店——那就——」她忽然一陣抽搐，便死去了。

阿密呆呆地看了那團白布一回，便把它塞進衣袋裏，他仍然呆呆地看着維珍妮的屍體。

「阿密！」脚步聲踐踏着沙地漸漸地走近，鱷魚比圖的聲音在叫。阿密却沒有回頭，他伸出手，輕撫一下維珍妮背上沒有染血的部份。

比圖出現在渠口，後面跟着二名槍手，其中一人拿着一把裝了瞄準器的精良長槍。

「阿密，」比圖走近來，說：「起來吧！我們回家去。」

阿密沒有抬頭：「爲什麼——你殺要了她？」

「我不殺她，她會殺你的，」比圖說：「未上巴士之前，她就會先殺了你！阿密，你怎麼如此胡塗，你給她迷住了。」

「我不相信！」阿密叫道。

「總之她對你是沒有好處的！」比圖說：「她只是在利用你！」

「我不相信！」阿密又再說一句，「而且你應該先對我說的，爲什麼要等我們逃到了這裏才動手？」

「回家去吧！阿密。」比圖勸告地說：「你是一個聰明人，但你爸爸比你有經驗，知道女人是什麼！中國古語有云：紅顏禍水。這一句話的確不錯，現在又一次證明此語不虛了。」

「我不回家！」阿密强硬地說，「我永遠不再回家了！我……」

「阿密！」比圖喝道：「你是在和你的爸爸說話！」

「我永不會再回家了！」阿密又再堅決地說，一邊站起來，看也沒有看比圖一眼，撈起自己的衣服，便向公路走去，「我要搭巴士進城。」

「阿密！」比圖大聲喝道。

阿密沒有理睬，仍然繼續前行。

「阿密！」比圖的喝聲，有如旱雷一般：「你再不停步，我就開槍把你打下來！我不是說笑的！」

阿密仍然沒有回頭，也沒有停一停脚步。比圖臉上忽然現出一個狡猾的微笑，低聲說：「很有胆量的孩子，我不担心，你一定會回來的。」

「我是你的孩子，當然有胆量了！」阿密得意地加上了這一句，繼續邁開大步前行。

比圖在他身後搖搖頭，好一會才轉身對他那二名手下說：「把這個女人解決吧！」說完他便向黑暗的渠內走回去了。

阿密在路邊等着，當太陽升得相當高時，巴士來了。他呆呆地踏上了巴士。他決定要完成維珍妮臨死前對他的所託，把那塊布交去什貨店。然後他要去喝一個大醉。

× × ×

比圖說：「好吧，帶他進來！」

他的二個侍從服從地出去了，於是房內便留下了比圖自己一個人。他又舉起杯來，喝了一口酒，他喝的是來自英國的蘇

格蘭威士忌，他巳很久沒有如此酗酒過了，但阿密超過了他預料的時間仍沒有回來，他的心開始不舒服了，這種不舒服是只有酒能稍爲療治的。司馬洛的事情，他到現在才有空去辦理。

一會兒，脚步聲響，司馬洛是在他的二個侍從前頭進來了，比圖上下打量了他一遍，帶着醉意笑起來：「原來你就是那個給了我不少痲煩的傢伙。你前來有什麼願望嗎？快說！」

「我不是來死的，」司馬洛說：「而且你也不會捨得殺我。我對你可能值很多錢的！」

「爲什麼？」比圖問。

「因爲我可以出很高的價錢買回你手上一件貨物。」司馬洛說。

「多哥醫生？」鱷魚比圖說：「這件不是貨物呀，因爲我並沒有打算把他賣出去。」

「什麼東西都有價錢的，」司馬洛說：「即使是非賣品，也有價錢。你要多少錢？」

「你能給我多少？」鱷魚比圖問。

「我們能出天文數字的價錢，」司馬洛說，「你只要開價就行了。」

「天文數字？」鱷魚比圖懷疑地說。

「不錯，」司馬洛說：「我的意見是任由你開價，相信你不會不明白的吧！」

「哦！」鱷魚比圖沉吟了一會，說：「你是代表那一個集團呢？」

「一個國際性集團，」司馬洛說：「簡稱S！」

「哦，我知道了，是什麼老莫主持那一個，」鱷魚比圖恍然地說：「是專門對付走私犯罪之類的，是嗎？」

「嗯！」司馬洛點點頭。

「這個集團出得起錢？」鱷魚比圖忽然又說。

「我們有不少不義之財，」司馬洛說，「去年在公海上截到走私黃金有一噸之多。我可以從那一噸黃金中拿下一大塊來給你，不就是很够嗎？」

比圖的臉惱怒地漲紅起來：「你可知道，這一噸黃金裏面有很多却是我的。」

「不錯，」司馬洛說：「你可以得回你的一份，可以加倍，三倍或者四倍！」

鱷魚比圖冷笑一聲，向他的二個侍從扭扭頭，着實地朗聲說道：「帶他出去槍斃！」

二個侍從立即有所動作，司馬洛的兩臂給執住了。

但他仍然鎭定地說：「等一等，我們是在談着生意。」

「我不需要你了！」比圖獰笑道：「多哥醫生能替我製造黃金，我要你的黃金幹什麼？多哥可以給我無窮無盡的。」

「至少讓我說完我要說的話，」司馬洛說：「對你是有好處的。」

「好吧，」比圖說：「你說完你的話吧！」

「我是自動來見你的，既然又進來了，你守衞這麼森嚴，難道我還可以逃走嗎？」司馬洛說。

「不要說這些，我要聽的不是廢話，」比圖說：「你要說什麼，快點說，不要拖延時間。」

司馬洛聳聳肩，仍然是慢條斯理的：「多哥落入你的手中巳不少時日了，但是仍然沒有人在黑市上推出大量來歷不明的黃金，證明你仍未得到他的製法。」

「我遲早會得到的，」鱷魚比圖滿有把握地說：「你少替我担心好了。」

「即使你得到也不見得有用，」司馬洛說：「因爲當你把第一批製造成功的黃金賣出去時，全世界的金融就會大起恐慌，而黃金也就會隨着迅速貶值，那時候，黃金不再是可靠的東西了，因此，你雖然有很多黃金也沒有用處。你可曾想到這一點嗎？我們想把多哥醫生買回，只是想避免世界金融大亂，造成經濟不安。」

「我想到過這一點的，」鱷魚比圖說，「我會嚴守秘密，而且不會大量拋出。難道你以爲我這麼蠢，這一點道理也想不到？」

「這並沒有分別？」司馬洛說，「一點分別也沒有。」

「爲什麼沒有分別？」鱷魚比圖問。

「理由是很簡單的。」司馬洛說。

「很簡單的事我不會想不到的。」比圖說。

「也許在你來說，並不算簡單，」司馬洛說：「道理是這樣的，世界上的黃金數量是有一定的，雖然新的黃金正源源地從南非洲開出，但是這是有統計的，而且世上巳有的黃金也正在消耗於各種用途中，因此，世界的黃金仍然能維持着一定的數量，因此金價也能維持在一個可以預料的數目，這就是全世界金融市場能保持不起風波的道理。」

鱷魚比圖本來是一個蠻不講理的人，只要他喜歡，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出來，這是一種危險人物。

但是，司馬洛說了這一番話，比圖似乎有點貼服，不管他是眞的貼服，還是假的，總之，他起碼願意聽司馬洛說話，司馬洛看見他這個樣子，那裏肯錯過機會，於是，歇了一歇，隨即接下去說：「因此，如果黃金的數量增加了，增加到某一個可以察覺的程度時，人們就會知道是有來歷不明的黃金侵入市場。那時，他們就會想到多哥醫生來了，也許沒有很多人知道多哥醫生在你的手中，但他會製造黃金的事是很多人都知道的，這樣，他們就想到這是因爲多哥醫生而造成的影响，於是黃金就沒有價值了。」

「你的意見是多哥醫生對我巳經毫無用處了。」鱷魚比圖問。

「是的。」司馬洛說：「多哥醫生對你是毫無用處的，除非你是想破壞全世界的金融市場。」

「唔！」鱷魚比圖搔着頭皮，「我是一個沒有讀過很多書的人，對於這些事我是沒有想到的，很多謝你爲我啓蒙。」

「不算得甚麼一回事。」司馬洛謙遜地：「現在你大概能決定把多哥醫生賣回給我們了？」

「嗯！」比圖無可不可的。

司馬洛這時又再作試探地說：「賣給我們，你也許得不到那麼多黃金，但是，至少得到的是可用的黃金，你再想一想，自然就明白了。」

鱷魚比圖格格地笑，這兩聲笑，是相

當特別的，不容易使人知道含有什麼意思。司馬洛雖然是一個反應敏銳，觀察事物細微的人，一時也摸不到他這笑聲之內，所包含的是甚麼，他兩眼直看着他，腦子在想。

鱷魚比圖的笑聲過後，朗聲地說：「謝謝你，司馬洛，你說的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我並不感到興趣。」

司馬洛滿以為可以說服比圖的，不料，他到底還是說出這句話，顯然他對多哥醫生可以製造黃金的事，是完全陷入痴迷的。

司馬洛雖然給比圖澆了冷水，但是，他並沒有氣餒，他準備再對他說一番道理。不料，更令人不相信的事隨即發生了。

鱷魚比圖忽然轉過身去，對他的手下說：「拉他出去，把他槍斃。」

司馬洛不禁跳起來，比圖的兩個手下已緊執着他的手臂了，他只有叫道：「比圖，你瘋了嗎？」

「我沒有瘋。」比圖說：「我只是覺得，既如此，多哥醫生的價值是比我所料想的更高了。我用不着和你交易，我可以和一些最富有國家交易，一些想保持世界金融平衡的國家，或者想破壞世界金融的國家，他們比你容易交易。」

司馬洛面對着這樣一個蠻不講理的人而且視自己如國王一般的人，在他要下令槍斃自己的時候，委實是難以應付的。而且是身處在一個戒備森嚴的地下室中，除了拖延一下，別無他法，所以，他帶着請求的口氣說：「等一等，先放開我，我還有一些話要說。」

「好吧。」鱷魚比圖揮揮手，「對於一個將死的人，我向來是最慈善為懷的。」

二個手下果然把他放鬆了。

司馬洛隨即慢慢地退到牆壁的前面，兩手的姆指勾往腰間的皮帶扣，很快地說：「比圖，看清楚我的皮帶扣吧，不要動，如果你們一動，這裏就會有一顆子彈射出來，射進你的心臟。」

鱷魚比圖呆住了，難以置信地盯視着他。

他們沒有動，司馬洛自己也不採取行動，只是小心地戒備着。比圖不知道是眞是假，他以試探的口氣問：「你這個皮帶扣可以射出子彈來嗎？你不要把我當作小孩子好不好，我實在不相信你會幼稚到這個地步。」

司馬洛說：「你以為這是幼稚的行為嗎？」

比圖强作鎮靜地說：「當然，一眼就看出來，難道還要我解釋嗎？如果我向你解釋，連我也幼稚起來了。」

司馬洛說：「你不相信，我不能强迫你相信，如果你們稍有異動，我只是用事實答覆你。」

鱷魚比圖還是半信半疑，暗暗地向兩個手下使一個眼色，司馬洛馬上觀察出來，他立即又喝止他們說：「你們聰明的就不要動，老實告訴你們，我不是開玩笑的。你們不要以為只有槍才是武器，才可以殺人。」

比圖說：「當然不單是手槍才是武器，還有長槍，機關槍，大炮呢，只是皮帶扣，就難以令人相信了。」

司馬洛說：「想不到你也有點幽默感呢。」

比圖得意地說：「這不是幽默感，而是事實。」

司馬洛說：「這麼說來，到目前為止，你們還是不相信了，那末，你們就動手吧！」

司馬洛這麼說，他們反而不敢動，鱷魚比圖的兩個手下依然呆立着。

司馬洛再移過幾步，靠近一張沙發的後面，取得更有利的地位，然後說：「比圖，我一心一意來拜候你，是十分誠懇跟你談這件事的，你不僅不接受我的好意，反而要想對我下殺手。這不是太不公平了嗎？」

鱷魚比圖知道失去了一個機會，只好忍氣吞聲，眨眨眼睛，說：「我不是不想跟你談判，但是你的條件實在與我的理想差得太遠了。」

司馬洛說：「如果你以將多哥醫生製造出來的黃金，是可以取得全部利益的，那我願意付給你的代價，是相差很遠很遠，簡直難以道里計，但是，我已經對你解釋過，你無限量的製造黃金出來，黃金市場上黃金的數量增加了，增加到一個可以令人察覺的程度時，就會知道是有來歷不明的黃金侵入市場。那時候，多哥醫生就會被人想起來，知道這是因為多哥醫生造成的影响，於是黃金就沒有價值了，你雖然得到多哥醫生，也是等於零的，沒有實際的價值，所以……」

鱷魚比圖不耐煩地說：「够了，够了，不要嚕囌，你這番話，剛才已經說過，並沒有甚麼新鮮？」

司馬洛說：「你耐心點，聽我再說下去，相信你必然會回心轉意，放棄多哥醫生。」

鱷魚比圖說：「我絕對不會改變主意的。」

司馬洛仍然不肯放鬆：「比圖，你是相當聰明的，有實際可以拿到手的金錢不要，却迷醉於那些不實際的黃金。」

鱷魚比圖厲聲喝道：「住咀，不要再說下去，而且，舉起你的手。」

司馬洛不慌不忙地說：「舉手？我不會那麼蠢，如果我舉起手，豈不是束手待斃？」

鱷魚比圖冷冷地笑說：「你以為這樣子就可以逃出去嗎，那太天眞了。」

司馬洛說：「無論你怎麼樣，我也不會放開這皮帶扣子的。」

鱷魚比圖仍然以不相信的眼光看着司馬洛，並且偷偷地向他的手下使了一個眼色。

司馬洛說：「比圖，我再警告你，不要以為我是開玩笑的。」

鱷魚比圖看司馬洛那麼有恃無恐的神氣，不無有點怯意，那二個侍從一直在提高警惕，伺機而發。

就在司馬洛說完這句話的最後一個字，其中一人忽然很快地伸手去拔槍，而司馬洛迅速轉向他，拇指動了皮帶扣上的機掣，「砰」一聲，那人拔出的槍給拋棄了，而改為掩向胸部，臉上露出驚詫之色。

而在他開始倒下來時，司馬洛已騰身一躍而起，以雙飛腿向另一個人的面部撑

去。那人還未拔得出槍來便已經中擊，和他的同伴一起倒下來，他比較幸運，他只是暈去了，而他的同伴則是已經死掉。

司馬洛轉身，鱷魚比圖已經不見了，儘管他身軀肥大，他却不是一個行動單純的人，這房間只有門口一個出路，當然毫無疑問，比圖就是從房間的門逃出去了。

司馬洛伸頭出門外，看見外面是一條長而暗的走廊，通向左右，而比圖的影子正從左邊轉了角，他回進房裏，匆匆從二個打手身上取了那把槍，又解下了他們身上的二條子彈帶，配在身上，便跑出門外，也沿走廊而行，轉向左面，一轉了角，他便愕住了。

當他來時，他是給人用布幪着眼的，因此他不知道他去的是甚麼地方，路徑怎麼樣。現在，他發覺他是到達了一些縱橫交錯的地下走廊的交叉口，那些黑暗的走廊通向四面八方，似乎無窮無盡的。這裏無疑是地下了，但這些走廊是甚麼呢？眞的有如八陣圖一般，不知道應該從那裏走才好。

司馬洛藉着房間內透出來的燈光細看，知道這是一個地下排水系統，而這些走廊就是排水渠，但是，在馬拉卡斯的地下水渠，有甚麼用處呢？馬拉卡斯是一個常年不雨的沙漠地方，要這許多水渠有甚麼用呢？也許這是古時遺下的吧？

對了，北非在變成沙漠之前，一度是一些發達的王國所在之地，也許這些水渠就是古時留下，一直沒有給發現的吧。

但不管如何，總之鱷魚比圖發現了，而且，在這下面建立了他的秘密巢穴！

司馬洛就站定下來，不前進，也不後退。只是在觀察，在思索，他遲疑着。這地下水渠系統，可能像迷宮一般複雜的。他找尋出路也尚且不易，更何況找尋比圖呢？

鱷魚比圖不錯是從這裏轉了左，但轉了左之後起碼有五條路可以走的。

這正如一些小孩的圖書上的尋寶圖一般，畫出來的路綫，是錯綜複雜的。

司馬洛正在遲疑着的時候，亮光忽然射來，兩支强力電筒的光向他身上直射。他連忙一滾身躲回角落後面，而燈光來源之處，便响起了密集的槍聲，子彈如雨橫飛，而槍聲給困在沒有去路的水渠之內，轟轟然壓迫着耳膜，令人有一種特別的恐怖感覺，但是，司馬洛則算不得是甚麼一回事。

司馬洛在强光剛由遠處射來時，他已經在既有警惕的基礎上，立即作了加倍的警惕，而且預料到，隨着强光之後，必有可怕的事發生。所以，當槍聲一响時，他就熟練地伏在地上，並且還了兩槍。

他還了兩槍，電筒光熄滅了，他知道是給打滅了一隻，而另一隻則是自動關掉的。

雖然光綫是熄滅了，但是槍彈却又繼續從黑暗中向他射來，比圖顯然是堅決不肯放過他。

司馬洛伏在牆角，等着逃生的機會。他完全不聲不動，儘管槍聲那麼密，他毫不畏懼，因為他把身藏得很好，所以絕不害怕會中彈。相反的，對方却慌張起來，他們已領略到司馬洛的好身手了。

忽然，鱷魚比圖的聲音在黑暗中响了：「司馬洛，丟下槍吧，你逃不了的。即使我們不打死你，你也不能找到路逃出去的。」

「比圖，其實你到了現在，應該相信我是有多大本領的了吧。」司馬洛說：「剛才你還譏笑我。說那皮帶扣子是幼稚的恫嚇。現在你總該得到事實的證明吧。」

「那也不算得甚麼。」比圖還是那麼咀硬，「司馬洛，我看你還有多少子彈，儘管使用吧，你終究是逃不出去的。」

「是嗎？」司馬洛笑起來：「試試吧。」他說罷，放了兩槍，而當對方的子彈如雨一般向他還擊時，他便悄悄地閃回了黑影中。

微弱的燈光從後面射來，那是來自他剛才逃出的房間外的走廊頂上的，司馬洛趁着對方槍响之間，回身放了一槍，那燈泡也碎了，於是，周圍陷入了眞正絕對的漆黑之中。

司馬洛一跳跳回了剛才那間房裏。他想到了一個很好的响導，就是其中一名比圖的保鑣，在那二名保鑣中，只是死了一名，另一名只是暈倒而已。

當他進入房內時，那保鑣仍然未醒來，但也已接近醒轉了。

司馬洛熄了房內的燈，然後跳過去揪住他胸前的衣服，把他拉起身，在他的臉上摑了一掌，那人便醒轉而坐起來了。他第一個感覺就是冰冷的槍管抵住他的額角，接着司馬洛的聲音說：「你的伙伴已經死了，胸前開了個洞，你也想依樣嗎？」

「發……發生了甚麼？」那人搖幌着腦袋，似乎要清醒一下，一面吶吶地問。

「發生了的，不必去管它了。」司馬洛說：「現在你要做的事就是帶我離開這裏，或者你一個人到地獄去。你有十秒鐘時間決定。」

「我……你……你不能出去的。」那人恐懼地說。

「為甚麼？」司馬洛問。

「因為只有兩個出口。」那人說道：「兩個都很容易守住的，只要在那裏派一個人拿着輕機槍把守着，就沒有人能衝出去。」

「很有趣。」司馬洛說：「我們究竟在地底有多深？」

「說不定，因為地面不是平出的。」那人似乎是平靜下來了：「最深的地方離地面十多呎，最淺的約為三四呎，沒有一定的。」

「這裏上面，又是甚麼地方呢？」司馬洛問。

「沙漠。」那人說：「大部份都是沙漠。」

「嗯！」司馬洛點點頭。

那人對司馬洛好像越來越有好感，不曉得是眞正的感情，還是怯於他的槍抵住，不待司馬洛再提問，他又再說下去：「因為頭上沒有人家，所以這裏才不會被人發現，這裏是馬拉卡斯的邊緣地區。」

「很好，你的答覆使我很滿意。」司馬洛點點頭。

「現在我還要問你第二個問題，多哥醫生被禁在那裏？」

那人遲疑着，司馬洛的槍馬上在他的

額上一緊。那人又是一怔，嗚咽着說：「你，你自己也出去不得，找多哥醫生幹甚麼呢？」

司馬洛微笑：「我沒有說我出不去，是你自己說吧了，我再給你十秒鐘時間作決定。」

那人還是遲遲疑疑，吶吶地問：「你有甚麼法子可以出去呢？」

「你不必管。」司馬洛稍爲提高一點聲音，「我要知道的是多哥醫生在何處，不必你担心我出去的事。好了，不覺間已經過了十秒鐘，現在我再給你十秒，這是最後一次寬限。」

那人曉得再沒有方法可以抵賴，也懶得使用這十秒鐘了，他只是點頭。

司馬洛立即執住他的領後，把他提向門口，一面在他耳邊低聲喝道：「小心，他們在外面，也許正用手電筒照着這門口呀。」

他一腳把門踢開，果然沒有錯，電筒的光把門口照得很亮，而且門一開，子彈就開始射過來了，幸而司馬洛與那人並沒有馬上衝出去，否則，兩人只有一同中彈，倒在門邊了。

司馬洛一手從胸前摘下一顆鈕子，用指甲掀去了鈕上的一層薄膜，便把鈕子丟出去，那鈕子雖然與一般的那麼大小，但是很有重量，像是一顆黃金鈕子一般，所以抛擲出去的距離，是從心所欲的。

轟隆一聲爆炸，槍聲立即靜下來了。

「那是甚麼？」那人覺得十分詫異，低聲問。

「當然是炸藥。」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可以出去了，即使他們沒有給炸倒，炸藥的烟也會燻得他們張不開眼睛的。快，快，現在我們第一個步驟，就是先去多哥醫生囚禁的地方，是要走那一邊？」

「左邊。」那人說。

「好吧。」司馬洛爽快地說：「是左邊？」

他們一先一後衝出了走廊，當然是那人在前，司馬洛在後，走廊硝烟瀰漫，他們聽到有人嗆咳，有人呻吟，司馬洛的槍緊緊地抵着那人的腰，而且另一手執住那人的衣領，所以，雖然是那麼黑暗，那人還是無從反抗的。那人領着司馬洛，摸索着向左走去。

那人走得很快，顯然他是十分熟悉路徑，雖然是那麼黑暗，但是走起來的速度，却不比光亮的地方慢。

多哥醫生被困的地方並不遠，只是轉了三次彎角就到了，那裏門前亮着燈，並沒有人看守，當司馬洛舉槍去打開門上的鎖時，遠遠响着疏落的槍聲，司馬洛奇怪是爲了甚麼？也許搜索他的人誤友作敵，而自相殘殺起來了？

司馬洛許多時候沒有辦法弄開門鎖時，就靠他的槍，那是最方便不過的。但是，也不能常常用這個方法，如果環境不許可，便不能用了。

多哥醫生看見司馬洛推開門走進來，感到很詫異，立即問道：「你是誰？」

「我沒有時間解釋了，現在事態十分嚴重，非馬上離開不可。」司馬洛說：「我要帶你逃出去。」一邊說，一邊在多哥醫生的手中塞進一把手槍。

多哥醫生呆呆地接住了，司馬洛把他一拉，又推着那個作了他的俘虜的响導，用半命令式的聲調，說：「走，快走！」

那人皺眉看着他，吶吶地問：「走？現在可以走到什麼地方去？」

「到地面最薄的地方，」司馬洛說，「我坦白告訴你，我是用不着找路出去的，我還有幾顆這種有用的衣鈕。剛才你見過是什麼一回事，什麼一種東西了。我可以炸通地面，然後我們鑽出去。」

「這是個好主意！」那人佩服地說：「原來你有這麼多秘密武器。」

司馬洛得意地一笑，說：「少說廢話，快帶我們離開這裏，到地面最薄的地方去。」

那人越來越對司馬洛有好感，越來越敬佩他，司馬洛一講出這句話，隨即動身了。

於是，司馬洛在那人領導之下，繼續沿着那地下水渠前行，多哥醫生一聲不响地跟着。三人都用很急密的步伐前進。司馬洛一邊走，一邊留意着地勢，又留意週圍環境，恐防那人有詐。漸漸，司馬洛覺得他們走的路是向上斜，便知道那人帶他們走的路是對的。並沒有帶他去見鱷魚比圖。

最後，那人停下來了，並且眞誠地說：「這裏就是了，照我看，這裏地面是最薄的地方，大約只有三呎厚吧，上頭就是地面了。」

司馬洛想一想，說：「有沒有更薄的地方呢？」

那人說：「有沒有更薄的地方，我不曉得，但是這裏我認爲是最薄的了。」

司馬洛看見那人說話的態度頗爲誠懇，所以對他也十分信任，雖然如此，他還是要探察一下的，他用槍柄去敲那水渠的頂。一般人，是不會聽得到是不是比較薄的一處地面，但是司馬洛是經過特別訓練的，所以他能聽出來，知道那人並沒有騙他。

司馬洛正在敲着的時候，多哥醫生忍不住問道：「你，你究竟想要怎麼樣？」

司馬洛說：「我要出去，我們都要出去，現在只有這一條路可走。」

多哥還生莫名其妙，他上下的打量一下，說：「這裏根本沒有路呀，你不要跟我開玩笑了。」

司馬洛說：「不是開玩笑，我們眞的要由這裏逃出去，除了這一條路之外，別無他法了。」

多哥醫生又那裏曉得司馬洛懷有秘密武器呢？他仍然詫異地、呆呆的看着司馬洛。

司馬洛再不向他解釋，事實上，沒有多餘的時間了，他迅即從衣服上拔下了餘下的兩顆衣鈕。這時，遠遠槍聲又在响。他立即用命令般的聲調說：「現在我們一齊退後廿碼吧！我要把這裏炸通頂！」

多哥醫生聞語，不覺一怔，怯怯地說：「什麼？炸通這個地方？行得通嗎？即使……」

司馬洛截着說：「照我估計是行得通的，我這兩顆小炸彈的力度相當大，三呎厚的牆壁必然可以爆炸，即使四五呎也不成問題。」

多哥醫生說：「我不是這個意思，那兩顆炸彈的威力，並沒有低，正因爲相信有這麼大的威力，所以担心，我想到，即使炸通了，我們還是逃不出去的。」

司馬洛說：「既然可以炸通了，爲什麼我們逃不出去呢？」

多哥醫生怯怯地說：「因爲我們都給這一爆炸炸死了，還可以逃嗎？」

司馬洛說：「炸不死的，如果可以炸死，我就不會這麼做了，一個人決沒有那麼愚蠢，自己炸死自己。」

但司馬洛的簡單的解釋之後，多哥醫生對他有信心得多了，司馬洛不管怎麼樣，又再催促地說：「時間無多了，馬上退後。」

於是，那個打手領着他退後了廿碼左右，刺眼的强光一閃，轟隆一聲巨响，他們看見前面火藥烟瀰漫着，看得見火藥烟，那即是表示有光綫了。

是的，前面已經炸開了一個大洞，光綫就從上面透下來，雖然外面是黑夜的天空，但天上有點星光照下來，總比先前漆黑好得多了，而看着時，沙土便隆隆地開始從爆炸的洞口瀉下來，迅即把附近的地道塡得半滿。

當沙土停止瀉下時，司馬洛立即向他們揮手，說：「來吧！跟着我爬上去。」說着，便領先爬上去，多哥醫生也跟着爬上去了。

司馬洛在上面回頭向下望，看見那個打手仍在遲疑着，於是向他招手，說：「來吧，還不爬上來！」

那打手囁嚅地說：「現在我對你們沒有什麼用了，可以放了我吧？」

「不，」司馬洛說，「你還有用處的！快上來吧，在這個地方，你是我們唯一的顧問。」

那人只好爬上來了。司馬洛憑着星星的光，向四面探望，那裏是一片沙漠，十分荒涼。不過，他再定神一看，遠處還可以看見一叢一叢的棗樹或者棕櫚樹。雖然是不很多，但也是總比只是一片黃沙好得多。司馬洛環視一遍之後，隨即轉頭過去問那人道：「你可知道，向那一方向是走回市區的？」

那人一指，說：「當然是有燈光的那邊。」

「好吧，我們走吧！」司馬洛說。

他們三個人踏着那鬆而軟的沙向遙遠的燈光走去。

由於那些沙既軟又鬆，所以走起來是十分吃力的，他們的脚好像被吸着一般，因此移動得很慢，儘管他們都發力走，可惜力不從心。

多哥醫生，他越走越慢墮後了差不多十碼。司馬洛是不能放下他不顧的，只有放慢脚步遷就，但是又不能太過遷就，因爲未逃出那個範圍，仍未算是安全的，所以他不停地催促着，多哥醫生氣喘喘地說：「唉，你不要催得我那麼急，越來越是走不動了。」

司馬洛說：「不走也得走，性命要緊呀。」

多哥醫生說：「雖然逃生要緊，但是……但是我兩條腿實在是走不動了。」

司馬洛無可奈何，只好走回頭去攙扶着他，希望可以幫助他走得快一點。多哥醫生搖搖頭，說：「原來這些沙，比海灘上的沙，不知難走幾多千百倍的。」

司馬洛沒有回答，只是拖着他向前走。這時，那人已超前他們卅碼之遙，他似乎較司馬洛他們還要緊張，急勁地向前走。其實，這也難怪，他本來是鱷魚比圖的手下，現在協助司馬洛他們逃走，變成了比圖的叛徒，豈有不趕緊逃出那個範圍之理。

多哥醫生得到司馬洛的帮助，也走得比較剛才快一點，與那個人的距離拉近了。三個人向着一叢棕櫚樹走過去，忽然有二個黑影從樹後跳出來，用阿拉伯語高聲喝道：「不要動！」

司馬洛和多哥醫生都向沙上一撲，而對方的槍一齊响了。中槍的却是那個沒有武器的，走在較前的比圖的手下，他倒下沙上，只是略略的滾動一下，就好像被沙吸着，不能再動了。

接着另一叢樹後面响了「蓬蓬」二聲槍响，那最先出現在棕櫚樹叢的兩個黑影僵直地倒下了，其中一人，一面一尖叫，一面倒下，兩個人都在沙上輾轉了幾下，便不動了。

司馬洛皺皺眉，伏在沙上等着，因爲他覺得情況很混亂，不可輕舉妄動。他與多哥醫生伏在沙丘之下，一動不動，只是豎起耳朵來留意聽着。

槍聲沒有再响了，他才輕輕抬起頭來，猜疑地叫道：「你是誰？」

「過來吧！」一把聲音從那樹叢後冷冷地叫。

司馬洛躊躇了一下，對多哥醫生揮揮手：「過去看看他葫蘆裏賣什麼藥吧！」

多哥醫生低聲說：「嗄！他不會殺我們嗎？」

司馬洛說：「看來不會，如果他要殺我們，現在就可以殺了。」

多哥醫生沒有說話，而服從地站起來了，兩人小心地向那叢樹走過去。

走到時，在星光下，看見一個年輕的人正在那裏，鬆弛地靠在一棵樹幹上，拿着一把長槍。

司馬洛詫異地問道：「你是誰？」

「我叫阿密，」那年青人說，「我是鱷魚比圖的兒子！」

司馬洛和多哥醫生都不禁一愕。

「我爸爸已經死了！」阿密說。

「我——我們沒有殺他。」司馬洛吶吶地說。

「我知道，」阿密說，「我看着他死的。」

「你看着他死？」司馬洛更是詫異，「那末你爸爸是怎樣死的，是……」

阿密沒有答話，他忽然一舉槍，向着另一叢棗樹，司馬洛不由自主轉過頭去，望向他的槍所指的方向，看見最接近的一叢棗樹後面有二個黑影竄出。接着，阿密的槍「蓬蓬」地响了兩次，那二個黑影便伏倒地上，掙扎了幾下，便不動了。阿密淡淡微笑，轉向司馬洛，說：「就是這些人殺死了我的爸爸。」

司馬洛茫然地搖搖頭：「是怎麼一回事？」

「說來話長了。」阿密吃吃地一笑，

神經似乎有點問題。「但總之是一個女人弄成的結果，所以說紅顏禍水，實在不錯，我受了她的愚弄。我爸爸早就說她是個壞女人，我却認爲她是好的……」

「究竟是那一個女人？」司馬洛思索着問。

「維珍妮！」阿密答。

「維珍妮？」司馬洛半信半疑似的再問。

「不錯，」阿密說。「就是她，我爸爸說對了，她實實在在是個壞女人，他殺了她是應該的……」

「她已經死了，是不是？」司馬洛驚詫地問。

「是的。」阿密說，「是我爸爸殺了她！」

「她是個好女孩，爲什麼要殺死她？」司馬洛說。

「她不是，她是個壞女人！」阿密說：「她甚至不是摩亞博士的女兒！」

「她不是摩亞的女兒，」司馬洛詫異地問：「那末，她爲什麼會承認，而且……而且……」

「她根本就是一個壞女人，什麼都可以做。

「認做人家的女兒，是很簡單的事，沒有吃什麼大虧，那有什麼不可以？」阿密說。

「她眞的壞到這個田地嗎？」司馬洛似乎仍然不相信阿密的話。

「你不相信嗎？」阿密說：「我告訴你吧，她不僅冒認人家的女兒，甚至臨死前也做了一件惡事。」

「什麼惡事？」司馬洛急不及待的追問。

「她死前叫我把一塊布送去一個地方。」阿密說：「那一塊白布上面是用唇膏寫滿了一些奇怪的符號，我不曉得那是什麼？大概當時我給情慾沖昏了理智，我竟然答應了。」

「送到什麼地方去呢？」司馬洛問，他又感覺有興趣了。

司馬洛對很多事都要查根問底的，這是他的個性，正因爲這樣，他才會把事情細細地分析，然後去把困難的問題解決。雖然這件事似乎與他現在的事分離的。可以不必當做同一件事處理。但是，他明白，知道多一點，總比少一點的好。

阿密初時也覺得沒有說出來的必要，因爲這個問題差不多已成過去，但是，他終於又說了：「她要我把那一塊布送到馬拉卡斯，交給史吐倫雜貨店，他剛剛說完這一句話，一陣急劇的抽搐便死去了。」

「你果然依照她的吩咐把把那塊布送去了？」司馬洛不厭其詳的問。

「是的，」阿密說：「我爸爸就是因爲我這樣做而喪生的。所以，可以說我爸爸的死，是我間接殺的。」

「那塊布既然是有一些奇怪的符號，你就不應該送去了。」司馬洛說。

「當時我的腦袋也閃動過這一個念頭，但是，我對維珍妮實在有愛意，而且我又覺得那間雜貨店，並沒有可疑的地方，於是我送去了。送去之後，我還在鎮上喝了一些酒，然後決定回來向我爸爸道歉……不料，那時鴨都的人就攻進來了。」

「鴨都，是那一個鴨都？」司馬洛問道。

「我爸爸的死對頭，」阿密說：「原來維珍妮那塊布就是通知鴨都，說多哥醫生是在我們這裏。」

「哦，那個鴨都，也是要找多哥醫生。」司馬洛咬咬咀唇。

「是的，許多人都要找他，這是一個眞正的財神。」阿密說：「鴨都得到密報之後，馬上就帶人來奪取多哥醫生。」

多哥醫生聳聳肩，搖頭苦笑。

阿密回視他一眼，說：「就在你們逃出來的時候，鴨都他們攻進來了，我和爸爸沒有空再管你們，而去對付他們，但已經太遲了，爸爸中了一彈，中在要害，我拿了槍和子彈逃到這裏，下面已給他們控制了。我們已封閉了一個出口，他們非從另一個出口出來不可。」

「嗯！」司馬洛點點頭。

阿密得意地微笑：「我就在這裏守住出口，他們能活着出來，但是不會活着離開的，我這一輩子還不會發過一槍。」說時，舉一舉手上的槍。

「我們又怎樣呢？」司馬洛吶吶地問道。

「你們可以走了！」阿密說：「爸爸已經死了，你們對我沒有用處，我不喜歡用多哥醫生這種人材。」

「你不要黃金嗎？」司馬洛說。

「黃金我是要的，」阿密說：「但是我不要多哥醫生製造的黃金。」

司馬洛有點詫異，心想，父子兩人的性格相差這麼大，鱷魚比圖拚了命也要抓着多哥醫生不放，阿密却可以輕輕地放過，可見兩代的思想距離實在大，但不管如何，司馬洛得到阿密答應，放他們走，自然求之不得。隨即有禮地說：「多謝你的開恩。」

阿密也十分客氣地回答說：「不要緊，走吧。」

司馬洛本來急不及待地要離去，但是他還裝着說：「這裏的情勢不太好，要不要我帮忙呢？」

「不，」阿密搖搖頭，「我一個人已經够了。你們也最好快走，因爲他們快要出來了，你知道，你們多弄了一個出口，我會更忙，我沒有空跟你們談天！」

「那麼再見，阿密！」司馬洛不再逗留。

正在這時，又傳來疏疏落落的槍聲。阿密緊張地催促他們：「快走吧，不要再多說話。」

司馬洛拉着多哥醫生，急步離去，阿密沒有再理睬他們，只是緊緊地托着他的槍，稍退幾步，躲藏在棗樹叢後面，注視着兩個出口。

司馬洛拉着多哥醫生的手：「來吧，快點！」

他領着多哥醫生沿沙漠奔跑，前面馬拉卡斯市區的燈光愈來愈近，而城市的屋子是一大團黑影。

多哥醫生由地道出來之後，已經在沙上走了一段路，消耗了很大體力，雖然經過少少的停留，與阿密談話，但是體力畢竟早已消耗了，重新走起來，更覺吃力。

大約奔跑了十五分鐘，多哥醫生已經跑不動了，他身不由主地撲倒在沙上，狂喘着氣，司馬洛隨着他蹲下來問：「多哥醫生，怎麼了？」

多哥醫生喘着氣說：「我實在跑不動了。」

司馬洛不禁皺眉，回頭去看他們走過的那一段路。雖然他們走了大約十五分鐘，但是路程却不多。因爲那些沙地實在不易走。所以，司馬洛仍然異常焦急，他鼓勵地說：「多哥醫生，我們還未脫離危險地區，你勉强也要再走一段路，趁他們還未追過來。」

多哥醫生仍然喘氣，司馬洛不管，强力把他扶起來，拉着他慢慢地走。

他們又走了十分鐘，這十分鐘，實際得多，比剛才走的十五分鐘，路程長得多了。而遠處的槍聲也漸漸疏落下來。多哥醫生聽到槍聲疏了，也走了這麼一大段路，於是又問：「我相信現在可以歇一歇了吧！」

司馬洛還未答，多哥醫生已經兩腿一軟，坐在沙丘上。司馬洛也在多哥醫生身邊坐下來。他也有一點氣喘，向四邊探視，然後說：「我看現在這裏大概也不會有危險了！我們可以休息一下了。」

多哥醫生索性躺下來，閉上眼，盡量讓四肢鬆弛。過了好一會，才重新睜開眼睛，吁一口氣，問道：「你究竟是誰？」

「我叫司馬洛，你大概不會認識我的」司馬洛說：「但總之我不是壞人，是一個反犯罪機構聘我來找你的，你可以放心吧。」

「你當然不會是壞人，如果是壞人，又不會冒這麼大的危險，把我救出來了。」多哥醫生說。

「你明白就好了。」司馬洛說。

「唔，我想起來了。」多哥醫生忽然若有所悟。「那個反犯罪機構，是由一個叫老莫的人領導的那個單位，是嗎？」

「原來有這麼多人認識他！」司馬洛說。

「他是很有名的，那個機構又是一個專與壞人爲敵的機構，豈有不知道有這一個人！」多哥醫生充在行地說。

司馬洛不答，沉默了一會，司馬洛說：「多哥醫生，鱷魚比圖始終迫不出你的秘密，你倒眞吃得起苦的，你大概也知道你的發明對世界的金融是多麼重要。」

多哥醫生哈哈笑起來：「我不是想着這個，我是爲了我的命而閉着咀巴。要是我讓比圖知道只是騙人的，他會馬上殺死我！」

「什麼騙人？」司馬洛愕然：「照我所知，你是在幾位有名的學者面前表演過的，難道那會是假的！」

多哥醫生又是笑，司馬洛自從見到他開始，就未看見他笑過，不要說笑了，簡直一點歡愉也沒有。

事實上，又那裏有時間容許他笑呢，就是司馬洛也沒有笑呢！司馬洛凝視着他，在等待他的回答。

「不錯，」多哥醫生歇了笑聲：「也許我想出名，也許我想嚇銀行界，總之，我沒有告訴佢們，我製造一兩黃金所用的原料，就要值上二兩黃金！接着就有人捉了我，我更不敢解釋了。」

司馬洛笑起來，到這個時候，他才明白是這麼一回事。不過，他忽然又皺起眉頭，嚴肅地說道：「現在，你最好儘快把這個秘密發表——這也是爲了你自己的性命！」

「當然，」多哥醫生說：「我已受了教訓，這一次幾乎連性命也丢掉，如果不是你，恐怕我早已不在人間了。」

「不，不，比圖會留着你的。」司馬洛說。

「會留得多久呢。終究是不得善終的，」多哥醫生聳聳肩：「我還未向你多謝呢。」

過了一會，司馬洛哈哈笑起來。

「你笑什麼？」多哥醫生愕然問。

「我正在想。」司馬洛說。「原來我實在不需要來找你的，我這樣辛苦，原來只是白辛苦了一頓！」

他又笑起來，多哥醫生也笑。

阿密的槍聲又在遠處响了二次，好像在回答他。

司馬洛帶着疲乏的身軀，離開了那沙漠地帶，到了附近一個小市鎭，進入一家小旅館休息。事實上，他太疲倦了。

他首先來一個溫水浴，洗滌淨盡在沙漠上所佔染的塵埃，然後躺落床，讓四肢舒舒服服一下。不料，突然房門被推開。他猛然躍起來，他的身手頭腦永遠都是那麼敏銳的，一邊他悔恨自己疏忽。

正當司馬洛以戒備的姿態躍起來的時候，門口却發出銀鈴似的嬌笑聲，隨即砰的一聲關上門，說：「司馬先生，你想不到會是我吧！」

進來的是一個皮膚黝黑的女子，年紀大約廿五六，一把黑得發亮的長髮，身材十分豐滿，她關上門就直撲到司馬洛的床上，摟抱着他，司馬洛說：「原來是你，你怎會知道我來了這裏？」

那女子說：「怎麼不曉得，你還認得我，當然我更不會忘記你了，因爲你上一次來的時候，給我的印象很深，這一次我要免費奉送了。」說着，她就首先動起手來。

不錯，司馬洛是記得這個女子，只是忘記了她的名字吧了！既然是免費奉送，那就舒舒服服連日所積累的疲勞也不錯。

（全文完）

下期預告

司馬洛傳奇故事

鐵黃蜂

馮嘉・著

本文作者馮嘉先生在下期起，繼「黃金美人」完結後，又再推出是篇作品，屆時敬希垂注。

「劍仙列傳」故事之二

崑崙七子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紅把杜鐵池軟禁在翠碧軒，她出盡法寶，施展渾身解數，向杜鐵池挑逗，想勾引杜，以遂她埰陽補陰的企圖。豈料美色當前，杜竟不爲所動。方惱羞成怒，於是施出勾魂奪魄方法，迫杜就範，幸得杏兒暗中傳音，教杜如何防範，在正邪相持中，當杜危急之際，突然傳來鐘聲，方紅聞聲即匆匆離去，方離去後，杏兒始求杜相救，杜按照杏兒的指點，果將杏兒救出，兩人相見之下，杏兒遂把自己遇難的經過始末向杜訴述……

施劍救幽魂 倩女慶還陽

「在相公一初進門時，難女就看見了，」林杏兒轉道：「相公有三光護首，全身上下道氣氤氳，分明是上乘金仙之寶軀，絕非方紅這類魔婦所能迫害，只是一時之難却是有的。」

杜鐵池慨然道：「我果能得以脫困，絕不會忘記妳這個可憐人，一定要設法把妳救出去——只是我却對妳知道得太少了，還有這裏的情形，也要請杏兒姑娘據實見告才好？」

林杏兒倏地抬起頭來，喜泣出聲道：

「杜相公，你說的可……是眞的？」

杜鐵池這才看清了她的臉——

那是一張頗爲秀美的姣好面頰，只是失之於毫無血色，非但是那種毫無血色的慘白，其間更似滲合着一種灰黯青晦之色。乍然目睹之下，眞不禁令人驚心。

杜鐵池道基已成，陽罡正盛，自是無所畏懼，只是生平僅見，面對鬼魆，未免吃驚，想到了這林杏兒的凄慘遭遇，更不禁深爲同情。

當時鎭定了一下，點頭道：「我生平絕不作欺人之談，如能脫困，必定設法營救於妳就是。」

林杏兒聆聽之下，眼淚點點，似泣又喜的道：「有相公這句話，難女八成兒是有救了——」

說着翻身跪倒，遂又向着杜鐵池叩拜起來。

杜鐵池忙上前，伸手摻她起來——不意足方跨進，只聽得杏兒驚叫一聲，全身緊縮向後，一副驚駭模樣——

這副形像，使得杜鐵池突地止步，道：「杏兒——妳怎麼了？」

林杏兒節節後退道：「相公陽罡大盛之人，難女生魂難以當受，……請快快退後！」

杜鐵池心中一寬，道：「哦！原來這樣——」

嘴裏說着，遂即向後退向原處站好。

却見林杏兒猥瑣的自地上站起，赤身倚向一角，將半幅紗幔，裹在身上，倒可遮掩一時之羞。

「林杏兒！」杜鐵池喚着她道：「妳不必這般客套，妳又是怎麼會落在方紅手中，又怎麼落得如此凄涼的境界，倒是說給我聽聽？」

林杏兒聆聽之下，忍不住發出了一聲輕嘆道：「難女爲崆峒教主林三官之獨生女兒，我父林三官與百花教主佟聖原係好友，後來因故反臉成仇，二人鬥法三日夜，我父不敵，爲佟聖施展五行移山大法，將我父鎭壓在太歲峯下，外面設有厲害禁制，使我父日受地火焚身之苦……」

抬起手來擦了一下眼淚，她又斷斷續續的接下去道：「老魔佟聖所以百般折辱我父親，主要是想強迫我父親將他老人家畢生苦功所煉就的三個『冰魄化身』交出，好用以充當新近完成所祭煉的一口『魔火金鐘』爲其主力，想我父所煉的『冰魄化身』已與元神相接，原是打算用以對付『四九天刦』時救命所用，一旦與人，非但百年苦心平白葬送，更有性命之憂，況且佟老魔所祭煉的那口『魔火大鐘』，原打算用以對付各正教人物，用心可惡，我父親自然是難以從命，不意大遭老魔之恨，將我父壓鎭太歲峯下，直到我父答應交出所煉『冰魄化身』時，才答應將他放出，可憐我父親日受地火焚身之苦，已是難以忍受，那老魔爲恐不足，並令他手下五極尊者，間日還要前來逼迫，是我父親萬般難以忍受，不得已將三個冰魄化身，以元神會合，交出了兩個，僅留其一，用以日後自圖保命，不想那老魔矢意却非要他老人家將最後一個化身也交出不可！」

杜鐵池氣得咬了一下牙道：「我還不知道這個佟聖竟是這般可惡！」

林杏兒道：「還有更可恨的呢！」

杜鐵池恨聲道：「你父親豈肯這麼甘心爲他所害，爲什麼不召集同道，合力向老魔聲討？」

「相公你不知道！」——

林杏兒傷心復痛恨的道：「老魔佟聖自從參透『火海眞經』以後，已是當今魔道最厲害的人物，一般人萬萬不是他的對手，即使各正派前輩人物，也都對他畏懼三分，不敢輕易招惹！難女曾四處哀求過，却沒有一個人敢以仗義執言，更不要說替難女之父主持公道了！」

杜鐵池感嘆道：「後來呢！」

林杏兒傷心的道：「……我父親執意不肯，佟聖老魔一怒之下不再與我父商量，乃命令他手下五極尊者，變本加厲向我父迫害，使我父飽受極痛煉魂之苦……」

她輕嘆一聲，才又接下去道：「……我父親他老人家實在太可憐了！」

杜鐵池忍不住心裏的氣忿，冷冷一笑道：「那麼姑娘妳又怎麼會落在了方紅的手裏？」

林杏兒眼淚漣漣的道：「是我萬般不忍，才瞞着爹爹上門向佟聖求救，懇求他放了我那個可憐的爹爹——」

杜鐵池道：「他可曾答應了？」

林杏兒搖搖頭，一時痛泣出聲。

杜鐵池道：「姑娘妳不要再傷心了，這件事只要我脫困外出，一定要爲妳討回一個公道——」

頓了一下，他才道：「這麼說起來，原來是老魔佟聖向妳下的毒手？」

林杏兒止住泣聲，忿聲道：「……那一天我見着了佟聖那個老魔頭，經我跪地對他苦苦的哀求，他仍是矢意不肯，這個老東西，因見我年幼可欺，居然想對我意圖染指——幸虧這裏的四奶奶昔年與我曾經交好，是她見機行事，將我救到了她的住處……」

說到這裏，她忍不住又泣出聲來——

「這都是難女的命不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難女的命實在太苦了……」

這陣子傷心的哭泣，只聽得杜鐵池毛髮聳然，女子悲泣已足以感人，更何況是女鬼的悲泣，更令人有柔腸寸斷，冷汗交迸之難巳！

林杏兒掩面痛泣了許久，才忍住傷心道：「杜相公不要見笑，難女只是想到了傷心之處，情不得巳的發出了傷情，還要請相公原諒我的失禮之處！」

杜鐵池苦笑道：「姑娘說那裏話……妳的遭遇實在凄慘動人……」

他由不住發出了一聲嘆息，又道：「姑娘還是忍住傷情，把這段不幸的境遇說完，我們再商量一個辦法才是正策！」

林杏兒應了一聲是——於是才又繼續的追述下去！

「難女蒙這裏的四奶奶好心救助，方慶脫險，不想又中了方紅的巧計，被騙到了她的『翠碧軒』——」

她臉上蠓了一層深刻的恨意——

在她說到「方紅」這個女人時，下意識的咬了一下牙，一種刻骨的恨意之情，溢於言表！

「這個女人方紅……」林杏兒恨聲道：「她原是老魔佟聖第九房愛妾，後因老魔又有了新歡而失寵，她心懷不忿，決心想自立門戶，另謀發展，這幾年她私下結交了許多異派人士，又由她一個異派面首『青鱗客』莫桑那裏學得了勾魂攝魄以及煉魂大法，知道這種法力的厲害，那個青鱗客莫桑因爲知道她是佟聖的愛妾之一，一心盼望着能由老魔那裏得到什麼好處，所以對方紅刻意巴結，居然將自己鎭山之寶，一雙『攝魂幡』，也拿出來贈送給她了——」

杜鐵池點頭道：「就是這紅白個面妖幡？」

林杏兒一面點頭，眼淚漣漣的道：「是……這兩面妖幡，白色爲陰，紅色爲陽，當初巳由『青鱗客』分別鎭壓有男女十二個生魂，用以對敵，巳具相當威力，青鱗客告訴她說，如果能找到一雙童男童女，以其生魂分別鎭壓二幡，這麼一來，更能發揮二幡之無上威力，但是這兩個童男女，却必須具備兩個條件！」

「那兩個條件？」

「第一，必須要是正派有深湛道基之人！」

林杏兒眼淚漣漣的接下去道：「這第二點，就更難了，必須要佔『三午』的生辰——」

「三午的生辰？」

「是的！」林杏兒悲忿的道：「必須要在『丙午』月『壬午』日『庚午』時所生之人，方屬上上之選！據說這類生魂，一經入幡，道可化十刹，號召地鬼，用以臨敵，無威不克，無敵不摧！」

杜鐵池吃了一驚，道：「居然有這種事？」

林杏兒道：「事實的確是這樣……因爲有了這兩個條件的拘束，所以這兩個生魂就太難覓求了，青鱗客遍訪十年也未能找到一個，而我却是那麼的不巧……」

說到這裏，她竟是再也掩不住內心的悲哀，低下頭嗚嗚咽咽的痛泣了起來！

杜鐵池嘆息一聲道：「這麼說，姑娘妳的生辰，莫非佔了這『三午』之數？」

林杏兒一邊哭一邊點頭，泣不成聲。

杜鐵池苦笑着頻頻搖頭道：「這麼說，可眞是太不巧了……眞是太不幸了！」

林杏兒抑住悲傷，斷斷續續的道：「那一日這裏的四奶奶詢及難女生辰，意欲轉請西方的『木星者』代爲設壇爲難女之父祈福，不意正巧那個方賤人在座，被她無意間看見了難女生辰，心中大喜，假意謊稱其兄即爲『木星者』門下，四奶奶竟然未曾看出其中之詐，當時即央求方賤人代爲推荐——就這樣，我就落在了這個賤人的手上，爲她攝取了生魂……」

杜鐵池點頭道：「原來如此，那麼，

那面陽幡上的另一個童男生魂是否也找到了？」

「那有這麼容易？」

——林杏兒無限悲憤的道：「這種事也只有碰運氣罷了！如果一旦被她碰到了那個陽魂——這兩面『攝魂幡』必將有十成威力，那時候，方紅這個賤人，勢必會脫離了佟老魔而獨樹一幟，較之現在更不知道要囂張多少了！」

杜鐵池打量着面前黑白二幡，道：「既然姑娘有見於此，倒不如在這兩面『攝魂幡』還未成氣候之前，先行把它們毀了倒好！」

杏兒道：「相公說的是，只是眼前情形，恐怕還不容易，問題是相公你……」

杜鐵池黯然自苦笑了一下道：「姑娘說的是，我目前情形正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

在他與杏兒一番對答時，那道怪蛇也似的紅色光索雖然緊緊束在他的身上，但是却又不得行動，試着用力掙開，却又掙它不開，心裏好不懊喪氣惱！

林杏兒見狀道：「這道魔索，是方賤人的得意法寶，名叫『赤蚣索』，大小長短俱可由心，原是佟老魔所有，後來贈與這個賤婦，賤婦用來擄擒生男，無不由心，看起來雖然不甚厲害，只是却與那賤人心靈相通……我當初在這根魔索下便是吃足了苦頭，看來她對相公你，眞倒是破格留情了！」

杜鐵池皺眉道：「姑娘可知破解之法麼？」

林杏兒搖搖頭，淒楚可憐的道：「我不……知道！相公也許可以用仙劍試一試，說不定或能斬開！」

杜鐵池搖搖頭恨聲道：「不瞞姑娘說，我因不愼才中了這個方紅的道兒，隨身三寶俱爲這個賤人搜了去，要是那口仙劍還在身上就好了！」

林杏兒嘆了口氣道：「相公要是曾習過劍術，知道收發仙劍的口訣就好了！」

杜鐵池方自搖頭失望，忽然心裏一動道：「妳說什麼？」

林杏兒道：「相公也許入門尚淺，還沒有學到運施飛劍的本門法訣，否則的話，那個賤人即使拿去了相公仙劍，如果沒有經過特別的法訣處理，相公還是可以收回來的！」

杜鐵池一驚道：「眞的？」

林杏兒點點頭，反問他道：「相公莫非知道收劍的口訣？」

杜鐵池忽然想到前此與徐雷研習的七字運劍口訣，後來與梁瑩瑩亦曾試行施展，也曾用來對敵「赤鍊老人」仇一龍，證明收發由心確是有效。

既然如此，何不運功配合七字口訣試上一試！

這麼一想，遂即不語，當下一面提息運功，一面反覆思唸着七字運劍口訣——

一霎間，但聽得後室一聲爆响——先是紅光驟閃，緊接着一道白光，矯若游龍般直由後側方破壁直入。

紅色閃光，顯然正是方紅用以鎖閉洞室的禁制，却爲白光射開一縫，匹鍊般的電掣而入！

杜鐵池一眼看出飛來白光，正是在七修洞府所得「破月三寶」之一的仙劍，不由大喜過望——說時遲，那時快，眼看着這道光華奪目的白虹，衝破方紅用以禁制的紅色光幕，長虹貫日般，直向着杜鐵池當頭直落而下！

目睹及此的林杏兒，嚇得打了一個哆索。

——她那裏知道，這口前古仙兵，固然是杜鐵池新得不久，但是由於杜鐵池平日心愛過甚，日夕試練，早已心劍相通，只昧於當時杜鐵池未曾想到收劍之七字口訣，否則早已收回！

原來方紅拾得仙劍之初，只料定杜鐵池雖有仙緣遇合；又兼根骨極佳少年；却並不通曉劍法道術，是以未曾留心，只將「破月三寶」隨便藏放另室石箱之內，更未加法力禁制，否則只憑杜鐵池眼前功力，只怕難以收回！

一旁的林杏兒眼看着對方仙劍如此犀利，觀其來勢如此猛烈，心中正自爲杜鐵池担驚，生怕他爲來劍所傷，却又無力可施——

她這裏正自担驚受怕，眼前情勢却是有所變動——

先時，那口仙劍所幻化的白光，長虹貫日般直飛杜鐵池頭頂，眼看着已臨杜鐵池頂門，將及數寸時，竟然突地自行止住了！

由是白光猝收，只剩下那口劍的本身，却於劍尖處吐射出尺許長短的光尾，伸縮不定！

杜鐵池心中大喜，腦子裏想着催劍的字訣，手指向身上那道紅色光索上一指，白光猝落，眼看着身上紅索紅光暴漲，連閃了幾閃，想是難敵仙劍之鋒，頃刻間幻爲一天紅雨，消失了一個乾淨！

立刻，杜鐵池就感覺到身上大爲輕鬆了！

林杏兒見狀喜形於面道：「恭喜相公可以脫困了！」

是時，杜鐵池也已將來劍持在手中，頓時胆氣大壯，這口劍連同其它二寶，雖是古仙人「破月神君」降魔三寶，但劍名「七修」，却又似與「七修眞人」有些關聯，却是眼前杜鐵池所難以理解。

接說方紅那「赤蚣索」得自其夫佟聖，妙用無窮，只因方紅不在眼前，失去主宰，自是威力大減，再加以杜鐵池這口「七修仙劍」威力至劇，是以一上來即難以抵擋，猝然遭遇之下，即爲之毀滅失效！

杜鐵池初試仙劍威力無匹，一時信心大增，一不做二不休，因懷恨方紅諸般淫穢，當下運功向室內牀榻一指，掌中劍頃刻化爲一道長虹，神龍捲尾般，只是向前一捲，眼看着面前之錦帳牙牀，吃劍光掃處，頓時化爲千萬碎段，飛洒一空！

劍光耀眼生輝裏，只聽得林杏兒尖叫一聲：「相公救我！」再也顧不得露體無遮的羞恥，逕自向杜鐵池懷中抱去！

杜鐵池只覺懷中一冷，已給杏兒緊緊抱住！忽然想到對方目前「生魂」之身，保不住爲仙劍所傷，心裏一驚，正待收回劍勢——

無奈，這口「七修劍」原來就具有「降魔」之本質，一經杜鐵池運功施展，更是威力大增，眼前室內魔影幢幢，不待杜

鐵池繼續指令，已自長虹暴漲，電轉風掣般，直向着玉榻前的紅白兩面妖幡上捲過去！

活該方紅倒霉！

原來正如林杏兒所說，那紅白二幡，爲「九尾金蜂」方紅得自情夫「青鱗客」莫桑處，最具威力的法寶，名喚「攝魂幡」，紅白二旗，各攝有男女生魂十二具，因爲必需要具有前此林杏兒所說；亦就是她本人之先天條件，以其魂魄爲鎭幡所用，才得生效，「青鱗客」莫桑遍尋宇內難覓其一，因而心灰作罷，因與方紅交好，想以此攀結老魔佟聖，便投其所好，慨然贈與！

「九尾金蜂」方紅自遭佟聖冷落後，無時無刻不想脫離百花教自立門戶，得此二幡自是大爲欣喜，無奈那男女兩個生魂太也難覓，尤其是還要具有相當道基之生魂，更是難上加難，多年來用盡心機，到處察訪，也難覓其一，事情湊巧的是偏偏林杏兒在她失望之餘，竟然自行送到！

自得杏兒生魂鎭壓那面「陰幡」後，方紅信心始增，她聞知南海散仙「楓葉姥姥」有門人近千，多屬少年，其中或許湊巧有合乎此項條件者，本待抽暇，打着佟老魔旗號到那裏去一趟，暗中用計查詢，倘若找到了這個陽魂，「攝魂幡」條件便屬具備，那時只要覓一隱秘之處，日夕以自身本命與之會合，七七四十九日之後，功力大成！那時便將是自己揚眉吐氣之日，再也不受佟老魔之頤指氣使，大可自開門戶，立山爲王！

方紅滿以爲這番打算，定能實現，却是萬萬沒有想到，竟會引來了杜鐵池這個要命的殺星！糊里糊塗的破壞了她的一切僅有。

說時遲，那時快——

眼看着這口「七修劍」所幻成的銀色長虹，匹鍊似的捲動長軀，一剪一絞，紅白二幡立刻爲之片碎灰飛！

猛可裏天昏地暗，洞室裏刮起了一陣冷風，一陣啾啾鬼泣聲裏，當空浮現出點點青燐，那些原先爲法力鎭鎖在二幡上的男女生魂，俱都脫困而出，四下紛飛擇隙而奔！——

奈何杜鐵池的仙劍，正是此類鬼物之最大尅星，如何容得彼等逃逸！

——眼看着白光電閃，首先二魂逃走不及，即爲劍氣所捲，頃刻間化爲飛烟，鬼泣聲厲，聞之兢驚！

杜鐵池正見狀呆驚，却見懷內杏兒已自抖顫一團——

也幸虧杏兒機靈，借杜鐵池陽身爲護，乃得幸免眼前殺身之難！

其他鬼魂眼看着爲飛劍所迫，滿空亂竄，啾啾鬼聲，刺耳欲聾！

杜鐵池心中方覺出不妙，杏兒却已發聲道：「相公趕快收回飛劍，要不然這些無辜鬼魂，將要全數喪命萬刦不復了！」

說話間又有二魂爲飛劍捲入，白光連閃，化爲縷縷黑烟——

杜鐵池眼看着誤傷無辜，情急之下，也顧不得懷內的杏兒，當下口誦收劍眞言，猛地縱身而起，直向着空中飛劍撲了過去！

這一着，倒是收了奇效！

仙家練劍，首重在「身劍合一」，杜鐵池所練口訣亦是以此爲要，此刻情急之下騰身空中，頓時與空中劍氣化爲一體！

白光乍閃，杜鐵池已站立眼前，那口長劍即與其本命相接，掩於體內，正所謂：「收之藏芥子，放之瀰六合」，無意間乃登堂奧，劍術更上層樓！這倒是杜鐵池事先所沒有想到的！

面對着當前衆鬼魂，只覺得陰氣森森，侵人毛髮，衆魂想是更畏懼杜鐵池的陽魄道基，一片泣啾聲中俱都擠向室角——

杜鐵池仙劍在身，胆力大增，他因知道這些鬼魂，全係無辜死者，爲「青鱗客」莫桑活生生的拘攝於妖幡之上，這些人的法身亦必都已無存，成了名符其實的孤魂野鬼，實在可憐之至！

杜鐵池一來昧於無知，再者收劍不及，才致使有先後四個寃鬼，喪生劍下，心裏耿耿然；大以爲憾，這時見衆鬼泣成一團，更不禁大生同情！

當下他慨然轉向一側默坐失神的林杏兒道：「姑娘，這些鬼魂，如何安排才好呢？」

林杏兒淒楚可憐的道：「他們都是些可憐寃魂，有些原是莫桑自己手下弟子，爲莫桑狠心殺害，硬性將生魂拘禁幡上！相公只要放他們逃生，自行轉世投胎，就算是功德無量了！」

杜鐵池嘆息一聲，遂即轉向衆鬼道：「你們可聽見了，那兩面妖幡已爲我所破，方才我一時不知，險些用仙劍傷了你們，實在罪過，你們這就自行投生去吧！」

話聲出口後，便聽見鬼叢裏一片啾啾聲，衆鬼齊鳴，其聲尖銳刺耳，更覺無限凄慘！

杜鐵池心中不禁奇怪，也不知他們說些什麼！便轉臉看向杏兒——

林杏兒輕嘆道：「我幾乎都忘了，方賤人這個妖婦房內外都設有厲害禁制，他們是怕逃脫不出去吧！」

杜鐵池道：「原來這樣！」

心念一動，手指處，即由指尖上暴射一道白光，復將仙劍幻化成一道數丈長短劍光，衝室直起！

前古仙兵，畢竟不同凡响，劍光過處，立時觸發了禁制，一時紅光大盛，形成了一片紅色光網，將整個房子罩住，杜鐵池所發飛劍竟被其緊緊包裹其間，一時未能突破。

杜鐵池心中一驚，當下重施故技，怒喝一聲，縱身而起，施展「身劍合一」身法！果然威力大增！

先是「波！波！」一連兩聲輕震，當空紅幕左右兩方各被刺破了兩處破口，緊接着劍光飛絞了一下，幻爲一天紅雨，霹靂一聲巨震，頓形消滅無踪。

——也就在這一霎間，室內衆鬼啾聲長鳴聲中，各化爲一道黑烟，紛紛射空直起，一時如亂箭齊發，分向東南西北逃逝無踪！

杜鐵池心中甚喜，這才發覺到方才那一聲霹靂，竟將四壁連同屋頂都已震塌！

——他正待縱劍而起，一眼却看見林杏兒那個可憐鬼魂，兀自赤身掩立一隅，不覺怔了一怔——

「怎麼姑娘妳還在這裏？」

「相公你有所不知！」林杏兒抖顫着道：「難女的色身，還被方賤人法力鎮壓在地室之內，還請相公代我找到才好！」

杜鐵池忖思着眼前形勢，料必那方紅即將轉回，自己雖有仙劍護身，是否能敵當得了還是個未知數——

他原思駕御劍光試圖脫困而出，奈何目盼杏兒之後，却是不忍撇她而去！救人救到底！

把心一橫，杜鐵池遂點頭道：「好吧，我就爲姑娘妳效力，找上一找！只是這裏地方不熟，還要妳頭前帶路！」

一面說，因見杏兒赤身露體，一副可憐掩遮形樣，一眼看見面前落有女衫一件，想係方紅所有，隨手拿起，拋向杏兒！

長衣落處，眼看杏兒赤身飛迎，兩相一接觸，就地一滾，巳然穿戴齊全——

林杏兒着衣後，窘態大減，遂即重新向杜鐵池跪地見禮！

杜鐵池道：「姑娘不必多禮，只怕那個賤人這就要回來了！」

林杏兒姍姍站起，只見她長髮披散，素面修身，雖可隱見眉目，總似像遮有一層霧般的朦朧之感，到底位屬陰陽兩個世界，自然有不盡相同之處，想到了她此身的遭遇，確是令人同情，果眞要是能找到了她的原來肉身，使令歸竅，也算是好事一件！

林杏兒答應一聲，只見她身軀忽地向前倒地一滾，遂即化爲霧般的一團白氣，先是在原處旋風也似的打着轉兒，等到杜鐵池也留意看時，那團白氣巳緩緩前移，充爲前導！

杜鐵池緊緊後隨！

出得戶外，在原處轉了一個圈子，又折了回來，杜鐵池心裏甚是着急，忖思着「九尾金蜂」方紅必將返回，雙方見面，勢將你死我活，偏偏爲了杏兒不得不有此番躭擱，這時見她去而復返，料必有故！

——果然，那團杏兒所幻化的白霧，在原地貼地緩緩飛行，一轉之後，却守在了一塊四方形的石板上來回游移不去！倏地幻成了一條細長霧帶，循着細小的石板縫隙直溜了進去！

杜鐵池心中一動，當下不假思索的用手一指，發出了一綫劍光，繞着那方石板只是一轉，石屑紛飛裏，巳將那塊石板削成粉碎——

果然面前現出了一個洞穴的入口，杜鐵池心裏大喜，不待杏兒回頭招呼，遂即自行向穴內行去！

果然是一條通向地室的入口——

那地道原是漆黑蜿蜒，這時給杜鐵池手上劍光一映，頓時十分光亮！

——面前是一列石階，約有百十級之多！

在劍光照射下，杜鐵池快速奔下，遂即到了盡頭，忽然面前白氣盤旋，現出林杏兒披髮瘦削的人影——

一經現身，即急急呼道：「相公請快收起仙劍……可免誤傷了杏兒！」

杜鐵池手勢一招，劍光頓收，化爲半鈎半劍的本體握在手上，以此照明，仍是足足有餘。

林杏兒現出人形，十分喜悅的道：「這就是那賤人作法的暗室……你依稀記得這地方好像來過……只是門前沒有攝魂的妖鏡，還要借助公子仙劍將它毀了才好進去！」

一邊說，遂即掩向一邊！

杜鐵池抬頭前看，果見正面一個月亮洞門，兩扇漆黑的門扉緊緊關閉着，却在正門橫楣處，懸有一面人骨嵌有青銅的六角古鏡，鏡光作慘灰色，注目時，猶見其緩緩移動，那道慘灰色鏡光，也就作某種角度固定的掃射狀，却只及於門前丈許方圓左右！

杜鐵池冷笑一聲，手指處劍光暴漲——白光及處，鏡上光華一度大盛，却不及杜鐵池仙劍的凌犀，只聽得「叭！」一聲脆響，整個鏡面炸爲碎片！

就在鏡面破碎的一霎，洞門的兩扇門扉，霍地自行敞了開來！

杜鐵池收回仙劍大步跨入，林杏兒緊偎着他身後小心跟入！

眼前地室，果然像是爲人作法修煉之處，全室堆滿了各類古古怪怪的法器，室頂更懸垂着串串三角旗幟，正中設有一方石榻，榻上舖有厚厚的一方熊皮，却在石榻左右，立着一對男女的石像，石榻一角，設有一面繪有春畫的皮鼓，石案上堆置着形形色色的作法器具，另有兩具加蓋的石箱，分置左右，近壁處垂有一方素簾，却是用千百片竹葉所串連編製而成！

整個地室由於這番奇異的擺設，陳現出一種極不協調的色澤，陣陣異香，却散自石几上一具小小鼎爐之中，嗅在鼻子裏，給人以頭昏目沉的感覺！

杜鐵池手上長劍，忽似有所異動，劍上光華時伸又縮，如非他緊緊握住，幾有脫手自出之勢，心裏正自奇怪。

無意間，却見身側的林杏兒，忽然現出無限慌張焦急神態，先是全身戰抖，繼而遍地打轉——

「相公……相公救救我……」

嘴裏唸着，輕盈的身子，有如旋風的只是滴溜溜的就地打着轉兒！

杜鐵池驚道：「妳怎麼了？」

林杏兒一面團團疾轉，一面疾促的道：「杏兒的色身，就在這間石室之內……魂牽夢繫，六體不安……相公快請……快請……」

杜鐵池應了一聲，抬頭看見正面壁處的竹葉掛簾，當下不假思索的大步向前，長劍揮處，起手劈落，這才發覺敢情竹葉掛簾之後，另有天地——

但見四盞白骨燈分立四角，正中石板地上，直直的躺着一具裸體女屍！

那裸體女屍全身直挺，像是纖細的瘦高，兩手平攤，却在左右二腕上，各釘有一根長有數寸的白骨長針，一頭長髮結成一辮，緊緊盤紮在一根白骨樁上，白骨樁深深打入地面，襯以淒迷燈光，看過去眞是無限陰森！

也許是一上來驚鎮於這突然的景像，直到現在杜鐵池才注意到這具女屍的臉——似曾相識的那張臉正與杏兒音容相似。

——這一突然的發現，不禁使得他大爲振奮，當下不假思索的大步趨前，一隻手用力的抓住了繫有女屍長髮的白骨樁，一用力硬生生的拔了出來！

那根爲他用力拔出的白骨樁，一經拔

出，立刻化爲一條灰森森的白氣，倏地消失無踪。

杜鐵池毫不遲疑的，接連把釘在女屍雙手上的兩根白骨長針也拔了起來！

拔出的兩根長針，一經拔出後，立刻化爲兩道陰森的碧火，雙雙向室外破空而逝！

也就在這一霎間，外間的林杏兒鬼魂，發出了尖銳的一聲長嘶，杜鐵池還不及回身察看招呼，前者巳箭矢也似的投身而入，快如閃電般的撲向生前肉屍！

杜鐵池只覺得杏兒的鬼影，如霧似烟，閃得一閃，巳投入女屍本體，兩者合而爲一！

原來直挺不動，睡陳在當地的那杏兒屍身，在突然接觸到自己魂魄元神之後，有如猝然間遭受到電殛一般，全身霍地大震了一下，先是發出了冗長的一聲曼吟，緊接着睜開了雙眼！

杜鐵池覩狀大喜道：「恭喜姑娘，妳得救了！」

林杏兒先是一愣，一雙痴迷的眼睛，在杜鐵池身上轉了轉，才似忽然憶及一切，當下翻身爬起，向着杜鐵池泣喚了聲：「杜相公——」倒頭就拜！

杜鐵池伸手攙扶道：「姑娘快請起來，找上些衣服穿上，這裏不是久留之處，我們還是——」

話聲未完，只聽得身後傳來陰森森的一聲冷笑道：「你們還想逃麼？」

杜鐵池倏地回身，只見「九尾金蜂」方紅赫然立在身後，不由大吃了一驚——

方紅想是方自匆匆趕回，發覺到自己房舍全毀，心上人脫逃，最最令她痛心疾首，噬臍不及的却是那兩桿「攝魂幡」的被毀，多年心血，毀於一旦，當時目睹之下，差一點昏了過去！

這時，當她趕到了地室，却又發覺到林杏兒的回生轉世，尤其恨的是心上人杜鐵池，竟然會與她聯成一氣。不用說，這一切必然都是杏兒作的主張，才會令她有此差錯——

原來他方才聞鐘聲，匆匆趕向前殿，未及得見教主，却悉知有厲害的敵人上門，一時作賊心虛，暗忖着可能與自己擄回的心上人杜鐵池有關，經她親往探探之下，發覺到敵人勢力出奇的大，此來目的，果然與杜鐵池有關，想到佟聖可能不敵的下果，眞是心胆俱寒！

——這麼一想，她那裏還敢再去前殿會晤佟聖，便自半道轉回，想到了佟聖愛女飛燕，與自己素稱要好，今日之事，她也在場，好歹她也脫不了干涉，不如去激她一激，要她在必要時，向其父佟聖爲自己說幾句好話，也許可以免過一場大禍，只是却沒有想到，竟是找她不着，她當然不知道佟飛燕爲救梁瑩瑩爲吳仙子誤傷之事，心裏眞是又急又氣，預忖着今日之事，皆是由自己而起，佟教主一經怪罪下來，必將不妙，還不如三十六計，走爲上策，先把心上人杜鐵池帶着，遠逃天外，過些時日之後，再圖託人向教主說情，念在多年夫妻之情，佟聖說不定會網開一面也未可知！說不定自己一時福臨，湊巧找到了一個有根基而符合祭幡的陽魂，煉成「攝魂幡」上的「大面陰兵」大法，那時就算他佟聖親身問罪，自己也不再懼他——

方紅心裏打着這番如意算盤，越覺得有理，當下逃走之心益加堅定，又想到「百花教」內外禁制厲害，又有教主延請的「五行尊者」嚴加防守，平常自己固可如意進出，今日只怕進出不易，設非有教主「金羽令」才可自由出入！

因是，方紅便又想到了折回前殿，設法先盜取一支「金羽令」便於通行！

「九尾金蜂」方紅確是聰明自誤，如果她這時轉回，不但杜鐵池脫身無能，林杏兒也無能施展，連帶着那兩面「攝魂幡」也都均可保全，以她之機智，不難混出魔宮，未來情形尚還難料。

然而眼前，這麼設想的面面週到，反而爲自己帶來了難以挽回的厄運！——

她這裏方自心存僥倖匆匆趕向前殿，正逢杜鐵池得回仙劍的一霎，接着斬幡毀索，方紅因祭幡日久，心靈與妖幡早巳相通，頓時有了強烈反應，發覺不妙，當下也不及再找「金羽令」，匆匆趕回，却巳是慢了一步，才致落得眼前下場！

這一切在她證實發生之後，那能不氣急敗壞，現在眼看着杜鐵池林杏兒竟連成一氣，那裏容得？

尤其是林杏兒更爲她恨之入骨！

雙方乍見之下，方紅眞恨不能一口把對方生吞下肚，當時手指着杏兒，切齒痛罵道：「好個賤人，我——」

不及話聲出口，手指連着向杏兒指了兩指，即由其手指尖處。飛出了兩點血色火焰——

林杏兒見狀大驚，嘴裏嚷着：「相公救我！」

嘴裏出聲招呼，身子霍地一個打滾，巳旋風般滾向一側——原來杏兒幼隨其父，練了相當能耐，並非無能，這時魂肉結合，功力巳大致恢復，只是却一時昧於不知，此刻情急之下，倒身滾地之法，觸及了昔年慣於施展的「五行遁身」之法，頃刻間他爲一蓬青霧，一連閃了兩閃，遂即無踪！

「九尾金蜂」方紅一上來即施展出，他苦練經年的「碧血箭」，即由其指尖所彈射而出的兩點血花，只以爲對方林杏兒驚惶之間，必定無能招架，定爲自己血箭所化的萬點飛星所罩，形神俱滅，萬刧不復！

方紅這個如意算盤打錯了。

當下，隨着她指尖彈出的兩團血影，耳聽得「波！波！」兩聲輕炸，化爲萬點血星，只聽得「琤琮！」一陣脆響之聲，萬點血箭，齊數深入地室內壁，一時間石屑紛飛，聲勢頗是驚人！奈何杏兒遁身在先，竟是絲毫也不曾傷着了她！

方紅目睹杏兒所施展的「五行隱遁」之法，才驚覺到對方原來並非無能之輩，一時大爲驚惶，再者她一上來恨不能制對方於死地，才會施展極耗本身精血的「碧血箭」，無如敵人沒有傷着，自身元氣却大爲損耗，急怒之下差一點昏了過去！

一旁的杜鐵池目睹及此，却是饒她不過，嘴裏怒叱一聲，手指處，「七修仙劍」矯若鬧海銀龍，直向對面的方紅身上捲去！

「九尾金蜂」方紅怎麼也不曾料想到

，對方這個小冤家竟然會有此功力，更不曾想到他隨身帶有如此威力的仙家至寶神兵，乍見之下，只嚇得神色大變，右肩幌處，飛出了一道紅光，直迎向對方來劍！

同時左手前揮，戴在她手腕上的一隻玉鐲，同時脫手而出，幻為栲栲大小的一圈青光，緊接着先發的那道紅光之後，直向當空杜鐵池所發的劍光迎去！

她雖然連出二寶，却依然敵擋不住杜鐵池那口「七修仙劍」的威力——

方紅出手的那道紅光，為其愛若性命，得自佟聖老魔所贈送的「紅蟒劍」，本具有相當威力，無奈與杜鐵池這口劍一經比較起來，可就大是相形見拙！

紅白兩道奇光，方自一交接之下，耳聽得一陣極清脆的金鐵交鳴之聲，眼看着強勢的白光力絞之下，空中飄洒下大片的紅雨，方紅所發出的「紅蟒劍」立刻光華盡失，由空直墜下來！

所倖適當其時，方紅所發出的第二件法寶「分炁魔相圈」已然迎上，兩相交接之下，勉強敵擋着七修仙劍凌厲的下落之勢！

「九尾金蜂」方紅一來心痛飛劍被損，再者本身精力大耗，再加上斑斑前痛，一霎間眞是五內俱碎，傷心萬狀——

論及方紅，設若是現在即時覺悟，從速逃生，尚還有活命之機，無如她鬼迷心竅，色令智昏，到了如此地步，兀自捨不下杜鐵池這個人，猶打算拚却消耗一甲子的功力，施展本門「千焰紅羅」大法，將對方連同林杏兒一併擒獲，分別發落！

這時一面分出「魔相圈」勉力迎戰着對方仙劍落勢，一面聚集內力，連同多年修為的本命性火，雙雙運結於丹田之內。

無如這門功力極耗精元，須要耗時頗多，才可如意施展，一時却是急它不來！

當下趁此空檔，手指着當前的杜鐵池，淚流滿面的抽搐出聲痛罵道：「好個無情無義的小狗，我對你如此一片眞心誠意，想不到你這個無情的東西，竟然會勾結女賊人，聯手與我為敵，毀了我多年心血法寶，更把我住處夷為平地，害得我眼下……無處安身……小狗！你要是還有一點人心，趕快收起了仙劍，隨我離開這裏，與我遠走高飛，從今以後，我們結為恩愛夫婦，包管你一世快活逍遙，要是你再不知好歹，就算我不忍下毒手殺害了你，只怕佟教主一經找到了你，也是萬萬饒你不得，你這小狗，不過仗着有一口仙劍，有什麼了不起，須知道佟教主魔法無邊，天下無敵，你要是落在了他的手裏，保管教你落的死無葬身之地……小狗，我現在對你所說，可是句句實話，聽不聽可全在你了！」

一面說，一面流淚，稱得上「聲淚俱下」！

要說這個方紅，本來姿色不惡，由於對杜鐵池上來鍾情，動了眞心，這番說話倒是發自內心，毫無虛偽，一經觸發眞情，加以傷心萬狀，一時淚下如雨，直如帶雨梨花，模樣更楚楚動人，煞是可憐！

杜鐵池對她雖然心存不恥，到底並無深仇大怨，加以先時手下無情，一連毀了她法寶多件，心中氣已消了一半，這時見她饒是在如此情況下，對自己仍存眷念，心中不免有些不忍！

當時聆聽之下，冷笑道：「這一切都是妳自作自受，又豈能怪得了我？念在妳尚非大惡，我也不趕盡殺絕，我的事與妳無干，就是佟教主找來，我也不怕，倒是妳惹禍上門，只怕姓佟的饒不過妳，還不快快逃命去吧！」

一面說時，招手將空中飛劍收回。

方紅見狀也自招手，將先發的「分炁魔相圈」收回，原本着淚的粉頰，綻出了一片笑容。

原來方紅見對方收回仙劍，只以為對方已被自己眞情打動，心裏好不高興！只是要想聽從杜鐵池所言，獨自離開，却非她衷心所願！

當下有意作出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面現凄笑道：「聽你這兩句話，雖然無情，倒也還有一點良心……你說佟教主放不過我，倒也不假，只是……我還不是為了你這個冤家……只要你肯答應與我一齊走，我馬上就走，從今以後，我一定不會負你，怎麼樣，我可就等你一句話了！」

方紅一面說，一面暗施媚功，桃腮泛春，鳳目流嬌，幾句話說的字字嬌柔，軟語儘溫，無如杜鐵池心雖慈善，却是定力極堅，尤其得悟「七修眞人」石室秘功，拜飲靈石仙液之後，無時無刻俱都在功力猛進恢復之中，方紅這番做作媚術，自是迷他不住！

這時見狀眞是又怒又憐——

當下嘆息一聲道：「方紅，你也算是修為有年之人，怎麼如此自甘墮落，我眞為妳可憐——」

這幾句痛心責備的話，却又被方紅誤為多情——

原來方紅眼見心上人情態改變，頗有迎合自己心意，照此發展，只要再施媚功，不難把對方說動，共宿雙飛，一時心花怒放，竟然把眼前身處的危境，也為之拋諸腦後！

聆聽之下，她苦笑了笑，眼睛裏淚光婆娑——

「小冤家，你說這些話，可就沒有良心了，哼——你只當我方紅是生來的下賤麼？」

撇了一下嘴角，她嬌聲接道：「告訴你吧，這麼多年，我見過的人多了，却從來就沒有一個人，能讓我動心的，就是——你——」

杜鐵池見對方越說越不像話，心知她錯會了意，正想發作，忽然心裏一動，頓時將計就計。

當下冷冷一笑，直視向方紅道：「妳這番話騙得了別人，却是騙不過我，既然口口聲聲對我眞心誠意，為什麼把我隨身寶物偷去不還，還有什麼好說的！」

方紅聽後先是一怔，繼而面綻春風。

「小冤家好一張利嘴——不是你提起來，我倒忘了，哼！」眼睛白着杜鐵池，嘴角似笑又嗔的道：「原來你還記着這個，我當什麼了不起的事呢，你那件東西，雖然看上去像是很有來頭，可是我也弄它不開，就是還給你也無所謂！」

說時輕移蓮步，走向一邊，打開石箱，將玉匣取到手上！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幽靈四艷

臥龍生・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桑木道長和神刀五傑正在相鬥，忽然來了一個叫唐天民的老者，唐天民是暗器高手，但任天豪也已暗器在手，準備一較長短，此時只聽外面傳來一聲慘嚎，就見一神女來到眼前，玉手捏向唐天民，唐天民立刻倒下，神刀五傑，金陵四英想出手也已太遲，神女一瞬間已將十人全部擊斃，手段毒辣……仙女門主派風塵三俠等人在此殺人，只是讓他們上套，也使天下武林同道相信這些人均是風塵三俠等人殺死的，同時也借重風塵三俠的聲望，來提高仙女門的聲望。

為保潛勢力　未雨先綢繆

易平道：「非也，非也，但他却把人鬼合治一處，叫人有無法分辨的感覺。」

鐵大鵬道：「老前輩語含禪機，叫人有無法瞭解的感覺。」

易平沉吟了一陣，說道：「實際的情形，老夫也無法說的很清楚，那是一種詭密的、不可思議的神秘奇術，聽說是來自天竺。」

桑木道：「看上去，他們很像四座神像。」

易平道：「精美的雕刻手術，配合着天竺奇術，更容易使人陷入迷離幻境。」

李三奇輕輕歎息一聲，道：「老前輩，現在，可否說的再清楚一些。」

易平道：「事實上，好像是有一種來自天竺的奇術，可以改變一個人的生活習慣，使他們長時間在睡眠的狀態之中。」

李三奇道：「哦！」

劍叟易平，實不愧為老一輩傑出的人物，見識之廣博，豐富，實是人所難及，沉思了片刻，道：「聽說，那種長期的睡眠方法，可以改變一個人體能的極限。」

李三奇回答道：「這似乎是一種神跡了。」

易平道：「不可思議的奇術。」

李三奇道：「我們看到了她們的殺人手法，當眞如閃電一般的快速，那種武功，似乎是專為了殺人練的。」

任天豪道：「他們還保持了一定的美好身材，一定的嬌美面貌。」

易平道：「聽說那種奇術，不但可以改變一個人在武功上的成就，而且，可以延年益壽。」

任天豪道：「這世界上，當眞是無奇不有。」

劍叟易平淡淡一笑道：「老夫雖然重行出山，不過，目前，我還想不出什麼辦法，也就是說，還沒有反擊的能力。」

鐵大鵬道：「易前輩，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呢？」

易平道：「現在既無能反擊，也沒有什麼特殊的看法，我們只是在試探。」

桑木低聲道：「只有老前輩一個人在此。」

易平說道：「不錯，只有我一個人在此，你們多保重，現在有人來了，我要走了。」

鐵大鵬凝神聽去，不久之後，才聽到一陣脚步之聲。

李三奇大聲喝道：「什麼人？」

「我！」隨着應話之聲，岳湘緩步行了過來。

李三奇道：「是你！」

鐵大鵬接道：「岳老弟眞是虎行千里有肉吃，倒那裏，去會有成。」

岳湘皺皺眉頭，道：「好像，諸位也投入仙女門了。」

鐵大鵬道：「岳兄，可有什麼事情吩咐？」

岳湘淡淡一笑，道：「鐵兄，似乎是對兄弟一直有很深的成見。」

鐵大鵬道：「不敢，不敢。」

李三奇低聲說道：「岳兄弟，有什麼事？」

岳湘說道：「兄弟特來奉告諸位幾句話。」

李三奇道：「請說。」

岳湘道：「你們的一舉一動，都在仙女門的監視之下，仙女門也完全明白，諸位委身於客座護法身份的目的。」

桑木點點頭，道：「事實上，我們也露出的破綻太多。」

李三奇道：「他們知道了，爲什麼對我們容忍很多。」

岳湘道：「自然是，雙方都在互相利用。」

李三奇道：「岳兄聽到什麼消息？」

岳湘道：「三眞會。」

桑木呆了呆道：「三眞會怎麼樣？」

岳湘道：「就在下所知，他們已經知道三眞會這個名稱，似乎是，他們極於查出內情，這一點，諸位要早作準備。」

李三奇道：「現在，我們是否還在監視之下呢？」

岳湘道：「現在沒有，不過他們很快會派人來。」

語聲一頓，接道：「我看，他們對這個消息很重視，可能立刻下手追查。」

鐵大鵬望了桑木一眼，道：「道兄，究竟是怎麼回事。」

桑木道：「鐵兄意思是……」

鐵大鵬接道：「我是說三眞會。」

桑木道：「一個很機密的組合，也是重光武林的希望，至於其他的，諸位就不用知道了。」

鐵大鵬道：「兄弟，不知道也就罷了，知道了就希望明白內情，像這樣悶在心中，實在鼈的難受。」

岳湘道：「如若是絕對機會，知道的人，就越少越好。」

鐵大鵬道：「我鐵大鵬是鐵錚錚的漢子，誰要想從鐵大鵬口中挖出一點什麼？老實說，那決非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岳湘道：「這個，兄弟倒是，不過，多一個人知道，總會多一個洩露機會。」目光一掠桑木道長，道：「道長，在下冒險而來，只是傳此消息，道長早知此事，也好有一個準備，在下告辭了。」

李三奇道：「岳兄慢走。」

岳湘停下了脚步，道：「三奇兄，還有什麼吩咐？」

李三奇道：「岳兄似乎是很得仙女門的信任。」

岳湘道：「表面上看來，確是如此，實在他們對我也有很多的懷疑，只不過，還沒有形諸表面。」

李三奇說道：「這麼說來，你雖然混入了仙女門，看來，也是很難有什麼作用了。」

岳湘道：「目下還很難說，很多人對我不滿，仙女門主，能够信任我多久，連我也沒有把握。」

李三奇道：「那是說，仙女門也隨時可以對付你了。」

岳湘道：「不錯，仙女門隨時可以殺了我。」

李三奇道：「這麼說來，咱們這些人的心血，完全白費了。」

岳湘道：「事實上，在場之人，諸位那一個，都不是潛伏在對方中的人，我們作的一點也不像。」

李三奇苦笑一下道：「尤其是我們三兄弟，破綻百出，就算是任何一個不肯留心的人，也會找出它的毛病。」

岳湘道：「所以，我們不能信任何人，只怪我們自己把事情弄的很糟。」

李三奇低聲道：「岳兄，現在，我們應該如何？」

岳湘道：「目下的處境，仙女門對我們不祇是懷疑，簡直是肯定了我們是有意混入仙女門中來的奸細，也許，我們有另一種價值，所以他們暫不傷害我們。」

李三奇點點頭。

任天豪道：「岳兄，我們想找出一條出路，我們應該如何？」

岳湘沉吟了一陣，道：「現在，只有隨機應變了。」

任天豪輕輕吁一口氣，道：「岳兄，仙女門對我們的懷疑，是不是也包括你岳兄在內？」

岳湘點點頭。

任天豪道：「既然如此，咱們何不早些離開仙女門。」

桑木道：「任大俠，以仙女門的實力，根本不在乎我們幾個人的投效或背叛，就目下情形而言，他們殺我們，不過是舉手之勞而已。」

任天豪道：「我們在仙女門，無足輕重，又使別人對我們十分懷疑，咱們留在這裏，也是無味得很。」

桑木道長道：「我們如不留在這裏，又到那裏去？」

岳湘道：「留下來，也許會有保全性命的機會。」

桑木道：「岳少俠可是說，咱們如不聽命，對方會殺人滅口。」

岳湘點點頭，道：「在下聽到的消息，確是如此……」

語聲一頓，接道：「在下說着，諸位應該珍惜有用之身，盡量保下性命，對仙女門這個詭異、神秘的門戶，我們還知道得太少，但就目下情形而言，對他們多一份瞭解，我們就會多一份勝算。」

鐵大鵬道：「岳少兄，仙女門對我們已經不信任了，留下來……」

岳湘突然提高了聲音，道：「就算對

你們有了懷疑，那也怪諸位表現得太差了一些，這一點，諸位應該反省一下。」

這幾句話，突如其來：「老實說，這件事諸位應該負大部份責任。」

鐵大鵬聽得莫名其妙，正想質問，猛抬頭，瞥見青蓮子緩步行了過來。

他明白了，原來，岳湘早已經聽到了有人來此。

單以耳目靈敏而言，岳湘的內功修爲，似乎是已高過自己很多了。

李三奇也看到了，但他却裝作未見，高聲說道：「我們奉命而來，並無有違越之處，怎麼能說我們對仙女門未全力效忠呢？」

青蓮子冷冷道：「不用强辯了。」

李三奇怔了一怔，回頭躬身，道：「見過門主。」

鐵大鵬，任天豪，桑木道長，黃鎭山，齊齊行禮拜見。

青蓮子揮揮手道：「你們是否對仙女門效忠，至少，你們心中明白，不過，我願意再給你們一個機會。」

桑木道：「多謝門主。」

青蓮子道：「只要你們以後對本門絕對忠實，這一次，我可以不予追究。」

鐵大鵬道：「門主大量，我等自當報效。」

人到矮簷下，怎能不低頭，一向方正的鐵大鵬，竟然也學會了出語奉承。

青蓮子輕輕吁一口氣，道：「鐵大鵬，你們的用心我很清楚，我對你們的容忍，也有一定的限度，今後，你們能否眞心爲仙女門效力，看你們自己表現了……」

美麗的臉上，突然間，泛現出冷肅神情，接道：「這也是我們最後一次對諸位直接的警告，你們已經是仙女門的人了，如若再對仙女門不够忠實，當心我要按本門戒規從事。」

說完，轉身而去。

岳湘也緊隨在青蓮子身後。

望着青蓮子等消失的背影，鐵大鵬緩緩說道：「老二，這件事，有點奇怪。」

李三奇問道：「大哥，有什麼奇怪之處。」

鐵大鵬低聲道：「青蓮子好像有意袒護咱們。」

任天豪道：「二哥，你看，這是不是岳湘的力量？」

李三奇點點頭道：「很可能，我相信，他如能帮忙，一定會全力帮忙。」

桑木道長沉吟了一陣，道：「鐵大俠，現在咱們該有一個決定。」

鐵大鵬道：「決定什麼？」

桑木道：「決定一下，咱們應該如何應付？」

鐵大鵬道：「道長請說吧。」

桑木道：「除非咱們決心脫離仙女門，咱們要決心留在此地的話，就必需要積極一下，爲仙女門作一點事情了。」

鐵大鵬道：「作什麼呢？」

桑木道：「作一些對仙女門有益的事情。」

鐵大鵬道：「好！只要對江湖大體上，眞的有益，咱們不管作什麼犧牲，在下都不在乎了！」

桑木笑了一笑，道：「鐵大俠，似乎是想通了。」

鐵大鵬道：「我已經瞭解咱們的處境，風塵三友在這一場大鬥爭之中，實在是微不足道，我們必須作一個選擇，選擇我們能作的事。」

桑木點點頭，道：「多年息隱江湖的魑魅魍魎，似乎是都重現江湖了，如單以個人武功而論，咱們這些人，實無能和人抗拒，所以，我們只有想辦法找一個使我最能發揮的工作。」

鐵大鵬道：「我明白了，最適合我們的工作，就是留在這裏。」

桑木道：「所以，我們必須先要替仙女門立下一點功勞。」

鐵大鵬說道：「對！這一點要計劃一下！」

桑木說道：「事實上，沒有什麼好計劃，只要咱們盡力執行門主的命令，就行了。」

鐵大鵬點點頭。

風塵三俠之中，鐵大鵬最不合作，但現在，却有了極大改變。

桑木道：「現在，咱們可以回仙女門了。」

×　×　×

岳湘和青蓮子坐在一座酒樓的雅室之中。

兩個人面前擺了不少佳餚。

青蓮子乾了一杯酒，道：「你不是眞的依附我。」

岳湘道：「門主，怎會忽然對在下有了懷疑。」

青蓮子說道：「我一直就不相信你，就好像我們不相信桑木道長和風塵三俠一樣。」

岳湘歎口氣，道：「門主，如若不肯相信在下，在下只好告別了。」

青蓮子道：「你想走？」

岳湘道：「你心中對我存疑了，我留在這裏也是無味的。」

青蓮子道：「我對你是否懷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別人。」

岳湘道：「你是一門之主，難道還要聽別人之命。」

青蓮子道：「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只是名義上的門主，在我背後，還有別的主持人物。」

岳湘道：「你師父？」

青蓮子點點頭。

岳湘道：「那一天，你在玄女殿中就任門主之位，他可曾參與了？」

青蓮子道：「去的是他的替身之一，他並未正式入席，不過，我相信，他也在大殿上。」

岳湘道：「是不是他已經下令要你對付我。」

青蓮子道：「是！」

岳湘道：「怎麼對付我……」

青蓮子忽然綻唇一笑，道：「他要我把你變成一個像他們一樣的殺手。」

岳湘心頭一震，道：「什麼樣子？」

青蓮子道：「像四位神女一樣。」

岳湘道：「這個可能麼？」

青蓮子道：「可能，四大神女，不是變得很好麼？一個個嬌艷如花，但却又武功絕倫。」

岳湘道：「你同意了吧？」

青蓮子道：「還沒有，我正在攷慮這件事情。」

岳湘苦笑了一下，道：「你為什麼不作決定呢？」

青蓮子道：「我要和你談談，才能決定。」

岳湘道：「別忘了，我和他們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青蓮子道：「什麼不同？」

岳湘道：「四大神女都是女人，但我是男人。」

青蓮子道：「男人、女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的特殊體質，和形貌。」

岳湘道：「和形貌也有關係？」

青蓮子道：「很大的關係……」

舉手掠髮，嫣然一笑，接道：「你們要造成一種美感，最厲害的冷心殺手，最美麗的嬌艷容貌，我們費盡了千辛萬苦，費時近十年，才找到了那四個女人，這是由數百萬女子中選出來的。」

岳湘道：「我就想不懂了，她們是女人，我是男人，這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青蓮子道：「我們有一個很好的想法，那就是由女人殺男人，男人殺女人。」

岳湘道：「所以，妳看上了我。」

青蓮子道：「對！我們要一個體質特殊，而且又很有風貌的人。」

岳湘說道：「哦！在下看來很有風貌了。」

青蓮子道：「你也不算太英俊，不過，你却是讓女人着迷那一類的男人。」

岳湘道：「哦，至少妳不會着迷。」

青蓮子道：「為什麼？我如對你沒有一點迷戀，我也不會把你留在這裏，也不會聽你的話。」

岳湘道：「所以，妳要把我變成一個殺手。」

青蓮子道：「因為，適合這種人的條件太少了，你是我們看到的最適合人選之一。」

岳湘道：「除了在下之外，還有什麼人適合呢？」

青蓮子道：「除你之外，只有兩個人比較適合，但他們的成功機會很低。」

岳湘道：「這麼說來，我是最好的人選了？」

青蓮子道：「不錯。」

岳湘笑一笑，道：「門主，要經過一個什麼樣的過程？」

青蓮子道：「要半年的時間。」

岳湘道：「人是不是很受苦？」

青蓮子沉吟了一陣，道：「自難免受一點苦。」

岳湘道：「能不能告訴受苦內情？」

青蓮子道：「你好像已經答應了。」

岳湘道：「看樣子，我不答應也不行了。」

青蓮子微微一笑，道：「你可知道，作了那樣的殺手，也有一個壞處。」

岳湘道：「什麼壞處。」

青蓮子道：「那就是人變得很笨，無法像現在一樣的生活自如了。」

岳湘道：「就像那四大神女一樣？」

青蓮子道：「對！」

岳湘道：「這樣說來，在下只怕還不夠格了。」

青蓮子道：「為什麼？」

岳湘道：「她們武功高強，在下無法及得。」

青蓮子道：「岳湘，你可知道，一個培養成的殺手，他本身的武功，至少可以增進十倍。」

岳湘道：「這個，由什麼人教他們的武功？」

青蓮子道：「自然是很多的人，分別傳授，他們也能專心一志習武。」

岳湘說道：「聽起來，好像是神話一般。」

青蓮子道：「事實俱在，難道你還不相信？」

岳湘道：「相信啊。」

青蓮子道：「當今之世，也只有這個方法，可以使人的武功，實力增長到極限境界。」

岳湘心中暗道：「我岳湘只要能一下子使我武功超過自己兩三倍，放眼當今江湖，又有誰是我敵手？」

只聽青蓮子柔聲地說道：「你在想什麼？」

岳湘道：「我在想，我如去作一個殺手，以酬知己，倒也是一件賞心樂事。」

青蓮子道：「我給你說着玩的，我怎會同意你去作一個殺手。」

岳湘道：「這些事，也却是莫需有的事了。」

青蓮子道：「有！你確實是一個製造殺手的好材料，但我會全力保護你。」

岳湘問道：「你和他們已經有過爭執了？」

青蓮子道：「爭吵過一次，而且，十分激烈，幾乎鬧成了不可收拾之局。」

岳湘道：「我怎麼不知道呢？」

青蓮子道：「我不能告訴你，也不放心你在別處，所以，才把你安排到我的身邊，常常看到你，免得為他們所害。」

岳湘道：「如若真把我訓練成殺手，也許，我會幫你更大一些。」

青蓮子搖搖頭，道：「不行，我要的是現在的岳湘，有血有肉、有靈性、有思想，不要那種只有一具軀殼似的殺手。」

岳湘道：「門主如此格外照顧，在下好生感激。」

青蓮子神色黯然，輕輕歎息一聲，道：「你好像對自己安危，並不太關心。」

岳湘道：「怎麼會呢？我在江湖走動了這多年，難道還不知道保護自己。」

青蓮子道：「岳兄，你見過那四個神女殺手了？」

岳湘道：「見過，她們很美麗，看上去，和常人並無不同。」

青蓮子道：「但她們已失去了人性，沒有個人的憂恨，沒有自己的親友，她們只知道受命殺人。」

岳湘說道：「至少，在表面上看不出來？」

青蓮子道：「我不知道，他們用什麼方法把一個人訓練成那種形象，據說，四大神女殺手除了可以殺人之外，還有別的能耐。」

岳湘道：「什麼能耐？」

青蓮子道：「好像是，是……唉呀，

就是去勾引男人嘛。」

岳湘道：「哦！還有這種用處。」

青蓮子道：「這就是，他們說的萬能殺手。」

岳湘問道：「她們會不會有什麼變化呢？」

青蓮子道：「變化，什麼變化？」

岳湘道：「譬如說，他們會不會受到情感的影响。」

青蓮子搖搖頭，道：「大概不會，他們相信這樣的殺手，絕對忠實。」

岳湘低聲道：「她們受何人指揮？」

青蓮子道：「就我所知，除了師父之外，就只有九陰鬼母和我可以指揮她們行動。」

岳湘道：「九陰鬼母和令師……」

青蓮子接道：「九陰鬼母是照顧她們的人，是最接近她們的人，對四位神女殺手瞭解之深，只怕還在我師父之上。」

岳湘道：「哦！」

青蓮子道：「九陰鬼母很愛護那四大殺手，就像愛護自己的女兒一樣。」

岳湘心中暗道：「怎生想個法子接近九陰鬼母，多瞭解一下，四個幽靈般的艷麗殺手。」

青蓮子輕輕歎口氣，道：「岳兄，目前，我似乎已處在十分困苦的境地中。」

岳湘道：「可是為了我？」

青蓮子道：「你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我想因為你，已使他們開始對我不信任，而且，已可能在暗中部署……」

岳湘道：「暗中部署，難道他們會加害給你？」

青蓮子道：「表面上，我是仙女門的門主，但事實上，我還要聽從來自幕後的命令，我只是執行令諭的工具。」

岳湘微微一笑道：「好像一開始就是這樣一個局面，現在也沒有什麼改變。」

青蓮子白了岳湘一眼道：「你還笑得出來，你可知道，目下這樣的局面，是什麼人造成的。」

岳湘道：「難道是我？」

青蓮子道：「對！因為我太袒護你，他們才開始對我懷疑，覺得我受了你的影响，我瞭解他們，如若能抓到我的證據，他們會在一個會議上，解去我門主的職務，如若找不出明確的證據，那就會暗中算計了我，然後，表現出無比的悲傷，替我安排一番身後哀榮。」

岳湘點點頭，道：「此後，就成了他們利用的目標，美麗的門主，被別人殺害了，死狀凄慘，我們要替她報仇。」

青蓮子點點頭，道：「就是如此，你好像早知道了。」

岳湘道：「在下不知道，不過，這是相當自然的猜想。」

青蓮子道：「岳湘，你可知道，他們在對付我之前，先要對付什麼人？」

岳湘道：「我！」

青蓮子道：「雨來風先至，他們會先對付我親信的人，你只是其中之一。」

岳湘一皺眉頭，道：「你的心腹手下，究竟有多少人？」

青蓮子搖搖頭，道：「我不知道，我真正能相信的，大概只有兩三個人吧？」

岳湘道：「連我算在內麼？」

青蓮子道：「對！連你算上，我只有兩個真正相信的人。」

岳湘苦笑一下，道：「你這門主，也真的是太可憐了。」

青蓮子道：「我一直沒有培植私人勢力，也沒有機會讓我培植私人力量，最接近我的兩人，就是你和一個近身女婢。」

岳湘說道：「妳不是有兩個近身丫頭麼？」

青蓮子道：「一個可以相信，另一個，只能信她一半。」

岳湘道：「太孤單了。」

青蓮子道：「所以，我把你留在自己的身邊。」

岳湘問道：「現在，你準備作什麼打算？」

青蓮子道：「我帶你到這個地方來，就是要和你商量一個辦法？」

岳湘沉吟了一陣，道：「妳是否準備和他們正式鬧翻？……」

青蓮子道：「你是說，讓我脫離仙女門？」

岳湘道：「對！離開仙女門，把他們的作為公諸於江湖之上。」

青蓮子歎息一聲，道：「公諸於江湖之上，又能如何？」

岳湘呆了一呆，笑道：「說的也是，江湖之上，早已經正義蕩然，又有誰肯相信。……」

青蓮子接道：「就算是他們相信了，又能如何？」

岳湘點點頭，道：「看來，咱們只有自己想辦法，應付危局了。」

青蓮子點頭道：「岳湘，如是我再想的多了一些，我就更為慌惑，覺得離開仙女門，天下就無可容我們存身之地。」

岳湘沉吟了一陣，肅然說道：「蓮兒，你是真的想背離仙女門呢？還是試探我一下。」

青蓮子道：「唉！難道，你還如此的不信任我？」

岳湘苦笑一下，道：「蓮兒，我不能不小心一些，你說的不錯，你們這個組合中，充滿着謊詐、猜忌，但妳既被捧上了門主的座位，決不是臨時決定，而是早有用心，在妳身上化去了不少的心血。」

青蓮子點點頭。

岳湘道：「那又怎會突然之間，對你如此不信任呢？」

青蓮子道：「還不是都為了你？」

岳湘道：「為了我？」

青蓮子道：「仙女門中的總護法，一直對我有一份非份之想，過去，我對他雖也冷淡，但我一直沒有接近過任何一個男人，但是自從和你結識之後就不同了，難道，你就感覺不到，他對你那種敵對的眼光？」

岳湘道：「這個我感覺到了。」

青蓮子道：「他發覺了我對你很好之後，已決心要對付你，準備派你去洞庭湖去。」

岳湘道：「去那裏作甚麼？」

青蓮子道：「你知道洞庭湖中的水魔船吧？」

岳湘道：「要我對付水魔船？」

青蓮子點點頭。

岳湘道：「那是九死一生的機會。」

青蓮子道：「所以，我反對，把你要過來，作我隨身護衛，爲了這件事，我們吵了一架。」

岳湘道：「他不過是一個總護法，怎能和門主爭執？」

青蓮子苦笑一下，道：「他可能才是師父眞正要扶持的人，我只是個過渡。」

岳湘道：「不論令師有什麼手段，但他也無法使那個人變化氣質，那個人，絕對沒有領導才能。」

青蓮子道：「不關他是否有領導的才能，但我師父確實是個可怕的人。」

岳湘道：「妳師父，一向不是對妳很好麼？」

青蓮子道：「過去是的，但最近有些不對。」

岳湘道：「能不能提出一些細節，咱們研究一下。」

青蓮子道：「他對我太客氣——」

岳湘道：「是不是因爲你當門主，他對妳保持了一份尊重。」

青蓮子道：「表面上看去，似乎如此，但事實上，我知道不是。」

岳湘道：「怎麼說？」

青蓮子道：「他客氣叫我害怕，而且，也從不和我說正經事。」

岳湘道：「哦！這倒是眞的有了一些問題了。」

青蓮子道：「所以，我担心，他們會暗中算計了我。」

岳湘道：「你心中可有什麼防備之法嗎？」

青蓮子道：「我好煩惱，好迷惑，不知道應該如何，才來和你商量。」

岳湘伸手蘸水，在木桌之上，寫了兩個字「反抗」。

但他很快用手抹去。

青蓮子點點頭，道：「我也有這樣的打算，但不知道如何着手。」

岳湘低聲地說道：「先建立自己的勢力。」

青蓮子道：「說說容易，但我不知那些人才可以信任。」

岳湘道：「對九陰鬼母，妳能瞭解好多。」

青蓮子道：「她對我有些疼愛，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看在我師父的面上。」

岳湘道：「不管如何，她是一個很好的對象。」

青蓮子道：「岳湘，我希望你能够爲我盡力。」

岳湘道：「這自然義不容辭。」

青蓮子道：「還要你帮我策劃。」

岳湘道：「是！妳的事，也就是我的事了，不過……」

青蓮子接道：「不過什麼？」

岳湘道：「那四個神女殺手，也可以爭取。」

青蓮子道：「四幽靈，那要如何下手呢？」

岳湘道：「現在要想辦法。」

青蓮子歎息一聲道：「對於那四個神女殺手，我有調用的權力，但我却無法接近他們。」

岳湘最感興趣的就是那四個神秘女子，爲什麼要雕刻出那四個完全一樣神像出來。

那決不會是爲了好玩，必然另有一種作用在內。

輕輕吁一口氣：「蓮兒，不論他們的用心何在，但一定有一種目的，妳是仙女廟中的主持，四大神女殺手，就在這仙女廟中訓練而成，就算你沒有參與其事，但至少，也該了解一部份情形了。」

青蓮子道：「這些，我自然瞭解。」

岳湘心中暗道：「不能操之過急，先瞭解四大神女殺手的事，再說。」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她們住在什麼地方？」

青蓮子道：「就在仙女殿下。」

岳湘道：「看上去，她們和一般人有些不同。」

青蓮子道：「很大的不同。」

岳湘道：「她們的住處，是不是防守的十分森嚴。」

青蓮子道：「對！十分森嚴，只有三兩個人，可以進出之外，其他人，根本就不能接近。」

岳湘道：「可以自由進出的三兩個人，你也是其中之一了。」

青蓮子點點頭。

岳湘道：「她們除了殺人時出動之外，其他時間，很少出來了。」

青蓮子道：「除了有特殊事情，勞請她們出動之外，其他時間，她們一直很少出來。」

岳湘道：「哦！能不能帶我去看看她們？」

青蓮子瞪大了眼睛，道：「你——不可能的。」

岳湘笑一笑道：「爲什麼？」

青蓮子搖搖頭，道：「我進去時，也通過很嚴格的檢查才行，何况是你。」

岳湘道：「誰守護她們？」

青蓮子道：「九陰鬼母。」

岳湘道：「蓮兒，在我記憶之中，那四個美麗的女殺手，只有在夜間才能出動，現在，好像連白天也可以行動了。」

青蓮子道：「她們現在已經完全適應了。」

岳湘道：「蓮兒，你那位師父，是不是中原人氏？」

青蓮子微微一怔，道：「這個，我倒沒有留心，但他口齒清楚，說的一口漢語，怎會不是中原人氏。」

岳湘道：「這地方很安全麼？」

青蓮子道：「很安全，我喜歡這一家的菜，他們早都知道了，我常來這裏，這裏的形勢我很熟，這一間雅室中，很隱密，無處可以偷聽。」

岳湘道：「那我就放心了……」

他們是在整理思緒，沉吟了一陣，才緩緩說道：「江湖上有一個傳說，四十多年前，有一位天竺高人，進入了中原，然後，就在中原武林中消失了。」

青蓮子道：「你懷疑是我義父？」

岳湘道：「蓮兒，聽完這個傳說，妳再判斷一下。」

青蓮子點點頭。

岳湘道：「那人在隱失之前，說過了一句話，他說，他如有三至五十年的時間

，就可以統制中原武林。」

青蓮子道：「眞的。」

岳湘道：「我看過仙女門中的形態，老一輩的人，大都是江湖上黑道巨兇。而且，眞正當權的人，都是些年輕人。」

青蓮子點點頭，道：「不錯，我義父有一個很新的看法，他常說年輕人，衝勁大，希望他們能多管點事。」

岳湘道：「自達摩一葦渡江東來，創設少林寺，武技一道，在中原發揚光大，達摩師祖，爲什麼到中原道上，我們不太瞭解詳情，也許，涉及一些紛爭，但中原道上，却因此掀起了一場武技大競爭，門戶紛立，創出了無數奇招，張三豐以內家氣功，創立武當，事實上，中原武林同道，已把達摩師祖帶來的武功，加以研究精進。」

青蓮子說道：「這和我的義父有關係麼？」

岳湘道：「千百年來，中原武林道上，出了無數人才，各領風騷，也留下了無數慘事、佳話，就算天竺高手，想在中原逐鹿，已非易事。」

青蓮子道：「哦！」

岳湘道：「他們如若想有所作爲，君臨江湖，必然要別走溪徑。」

青蓮子道：「聽你這麼一說，我心中也有些懷疑了。」

岳湘道：「這雖只是一個傳說，事實上，却很眞實。」

青蓮子道：「不管我師父是不是那個息隱於江湖中的那個天竺人，但他成立仙女門，想用它在江湖上鬧出紛爭，大概是不會錯了。」

岳湘道：「現在，還有一個地方想不通了。」

青蓮子道：「什麼地方？」

岳湘道：「他用妳出任仙女門主，是否還有特別的目的。」

青蓮子點點頭，道：「應該有，他從不輕率去作一件事，尤其是重大事情。」

岳湘道：「蓮兒，妳能不能想出一點原因？」

青蓮子搖搖頭。

岳湘沉吟了一陣，道：「蓮兒，仙女門主，除了發號施令之外，還有什麼特定的事情？」

青蓮子道：「對內，對外，代表本帮，至少是表面如此。」

岳湘點點頭。

青蓮子道：「一年一度，主持仙女門的朝聖大典……」

岳湘接道：「停一下，蓮兒，什麼樣的朝聖大典，如何一個朝法？」

青蓮子道：「我還沒有主持過。」

岳湘道：「怎麼？過去，你們就沒有過朝聖大典？」

青蓮子道：「有啊！只不過我們只是跟着上上香，叩拜一下。」

岳湘道：「你師父親自主持這朝聖大典？」

青蓮子道：「對！」

岳湘苦笑一下，道：「仙女門主還要作些什麼？」

青蓮子嘆口氣，說道：「我也想不起來。……」

突然雙眉一聳，接道：「難道是爲了它？」

岳湘道：「不用急，仔細想一想，慢慢的說出來。」

青蓮子道：「義父告訴過我，就任仙女門主三月之後，帶我去見一個人？」

岳湘道：「什麼人？」

青蓮子道：「不知道，但我見他說這句話時，笑得很開心，似是其中有着難得的快樂。」

岳湘說道：「他不是一向對妳很好的麼？」

青蓮子道：「應該算很好，若不是你時時提醒我，他一直是我最敬重的人。」

岳湘道：「蓮兒，你師父可曾告訴過你，是男的，還是女的？」

青蓮子道：「我師父，是男的。」

岳湘道：「他要帶妳去見的人呢？」

青蓮子道：「這就不清楚了。」

岳湘沉吟不語。

青蓮子道：「岳湘，我師父只提過一次，這件事會很重要麼？」

岳湘道：「令師爲人是否很嚴肅？」

青蓮子道：「不嚴肅，不過，他很少有開心的笑，他對人很和氣，但和氣中却留下了很重的威嚴。」

岳湘沉吟了一陣，道：「這麼說來，令師一直是很會控制自己的人，那一次，竟然無法控制自己，那證明了，這件事，對他很重要。」

青蓮子點點頭，道：「岳湘，這裏不能停的太久，我們要走了，你說說看，我們今後應該如何行動。」

岳湘道：「這個，就要看你的了。」

青蓮子道：「我就是不知如何，才找你來商量。」

岳湘道：「蓮兒，我可以出主意，不過，你要諒解，一旦作錯了，妳可不能怪我。」

青蓮子道：「我不會怪你，我們命運相同，如若我被殺了，你一樣會死。」

岳湘道：「蓮兒，現在，妳決定保護自己。」

青子道：「對啊！我如不保護自己，他們早晚要把我除去。」

岳湘道：「蓮兒，你要保護自己，先要建立起自己的勢力。」

青蓮子道：「事實上，除了你，我只有一個可以信任的丫頭。」

岳湘道：「現在，我們要開始準備。第一先要引入一批屬於你自己的人。」

青蓮子道：「一批新人？」

岳湘道：「對！我們要選擇一批人手，這些人，要武功高强，要對你忠心。」

青蓮子沉吟了一陣，道：「這一批人很難找，而且，驟然間，有一批人加入進來，只怕很困難。」

岳湘道：「當然，先要引進幾個保護妳的死士，一旦有了衝突，先可自保。」

青蓮子道：「你去安排吧，第一批，不要太多。」

岳湘道：「風塵三俠，黃鎭山，桑木道長，再找兩個人，加上我，一共八個人，妳看够不够？」

青蓮子站起身子，道：「人手的事，你去安排吧！」

（未完）

八仙鬥八魔

空空妙手取靈藥

諸葛青雲．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韓劍平，藍啓明在荒山一間破廟，先後服下藍啓明日前在秘魔莊偷得施不施的逆天神散之後，兩人所中的九寒晶砂之毒，霍然而癒；但替他們護法的白牡丹却不知所踪。於是兩人便決定趕到施家堡去接應李玄。途經雙龍堡，因韓劍平失言，又招致藍啓明偷來一把芭蕉鐵扇，得而復失。兩人無奈，只得繼續上路，一天黃昏，他們到達了施家堡。這時，兩名堡丁剛在把堡門關閉，藍啓明與韓劍平正想進去，為堡丁所拒；爭執間，一中年漢由堡內出來，喝去堡丁，向韓、藍詢問……

韓劍平還禮道：「在下韓劍平，這是拜弟藍啓明，此來乃是求見施堡主，了斷一些瑣事，尊駕可否代為通報一聲？」

黃衣老者「啊」了一聲，道：「原來是『玉笛韓湘』韓大俠駕到，還望多多海涵，恕過這兩個奴才失禮之罪才好！」

韓劍平連聲謙遜道：「豈敢豈敢，祇要尊駕代為通報貴堡主，在下便感激不盡，那還有見怪這兩位大哥之理。」

黃衫老者道：「抱歉得很，敝堡主湊巧不在家。」

韓劍平不由一怔，藍啓明却目注黃衣老者，冷然問道：「未請教朋友怎樣稱呼？在這施家堡中居何職位？」

黃衣老者瞧了藍啓明一眼，答道：「在下複姓南宮，賤名雲飛，乃敝堡總管，藍朋友是否懷疑在下之言，有不實之處？」

藍啓明聽得怔了一怔，隨即冷笑道：「原來朋友便是當年以三枚鐵胆，一柄緬刀，獨挫荆山三怪，威震襄樊的『神胆飛刀』南宮大俠，失敬！失敬！」言罷，轉對韓劍平道：「既然南宮大俠也這樣說，大概不會虛假，我們改天再來便了。」

南宮雲飛微露不悅之色，接口道：「聽藍朋友言下之意，似乎仍有懷疑，目下敝堡姑奶奶正好歸寧在家，二位不妨進堡來當面向她詢問。」

韓劍平愕然道：「姑奶奶？是不是『毒手西施』施小萍……」

說到此處，祇聽一聲嬌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韓大俠，難為你還得記起賤妾。」

笑語聲中，「毒手西施」施小萍已悄悄立在當場。

韓劍平乍見這位蛇蠍美人，憶起昔日險些喪命在她手中之事，不由心頭火發，但表面上卻不得不顧到江湖禮節，遂勉強含笑抱拳道：「施夫人好！」

施小萍微一檢衽，笑道：「韓大俠別來無恙，眞是可喜可賀，今天是甚麼風兒，把你大駕吹到這窮鄉僻壤來了？」說完，又自轉頭對南宮雲飛道：「兩位大俠駕臨，你怎不請到裏面好好招待，儘站在門口則甚？免得教人笑我們施家堡不懂規矩。」

南宮雲飛喏喏連聲道：「在下正要請這兩位大俠進堡待茶。」

施小萍「哼」了一聲，道：「甚麼待茶，趕快吩咐準備酒席。」

言罷，轉對韓劍平笑道：「兩位請隨南宮總管到內堂入席，賤妾更衣之後，便來奉陪。」說完，微一檢衽，便自轉身返入堡中。

南宮雲飛微一彎腰，伸手肅容笑道：「兩位大俠請。」

這時，韓劍平與藍啓明知道業已不容有所推却，遂一齊昂然舉步，隨着南宮雲飛走進堡中。

這施家堡佔地並不甚廣，房舍也不多，但庭院的佈置以及房屋的建築，都極為精緻華美，不亞王侯宅第。

南宮雲飛領着韓劍平與藍啓明，穿過第一進大堂，一座庭院，一間花廳方才到達內堂。

這時，堂中業已燈燭輝煌，盛筵早備，兩排侍僕躬身肅立相迎，南宮雲飛命人獻上淨水，讓韓劍平與藍啓明淨過手臉，便揖客入席。

韓劍平、藍啓明略為謙讓，便泰然在客位上落座，其實，他們表面上雖然仍是從容自若，但內心中却是思緒如潮，不安到了極點。

因為，他們明明曉得，施不施乃是同着李玄比他們早走大半天，照理便應早回到施家堡才對，但如今這堡中之人，他們都否認此事，那麼，施不施是否當眞沒有回來？

如果是眞，那麼，憑他和李玄的本事，在路上還會有甚麼躭擱？

倘若是假，問題便更嚴重，但嚴重到甚麼程度，他們一時之間，却又無法忖度得出。

這兩個問題在韓劍平與藍啓明的腦際反來覆去地思索着，使得他們對着滿席的珍肴美酒，都恍似視若無睹，那南宮雲飛雖然已經頻頻舉杯勸飲，但他們連酒杯都不曾碰上一下。

這種場面，自然使南宮雲飛尷尬萬分，他乾咳了兩聲，方待開口……

驀地一聲嬌笑，「毒手西施」施小萍已換過一身窄袖勁裝，外罩一件墨綠披風，笑盈盈地走進內堂來。

南宮雲飛如釋重負地，趕忙垂手肅立，韓劍平和藍啓明也祇得暫時按下心事，雙雙起立迎接。

施小萍就主位上落座，俏目一掃，頓時發出一陣滿含嘲弄的「格格」嬌笑。

韓劍平不快地拱手道：「敢問施夫人為何發笑？莫非韓劍平弟兄有甚麼失禮之處？」

施小萍止住笑聲，俏目又一掃席面，然後注定韓劍平冷笑道：「施小萍敬兩位是遠來貴客，特別準備盛筵欵待，但二位對這滿席佳肴，盈樽美酒，都似乎不屑一顧，莫非還嫌簡慢麼？」

韓劍平笑道：「豈敢豈敢，施夫人千萬不要誤會才好。」

施小萍又「格格」笑道：「那麼，就是這酒菜裏有了毒了？」

韓劍平怔了一怔，道：「這個……這……這個……」

施小萍「格格」大笑道：「請你韓大俠放一千萬個心，施小萍可以担保，這滿席酒菜之中絲毫沒有毒藥，二位大可以放心食用。」

韓劍平劍眉雙軒，目閃神光，笑道：「施夫人也把韓某弟兄太小覷了，慢說施夫人有所保證，就算滿席佳肴美酒，俱是穿腸毒藥，韓某弟兄也會視作玉液瓊漿……」

話聲一落，便與藍啓明舉起面前酒杯，對施小萍照了一照，雙雙一飲而盡。

他們這杯酒剛一落肚，施小萍驀然仰面，又復發出一陣「格格」嬌笑……

韓劍平被施小萍這一陣刺耳的「格格」嬌笑，笑得心頭忐忑，遂放下酒杯，佛然目注施小萍道：「不知施夫人這次發笑，又是為了甚麼？」

施小萍止住笑聲，粉面一寒，冷冷道：「我是笑你們竟然愚蠢到這般地步，還好意思稱甚麼浙東大俠以及『血手人屠』的傳人？」

韓劍平神色一變，喝道：「這話是甚麼意思？」

施小萍哂然一笑，說道：「你以為喝下去的這杯酒，當眞沒有毒麼？」

韓劍平大怒道：「你……你……不是曾經保證……」

施小萍「格格」笑道：「這就是你們愚蠢的地方，試想，我既以『毒手』為號，我說的話，能算數麼？勸你別太天眞了。」

韓劍平不由心頭火發，大喝一聲，霍地站起身來，揚掌便向施小萍劈去。

施小萍動也不動地「嗤」了一聲，冷冷說道：「韓大俠最好不要動火，這時候你們的功力早就不復存在了。」

韓劍平祇覺得自己這一掌劈出之勢，果然毫無勁道，那畢生苦修的功力，竟化為烏有，不由心頭大震，「砰」的一聲，頹然跌坐椅上，一時悔恨交集，默然無語。

但藍啓明却似毫未將此事放在心上地，目注施小萍，微笑問道：「施夫人這種不要臉的本領，確實令人佩服，但不知施夫人這般作弄我們，究竟有何打算？」

施小萍笑道：「你是不是感到奇怪，我為何不直截了當地將你們立刻毒死，是麼？」

藍啓明點頭笑道：「還是施夫人聰明，一下便說中在下的心事了。」

施小萍倏地臉色一變，咬牙切齒地厲聲道：「我與你們仇深似海，恨比天高，豈能讓你們這般輕鬆地死去？」

話聲一頓，又復聲色俱厲地，一字一頓的說道：「我要把你們吊在堡門外的旗杆上面，示衆三日，然後再把你們囚禁起來，作我哥哥合藥的材料。」

藍啓明奇道：「合藥的材料？」

施小萍咬牙道：「不錯，從今以後，每當有人求我哥哥醫病時，如果是醫眼，便把你們的眼睛割下來合藥；如果是需要接上一條胳臂，便把你們的胳臂砍下來換裝上去，哼哼！總而言之，就是要把你們一刀一刀地慢慢宰割，令你們捱盡求生不得，求死無門之苦，方消我心頭之恨。」

藍啓明「哈哈」一笑，道：「多謝施夫人的指點，不過我們恐怕無法如你之所願呢！」

說着，從懷中取出那瓶「逆天神散」，笑道：「施夫人可認得這是甚麼？」

施小萍先是神色微變，但隨即冷冷道：「這是我哥哥的『逆天神散』，我豈有認不得之理？」

藍啓明笑道：「好說！好說！我們就要令施夫人失望了。」

言罷，旋開瓶蓋，倒了一半「逆天神散」進口中，然後將瓶遞給韓劍平。

韓劍平喜心翻倒地接瓶在手，毫不停頓就朝口中一傾，把餘下的「逆天神散」盡數嚥入腹中。

施小萍眼望着二人吞服「逆天神散」，竟然沒有出手阻攔，默默地等到韓劍平吞服完畢，立即又發出一陣滿含嘲弄的「格格」嬌笑。

藍啓明笑道：「施夫人這般好笑，莫非是為我們能夠免掉這場災難而感到高興？」

施小萍冷笑道：「怪不得藍大俠這般鎮定，原來是仗着這瓶『逆天神散』，哈哈！我說你們愚蠢無知，當眞一點也沒有說錯，教我怎能不高興？」

藍啓明微笑道：「聽施夫人的口氣，莫非我們服下去的『逆天神散』是假的不成？」

施小萍哂然道：「你們服下去的『逆天神散』一點都不假，但是此藥的特性，你們知不知道？」

藍啓明搖頭道：「在下祇曉得這『逆天神散』乃令兄秘製靈藥，功能起死回生，其他就不清楚了。」

施小萍注目道：「不錯，『逆天神散』確能起死回生，但它的特性，也僅能起死回生，並非能治百病，你知道麼？」

藍啓明奇道：「但這兩種功能又有甚麼分別？」

施小萍得意地說道：「須知你們喝的那杯酒，所含毒性僅僅是消失了你們的功力，却不致把你們毒死，也就是說，你們並沒有性命之憂，所以服下去的『逆天神散』便絲毫不生作用，祇是白白糟塌一瓶靈藥而已。」

說完，臉色一沉，掃了韓、藍二人一眼，道：「你們倘若不相信，不妨再運功試試。」

韓劍平與藍啓明聞言，將信將疑地暗自一試，發現服下去的「逆天神散」，果然一點不生作用，不由雙雙涼了半截。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祇有兩條道路可以選擇，一是束手就縛，聽任對方宰割；一是設法自裁，以死來逃脫這場羞辱以及將來痛苦。

韓劍平與藍啓明心念電轉，便立即選擇了第二條道路，當下，二人互望了一眼，雙雙倏地一張口，打算咬斷自己的舌根，以求逕死。

那知……

他們剛一張口，突覺「浮白」穴上一痲，牙關頓時合攏不來，自殺的企圖，立時落空。

施小萍「格格」嬌笑道：「你們想死，那有這般容易？」

倏地粉臉一寒，殺氣密佈地獰視着韓劍平和藍啓明，陰森森地說道：「我不叫你們死，你們死得了嗎？」

韓劍平與藍啓明此際空自急怒攻心，但「浮白」穴被點，口不能言，心中縱有千萬句咒罵的話，也罵不出來，祇好雙雙把眼一閉，聽由命運的安排。

那知……

他們的眼簾剛一眨動，突覺「瞳子膠」穴上一痛，眼簾便再也閉不攏來。

施小萍獰笑道：「你們想不看，我偏偏要你們睜着眼睛，看着你自已所受的羞辱，看着你的同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慘況。」

這一番說話，祇聽得韓劍平與藍啓明宛若萬箭穿心，胸中一陣熱血翻騰，雙雙禁不住悶哼一聲，喉中噴出一股腥血，登時昏絕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二人突覺心頭一陣清涼，便雙雙恢復了知覺，這才發現手足已被

人綑綁住，施小萍正笑嘻嘻地站在面前。

祇聽她嬌聲笑道：「兩位大俠何必這樣折磨自己呢？我爲了要你們能夠清清楚楚地嘗遍身受的滋味，不惜用我哥哥的安神靈藥給你們服食，今後，你們的頭腦便永遠保持清醒，無論怎樣痛苦，都不會昏過去了。」

這時候，韓劍平和藍啓明眞恨不得天上立時打下一個大霹靂來，把眼前一切毀滅了，縱然與這惡毒兇狡的施小萍同化灰燼，亦在所不顧。

可是，蒼天並沒有如他們所願地降下甚麼霹靂雷火。

但耳中祇聽見施小萍以森冷的聲音喝道：「把這兩人抬出去！」

話聲一落，便走過來四名黃衣大漢，兩人服侍一個，將韓劍平和藍啓明抬了起來，往外面走去。

那知……

他們還未走出這內堂的大門，便爲一陣慌亂的脚步聲，震愕住了。

祇見那兩個把守堡門的黃衣大漢，氣急敗壞，神色倉惶地狂奔而來，直衝到內堂門口。

南宮雲飛疾步上前將這兩名黃衣大漢攔住，喝道：「甚麼事這樣慌張？」

兩名黃衣大漢氣喘呼呼，張口結舌地叫道：「不……不……好……堡……」

他們二人還沒有說清楚，空際已傳來一陣震耳的怪笑。

施小萍聞聲一驚，韓劍平與藍啓明却是心頭大說。

因爲他們都已聽出這發笑之人，正是「鐵拐酒仙」李玄。

笑聲中，祇見「鐵拐酒仙」李玄，雙手捧着一人，一跛一跛地從施家堡外面走將進來。

施小萍方待出聲喝問之際，目光觸處，頓時如遭雷擊，「啊」了一聲，便再也說不出話來。

原來，李玄手捧之人，赫然竟是她的兄長「逆天魔醫」施不施。

但見施不施臉如死灰，雙目緊閉，顯然受傷極重。

而李玄乍見韓劍平與藍啓明這般狼狽的情形，顯然也是大出意外地，怪目圓睜，再也笑不出來。

雙方怔了半晌，還是李玄較先把心神穩定下來，目注施小萍，「哼」了一聲，開口說道：「施夫人，我老叫化子這兩位小老弟，有甚麼得罪你的地方，令你這樣欵待他們……」

施小萍也自定一定神，急聲問道：「李老化子，你把我哥哥怎樣了？」

李玄怪笑道：「沒有甚麼，令兄祇不過受了點內家反震之力而已。」

施小萍喝道：「你扯謊！憑我哥哥的功力，怎會被你的內力反震？分明是用無恥手段暗算……」

李玄連連搖頭道：「慢來慢來！施夫人且莫要亂下斷語，震傷令兄的乃另有其人，我老化子不敢掠美。」

施小萍叫道：「我不信！」

李玄正色說道：「好在令兄還沒有死，你不妨先問問他吧！」

施小萍應道：「好！讓我來看看。」

說着，舉步朝李玄走了過來。

李玄退後一步，怪笑道：「慢點！」

施小萍急道：「你不是要我來問我哥哥的麼？怎地又變卦了？」

李玄怪笑道：「我老化子的兩位小老弟正受着施夫人的隆重欵待，我怎能捨得把令兄給你看呢？」

施小萍急切想要知道乃兄的傷勢，無可奈何，祇好轉頭吩咐那四名黃衣大漢把韓劍平和藍啓明的綑綁解開。

藍啓明站起身來，朝李韓用手指了指自己的「浮白」和「瞳子膠」兩處穴道。

李玄恍然目注施小萍，怪笑道：「施夫人，一客不煩二主，就請你把他們的穴道解了吧！免得他們有苦說不出，連想睡覺都閉不攏眼睛。」

施小萍冷笑道：「哼！你說得倒輕鬆，但天下間那有這樣這便宜的事？」

李玄沉聲道：「幹不幹隨便你，但你須知道，令兄這時雖然還沒有死，也祇不過剩了一口氣，你若是這樣拖延時間，把他拖死了，可不關我的事。」

施小萍何嘗不知道，祇要把韓劍平、藍啓明的穴道一解開，二人就會立刻說出中毒消失了功力之事，又得有一番囉唆‥

可是，到底骨肉情深，她雖然對李玄等人恨之刺骨，但總不能眼看着乃兄死在敵人的手中，當下一咬銀牙，出手如風，迅快地將韓劍平和藍啓明的穴道解開，立卽一掠到李玄面前，雙手一伸，喝道：「他們穴道已解，快把哥哥給我！」

須知李玄也不是個笨瓜，那肯如此聽話，一飄身，業已橫移三尺‥

那邊，藍啓明也同時大喝道：「二哥不要上當，還有手續未淸。」

施小萍緊跟着李玄，怒聲道：「我甚麼都依了你，你爲何不守信用？」

李玄一面飄身躲開，一面怪笑道：「慢來慢來，且聽聽我的藍老弟說些甚麼，再把令兄交給你不遲。」

就在李玄飄身躲閃施小萍之際，那站在內堂門口的南宮雲飛，倏地右手一揚，兩枚鐵膽已自悄然發出，一左一右，在空中繞了個大彎，電也似地向李玄背後射去。

韓劍平功力全消，無法攔阻，祇好大聲喝道：「二哥留神背後！」

李玄聞聲，也不躲避，祇好將背微微一拱，但聽「噹噹」兩聲，那兩枚鐵膽已擊中他背後的純鋼大酒葫蘆，立時被震得直上半空。

又聽「波波」兩聲微響過處，那兩枚鐵膽在空中突地爆裂開來，散出兩蓬暗藍色的灰塵，朝李玄當頭罩下。

那施小萍幾次出手都沒有將乃兄從李玄手中奪回，雖然心中忿怒至極，屢欲施毒手暗算，但投鼠忌器，總怕誤傷了施不施而不敢妄動。此際，眼看南宮雲飛竟然不顧一切，發出獨門暗器襲擊李玄，不由大驚失色，猛地皓腕一抖，暗藏袖中的羅帕立化一朶白雲騰空而起。

說時遲，那時快，這幅羅帕所化的白雲剛自飛越過李玄的頭頂，那兩蓬暗藍色的灰塵也飛洒而下，雙方接個正着，祇見羅帕一旋一合之下，立將兩蓬含有劇毒的灰塵包沒。

施小萍玉手一招，將羅帕攝回，反手朝南宮雲飛擲去，怒聲叱道：「南宮總管，你怎的這般魯莽，這時候能隨便亂來的麼？」

南宮雲飛碰了一鼻子灰，不由臉紅耳赤地連聲應是，探手將羅帕接住，瞪了李玄一眼，忿然退過一旁。

李玄怪笑連聲道：「大總管不要吹鬍子瞪眼睛，祇怪你自己拍馬屁拍的不是時候，拍到馬腿上去了。」

接着又向施小萍怪笑道：「還是施夫人聰明睿智，識得利害，如今可以休息片刻，聽聽我兩位小老弟要說些甚麼了吧？」

施小萍情知乃兄被李玄挾爲人質，再鬥下去也是枉然，祇好恨恨地「哼」了一聲，晃身一躍，落在韓劍平、藍啓明二人的背後，雙手疾出，分按在二人的「命門」穴上，冷冷說道

：「你們有甚麼話就說好了，我也不怕你們飛上天去！」

藍啓明冷笑道：「我們功力全失，你發狠有甚麼意思？」

李玄失驚道：「甚麼？你們的功力……」

藍啓明沉聲道：「不錯，我和四哥太過相信施夫人的人格，被她以一杯毒酒，消失了我們的功力。」

李玄心神一定，怪笑道：「祇要死不了，事情就好辦！施夫人麻煩你給點解藥，把我這兩位小老弟的功力恢復過來如何？」

施小萍「哼」了一聲道：「縛虎容易縱虎難，你想要我恢復他們的功力，除非日出西山，月沉東海！」

李玄連聲怪笑，一面暗將右手移在施不施的「命門」穴上，眞力微凝，緩緩注入，等到施不施體內有了反應，方才止住笑聲，沉聲喝道：「施夫人，難道你連令兄的生命都不要了麼？」

施小萍獰笑一聲，道：「李老化子，祇要你捨得韓劍平和藍啓明不要，我哥哥以一命換兩命，又有甚麼要緊。」

李玄怪笑道：「這買一送一的蝕本生意，我老化子當然不願意幹。」

施小萍喝道：「那你就快將我哥哥交回來，我便放了他們。」

李玄道：「還是那一句話，拜托夫人把他們的功力恢復了再說。」

施小萍冷冷道：「少囉嗦，幹就幹，不幹拉倒！」

李玄怒喝道：「令兄受傷之事，並非我老化子所爲，我不但沒有打他的落水狗，反而將他送了回來，哼哼！你若不將韓老四和藍小五原封原樣交還給我，看我不把你這快要斷氣的哥哥劈死才怪！」

施小萍冷笑道：「你愛怎樣？我祇知道一個夠本，兩個有利，老化子請看着辦好了。」

李玄勃然大怒，厲聲道：「令兄若是死了，你施家堡尚有何人是老化子的對手？哼哼！那時連你也逃不了，看你還有甚麼利可言？」

施小萍神色微變，粉臉鐵青地說道：「我施家堡縱然化爲飛灰，你老化子也休想獲得半點便宜。」

李玄低頭大叫道：「施大神醫，你可聽見了？」

祇聽得施不施呻吟了一聲，吃力地顫聲道：「三妹，你千萬不要偏激，祇要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你就放過他們這一遭吧。」

施小萍見乃兄還能出聲說話，不由略放寬心，急急問道：「哥哥，你現在怎樣了？」

施不施呻吟道：「爲兄多虧李老化子不時用眞力護住快要震斷的心脈，才能支持到現在，你不能再躭擱時間了。」

施小萍咬牙道：「我不知費了多少手脚，方能……」

施不施掙扎着叫道：「胡說，我們眞正的大仇人是李老化子，韓劍平和藍啓明的命運值不得甚麼，你還不趕快聽爲兄的吩咐，當眞要施家堡毀於一旦麼？」

施小萍被罵得粉臉鐵青，咬牙切齒地默然半晌，方才無可奈何，對李玄恨恨說道：「李老化子，今天就算你狠！」

言罷，撤回按在韓劍平和藍啓明「命門」穴上的雙手，在懷中掏出一隻小小白玉瓶，塞在藍啓明手裏，冷冷說道：「這是解藥，服下去後，你們的功力便恢復了。」

轉頭對南宮雲飛喝道：「還不快去將堡主接過來！」

南宮雲飛聽了躬身應命，便朝李玄緩步走去。

李玄搖頭怪笑道：「慢來慢來，事情那有這樣簡單？」

施小萍大怒道：「你要怎樣？難道還打算撒賴麼？」

李玄「嘿嘿」怪笑道：「以前施夫人在『九疑魔宮』耍的那一套，我老化子記憶猶新，嘿嘿！上了一次當，學一次乖，我今天非要的的確確看着韓老四和藍小五安然無恙，完全沒有變卦，方能將令兄交還給你……」

「毒手西施」施小萍空自恨得咬碎銀牙，却也無可奈何，索性站過一旁，不再開口。

這時候，藍啓明已將那瓶解藥，分着與韓劍平服下，雙雙就地趺坐，片刻之後，各自暗暗運功一試，果覺眞氣已能運轉自如，功力完全恢復過來，不由喜心翻倒地，雙雙朝李玄點頭微笑，振衣起立。

李玄見狀，寬心大放，雙手微微用力一送，將施不施的身子向南宮雲飛拋去，怪笑喝道：「大總管好生接住了，假如你們沒有起死回生的療傷靈藥時，可怪不得我老化子有始無終呀。」

南宮雲飛小心翼翼地伸手將施不施接住，施小萍急縱過來略一審視，立卽吩咐南宮雲飛趕快送到丹室之中，用「逆天神散」替乃兄救治。

南宮雲飛應命，捧着施不施，匆匆進入內堂，轉往丹室而去。

韓劍平待施小萍把事情弄妥，這才一整衣襟，注目抱拳道：「令兄傷勢雖重，但有他秘煉的『逆天神散』療治，料想短時間必可康復如初，如今且撇開他與我李二哥的恩怨是非不談，在下要向施夫人討還一點公道。」

施小萍哂然道：「我早就算定你一旦好了便會作怪，你要討些甚麼公道，儘管提出來便了。」

韓劍平朗聲道：「施夫人適才對我弟兄的盛情欵待，令我弟兄沒齒不忘，但在下却沒有照樣回報的意思，祇想在武功方面，各憑眞才實學領教一二，不知施夫人意下如何？」

施小萍「格格」笑道：「韓大俠打算怎樣報復，祇管直說好了，用不着這般文縐縐地大繞圈子。」

韓劍平目注施小萍，緩緩說道：「在下不才，意欲再度領教施夫人的『雙環一帕十三針』罕世妙技，還望夫人不吝賜敎。」

施小萍「格格」嬌笑道：「原來韓大俠還念念不忘那次吃虧的事，好好好！施小萍便敬如尊命，再度獻醜便了。」

笑語之聲一落，立卽仰首四望，嬌聲喝道：「掌燈！」

「唰唰唰……」

庭院四週，立時應聲亮起了百數十道强烈的孔明燈光，齊齊照射過來，將庭院照耀得如同白晝。

就在此時，祇見那南宮雲飛匆匆由內堂走出來，步下庭中，對「毒手西施」施小萍躬身道：「堡主服下『逆天神散』之後，現已入定調息，不久卽可痊癒，並命屬下稟告姑奶奶不用擔心。」

施小萍一頷首，便揮手命南宮雲飛退下。

南宮雲飛退了兩步，目光四下一掠，又復躬身道：「瞧這情形，莫非這三位朋友，打算倚仗人多，想找回適才的過節麼？」

施小萍冷然道：「不錯，這位韓大俠嫌剛才的苦頭還未吃够，打算和我再較量一下，免得死不瞑目。」

南宮雲飛作色道：「姑奶奶何等身份？豈能與這般狂妄之輩，隨便動手，且讓屬下將他們教訓一番便了。」

韓劍平聽得哂然一笑，方待開口，身後的

李玄已怪笑連聲，撐着拐杖走上來，指着南宮雲飛笑道：「你這個奴才，大概就是昔年橫行豫鄂的强盜頭兒『鐵膽飛刀』南宮雲飛吧了？剛才你孝敬了我老化子兩塊廢鐵，幾乎打破了我的酒葫蘆，我老化子該好好謝謝你才對。」

南宮雲飛冷笑道：「老化子不必賣狂，剛才若不是我們的姑奶奶有好生之德，你恐怕早就挺屍多時了！」

李玄笑道：「我老化子正活得不耐煩，你身上不是還有一塊廢鐵和一柄生銹刀子麼？何不統統拿出來施捨施捨我老化子，也算是功德無量。」

南宮雲飛冷哼一聲，轉對施小萍躬身說道：「這老化子目中無人，可否讓屬下將他教訓一番？」

施小萍雖然明知南宮雲飛並非李玄之敵，但眼前情勢，又不得不盡量爭取時間，以便乃兄將傷勢治好，方有扳回劣勢的希望，於是故作矜持地沉吟了一會，方才點頭允准，並愼重地囑咐道：「這老化子練有『先天無形罡氣』，已到了相當火候，『九疑魔宮』的『活閻羅』吳明，便是死在他的手下，你應小心一點才好。」

南宮雲飛方自躬身應諾，李玄却又怪笑說道：「施夫人說話最好憑點良心，那『活閻羅』吳當家的，乃是不折不扣死在他自己手下，施夫人怎能把這筆帳兒算在我老化子頭上？」

南宮雲飛截口喝道：「那筆陳帳自有呼延魔君和你清算，用不着在此地囉唆，快亮傢伙領受本總管的教訓就是了。」

喝聲一落，身形微晃，閃退數尺，探手在腰際一抖一揚，「錚」然微響，一道藍光，電閃而出，又復手腕一抖，藍光倏地靜止，一柄三尺餘長，其薄如紙的利刀，筆直地撒在他掌中。

李玄怪笑連聲道：「我的乖乖，大總管的刀子敢情沒有生銹，可是我老化子身上的蘆葫是用來裝酒的，怎捨得讓你的刀子來砍，祇有這根拐杖，平常是用來打狗的，不知大總管吃不吃得消？」

南宮雲飛沉聲喝道：「本總管與你是手下分高低，不是在口上逞英雄的，少廢話，快動手！」

李玄「嘿嘿」怪笑道：「好罷，咱們這就動手！」

聲才出口，招已先發，鐵拐一掄，「呼」地一聲，一招「棒掃惡狗」，疾如電閃，勢若驚雷地朝南宮雲飛攔腰掃去。

南宮雲飛沒料到李玄說打就打，而且發招竟在開口之先，眼見鐵拐橫掃而至，不但迅快絕倫，兼且力猛勢沉，自己空有一柄削鐵如泥的緬刀，在這種情勢下也不敢輕攖其鋒，祇好腳下一滑，疾退八尺……

李玄似是得理不讓人，一聲怪笑，欺身疾進，鐵拐迴風掃出。

南宮雲飛被逼得又復撤身疾退……

李玄揮拐猛掃，一連幾招「棒掃惡狗」，祇掃得南宮雲飛手忙腳亂，東閃西躲，狼狽不堪。

施小萍在旁看得柳眉緊蹙，又忌着韓劍平和藍啓明雙雙在側，嚴密監視，就算想暗助一臂，也無法出手。

李玄直把南宮雲飛逼得退進了內堂，方才一收鐵拐，縱聲怪笑道：「大總管，我老化子這根傢伙的滋味如何？這時且讓你喘一口氣，待我老化子喝幾口酒兒潤潤喉嚨，再來……」

他收招說話之際，南宮雲飛已然大大喘了口氣，不等李玄把說話完，已厲喝一聲，騰身掠空而出，手中緬刀掄起一團藍雲，朝李玄當頭罩下。

李玄對這洶洶來勢，連理都不理，腳一微滑，身軀略一迴旋，便脫出南宮雲飛緬刀電漩的範圍，一面伸手摘下背後的大酒葫蘆，仰首猛吸了一口。

南宮雲飛一招落空，腳沾實地，更不停頓，振腕疾揮，展開獨門「追風逐電」刀法，緬刀幻起千百道耀眼藍光，交織成一幢光網，將李玄罩了個風雨不透。

李玄一拐撐地，一手拿着大酒葫蘆，在這驟雨狂風，凌厲無匹的刀網之中，一面輕靈地迴旋閃避，一面張口狂飲美酒，絲毫不加以還手。

轉眼之間，南宮雲飛的這套獨門「追風逐電」刀法，招式已施展了一大半，依然沾不着李玄一根汗毛，不由又急又怒，厲嘯一聲，刀光霍地一收，身形騰空直拔而起。

李玄似乎也酒癮過足，把大酒葫蘆朝背後一揹。揹一揹嘴角，怪聲笑道：「大總管，你這一手，老早就該使出來了，何必白費許多氣……」

話猶未了，南宮雲飛已在空中大喝道：「老化子納命！」

一枚鐵膽挾銳嘯之聲，凌空盤旋下擊。

李玄屹立如山，仰首注目，直待鐵膽射臨頭頂不足一尺之際，方才微一仰身，鐵拐一豎，疾逾閃電，覷準鐵膽迴旋的方向，拐頭輕輕一點。

祇聽「波」的一聲微響過處，這枚鐵膽已被拐頭點破，登時爆散出一蓬暗藍的粉末，驟雨般疾落而下……

李玄怪笑一聲，左手五指微撤，虛虛向上一托，早已凝聚的「先天無形罡氣」，立從指尖激射而出，展佈成一幅無形的氣幕，將這蓬擴散落下的暗藍色粉末一托一兜，盡數裹住，不曾漏掉半粒。

祇聽李玄又是一聲怪笑道：「大總管，我老化子不愛這東西，原物奉還！」

笑喝聲中，左手虛空一推，那一蓬被「先天無形罡氣」裹住的毒粉，「呼」的一聲，反朝那正自斜飄落下的南宮雲飛身上飛去。

這時，南宮雲飛身形尚未落地，而他的輕功身法又未練到能够凌空飄翔的火候，眼見已是避無可避，就要自食惡果

施小萍心中一急，嬌叱一聲，兩枚金環，脫手飛出，閃電般朝那毒粉擊去，打算將包住外面的一層「先天無形罡氣」擊破，挽救南宮雲飛一命。

那知……

她的兩枚金環去勢雖猛，但怎敵得過李玄數十年苦修的內家神功，是以剛一觸及那層「先天無形罡氣」，便立被一股强勁無匹的力道，震得反彈回來。

南宮雲飛依然難逃厄運，一聲絕望的厲吼之下，頓被自己獨門秘煉、歹毒無倫的暗藍色粉末，洒遍了全身，砰然跌落在地上。

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他這時自知萬無倖理，遂拚着最後一口氣，又復一聲厲吼，右手猛地一揮，緬刀電擲而出，一道藍光，驚虹掣電般朝李玄飛去。

李玄怪笑一聲，身形微閃，飛來的緬刀，便擦胸而過，直射入庭院邊緣的一叢孔明燈之中。祇聽慘叫連聲響處，燈光登時一陣大亂，顯然，已有多人被這緬刀所傷，作了無辜的怨鬼了。

待得燈光復定，再看那南宮雲飛時，業已屍骨無存，地面祇剩了一灘黃水，以及幾縷淡藍輕烟。

韓劍平等人沒料到這暗藍色粉末的毒性，竟然如此霸道，不禁爲之駭然相顧失色。

這時，施小萍的臉色已難看到了極點，雙

目中射出毒恨光芒，凝視李玄，咬牙切齒道：「好個專門借刀殺人，心狠手辣的老化子，嘿！施小萍今日管教你難逃公道！」

說着，一步一步朝李玄逼近——

李玄似乎被她的目光看得有點受不了，慌得連忙倒退，怪聲嚷道：「慢來慢來！我老化子還是那句老話，雖然天不怕，地不怕，却是最怕女人，施夫人就高抬玉手，，放過我老化子，去另找對象吧！」

他口中嚷嚷，人已朝韓劍平身後躲去，同時推了韓劍平一把，怪笑道：「韓老四，你就替二哥擋這一陣，伺候伺候她吧！」

韓劍平啼笑皆非地劍眉微皺，只好跨前兩步，抱拳對施小萍道：「施夫人，常言道，怨有頭，債有主，這一場仍由韓某領教領教夫人的絕技如何？」

施小萍杏眼圓睜，厲聲喝道：「韓劍平，你當眞是要爲李化子替死麼？」

韓劍平心平氣和地微微一笑，道：「施夫人言重了，韓某相信你的『雙環一帕十三針』雖然神妙無匹，冠絕武林，恐怕未必能够令我做了李二哥的替死鬼吧！」

施小萍冷哼一聲，道：「你既然硬要往鬼門關上闖，我就成全你便了！」

言罷，嬌軀微晃，退了幾步，與韓劍平保持約莫一丈三四的距離，垂手卓立，冷冷又道：「韓劍平！你好生注意了！」

藍啓明忽然雙手亂搖，叫道：「慢來慢來，我還有話說！」

施小萍臉寒如冰，注目叱道：「住口，現在還輪不到你，你亂嚷什麼？」

藍啓明笑道：「只要施夫人有這胃口，我陪你玩玩也無所謂，不過你和我韓四哥這場拚門方式，似乎有點含混不清，必須加以規定，才合道理！」

施小萍怒道：「動手過招，一搏生死，還有什麼方式規定？」

藍啓明搖頭笑道：「不然，譬喻說，你口口聲聲要用『雙環一帕十三針』送韓四哥到鬼門關去，那麼，究竟是誰先動手，同時，韓四哥生平不用暗器，則勝負之判，怎樣決定呢？是至死方休？是點到爲止？勝者如何？負者又如何？這些事要事先規定好，免得到時窮扯淡，多費口舌！」

施小萍沒想到藍啓明會說出這一大堆話來，一時竟愣住了，半晌，方吶吶說道：「這——這——」

韓劍平却朗聲大笑道：「施夫人不必爲難，韓劍平既然是向你領教，就當然是由夫人先動手，同時韓某敢擔保，只要夫人的『雙環一帕十三針』當中，有一樣沾到韓某的衣角，韓某這條命兒，就任由夫人處置！」

笑語倏止，星目中精光突射，凝注施小萍，沉聲又道：「但倘施夫人的絕技無功時，便又如何？」

施小萍杏眼圓睜，怒喝道：「你若能在我的『雙環一帕十三針』之下逃得性命，我這施家堡便——」

語猶未了，內堂中突然傳出一聲大喝：「三妹住口——」喝聲中，「逆天魔醫」施不施已飛落庭院了！

李玄等人眼見施不施縱落院時的身法，以及聽他呼喝的聲音，都顯示着內傷之勢業已完全康復，俱不由心頭一凜，各自凝功戒備！

施小萍更是喜心翻倒地叫道：「哥哥！你已經完全好了麼？」

施不施點點頭道：「有勞三妹掛念了！」

施小萍道：「哥哥既已痊癒，就該教訓他們才對，爲何將妹子喝住？」

施不施冷然：道「爲兄對此事自有分寸，三妹暫且退下。」

施小萍道：「哥哥知不知道南宮總管已遭李老化子的毒手，害得屍骨無存了呢？」

施不施臉色一沉，道：「三妹不必再多言，今日之事，且讓爲兄處理便了！」

施小萍連碰了乃兄兩個釘子，不由氣得粉面鐵青，憤憤退過一旁，心中却暗打主意。

李玄眼看着施不施與妹妹鬥氣，一時間摸不透這魔頭安的什麼心眼，遂怪笑兩聲，目注施不施，笑道：「施大神醫果然醫道通神，這般快就把自己醫好了，當眞是可喜可賀，教我老化子好生佩服！」

施不施「哼」了一聲，冷冷說道：「李老化子用不着亂拍馬屁，我才不吃這一套！」

李玄怪笑道：「你這時候跑出來，究竟有何打算？是不是要抽我的筋剝我的皮，熬乾我的血肉呢。」

施不施冷笑道：「老化子也用不着說這些風涼話，須知我施不施生平講究的是恩怨分明，絕不落人半句閒話！」

李玄聽得眉開眼笑地大喜問道：「這樣說來，施大神醫是有心饒了我老化子了。」

施不施面色一沉，喝道：「不錯！但也僅限這一次，倘若再落在我手裏時，我仍然要把你抽筋剝皮，熬乾血肉！」

李玄連連怪笑道：「也好也好！我老化子只要你施大神醫饒過這一次便心滿意足了！」

韓劍平也上前抱拳笑道：「在下蒙尊駕慨予援手，免我受『九寒晶砂』蝕體之危，此恩此德，韓某有生之年，當永銘五內！」

李玄怪聲嚷道：「老四用不着謝他，這是我拚着抽筋剝皮，熬乾血肉檢來的便宜，才使施大神醫不得不出手救你，要謝便該好好謝我才對！」

韓劍平正色道：「話雖如此，但大丈夫行事要恩怨分明，所以施大神醫的救命之恩，我仍須拜謝才是道理！」

施不施一擺手，冷冷道：「韓大俠也用不着客套，你的謝意，我心領就是了！」

韓劍平莊容道：「在下之言，句句出自肺腑，絕非客套，尊駕——」

施不施截口沉聲道：「你既然知道感激於我，爲何定要與舍妹動手？」

韓劍平怔了一怔，隨即朗聲道：「在下一時心中不忿，是以把這事忽略了，尊駕既然如此見責，在下就把今日在府上受令妹折辱一事，暫擱一邊便了！」

藍啓明雙手亂搖道：「不行不行！天下間那有這樣便宜的事，我可不答應！」

施不施重重地「哼」了一聲！也不理睬藍啓明，自顧目注李玄和韓劍平，含笑說道：「爲了感謝李老化子護送我回家的孝心，以及讚佩韓大俠的慷慨胸襟，老夫已命人略備水酒粗看，請三位重入內堂小酌一番，務望賞光！」

韓劍平一愣，暗道：「這魔頭不知攪什麼鬼了。」

藍啓明已冷笑一聲，接口道：「府上的美酒佳看我們可不敢領教了！」

施不施臉色一變，沉聲道：「尊駕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施不施若是要打算對付你們，也用得着在酒菜之中做文章麼？」

李玄怪聲笑道：「施大神醫請不要生氣，常言說得好，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繩，他們剛剛從酒菜中吃了苦頭，又怎能怪得藍小五會起疑心呢？」

施不施冷笑道：「你又不會遭蛇咬過，難道也怕不成？」

李玄怪笑道：「我老化子就是生平好吃，慢說施大神醫沒有打壞主意，就算是美酒佳看之中樣樣有毒，只要合我的口味，我都照吃不

誤！」話聲微頓，一拍韓劍平與藍啓明笑道：「走！我們就叨擾施大神醫一頓，修補修補五臟廟也好！」

韓劍平和藍啓明見李玄十分有把握的樣子，自是不好再加推辭，遂一齊含笑答應跟施不施走進內堂。

這時，堂中那桌酒席已經撤下，重換了一席更爲豐盛的酒菜。

施不施似乎因爲李玄等人願意賞光而顯得頗爲高興，一面拱手讓坐，一面吩咐侍候之人端菜上來。

施小萍也攪不清楚乃兄究竟有何打算，只好悶着一肚子氣，跟隨入席。

衆人坐定之後，佳肴陸續上席，施不施絕口不談報復之事，只顧頻頻舉杯勸客，開懷暢飲！

李玄更是酒到杯乾，下箸如雨地對席上的佳肴連連進攻，彷彿絲毫不把酒菜是否有毒的問題放在心上！

只有韓劍平和藍啓明心懷鬼胎，極其謹愼地舉杯下箸，生怕又中了施不施的陰謀詭計。

酒過三巡，菜上五味之後，施不施方停杯擱箸，乾咳了一聲，目注藍啓明，含笑問道：「藍大俠的令師，究竟是『血手人屠』卜五先生？抑是『談笑書生飛鳳手』卜八先生？」

藍啓明微微一笑，道：「施大神醫對這問題若有興趣，不妨猜猜！」

施不施道：「若依藍大俠空空妙手的絕技看來，令師必定是那位尊稱爲天下三隻手的宗師『談笑書生飛鳳手』卜八先生，不知老夫猜得對不對？」

藍啓明笑道：「在下的一點粗淺功夫，怎及家師萬一，施大神醫過獎了！」

施不施冷冷道：「藍大俠不必過謙，自從在『九疑魔宮』的筵席上領教過藍大俠的絕技，老夫至今猶念念不忘！」

藍啓明「哈哈」一笑，道：「那次是適逢其會，在偶然之間手癢，還望施大神醫不要介意才好！」

施不施倏地臉色一沉道：「關於李老化子與老夫之仇恨，看在千里迢迢護送老夫同家的份上，老夫暫時饒他一次，而韓大俠與舍妹的過節亦蒙韓大俠慨允不究，只有你藍大俠竊我『逆天神散』之罪，老夫却不得不討回一點公道！」

藍啓明朗聲笑道：「施大神醫繞了半天彎子，原來是想打我的主意，好吧！這筆賬兒施大神醫要怎樣算法，是在拳掌兵刃上決生死？抑是在陰謀詭計下定存亡？」

施不施冷然搖頭道：「憑你那點微末功行，也經得起老夫的拳掌兵刃麼？何況——」

藍啓明軒眉道：「那麼，施大神醫的這點公道，打算怎樣討法？」

施不施微微一笑，道：「老夫只想再領教一次你第三隻手的妙技而已，藍大俠不會吝惜吧？」

藍啓明愣了一愣，隨即大笑道：「沒有問題！但不知施大神醫想用什麼珍貴之物爲餌？要在什麼情形之下，領教我的妙技？」

施不施正色道：「老夫仍然是用一瓶『逆天神散』作爲獎品，只要你藍大俠能夠再從我的身上扒去的話，你我之間的陳賬便從此一筆勾銷！」

藍啓明傾聽得眉開眼笑地側顧李玄道：「二哥！施大神醫眞是最愛送人便宜的了，你看，他上次送了你一件天大的便宜，如今又要送一件給我呢！」

李玄「哼」了一聲，怪眼一瞪，道：「小五且慢開心，施大神醫的便宜，你以爲是好檢的麼？」

藍啓明笑道：「好檢好檢！不是我瞎吹牛，此刻他那一瓶『逆天神散』，好像已經在我的口袋裏了！」

施不施動也不動，端坐椅上，沉聲道：「藍大俠這些笑話，最好等一會再說，老夫正誠心欣賞你的妙技，就請快點施展如何！」

藍啓明笑容一斂，道：「施大神醫的意思是要我就在此時此地表演了。」

施不施點頭道：「不錯！」

藍啓明嘿然冷笑道：「常言道，法不傳六眼，如今施大神醫倘若要我在這十幾對眼睛注視下，同時又隔着這大圓桌，來動手摸你懷中的『逆天神散』——則因我又不是練有五鬼搬運邪法的巫師，根本無法辦到，那就算我藍啓明認輸便了！」

施不施冷然道：「那次在『九疑魔宮』中，你還不是同樣在筵席之上施展了手腳麼？」

藍啓明搖頭道：「那時候，同席之人根本就沒有想到會有這種事情發生，與現在的情況截然不同，怎能混爲一談？」

施不施冷笑連聲地嘲笑道：「這樣說來，藍大俠是否要大家都閉上眼睛，更把老夫雙手綁住，然後讓你大展妙手？」

藍啓明冷冷一笑道：「那倒用不着！」

施不施沉聲道：「藍大俠若是認爲在這情形之下，的確無法施展的話，老夫便買一送一，足尺加三地再送你一種便宜如何？」

藍啓明哂然一笑道：「我倒不信你施大神醫還會有什麼便宜好送！」

施不施神色一整，道：「你不是說，法不傳六眼麼？如今我就離席，獨自到後面靜室之中等你，看你怎樣施展，也好教你輸得心服口服！」

藍啓明聞言，不由暗自思量：到底在這兩個情況之下，應選擇那一個比較有利呢——

李玄這時候方才明瞭施不施乃是用的「隔水捉魚」之計，一步一步拿話套住藍啓明，目的是打算將藍啓明單獨引開，好得施展毒手加害，然後再設法對付他和韓劍平！

他這一想穿了施不施的惡毒手段，不由心頭一凜，忙用「蟻語傳音」功力，對藍啓明道：「小五！你千萬不可檢這第二個便宜呀，否則——」

他這一嘴唇微動，方自對藍啓明傳音警告之際，施不施業已有所警覺，遂冷哼一聲，目注李玄，冷冷說道：「李老化子，這場過節，藍大俠與我的事情，用不着你來貢獻意見！」

李玄怪笑一聲，道：「施大神醫！你心虛了，是不是？」

施不施又是一哼，也不理會李玄，自顧把森冷的目光轉注沉吟未決的藍啓明，嘲弄地說道：「令師有天下第一神偷之譽，你是他的衣鉢傳人，身手自是不凡，難道就只學會了噴酒打濕對方的衣裳，方能乘機下手的本領麼？」

藍啓明神色一凜，劍眉雙揚，目中神光湛然地凝注施不施，朗聲說道：「施大神醫不必多言，藍某願意接受你第二個情況的挑戰！」

他這一決定，不由李玄和韓劍平暗地雙雙頓足，心中連叫：「糟糕糟糕！藍小五呀藍小五！你平日那樣聰明，今日怎地這般愚笨，竟睜着眼睛去上這個當呢？」

就連施不施也頗感意外地，定睛看着藍啓明道：「藍大俠是願意接受第二個方式來取我的『逆天神散』了？」

藍啓明朗聲大笑道：「不錯！施大神醫是否感到奇怪了？」

施不施乾笑道：「藍大俠這一選擇，無異是給我一個單獨欣賞你妙手絕技的機會，老夫歡迎之不暇，那有奇怪之理！」

藍啓明笑容一斂，道：「閒話休提，施大

神醫就請退入靜室，等候瞻仰我的妙手絕技便了！」

施不施也自神態一肅，掃了李玄和韓劍平一眼，沉聲道：「剛才我已聲明這場過節，乃藍大俠與我的事情，老夫極不希望有第三者干預，是以不得不把醜話說在前頭，免得到時說老夫不夠意思！」

李玄怪笑連聲道：「施大神醫你放一千萬個心，藍小五假如妙手不妙，絕技不絕，不幸陣上失風的話，就算被你打成肉醬，我們也不會哼一聲的！」

施不施「哼」了一聲，轉對藍啓明冷然說道：「藍大俠下手之際，最好不要讓老夫警覺，否則的話，一個扒手被人當場逮住時的後果是怎樣的，藍大俠恐怕比老夫更清楚吧？」

藍啓明笑道：「扒手陣上失風，被人當場捉住，最多不過吃一頓生活而已，藍啓明相信身上的幾根骨頭，尚挨得起施大神醫幾下老拳，請吧！」

施不施冷然一笑，起身離座，便待轉入後進的靜室，卻聽施小萍一聲嬌喝道：「哥哥請稍待，妹子還有一點意見！」

施不施愕然道：「三妹有什麼高見？」

施小萍櫻唇一嘟，冷冷說道：「哥哥好糊塗，怎不和藍大俠約定一個時限，不然的話，你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欣賞藍大俠的妙技？」

施不施「呵」了一聲，道：「不是三妹提醒，爲兄幾乎忘記了！」

目光一注，凝視藍啓明，沉聲道：「藍大俠需要多少時間，方能從老夫身上，把『逆天神散』拿去？」

藍啓明沉吟道：「倘若我把時間定得太久，你必然沒有這份耐心等候而睡着了，但時間定得太快的話，你又以爲我在吹牛，不如採用一個折衷的辦法——」

說時，抬頭朝堂外的夜空望了一眼，朗聲說道：「如今二更將盡，我準備在一個更次之內，把你施大神醫身上的『逆天神散』取來，你看怎樣？」

施不施嘿嘿一笑，道：「好，我們一言爲定，假如三更漏盡之時，藍大俠仍無法下手取得我身上的『逆天神散』，又該如何？」

藍啓明朗聲道：「倘若當眞應了施大神醫之言，藍啓明任憑處置，但萬一我僥倖得手時，施大神醫除了賞我一瓶『逆天神散』之外，又該如何？」

施不施冷笑連聲，道：「藍大俠當眞有這份本事，老夫便立刻恭送你們出堡，除了李化子的過節以外，其他一概不談！」

李玄怪聲嚷道：「施大神醫當眞厚待我老化子得緊，既然恁地，我也不願欠這來生債，乾脆現在就作個了斷還爽快些！」

施不施冷笑道：「老化子急什麼？只要你有這份孝心，隨時隨地都可以還這筆債的！」

說完，轉對施小萍道：「爲兄這就前往靜室等候藍大俠，三妹可要好好代爲兄欵待李化子與韓大俠，不要怠忽了禮貌！」

施小萍當然明白乃兄話之意，是叫她監視着李玄和韓劍平，不要讓他們有暗助藍啓明的機會，遂連連點頭答道：「哥哥儘管放心，妹子會好好地欵待他們的！」

施不施對李玄等人微一拱手，道聲：「失陪了！」

離席轉出內堂，自往後進靜室而去。

施小萍目送乃兄去遠了，這才嬌笑一聲，轉朝席上李玄等人笑道：「我哥哥要我代他好好欵待各位，請各位隨意飲用酒菜，不要拘束才好！」

韓劍平冷冷一笑，道：「令兄的酒菜還可以吃，施夫人的，就有點不敢領教了！」

施小萍嬌笑道：「喲！韓大俠當眞是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繩麼？」

李玄怪笑道：「施夫人，韓老弟的確被你擺佈得夠慘的了，也難怪他怕你又來這麼一手的！」

施小萍冷笑道：「那麼，你呢？」

李玄仰面怪笑道：「老化子唯一的缺點就是愛吃愛喝，我曾替自己下過判語，將來我必然是被美酒醉死，佳肴脹死，永世不落餓鬼道中，只不知施夫人的這點美酒佳肴，能否把我老化子醉死脹死而已？」

施小萍情知在鬥嘴這方面，無法勝得過李玄，遂把話鋒一轉，目注藍啓明，笑道：「藍大俠打算什麼時候到靜室去大施妙手？」

藍啓明掉頭向堂外望了一眼，笑道：「早得很，令兄這時候大概還不曾睡着，我去了也是無法下手的！」

轉對李玄，笑聲道：「二哥說得有理，這席面上的美酒佳肴，是醉不死人的，我們且莫辜負了施夫人的一番好意才對！」

言罷，自顧拿起酒杯，與李玄對飲起來。

李玄借着喝酒的機會，暗用「蟻語傳音」功力，對藍啓明道：「小五，你對下手的方法，是否已有腹稿了？」

藍啓明傳音答道：「這種事情只能見機而行，早定腹稿反而不妥！」

李玄又復傳音道：「施不施的功力高你甚多，且獨門氣功已練到隔空傷人的地步，你在靠近他的時候，千萬小心才好！」

藍啓明傳音答道：「多謝二哥關照，小弟自會小心！」

說完，便自停杯擱筷，朝堂外望了一眼。

然後轉對施小萍開口笑道：「多謝施夫人殷勤欵待，我已酒足飯飽，何況，這時候也差不多了，就煩夫人命人指點一下那靜室的所在如何？」

施小萍含笑點頭，抬手招了一名在旁伺候的黃衣大漢過來，吩咐道：「你帶這位藍大俠到老爺的靜室去，到了之後，便馬上轉回來，不准在那裏觀看！」

黃衣大漢躬身領命，連聲應是，藍啓明站起身來，對李玄，韓劍平笑道：「二哥四哥請繼續陪施夫人多喝兩杯，小弟去去就來！」

又對施小萍抱拳一禮道：「失陪了！」

離席隨那黃衣大漢，轉出內室，往後進靜室內而去。

穿過了兩重院落，走完一條花廊，那黃衣大漢便停了下來，舉手朝花廊盡頭處的一座精舍一指，道：「那就是我們老爺平日練功的靜室，恕小的不遠送了！」

說完，抱拳一禮，便自轉身而去。

藍啓明再稍爲走近一些，目光閃動，將那座精舍詳細地一一加以打量！

只見這座精舍，乃是一明兩暗的格局，當中的堂屋和右邊的暗間，都是黑沉沉地，只有左首的一間，從窗戶中透出明亮的燈光。

藍啓明瞧罷，又抬頭向四週用目光搜索一遍，斷定並無其他埋伏之後，這才一提眞氣，施展「鳳落岐山」絕頂輕功身法，悄然飄身貼近左首房間的窗下，用指頭舔些口水，將窗紙弄濕，然後以指甲輕輕一戳，在窗紙上戳穿了個月牙小孔，屏息靜氣，閉着一目接近小孔向房中窺去！

他這一窺之下，不由心頭一凜！

原來他看到的施不施正盤膝坐在一張靠牆角的木榻上面，背貼牆角，面對房門，目中精光閃閃，雙手五指微曲，虛抱胸前，緩緩地旋轉着，彷彿雙手當中抱着一個無形皮球一般！

這種情形，分明顯示着這魔頭正在運行一種極爲厲害的氣功，只須出手一擊，便可置敵

於死地！

另外還有一個令藍啓明傷腦筋的問題，就是施不施所坐的位置，乃是背靠着牆角，就是除了在他的正面下手之外，其餘的左、右及後這三個方向，根本無隙可乘！

但如果從正面下手的話，不但毫無機會，而且在魔頭的凝功一擊之下，就算不死也得重傷！

藍啓明方自心念電轉，思量怎樣進房去下手之際，忽見施不施的目光微微一轉，竟移注窗戶這邊，嘴角間浮起一絲獰笑！

藍啓明情知形跡已被這魔頭覺察，不禁悚然一驚！忙一縮身，蹲在牆根下面，苦思下手之策——

且說施不施這魔頭，先前雖然服下自己秘煉的靈藥，將性命硬從鬼門關口拖了回來，但本身的功力却一時間無法完全恢復到能够和李玄等人一搏的程度。

他當然更十分清楚，僅憑施小萍一人，也絕不是李玄等人的敵手，因此才匆匆出面將施小萍喝住，並故示大方地也不與李玄及韓劍平計較。

但另一方面，却擺下這條「隔水捉魚」之計，設詞誘激藍啓明，使他離開李玄和韓劍平兩人，單獨到靜室來竊取「逆天神散」，以便毫無阻碍地將藍啓明除去，再設法對付李玄和韓劍平。

他到了靜室之後，便選了這個最安全妥當的位置，盤膝坐好，默運獨門「乾天煞氣」，準備等藍啓明進房走近木榻之際，立刻出手，一下將藍啓明擊斃！

豈料，他計劃雖好，但老天爺偏和他作對，他調運獨門「乾天煞氣」之際，不知怎地總是覺着差了一點，竟不能達到平日一般地收發由心，控制自如的精純之境！

在這種情形之下，倘若遇到高明的對手，便不但難以穩操勝劵，反而有被對方借力廻震之虞！

這魔頭心中愈是着急，眞力便愈難控制，而就在此時心靈上已生警兆，窗外有人窺探，遂將目光移注窗口，從臉上浮起一絲獰笑來！

那知——

就在這一心神略分之際，忽聽瓦面上微微一聲響，隨即落下一粒灰泥，恰巧擊中了他的「天宗」穴上！

也就在這一瞬之頃，他的眞氣，恰正是運行到這「天宗」穴道，是以一粒落下來的灰泥份量雖輕，但也難以抵受得住，登時眞氣一岔，渾身一僵，便自動彈不得！

施不施情知中了暗算，不由急得幾乎昏了過去！

且說藍啓明蹲在窗外，方自無計可施，忽覺頭上一陣涼風吹來，忙仰面一看，只見屋簷口正露出半截人影，伸手朝房中比了一個手勢，便倏然隱去！

藍啓明這時也無暇多想，趕緊一長身，湊近窗紙上的小孔朝房裏一望，不由心中大喜，更不怠慢，眞力凝聚，掌心微微一震，將窗戶震開，飄身進入房中！

但見施不施怒目圓睜，却沒有絲毫動靜，藍啓明一定心神，仍然不敢大意，全力戒備，試探着朝木榻走去，口中並笑聲說道：「施大神醫請注意，我要來領取獎品了！」

說話之間，人已走到榻前，眼見施不施仍舊沒有反應，藍啓明這才放心大膽地伸手在施不施身上搜到那瓶「逆天神散」，又復含笑謝了一聲，興匆匆退出了靜室！

且說內堂的筵席上，自從藍啓明離去之後，不但李玄和韓劍平都沒有心情吃喝，即連施小萍也放下了杯筷，六道眼神，俱凝望着一個方向，焦急地等候着謎底的揭曉！

直到藍啓明笑嘻嘻地現身走進內堂來，李玄和韓劍平心中的一塊大石，方才「咯」的一聲，落了下來！

韓劍平急忙站身叫道：「五弟！怎麼樣？可是已經得手了？」

藍啓明含笑點頭，道：「僥倖得很，總算是——」

他語剛出口，陡聽一聲大喝：「小賊竟敢弄鬼！」

喝聲中，施不施已旋風般捲至，十指箕張，閃電般朝藍啓明抓去，厲聲喝道：「無恥小賊！老夫把你斃了！」

藍啓明哈哈一笑！身形疾閃，迅即讓避開去！

李玄和韓劍平雙雙晃身將施不施擋住，齊聲喝道：「慢來慢來，有話好說！」

施小萍也驚疑不定地站起來，叫道：「哥哥！你怎麼了？」

施不施被李玄和韓劍平攔住，情知無法討好，遂將一肚子寃氣，發洩在乃妹身上，轉臉一瞪施小萍，喝道：「我叫你好好看住他們，你為什麼不聽話？」

施小萍被罵得一頭霧水，櫻唇一噘說道：「他們一步也未離開，哥哥此言好沒道理。」

李玄怪笑道：「施大神醫不要錯怪令妹，我老化子和韓老四的確不曾離席一步，你怎能像瘋狗一般到處亂咬？」

施不施怒喝道：「放屁！你兩個既然沒有離開，老夫怎會……」

說至此處，突然想起這種吃虧丟人之事豈可在敵人面前說出來，哼了一聲，截然住口。

韓劍平神色一整，道：「憑我們的人格，施大神醫實在不應有所胡亂懷疑，假如我藍五弟有甚麼得罪之處，或是採取甚麼不正當的手段，從你身上拿了那瓶『逆天神散』，你說得出個道理來，我們自然認敗服輸就是。」

施不施聽韓劍平說得如此認眞，不由一呆，說道：「這就奇怪了！」

藍啓明嘻嘻一笑，道：「這有甚麼好怪的？這瓶『逆天神散』乃是你眼睜睜看着我在你身上拿到的，這一點你總不能不承認吧！」

施不施怒哼一聲，厲聲道：「你敢發誓是憑着眞功夫拿去的麼？」

藍啓明笑道：「我的功夫有那點不眞？難道我是拿刀子逼着你，抑是拿繩子把你綑住，硬搶過來的麼？」

這一番話兒，登時把施不施頂得啞口無言，作聲不得。

李玄怪笑道：「施大神醫用不着氣惱，常言道：「吃一次虧，學一回乖。正如你適才教訓令妹所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將來有的是翻本的機會。」

施不施咬牙道：「今天且由得你們胡賴，但終有一天老夫要把那見不得人的小賊抓到，抽他的筋，剝他的皮，方消心頭之恨。」

藍啓明笑道：「這件事好辦，明年九九重陽，天下羣豪差不多都要到南海普陀，為『魔鈴公主』諸葛飛瓊賀號祝壽，施大神醫如果有此興趣參加，我敢擔保你一定可以找到此人，但不知你是否能够抽得了他的筋，剝得了他的皮罷了。」

施不施怒哼一聲，道：「此人縱有三頭六臂，也要他嚐嚐老夫的厲害。」

藍啓明笑道：「閒話休提，言歸正傳，你對我拿到這瓶『逆天神散』之事，還有甚麼話說？」

施不施「哼」了一聲，默然無語。

藍啓明笑道：「施大神醫既無異議，那就請你遵守諾言，送我們出堡如何？」（未完）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國父 孫中山先生（清同治五年—民國十四年，西元一八六六—一九二五）

國父孫中山先生，名文，號逸仙，廣東香山人。生逢清之季世，政治腐敗，國勢不振，求學時即默察世界潮流，萌救民救世之抱負。因睹改革無望，於檀香山創立興中會，以推翻滿清、創立民國為職志，積極推展革命運動。同盟會成立，革命行動更前仆後繼，百折不回，終由武昌起義，一舉成功。民國元年就任臨時大總統，並制訂臨時約法，公布實施。嗣後軍閥勢熾，乃領導討袁護法，並改組革命組織為中國國民黨，以維護民國為己任。政府於民國二十九年四月，通令全國，尊稱 孫先生為中華民國國父。手著三民主義、建國方畧、建國大綱等，為我國實行民主憲政、從事國家建設之基本方針。

閻沁恒敬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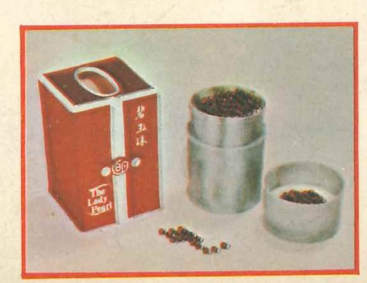
鄭彥棻拜書



佢地青春長駐
全靠碧玉珠旁身

鄧碧雲黃淑儀工作忙碌，仍然容光煥發，活力充沛，因爲她們長期服用碧玉珠。碧玉珠由名醫處方，用藥名貴，補血養顏，專始婦女體弱，頭暈目眩，貧血肝鬱，產後欠補，腰痠背痛，久不受孕，崩漏帶下，月經不調，一瓶見效。

年輕婦女服用，身體健康，容顏鮮艷；更年期婦女服用，精神爽俐，晤病消除。



碧玉珠
婦女之寶

註册商標

峨嵋葯廠出品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